《清代野史》第三辑

咸同将相琐闻……（1）
康雍乾间文字之狱……（41）
记桐城方戴两家书案……（85）
陆丽京雪罪云游记……（95）
指严笔指三则……（105）
乾嘉诗坛点将录并序……（149）
清宫词……（157）
长安宫词……（183）
都门纪变百咏……（201）
清华集……（215）
所闻录……（319）
述庵秘录……（345）
北使纪略……（363）

咸同将相琐闻

陆建瀛失金陵
张炳垣
黄开榜陈国瑞合纪
周兆熊
客将
讷尔经额临洛关之败
江忠源战死泸州
张国梁
李合肥轶事
曾国荃克金陵
谢子澄保卫天津
骆文忠
陈国瑞骄暴取戾
包立身
文文端公相业
记宰相有学无识
记胡官交欢事
叙益阳胡文忠公御将

咸同将相琐闻

薛△△

一　陆建瀛失金陵

洪军既踞武昌，遂乘势东下。步骑夹岸，旂旗蔽野，帆樯如云。诸王皆衣黄袍，侯以下衣红，绣龙织凤，间以云物及麟狮鸾鹤之属，冠亦如之。时据船楼上置酒会饮，悬灯张彩，夜半照耀如火龙。后舱则鸣金擂鼓，丝竹间作，如世俗之戏十番者。长江数千里，仅于老鼠、峡东梁山两遇官兵，未及交绥而退。总兵恩长陈胜元中炮落水死，而两江督陆建瀛，缩首金陵矣。建瀛之初出师也，中军以下属鞬櫜将弁整队伍，敬候大帅祭旗，而建瀛久不出，则与爱姬执手涕泣，不忍遽别也。

按陆氏之遁还金陵闭户不出也，或谓其婿、女为洪军所掳。洪氏致书于陆，言将假道入浙，决不相犯。如肯让路，即放还婿及女，否则加以极刑云。陆得书，不知所措。会前队战殁，遂狼狈而逃。俞仲华撰《蕊窦志》，称宋江掠蔡京婿胁和，影射陆事也。

二　张　炳　垣

张继庚，字炳垣，江宁诸生。洪军初破江宁，炳垣欲自尽，

既而曰："徒死无益。"遂降之。改名叶子法，处之机匠馆中。同郡吴畏堂，初客汉口，与汉阳令赵德辙故相识，至是吴亦陷洪军中，而赵擢授江宁府。炳垣因与畏堂谋，贿守门者通书赵公，约内应，赵为言于向荣，许之。炳垣先后上书三十六函，初议入朝阳门，洪军忽将守门者调赴他处，而别遣广西长发者守之。乃更约取道后湖，以单船伏人而进。洪军微闻之，周湖筑土城，防范甚密，于是计不果行。同谋有张沛泽者，广西人，见事不就，背之去。炳垣乃复与张鸦头约，鸦头故无赖子，感炳垣意气，私结侪辈百余人，愿以一死相报。计定，炳垣托故出城，亲谒向荣，极陈江宁可破状，约大兵夜集仪凤门，则城内开门纳之。荣付以免死牌五千纸，定议待期举行矣。沛泽故知其谋，见鸦头、炳垣数相语，曰："予我千金，不尔，当发其事。"炳垣曰："吾安所得千金者？"沛泽果泄其谋，洪军立逮炳垣，拷掠备至。同馆人曰："内应首谋，实为张氏继庚者，叶子法非为叛首。"狱稍缓，而秀清改命胡元伟承审。元伟者故庐州太守，陷江忠源于死，而以城降洪军者也，严刑酷法，至烧铁烙体，刺猪鬃乳中，炳垣愤恨不能忍，曰："他人问，吾无可承，公乃大清堂堂四品官，吾亦公祖部民也，当以实供。内应事大非一二江宁人所能，皆由广西老贼首谋，且人多，吾不能记，请以簿至。"胡顾左右取官册，炳垣指一广西人曰："此同谋者。"即逮其人杀之。又指一人曰："此知情者。"又杀之。杀至三十余人，秀清曰："已矣，堕其计矣，彼所指皆老兄弟也，非实情也，勿复问。"遂用车裂法，系炳垣手足及首，鞭五马而驰之。左手右足先断，首次之，余体又裂为二，观者皆掩泣。鸦头闻之曰："嗟乎！吾既以死许张公，畏祸食言，非丈夫也。张公且以数言杀贼数十，而不一语

及我。望我成其志耳，我必图之。”时洪军稽察严密，各城增设木栅数重。及期，鸦头率其党，杀守门者七人，而无计越栅。开城，官兵夜至不得入。明日洪军大索杀人者。久之无左验，事将寝矣。鸦头过所善沈兽医，饮酒酣，大言曰：“前日大难，七人者我所杀也。兽医首其事，复杀鸦头。自是城中无敢谋内应者。后兽医以事出城，乡民戮之。沛泽卒亦见杀。天河生闻诸李芝生曰：“张先生上军门书，率由芝生代传。三十六函，存其念四，他日谋为刊之”云。

按张炳垣可谓真丈夫矣。今日衡以民族主义，则炳垣区区之诚，曾不值青年一哂。然平心论之，彼孑然一身，寄居虎口，乃悍然欲覆数十万之强敌，其胆略为何如？事既不成，惨受酷暴，卒不忍供出同党一人，其义侠又为何如，呜呼！可不谓真丈夫哉！

三　黄开榜陈国瑞合纪

黄开榜，字殿臣，湖北人，素行无赖，不齿于乡里。流寓河南，沙沟营王都司奇其貌。王无嗣，以女妻之，随营差遣，得额外。未几王卒，宦囊数千金，尽为黄有，日纵淫博，同伍逐之，被黜除名。年余窘极，夜窜深谷寻死。月色皎洁，瞥见已妇姗姗其来，黄逼之，妇曰：“我鬼也，休来缠我。”黄再三强之，妇即摇头散发，现出缢鬼恶状。黄曰：“嘻，子诚是鬼，我喜鬼趣，庸何伤哉？”鬼无奈何，长跪哀求曰：“贵人前程远大，幸勿自误。”黄闻言，猛省，遂释之。天晓，奔至山村，质衣买食。闻皖营募勇，遂往投军。阅三年，累积战功，得参将。临淮关克复时，其部长于俘虏中得一少年，充火兵。黄出巡营，见火兵状貌

奇伟，问其姓名，少年对曰："小人姓陈，湖北人，陷于贼中，今幸逢大人，重见天日，愿效犬马之劳，以供驱策。"黄大悦，收为义子，命名国瑞，字庆云，易姓黄，随黄屡立战功。黄统水师镇高邮，国瑞官升副将，晋总兵。吴棠为漕督，奏请帮办军务。未几，山东白莲教匪作乱，国瑞时奉僧王命进剿。兵出队，尽赐以酒，誓不克，毋生还。时贼烽大炽，寡不敌众，全军覆没，逃回者仅四十余人，尽斩之。明日雷雨大作，国瑞身先士卒，直逼贼濠。蹑梯将半，贼以挠钩钩住国瑞辫发，危甚。陡然霹雳一声，贼惊，钩落，国瑞一跃而上，众随以登，三昼夜扫荡长城七十墟，于是国瑞威震海内。僧王代为奏请归宗。苗霈霖叛，国瑞奉命出征。山东父老，牛酒竞饯，为立陈将军生祠于郯城之阳。陈军攻苗，一昼夜尽破数十墟，苗霈霖带数卒遁，被王万青执而戮之。苗匪平，清帝嘉之，赐以黄马褂头品顶戴，加黄开梏提督衔，为其为国得将也。赐王万青黄马褂，加提督衔。诏至，王已卒于军中，传闻为苗贼厉鬼捉去。黄镇守江西，陈奉命，召镇京城。戊辰二月初二日，余馆沪上也，是园湛华堂，与历城蔡宠九畅谈古今豪杰，多出于无赖之徒。蔡因细述黄陈两将出身，功绩如此。余同治二年避地通州石港场北庄，收一难民王熹为抄书佣。王曾伺候陈将军为营中书办。言陈督兵严，而好杀，罚罪不顾亲朋，不好妇女，喜与僧人交。尝言功成名立之余，退隐名山古寺，为方外游，终其天年，于愿足矣。其出兵，身先士卒，战无不克，攻无不利。惟燥急，与人论事不合，当面斥之，酒后使气，尝统亲兵百人，带刀直闯吴漕帅署，大门闭，拔刀劈门，吴漕帅调兵御之，陈兵溃散。漕帅奏参陈疯癫乱法，陈由此休职。奉命入都云。

按黄开榜一无赖子耳，不足论，若陈国瑞则真虎将也。苗捻之灭，厥功甚伟。然性犷暴已甚，既以掠夺洋枪故，与刘铭传哄，为刘所擒辱，犹不悛，后曾文正爱其勇，蓄为义子，谆诫数千言，欲其悔过而玉成之。而国瑞卒不受也，终被遣谪以死，惜哉！

四　周兆熊

副将，周兆熊，字辅臣，四川成都县人也。性惠爱，喜声诗，有古儒将风焉。洪军之踞镇江也，抚军吉尔杭阿屯于小九华山，总兵余万青屯于京岘山，两军东西相望，为犄角势。而公率所部守破冈子以当敌冲，盖城南也。咸丰六年四月二十八日，吉军溃，洪军犯公营，围数匝，公遣裨将出，诣金陵向节帅求援，与洪军相持五日，击杀过当。会水道断绝，军士求饮不得，渴死者相继。贼攻益急，公度援不可待，乃布火药帐下，具衣冠危坐，瞎将火绳藏衣袖间，命壮士弹琵琶，调久不协。公笑曰："尔方寸乱耶？"乃从容手自挥弦，洪军疑不敢进。久之，知公虚实，遂蜂拥而入，公发火自戕，一营皆烬，洪军众之先入者亦随而殁。时五月五日也，向节帅以闻，诏赠公武功将军。洪军既破公营，翌日趋京岘山，将合围矣。适总兵张公国梁率师至，战于山下，大败之，洪军抄东阳遁去，南路郡邑，竟获保全。公之遣裨将也，裨将谓公颜色不至被祸。公笑曰："臣之死忠，臣之不幸而幸也，岂有颜色或异者？子有老母，子为我求救可乎？"裨将叹息，泣数行下，遂跃马突围而出。裨将姓苏名如松。升徒罗志让为之纪略如此。

是役也，李秀成方为地官副丞相，实主兵政。纠合成天豫、陈玉成、春官丞相涂镇兴、夏官副丞相陈仕章，夏官又正丞相周胜坤、及镇江守将吴汝孝等，会兵七八万，图解金陵之围。节节进攻，军锋锐甚，逼吉尔杭阿入高资山中，殪之，江南大营，因而陷落。斯时洪军兵势浩大，可以想见。陈副将以区区千人，抗十倍方张之敌，慷慨捐躯，阖营同烬，可不谓烈哉！视吉尔杭阿身统大军七十营，一战而溃，仓皇自刎，其贤不肖为何如矣！

五　客　将

英国总兵杜乐德克，奉其国主之命，驻防宁波，以保卫彼之商旅。同治元年四月，宁城之复，杜与有力。及九月中，洪军大队攻扑宁郡，杜率洋兵五十人，入城助守，出奇制胜。嗣绿头剪滋事，复会同我官军靖其难。杜为人恂恂儒雅，和众而识大体，宁之官绅皆亲爱之。十二月，我军之洋将买武勒，攻绍兴城，中炮死。李帅所遣之德克碑未来，在绍之洋枪队无统帅。史土良观察请杜往权代之，杜不可，曰："我国法，驻防官不能出百里外。"观察强之，其国之领事翻译等官，亦相为恳恳，杜乃以打猎报其提督而率众行，盖打猎则可出百里矣。既至，与洪军战，大破之，俟德克碑至乃退。明年绍城克复，杜则因避离汛地，为其提督劾罢。宁人大感，公吁留之不可。观察与众绅士筹商，馈白金万以为赙。杜不受，固与之，则曰："我国法，人臣不能受邻国赠贿也。"无已，则留二千金，以犒其军士曰："是从我与中国捍患者，共八千金断断却之矣。"临别流涕，谓观察曰："我与宁人相处，久承相爱。归后虽死，亦不忘宁人。更有一言相告，洋枪队勇丁，

训练已成，不可以贼平而遂撤之。留之不特以自卫，亦可备意外警，须切记之。”遂扬帆去。余以其事启闻李帅，帅复书谓此等举动，中国士夫所难，不意得之岛客，可胜钦佩云云。至今宁波人士言及杜总兵者，未尝不悚然思也。买忒勒法国人，受中国总兵官衔，临阵奋不顾身，遂殒于绍兴城下。颇读华书。吴春泉刺史，冬日尝往访之。会北风大作，买执吴手曰：“北风其凉，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携手同行。”洋将也，而颇有中士儒将风流。

按洪秀全李秀成以拒绝外人而灭，左李诸公以利用外人而集大勋，得失成败之故，亦可以思世变矣。虽然，幸而洪氏不信外人耳，倘亦凭借外兵，各倚一国以相犄，则中国之为埃及印度，早在三十年前，外祸之亟，宁待今日哉！

六　讷尔经额临洛关之败

讷尔经额之总制直隶也，酣嬉废事，吏治日坏。咸丰三年，以钦差大臣督兵驰救怀庆，适敌解围趋山西，讷督兵回防直隶。初有献计于讷者，言潞城黎城之间，有一小径，循太行东山，可由河南之武安，径趋直隶之临洛关，近时商贾，皆由此往来，其路甚捷。然有险可扼，若遣兵五六百人守之，虽十万之众，不能过也。讷拘守太平时旧制，以为潞城黎城，皆山西地，乃具咨文请山西巡抚派兵守之。咨未及达，而洪军已陷潞城黎城，果由此路东出。是时讷方督凯旋之军万余人次临洛关，先一日有冒讷旗帜，责州县供张者，盖洪军之先驱，已过而北矣，而讷尚未知也。次临洛之日，洪众麕至。官军仓皇失措，车驰卒奔，万余人溃散略尽。讷以数十人走入广平府城，尽失其关防、令箭、军资、军书等

物，暮友吏仆皆星散。既已不能具奏，广平知府为之禀达省垣。是时桂良以刑部尚书驻守保定，为之入奏，讷奉旨革职拿问。洪军势焰由此大张。盖讷为承平大吏数十年，养尊处优，素不知兵，行军既无侦探，又无营垒，加以拘牵文例，故及于败云。

按咸丰六七年以前，皆以满大臣掌兵柄，汉人不过为之副而已。当时满人之任督抚者，常逾十二三人，岂非种族猜忌之心犹未泯欤？不幸满臣出辄挫败，辜恩误国，比比皆然。而效命疆场，至死不变者，乃在可疑可畏之汉种。于是文庆始有用汉人之议，卒赖汉人以推倒太平天国。吁！满汉人才之效，大可见矣。

七　江忠源战死庐州

新宁江忠烈公忠源，生平忠孝大节，出于天性，猿臂长身，日炯炯有神，顾盼磊然。与人交，披肝沥胆，终始不渝。尤爱才服善，闻人孝友节义事，务成就阐扬之。尝以公车至京师，曾文正公目送之曰："此人必立名天下，然当以节烈死。"是时天下尚承平也。后江公知浙江秀水县事，卓著循声，丁忧归里。会广西洪杨等势焰日张，江公出参副都统乌兰泰公军事。甚相契洽。乌公既遇伏殉难，江公遂自募楚勇千余人，与洪军搏战，楚勇出境由此始，全州馒衣渡之役，以寡击众，杀洪军数千，炮毙冯云山，威名大著。尝率所部援桂林，保长沙，守南昌，歼功甚伟。由县令未及二年，超擢安徽巡抚。是时江公方在武昌庀守具，奉诏云："楚皖一体，当相其缓急为去留，不必以成命为拘。"江公以庐州事急，率所部千余人，力疾遄行，至六安州城，病益剧。复有旨令暂驻六安，俟兵饷齐集，相关前进。庐州知府胡元炜具

禀告急，诡言庐州粮械极富，团勇多而得力。江公以为庐州重地，有可守之资，而弃之可惜也，乃分所部之半，留守六安，自率其半，驰赴庐州。问元炜以守具，则粮粮军火，一无所有。守城兵仅元炜腹心，徐淮所募勇，及公所募六安勇，各数百人，皆新集不足恃。庐州城大而圮，兵勇人数，不敷一门之守。江公悟为元炜所给，且知庐州城万无可守。然既已至庐，不肯为弃城退守计，又怒元炜不能布置于平日，复诡词贻误于临时，每见必斥责之，元炜遂伏匿不敢出。江公巡城，见水西门枕高阜，环城一面皆山，度洪军必据山俯攻。因部分文武吏守城，而自守水西门。下令有能助守城者悉听，庐民赴之者万余人。部署稍定，越日洪军大至，环城急攻，驾云梯攀堞，官军屡击却之。洪军穴东城威武门为隧道，公募死士迎隧出。有洪军黄褥据隧口下窥，外委冯贵引刀劈削其面，洪军惊噪，官军自城上掷火弹击之，皆反奔。公守水西门，洪军据山引矢射及公幄，公久病益不支，众力请公宿城下。洪军复穴水西门，伏地雷轰城崩数丈，公跃而起，手大旗，缘堞上督众，连毙贼目，堵筑阙口。会援师数道，皆为洪军所败，城中势益孤。元炜部勇分守北城拱宸门，勇首徐淮，故吏役也，素无赖，与洪军交通，夜开门引洪军，城上兵与洪军鏖战竟夕。天且明，雾蒙蒙如雨，江公左右拥公行，公手剑自刎，都司马良勋负公疾驰，公齧其耳，良勋负痛，因堕地。至水关桥，自投古塘死之，从公死者，曰布政使刘裕珍，知府陈源兖，同知邹汉勋、胡子璋，副将松安，都司马良勋、戴文澜，县丞艾延辉兴福，时咸丰三年十二月十七日也。胡元炜竟降于洪军。或云元炜之初仕也，告贷亲友，得数百金，将入都，捐从九杂职。方在渡口僦舟。忽有一人来其渡，与语甚洽，因结伴同行。入都后，僦屋共居焉。越月余，

其人忽问元炜曰："子来何事？"曰："将捐官。"曰："然则盍将履历示我？"元炜示之。数日后，忽问元炜曰："吾已为子上兑捐知府矣，子携来之物，即可作归费，大丈夫生当斯世，何必龌龊为小官？朋友有无相通，我有余财，岂敢不为子良图也？"元炜且惊且喜，遂拜谢云，不敢忘德而已。出都，到省未久，即奉檄署理庐州府知府。元炜望尚浅，忽得权守雄郡。复出意外，盖亦其人为之经营。而元炜初不知也。及在围城中，一日忽有人持名帖入署，元炜视之大惊，即代捐知府之人也，出都后，已久不相闻矣。属元炜毋衣冠迎我，恐涉张皇，令外人知也。元炜迎入，拜述前德，其人谓元炜曰："子毋然。吾将以十二月十七日下庐州，子能迎降，必受封王之赏，不然，则命在今日矣。且子受我德甚大，今庐州兵饷两绌，决不能守，与其执迷而自速厥死，孰若报德以取富贵乎？"元炜踌躇良久，既已无可奈何，乃决意从之。届期果由元炜所守之门入城，庐民闻元炜私通状，方城破时，相率入府署灭元炜之家。元炜降洪军，使担水执爨，旋授以职。后官军克安徽，执元炜戮之。意捐例之开，仕途庞杂，其流弊一至于此，可不惧哉！当元炜饰词具禀时，不知其用意何在，或阴受其计以陷江公，固未可知。夫以江公之忠勋才略，若稍假之年，其所建树，当与曾文正公、胡文忠公相颉颃。不幸中道摧折，未竟厥施，此余所以详书其事而感唏随之也。

按楚军之功勋，江公引之也，湘人之士气，江公作之也，江公种其因，后人食其果。薛氏言稍假之年，其所建树当与胡曾相颉颃，谅矣。元炜之降，传者不一其说，然当时杨秀清遣其党人捐文武各职，分入南省官军，则见于汪坤所著《盾鼻随文录》中，用谍至此，真有鬼神不测之机，胡元炜殆即其一欤？

八　张国梁

张忠武公，国梁，谋勇兼优，战无不胜。保障苏浙郡县，垂七八年，吴越之人，至今尸祝。其后以兵饷大权。为共事者所掣肘，功败垂成，卒以身殉。其奇勋伟节，彪炳史册，无待余之赘述。若其年少时逸事，有人所未尽知者。兹特采辑一二，以著英雄之气概焉。公初名嘉祥，广东高要县人。美秀而文，恂恂如儒者，然喜任侠，斫驰不羁。年十五，之粤西，从其叔父学贾，顾心弗喜也，日与轻侠恶少年游。其党有为土豪可困者，公往助之，杀人犯法，官捕之急，遂投某山盗薮。盗魁奇其貌，以女妻之，女嫌其疏贱，不可，盗魁欲拔为己副，其党又不可。山中例呼盗魁为老大，其支党皆为兄弟，称自二三四五以下，各以才能之大小，为次序之先后。乃呼嘉祥为老么。么者第十也。然每出劫，必倍获，抗官军必告捷，群党皆惊服。一日山中粮匮，因往劫越南边境，名为借粮，越南人趋象阵来御，盗马皆奔。嘉祥使其党捕鼠数百，明日复战，掷鼠于地，纵横跳踉。象见之皆慑伏不敢动，遂获全胜，大掠而归。顷之，盗魁病死，群党推嘉祥为盗魁。嘉祥有众万人，以兵法部勒之，与之约曰："凡劫官商，毋得杀人，必留还十之一俾得为商之资本，官民之旅费。"既而官军讨之，山中仓猝无兵器，嘉祥使人揭一竹竿，以御兵器，战益久则愈削愈锐，以刺人无不死且伤者。又获大捷。然兵吏为所执者，皆礼而遣之，且具书自陈不得已为盗状，荷蒙赦宥，愿尽死力。及洪秀全起事于金田，遣党招之，嘉祥拒不往。曰："吾之为盗，非得已也，岂从叛贼者哉？"向忠武公荣，提军广西，使绅士朱骑

为书招之。嘉祥约官军压其巢，出御而伪败，乃悉括山中财物，散遣其党，使归为良，而自降于布政使劳重光军前，改名国梁。得旨赏千总衔，归向公差遣。由此战必为士卒先，威名闻天下。盖公年十八而作盗魁，二十八而折节从军，为国虎臣，三十八而致命遂志。平生大小数十百战，善以寡击众，每出己意，坐作进止，率与古兵法暗合云。

世传张国梁初从洪氏，洪甚任之，使伪降官军为内应。向荣以反间计愚洪，洪觉，尽诛国梁妻子。国梁乃倾心归附，向荣待之极厚，认为父子，故深得其死力。闻端溪人士言，国梁母寿辰，以千金乞其乡人彭泰来作序。彭挥之门外，盖恶其反复云。

九　李合肥轶事

合肥傅相肃毅伯李公，始以丁未翰林供职京师。其封翁愚荃先生，与曾文正公戊戌同年也。傅相未第时，常以年家子从文正习制举文，既得翰林，亦常往问业。咸丰二年，文正丁忧回籍。傅相与其封翁，从侍郎吕文节公贤基，奉旨回籍治团练，自是遂不甚通音问。厥后皖北糜烂，吕公殉舒城之难，而团练事遂无可为。傅相旋入皖抚福元修中丞济幕府，中丞盖傅相座主也。然中丞本不知兵，指注未尽合宜，傅相亦不甚得志。会洪军势益盛，傅相病官军之退避也，力请大举一战。是时郑军门魁士为总统，谓叛强如此，君既欲战，如能保其必胜，愿书军令状否？傅相毅然书之。官军与洪军战而大败，洪军漫山遍野而来，合肥诸乡寨皆被蹂躏，傅相所居寨亦不守。封翁先已捐馆，傅相与诸兄弟奉母避之镇江，而自出谒诸帅，图再举。既落落无所合，久之闻曾

文正公督师江西，遂间道往谒焉。谓文正笃念故旧，必将用之。居逆旅几一月，未见动静。此时在文正幕府者，为候补道程桓生尚斋，前翰林院庶吉士陈弢作梅，今江宁布政使举人许振祎仙屏陈弢与傅相本系丁未同年，傅相使往探文正之意，不得要领。弢因言于文正曰："少荃愿侍老师，藉资历练。"文正曰："少荃翰林也，志大才高，此间局面窄狭，恐艨艟巨舰，非潺湲浅濑所能容，何不回京供职？"弢曰："少荃多经磨折，大非往年意气可比，老师盍姑试之？"文正许诺，傅相入居幕中。文正每日黎明，必召幕僚会食，而江南北风气，与湖南不同，日食稍晏，傅相欲遂不往，以头痛辞。顷之差弁络绎而来，顷之巡捕又来，曰："必待幕僚到齐乃食。"傅相披衣踉跄而往，文正终食无言。食毕，舍箸正色谓傅相曰："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遂无他言而散，傅相为之悚然。盖文正素稔傅相才气不羁，故欲折之使就范也。傅相初掌书记，继司批稿奏稿。数月后，文正谓之曰："少荃天资于公牍最相近。所拟奏咨函批，皆有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傅相亦自谓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南针，获益非浅。既而文正进驻祁门。傅相谓祁门地形如在釜底，殆兵家之所谓绝地，不如及早移军，庶几进退裕如，文正不从。傅相复力争之。文正曰："诸君如胆怯，可各散去，会皖南道李元度次青率相守徽州，违文正节度。出城与贼战而败，徽州失陷，始不知元度存亡。久乃出诣大营，又不留营听勘，径自归去。文正将具疏劾之。傅相以元度尝与文正同患难。乃率一幕人往争，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文正曰：我自属稿。傅相曰："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不能侍留矣。"文正曰："听君之便。"傅相乃辞往江西。闲居一年，

适官军克复安庆，文正移建军府焉。傅相驰书往贺，文正复书云：若在江西无事，可即前来。傅相乃束装赴安庆。文正复延入幕，礼貌有加于前。军国要务，皆与筹商。明年吴中绅士，雇轮船来迎援师。文正奏遣傅相募淮军赴沪上。而密疏荐其才大心细，劲气内敛，可胜江苏巡抚之任。抵沪未及一月，奉命署理江苏巡抚。练兵选将，克复苏常嘉兴等郡。遂实授巡抚，加太子少保，赏黄马褂双眼花翎，封一等肃毅伯，勋名几与文正相并。距出幕府时，仅逾两年耳。未几绩望日隆，卒蔵文正未竟之绪，文正之志业，傅相实继之。同治十一年。文正薨于两江总督官廨，傅相邮寄挽联云：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盖纪实也。

按曾文正奏劾次青，即诸葛武侯挥涕斩马谡之意也。文忠至以去就争之，殊不可解。文忠之不逮文正，殆即在此等处欤？文正之评文忠曰："才大心细，劲气内敛。"恰如其分。其长处在此，其短处已于言外见之。信乎文正知人之明，不可及也。

十　曾国荃克金陵

宫保威毅伯曾公之围金陵也，猛攻二年，盛暑鏖兵，迄不能下。自朝阳门至钟阜门，开地道三十三处，篝火而入，地崖崩而窟塞，则纵横聚葬于其中。洪军或穿隧以迎，我薰以毒烟，灌以沸汤。则矫者幸脱，而悫者就歼。盖每穿一穴，为洪军所觉而将士须臾殒命者，率常数十百人。一日穴地已过城根，洪军未觉，会有以枪插地者，穴内军士见枪首入，则疑洪军已觉而刺之也，急以手引枪入地数尺，洪军始知官军在地下，复迎击之，官军或退或

1144252

死。复开地道，或为山石所隔，或将近城根。李秀成登陴遥望，见其上草色，辄知下有地道。官军克天堡城，即所谓龙膊子者也，在太平门外，高踞钟山之顶，俯瞰城中。提督李臣典与曾公密商排巨炮三层于其上，昼夜对城轰击，无一息停。城堞皆颓，贼不能立足。曾公始下令军士，各持柴草一束，掷之城下，高与城齐，示将由此登城者。洪军并力严备，不暇他顾，又隔于柴草，不能瞭望。官军于近城龙膊子山之下，觅得一隧。乃前数月所开，为洪军所觉而中废者。曾公知洪军不复防此道，派千人由此挖至城下，实火药三万斤于其中，封筑完固，填以大石。口门留一穴，以粗竹数丈为引线，贯入穴中。竹内用大布数匹，包火药实之。及期，各军严阵以待。火始入时，但闻地中隐隐若雷声，约一点钟之久，俄而寂然。众又以为不发矣，急闻霹雳砰訇，如天崩地坼之声。城垣二十余丈，随烟直上。万众属目，咸见是城耸入云霄也。大石压下，击人于一二里外，死者数百人。诸军由缺口冲入，其上有黑云一阵随之。既而城中火起，共见火光中有若金星一个，腾入云端，继有白光一道冲上。盖皆宝气所化也。先是咸丰三年，洪军之陷金陵也，募得一黔人，善挖煤者，掘地道自仪凤门入。及官军围金陵，黔人复在军中。曾公使掘地道，自太平门入。噫！一省垣也，而得失系于一挖煤者之手，亦异矣。曾文正公既至金陵，修治缺口，镌石识其处。铭曰："穷天下力，复此金汤，苦哉将士，来者勿忘。"

吾闻诸口碑：湘军之破金陵也，外城既陷，内城洪党已潜突围出。以图再举，内城空无人马，然二日犹不敢进，唯于城外大肆淫杀，死者至十万余人。其后曾文正出奏，乃借口于贼党无一肯降者。呜呼！冤矣。

十一　谢子澄保卫天津

咸丰三年，洪军北犯畿辅。长芦盐运使杨霈，为御防计，捐廉制洋枪五百杆。招募壮丁，在署教演，号曰芦团。旋奉旨派前任浙江巡抚梁宝常等，协同天津地方官办理团练。阖县绅商立义民局二十八处，每局五六十名，按期训练。县人张锦文者，前为麟见亭河帅家丁，为司庖政，继以盐策致富。倡捐团练经费，并上守御策于盐政文谦。盐政善之，发令箭一枝给锦文，俾筹布置。锦文自练壮丁三千名，号曰铺勇。当是时，天津镇协各兵，连年征调在外，城中惟有芦团铺勇。而义民二十八局，散布一县，通计惟有数千人。天津地平衍无险可扼，悍贼七八万，由南而来，自春徂秋，寇气日逼，民心大震。八月朔夜，疾风甚雨，城西芥园河堤骤决。天津道张超鹓督率官弁驰往堵筑，见有红灯隐隐前导。奔流随之。此堤高与城齐，地势东洼西仰，乃水不东趋，反灌西南。居民庐舍无恙，而城南弥望汪洋，倏成巨浸。静海沧洲来路及诸歧径，皆没于谷。仅存大道而已。决口前一日，堤上有二人徘徊往来。一人曰："当在何处？"一人指曰："此处即可。"众咸异之。次夜堤溃，即所指处也。九月二十六日，侦知贼已入沧洲境，锦文夜谒县令谢子澄曰："寇逼矣，当奈何？"谢公曰："无饷，无以办事，为之奈何？"锦文献票钱四千缗，为募勇费。且谓贼势鸱张，非遏其锐气不可。明日募力夫万余，掘长濠于小稍直口。复以席裹土如盐包然，叠成炮台。置炮盘六座于台上。即日工蔵，锦文入见县令。令告之曰："昨夜狱犯喧哗，恐生变，奈何？"锦文曰："莫若择其罪不至死者出之，激令杀贼赎罪。"从之。回民刘继德者，甫出狱，振臂一呼，回

民奔集者千余人。遂率赴教场听令。适锦文豫引盐课银二万两至，尽数易钱，分写小票以给勇粮。宫绅议谁可督队者，谢公奋然请行。衣短后衣，持枪上马，率练勇至城西小园驻焉。先是邑人贾庆堂献策，恐洪军于水浅处偷渡，村民有弋鸟者，善用排枪。置小舟上，覆以席，推行水中，百发百中，佥呼之为雁户。宜招募设伏，以备不虞，官绅皆以为然。仓猝募五百人，是日使庆堂率往伏于稍直口之东南。二十八日，阖郡文武齐集教场。忽一老人来营曰："洪军已在城西黄家饭铺饭矣。"言讫不知往，登台瞭望，果蜂拥而来。谢公率众迎剿，方团抬枪乘势堵截。县民数万，持械相助。洪军中有秃子者，矫健绝伦，众呼为开山王，手执黄旗，左右指挥，奋迅剽疾。我军以火枪击之，击上则鼠伏。击下则猱腾，枪前止则随烟而进。有大沽老卒睹曰："是贼狡猾，非巧取不可。"乃以两枪上下交击之，立毙。洪军气夺，犹奋突而前，至设伏处呼渡。雁户佯应推舟前行，距贼数武，号锣一声，排枪轰发，洪军纷纷倒地。惊以为水雷，遂大溃。是役也，洪军因水阻迂道东走，仅迟至一日，而稍直口得以为备，且歧径皆淹没，可预料其所至，而以各力专备一路，斩洪军五百余级，而我兵勇无一伤者。由是小稍直口，改名得胜口，旌战功也。是时惜无大军夹击，不能一鼓歼贼，又以洪军众我寡，未敢远追。洪军遁至杨柳青，旋据静海之独流镇。十月十七，督师大臣胜保，始统大兵由深州至天津，旋赴独流镇来，并调谢公之大营办理粮饷，带练助剿。十一月二十三日，副都统佟鉴，击洪军获胜，杀数百人。因找取濠板，被围，手执长矛杀数人而死。谢公驰往援救，身受七伤，赴水而死。胜保奏闻，得旨谢子澄著赠布政使衔，即照布政使阵亡例赐恤，并给骑都尉世职，入祀京师昭忠祠，准于四川原籍建立专祠。佟鉴谢子澄并准于天津阵亡地方合

立一祠，谢公旋予谥忠愍。而天津绅民先于西门外双庙街建立谢公祠。光绪六年，始合祀佟公，改号双忠祠。然津人尤虔事谢公，每遇诞辰，及死之日，皆有赛会。张锦文因频年捍寇有功，桑梓县人前后赠匾额数十方。大吏入告，赏给一品封典。子汝霖，由道员加二品顶戴。孙鸿寿，钦赐举人。锦文既卒，县人附祀之双忠祠内。窃思天津癸丑一役，官绅戮力，天人相应，用能击败洪军，保全郡城。当时合群策群力，以有此功。主其事者，殆不止谢公一人。况县令秩稍微，事权所属，在名位素高之官绅，厥后谢公独尸其名者，则以此慷慨激发，愿为前驱，成功指顾。旋以杀敌捐躯，合于能御大患以死勤事则祀之义。至今庙食一方，而锦文亦得附祀焉，所以报之者隆矣。夫闻鼓鼙之声，则思将帅。当洪军披猖，时事孔棘之秋，显皇帝侧席求贤，有能倡众杀敌者，往往不次超擢。谢公已升知府，将大用矣，忽而临阵死绥。此天津父老所以尤感唏不置也。杨霈以捐募芦团，天子谓为知兵，由长芦运使擢湖北巡抚，连擢湖广总督，统兵剿敌。后以遇敌退避，失陷列郡，贻误封疆，褫职逮问。尤可见偶值事会，侥幸居功者之不足恃也。

按洪氏骁将杜凤翔之至天津，拥精卒二万余人，战无不胜，功无不克，官兵闻其至，皆为之胆战心摇。斯时倘无谢氏，清之为清，未可知矣。

十二　骆文忠

骆文忠公秉章以咸丰初年巡抚湖南，适值洪军鸱张。曾文正公以在籍侍郎帮办团练，旋创筹饷募勇之议，益阳胡文忠公、新宁江忠烈公实左右之。风气既开，人才蔚起。于是塔忠武公塔齐布罗忠

节公泽南李忠武公续宾李勇毅公续宜王壮武公鑫及前总督杨公岳斌前侍郎彭公玉麟等先后卓著战功，名闻海内。其他以杀敌跻显秩者尤不可胜计。当是时，精卒遍于畎亩，良将布于闾阎，但患招之不能尽，不患其无可用也。骆公以休休有容之度，适莅是邦而逢其盛。每与诸公共事，颇能不龃其肘，不掩其长，以故勋望日隆。会今大学士恪靖侯左公以在籍举人就骆公前任张石卿中丞亮基之幕。张公既去，骆公复宾礼之。左公练习兵事，智略辐凑。骆公专任以军谋，集饷练兵，选用贤将，屡却悍敌，两败石达开数十万之众。复分兵援黔援粤援鄂援江西，丰采几与曾胡二公相并，则左公帷幄之功也。骆公每公暇适幕府。左公与幕宾二三人，慷慨论事，证据古今，谈辨风生，骆公不置可否，静听而已。世传骆公一日闻辕门举炮，顾问何事，左右对曰："左师爷发军报折也。"骆公颔之，徐曰："盍取折稿来一阅？"此虽或告者之过，然其专任左公可知。惟时楚人皆戏称左公曰左都御史，盖以骆公官衔不过右副都御史，而左公权尚过之也。然骆公外朴内明，于贤不肖之尤著者，口虽不言而辨之甚精。既能推毂贤才，贤才亦乐为之用。至其清介自守，尤为一时封疆大吏所不及，此其建树之本也。余尝往游湖南，闻楚人皆曰："骆公治吾楚十年，而吏民安堵，群寇远遁，此吾楚福星也。"厥后督师入蜀，蜀中值蓝朝鼎、李短搭搭等群寇蜂起，揭竿乌合之徒，所在屯聚，全省被蹂躏者四十余州县。骆公仅募楚勇万人以行，是时黄子春观察蓉镜为统将，刘霞轩中丞蓉实以同知佐戎幕。旋超授四川藩司，赞画军事者二年。楚军入蜀，一战大捷。鼓行而西，驱殄群孽，连解定远绵州之围，而黄观察遇伏战没。骆公选裨将代领其众，会合蜀军分途追剿。蓝李等巨酋十余人，以次擒戮，未一年而全蜀肃清。盖蓝李各寇皆起于草窃，声势虽盛，并无远

略，实不耐战。骆公以楚中节制之师，进与之角，鲜不克捷。既捷之后，群贼望风瓦解，自就夷灭，故其摧陷廓清之功为甚捷也。蜀民见骆公用兵如此之神速，以为诸葛复生，且出水火而衽席之，皆曰："骆公活我。"石达开率其悍党窥犯蜀疆，自入绝地。诸土司扼守险隘，会合官兵擒灭之。天下闻之，谓石达开著名剧敌，不过稍亚于洪秀全，而骆公擒之易于反掌，莫不仰其盛名。蜀民亦谓骆公用兵果不可测，于是感之如父母，而望之如神明矣。蜀中地大物博，骆公既削平群丑，省中司道建议整理财赋，因而筹饷筹兵，南援滇黔，北援秦陇。当是时，曾文正公督两江，凡湖广两粤闽浙等省，大吏之黜陟及一切大政，朝廷必以咨之二公。东西相望，天下倚之为重。而骆公所陈大计，亦多能统筹全局，不愧老成典型。先时蜀中童谣曰："若要川民乐，除非马生角"盖俗称骆字为马各骆，而南方，又各角同音也。然则骆公当立勋名于蜀，其数早已前定矣。骆公既薨，成都为之罢市。居民皆野哭巷祭，每家各悬白布于门前，或书挽联以志哀思。适文勤公崇实将军署总督，谓为不祥，遣使禁之。蜀民答曰："将军脱有不讳，我辈决不敢若此。"闻者为之惨然，迄今蜀民敬慕骆公，与诸葛武侯相等。骆公专祠，蜀民亦呼之为丞相祠堂。虽三尺童子，入其祠无不以头抢地者。或谓骆公生平不以经济自命，其接人神气浑穆，人视之固粥粥无能。而所至功成，所居民爱，在楚在蜀，自有诸贤拥护，而效其长，岂其大智若愚耶？抑骆公之旂裳俎豆，早有定数，大功之成，不在才猷而在福命耶？余谓骆公之当享勋名，固由前定。然其德器浑厚，神明廉静，推诚以待贤俊，亮直以事朝廷，斯其载福之大端也。同时张石卿制军，其初名位与骆公相埒，而才调发越则十倍骆公。然有为不能有守，好用权术，多谋少断。又所居皆贫瘠之地，所与共事多庸妄人，其

遭逢不如骆远甚，崎岖二十年，不能以功名终。盖其德不足以运其才，器不足以载其福，适若与骆公相反云。

按世之评骆公者多，谓其庸人庸福。薛氏此篇，屡有微词焉。而王壬秋《淮军志》讥弹之，尤不遗余力。然吾观其入川之后，摧灭蓝、李巨寇数十万，生擒绝世英物石达开，其用兵之才为何如？薨之日，成都罢市而哭，遗爱数十年而不衰，其吏治亦可想见。呜呼！庸人顾能若是乎？

十三　陈国瑞骄暴取戾

已革记名提督处州镇总兵陈国瑞，年十余岁，为粤贼所虏，既而降于官军。总兵黄开榜养为义子，隶大帅袁端敏公甲三部下。未及弱冠，积军功至都司。然慓悍不驯，动辄犯法。是时吴勤惠公棠，以漕运总兵驻节清江浦。索将于临淮大营，端敏乃以国瑞予之。始将七百人与捻寇追逐于淮杨徐海之郊，每战取胜，威名日隆。吴公既倚为长城，一切顺其所为，如奉骄子。渐增募其众至二三千人，复隶故科尔沁忠亲王麾下。扫荡练匪苗霈霖，及山东白莲池教匪，皆以国瑞为首功。积官至记名提督处州镇总兵帮办清淮军务，国瑞益自鸣得意，令军中称己曰大帅，自谓名位与吴公相并，有轻之之意矣。忠亲王战殁曹南，诸将皆以不能救护主帅获罪，国瑞独以战功素著，免予议处。时曾文正公督师北上，适刘省三军门铭传克复济宁之长沟，国瑞率军后至，见淮军将士，所携洋枪精利，心独艳之。国瑞向以黠悍自雄，诸将无敢与抗者。既恶淮军之先入长沟也，又思夺其利器，自率清兵五百人，突入长沟，见淮军勇丁即杀之，凡杀数十人。刘军闻变，亲督所部与战于寨中。淮军尽携火器，

发无不中。国瑞亲兵多执长锚，狭巷中不能转掉，五百人皆歼焉。国瑞跃登民屋，刘军门使其众梯而执之。置之空楼三日，给以糜粥，使饥而不至于死。国瑞见军门泣曰："此五百人皆数年来所纠合四方之精锐，一旦为君所歼，吾军从此衰矣。"军门乃怜而释之。于是刘陈二人皆禀诉于曾文正公，互相指讦。文正恶国瑞之犷也，欲摧其盛气，而磨励陶成之。凡批牍数千言，大旨奖其长而戒其短。历举其罪恶十余事，俾速自悛改，且明白禀覆。并劝其去钦差字样，勿与莫康两君同札，勿扰民，勿梗调，勿私斗，勿虚报勇额。国瑞具禀，词多巧饰，不肯任过。文正叹曰："是真不可教也矣。"乃具疏弹劾，撤其帮办军务名目，革去提督，褫去黄马褂，仍留处州镇总兵，以示薄惩而观后效。国瑞悚息听命，驰往徐州，谒见文正，受约束维谨，旋复还驻清江。国瑞驭下严酷，手刃膳夫，不下百余人。将士无罪，被杀也不可数计。国瑞有养子曰陈振邦，亦积功至总兵。一日国瑞忽欲杀之，振邦求救于漕帅。吴公为之缓颊，国瑞不听。振邦乃走匿漕帅署中。国瑞再三索之不得，自率亲兵数百驰赴帅署，欲掩执振邦。时已二鼓，署中闻变，急闭大门。国瑞督兵攻之，守门者在内叱曰："汝赖漕帅卵翼扶持，以有今日，乃敢反耶？"国瑞怒曰："以子叛父，非反而何？吾捕反父之子，且讨匿反贼之人耳。"力攻久之，破大门而入，复攻二门，破之，署中人退守宅门，其坚过于大门。国瑞猛攻不克。然署中人情愈急，骂愈厉，国瑞益怒不可忍，自以头触门，痰涌气厥，颓然仆地。吴公乃命开门，使数人舁国瑞置一古庙中，派员看管。而檄别将代统其军，疏劾国瑞革职，永不叙用。越二年，捻酋张继愚驰突畿辅山东。是时醇邸方领神机营，密荐国瑞，欲倚以办贼，复召为头等侍卫，俾募数千人讨贼。国瑞之复出也，颇染鸦片烟癖，兼有好色之

称，锐气已大不如前，而性情骄暴如故。倚恃邸眷，凌侮诸将。遇钦差大臣恪靖伯左公营中所运饷银军械于途中，擅自截留。左公具疏劾之，请以都司降补，奉旨留中，而命国瑞归左公节制。国瑞上书左公，历数其短，如排击曾文正为背恩，裁抑鲍超、蒋益沣为攘功等语，指摘不遗余力。而密致其稿于醇邸，醇邸奏之朝廷，虑国瑞不复能为左公用，乃命改归安徽巡抚英公翰调遣，越日复改归山东巡抚丁公宝桢调遣。既而连次改隶大学士官公文将军都公兴阿部下，最后隶钦差大臣肃毅伯李公部下。国瑞军实无战功，而捻寇适全股荡平，国瑞亦获受上赏，开复记名提督，黄马褂花翎名号，并赏云骑尉世职。诸军既皆凯撤，国瑞往来南北。庚午天津焚毁教堂之案，洋人以其激怒洋民，致杀领事丰大业。檄索陈国瑞甚急，赖曾文正公严词驳斥，幸得无事。国瑞乃寓居扬州，与提督李世忠过从游宴。先是国瑞在清淮时，尝截留李世忠营中饷盐值银巨万，又杀世忠部将之攻下蔡墟者，取其军械，而诬其勾通苗霈霖，世忠皆不敢与校。及是就欲泄宿憾，而阳与为欢。国瑞不悟，日与狎饮，时时以戏言谑之。世忠积不能平，一日清晨率亲兵数十突入国瑞之舍，擒国瑞以出，声言解往金陵，听总督曾侯相处置。挟以登舟，扬帆南下，国瑞之兄子陈泽培率众追之。是时湖北运铜船数百号，停泊河干，其水手皆楚人，国瑞同乡也。泽培号于众曰："孰能追夺吾叔者，赏以万金"于是应募者数千人，追及世忠于瓜州之四里铺，围其大舟。世忠乘夜挟国瑞登舢板炮船，潜行出口，溯江西上。黎明，泽培登其大船，取世忠妾婢三人，以归扬州，扶以游街。官吏驰往弹压，送归世忠本宅。而船中尚有二女，于纷呶之际，怀金宝赴水以死。曾文正公既接世忠禀牍，严批责令先释国瑞，来辕听候讯办。世忠泊舟芦苇丛中，先自来谒文正。文正拒

不见。遣武弁以一令箭偕世忠同至炮船，释放国瑞。始于船底掖出之，饥惫几无人形，时同治十年闰四月十八日也。李、陈二人同交营务处委员讯具供词，文正衡情刻断。世忠以擅执大员被劾撤职。国瑞累次滋事，又滥杀世忠部将，因事在赦前，劾以都司降补，均交地方官严行管束。泽培革去监生，时议允之。越数年，国瑞复以詹启纶杀人之案谳有唆耸主使等情，发往黑龙江充当苦差。伯相合肥李公尝与予论及陈国瑞经此番磨练，将来有事，似尚可用余。答云："陈国瑞骄暴之性，终不能改，究难任用。且迩来困于烟色，其精锐已销竭矣。万一此番磨折稍久，意气渐平，将来再用，不过将一二千人，非任重之才也。"伯相颇韪其言。其后廷旨密询吉林将军云：陈国瑞是否尚堪起用，将军覆奏谓陈国瑞凶暴桀骜，不堪复用。论将材者，皆以为定评云。

陈国瑞与李世忠齐名，悍亦相似。然以人格论，则世忠不及国瑞多矣。国瑞不失为粗豪之丈夫，世忠只成反复之小人耳。其寻仇互斗也，世皆直陈而曲李，亦足见公论之在人也。

十四　包立身

咸丰十一年十月，贼陷诸暨。有包立身者，县之包村人，倡义集团，远近附之。举家来投者，不下十余万人。贼屡以大队击之，辄败。诱之降，不从。同治元年三日侍王约湖州之梯王，由富阳进攻包村，环数十里为营。立身善以少击众，相持八个月，先后杀十余万人。是夏大旱水涸，汲道为贼所遏，村中人众，食不继。贼又绝其粮道，势甚危。然主客万余人，无一降者。七月朔，贼由隧道攻之，村陷。立身与妹美英，率清军数千人溃围出，至马面山，贼

追及之，围数匝，立身中炮死。美英手刃数贼，知不免，自刎死。其兄立忠立贤，皆死于阵。父建勋，母虞。二嫂曰任，曰王，妻虞，弟妇屠，妹彩福，彩官，侄和尚，女凤娥，侄女大姑，二姑，同日死之。凡包村死者，一万四千七十七人。同治三年，护理浙江巡抚布政使蒋公益沣以其事闻，诏从优议恤。按包立身之初起也，人或传其有异术，能布香灰为城。然朱久香前辈见之，其人恂恂如常人，初无他异。而能于贼势方炽之日，全省糜烂之余，且又无名位之可以号召。形势之可以固守，揭竿斩木，自成一军，与贼相持，久而不下。远近景附，遂成邑聚。既陷之后，同日赴义。呜呼！可谓豪杰之士矣。当日浙中团练，以吾湖赵忠节为最。今观包村之事，其难更有甚焉。中兴以来，有包立身之名，而莫详其事实。余偶于断烂朝报中，得蒋中丞奏疏，因书其大略如此。

咸丰间，诸暨包村。义民包立身，团乡兵杀贼，相持几一年，力尽死之。余已载其事于前卷矣，乃诸暨人所传，则其事甚怪。立身本农家子，有膂力，且善走。年二十许时，往往兀立日间，若有所思，见者咸以为痴。咸丰十年六月，夜宿场圃。忽闻有呼其名者，视之一老翁也。翁问："识我乎？"曰："不识。"翁曰："某年月日，汝甫七龄，为墙所压，不死，我救汝也。汝颇忆之乎？汝他日当为大将，我乃汝师也。某日黎明，待汝于绍兴昌安门外石桥上，汝毋爽约。"言已别去。行数武，忽不见。明日询之父母，则幼时墙压不死事固有之。届期，立身欲赴约，请于父母，不可。是夜展转不成寐，同榻者问之。曰："欲至绍兴访友，苦无舟资耳。"其人探枕底钱予之。鸡初鸣，携钱出门去。至山阴刘姜溪，适有小舟。遂乘之，往至昌安门，天未明也。自包村至绍兴郡城地近百里，亦不知何以迅速如此也，而老翁已待于桥上，曰："俟子久矣。"拉

之行，至一山中，有庐，寻之入，有二少年在焉。老翁出酒肴共食，酒色赤，肴则皆白，食毕。延入后堂，见西阶下有大刀。翁曰："试举之。"力弗胜也，翁命一少年举刀舞，光闪闪如电绕室。寒风肃然。翁曰："余初授彼刀，彼亦如汝愧怯。天下事苟不畏难，自能胜之，汝曷再试一举乎？"立身如其教，果如一钩金。翁乃教以刀法，又授以咒语，曰："此先天一目斗咒也。"立身辞归，则父母已遣其兄往寻之。至刘龚溪问舟子，咸曰："今晨无放棹者。"兄乃返，而立身已在家中矣。具道其事，共怪之。越日又失立身，次日而返。询之谓翁引至诸暨南乡斗子岩，楼阁院宇，迥非人世。有数儒士读书堂上，数武士角力堂下，皆翁之徒也。翁以香与之曰："焚此可降上界真仙"又曰："吾白鳌仙人也。明初助战有功，受封金井，上帝使我掌雾于此。"又使至岩巅望气，见诸暨一邑，四面皆黑气，惟东面稍淡，曰："此杀气也，淡处当小减耳。汝归，宜劝世人勉为善事也。"自是邑人皆呼为包神仙。遂缘此起义兵，临阵白衣白冠而出，贼辄披靡。战前一夕，必焚纸钱，曰：犒阴兵也。又或贼子不出战，曰："天香未发，非战时也"俄而曰："可矣。"各乡兵亦如闻异香，勇气百倍，故战无不胜。贼中讹传包神仙能飞竹刀斫敌人头云。余谓白鳌仙人石桥之约，几与黄石公相类。然死守孤村，卒无成就。仙人此举，无谓甚矣。

方兰垞太守云："包立身实农家子，初无异人处。但形体甚长，高于常人者几二尺许。食粟而已，不识一字，其他更勿论也。"咸丰间，绍兴有赵氏者，富人也。生一子广颡方颐，耳垂肩，手过膝。术者谀之，谓有帝王相。赵翁因之蓄异志。见立身，奇其状曰："此可藉以惑众也。"乃密招之来置诸后圃中，人无知者。乃日课以识字读书，并啖以大力丸，又使人教以诸兵器用法。如是者两年

余，乃以夜半纵之出，使归。其家久失立身，一日忽得之，宗族邻里咸集问讯。立身曰："吾遇仙人招入山中，授我兵书战法，异日当为大将也。"其言盖亦赵翁教之者。众咸不信。试授以书则能读，授以刀则能舞，与平时绝异。乃大诧曰："仙矣，仙矣！"包神仙之名，从此而起。及后事败，赵翁父子亦同死包村中。

十五　记曾左交恶

左文襄公自同治甲子与曾文正公绝交以后，彼此不通书问。迨丁卯年，文襄以陕甘总督入关剿贼，道出湖北，与威毅伯沅浦宫保相遇，为言所以绝交之故，其过在文正者七八，而亦自认其二三。文襄常与客言："我既与曾公不协，今彼总督两江，恐其隐扼我饷源，败我功也。"然文正为西征筹饷，始终不遗余力，士马实赖以饱腾。又选部下兵最练将最健者，遣刘忠壮公松山一军西征。文襄之肃清陕甘及新疆，皆倚此军之力。是则文襄之功，文正实助成之，而文襄不肯认也。文襄每接见部下诸将，必骂文正。然诸将多旧隶文正者，退而愠曰："大帅自不快于曾公，斯已矣。何必对我辈烦聒，且其理不直，其说不圆。聆其前后所述，不过如是，吾耳中已生茧矣"迨壬申二月，文正薨于位，文襄寄挽联云："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又致书唁劼刚袭侯，措辞颇为恳挚。余谓文襄自此气可平矣。庚辰辛巳间，文襄奉旨召入枢廷。文武官僚于中涂进谒者，皆云左相言语甚多，大旨不外自述西陲设施之绩，及诋讥曾文正公而已，谈次不甚及他事。既入军机，文襄奏言直隶永定滹沱等河，水患日剧，请自出相度机宜。督率旧部旧营，挑浚修治。阅数月，文襄

奏报河工葳事，颇多铺张，并有数十年积弊一扫而空之语。于是清议之士，渐多失望，咸谓左相之疏，未免虚夸，远不逮李相节次治河之奏，周详核实。意者其西陲功绩皆不过如是乎？余谓议者推崇文襄，始固不免过当，因而责望亦太重。不知北河末流之弊，本非岁月所能奏功。且距京师咫尺，有效无效，众所共知。文襄出笔太易，乃其习惯使然，殆不始于此日也。顷之文襄总督两江，官绅有赴金陵者，皆云文襄见宾客无他语，不过铺陈西陲功绩，及历诋曾文正公而已。苏绅潘季玉观察，以地方公事，特赴金陵。欲有所陈，归而告人曰："吾初谒左相，甫寒喧数语，引及西陲之事，左相即自述西陲功绩，剌剌不能休，令人无可插话。旋骂曾文正公，语尚未畅，差弁侍者，见日已旰，即举茶杯，置左相手中，并唱送客二字，吾乃不得不出。翌日，左相具柬招饮，方谓可乘间言地方公事矣。乃甫入座，即骂曾文正公，迄终席，言尚如泉涌也。既撤席，吾又不得不出。越数日，禀辞，左相始则骂曾文正公，继则述西陲之事，终乃兼骂合肥李相及沈文肃公。然其意若谓本不如己远甚，初无待其力攻也。侍者复唱送客，吾于起立时，方欲陈地方事数语。左相复引及西陲之事，吾乃疾趋而出"云。潘君之言如此，可谓形容惟肖矣。又李相覆陈海防事宜一疏，即余代草，刊在《庸庵文编》者也。疏上时，适文襄在关外奉召将至恭。邸及高阳李协奏，以事关重大，静俟文襄至乃议之。文襄每展阅一页，每因海防之事，而递及西陲之事，自誉措施之妙不容口，几忘其为议此折者。甚至拍案大笑，声震旁室。明日复阅一页，则复如此。枢廷诸公，始尚勉强酬答，继皆支颐欲卧。然因此散值稍晏，诸公并厌苦之。凡议半月，而全疏尚未阅毕。恭邸恶其喧聒也，命章京收藏此折。文襄亦不复查问，遂置不议。

《庸闲斋笔记》数卷，海宁陈子庄太令所著也。太令名其元，为金华教官二十年，以卓异荐为知县，历任江苏大缺，复调上海，数年告归。陈氏为浙江第一旧族，故大令于先朝掌故。家世渊源，述之较详，又颇能留心时务。阅历既深，凡听纂论6均惬人意，惟每于左文襄公事，颇觉推崇过当。又其间所论文襄与曾文正公龃龉一条，则更持议偏颇，褒贬失当，余固疑大令当尝受文襄私恩者也。后又阅之，果言文襄于去浙时，保荐浙士三人，丁丙陈政钥与大令也。然文正实尝访得大令而荐之文襄者，何以大令又不知感，窃谓文正之宏奖素广，广则受之者不以为奇。文襄之荐剡素隘，隘则得之者益以自喜。即大令于涉笔之时，亦时存一沾沾之意曰："我左公所荐也"且文襄意气之矜忮，素著于时，彼亦以为偶一纪述，毋宁抑曾而扬左。抑曾则断无后患，抑左则或招尤悔，此又因畏之之心。转而为誉，亦人情所时有也。呜呼！世风之偷薄久矣。余尝怪世之议者，于曾左除末之事，往往右左而左曾，此其故亦有两端。一则谓左公为曾公所荐，乃致中道乖违。疑曾公或有使之不堪者，而于其事之本末，则不一考焉。一则谓左公不感私恩，专尚公义。疑其卓卓能自树立，而群相推重焉。斯皆无识者流也。夫公义所在，不顾私恩可也。若既受其荐拔之恩，复挟争胜之意以求掩之，又得群无识者助之以取胜，而名实两全，则人何惮而不背恩哉？余恐后之在上位者，以文正为鉴而不敢荐贤也，此亦世道之忧也。庸庵笔记二则

按王葆斋曰："翕然为人所推奖，乃大不幸事。以推崇之既过，而成乎不肯下之势，则力护其名，而邪淫生焉。如阳明抚赣以前，举动俊伟，岂人所易及？后为龙溪心、齐绪山、萝石辈推高，便尽失其故吾。故田州之役，一无足观矣。"呜呼！以此论阳

明，似稍失当，若生理则诚无以易也。曾左晚年交恶事，君子为贤者讳，不欲多揭之。然其事实彰彰在人耳目，不可诬也。其孰曲孰直不必论，但以数十年艰难共事之人，胡为乎功成名就之后，而乃至此？文襄粗材不足责也，文正学道有年，晚岁当益进，今若此；于所谓休休有容者，宁无惭德耶？吾尝谓学文者，当学咸丰八年以前之文正。其时处忧危之地，坚苦刻厉，忍辱负重，纯然为完尚高粹之人格。八年以后日以下矣，得毋蘧斋先生所谓护名之累耶？孟子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文正于不淫一义，其所造殆有未至矣。颇闻文襄之骂文正也，专标一伪字。咸丰八年以后之文正，得毋有实不免于此一字者，使文襄得窥其隐耶？呜呼！学道之难也如此。使当时之事业而属于革命的也，则两公其必至于相杀而已。吾未见其与太平之杨韦相去几何也。两公皆以公义起，而以私怨终。夫以两公之贤而犹如是也，则后之有志经国者，其可以为鉴也。

十六　文文端公相业

清代二百余年，凡磊落宏伟，世之勋业，皆出满洲世族及蒙古汉军之隶旗籍者。汉臣虽不乏贤俊，不过以文学议论，黼黻隆平而已。清先帝措注之深意，盖谓疏戚相维，近远相驭之道当如此。而风气文弱，不娴骑射，将略非所长，又其次也。乾隆嘉庆间，防畛犹严，如岳襄勤公之服金川，二杨侯之平教匪，虽倚任专且久，而受上赏为元勋者，必以旗籍当之，斯制所由来旧矣。虽然，人才视时势为转移者也。限于一格，则时栋不出，用之无方，则赓续不穷。必有深识伟量者，默烛先几，乃能知穷变通久之道，而断然行

之不疑。此其干旋气运之功，何可及耶？长白相国文端公文庆，以咸丰初年为大学士军机大臣。是时海内多故，粤寇纵横，经略大臣，如赛尚阿、纳尔经额两使相，皆以失律获咎。公尝言欲办天下大事，当重用汉人。彼皆从田间来，知民疾苦，熟谙情伪。岂若吾辈未出国门一步，瞢然于大计者乎？平时建白，常密请破除满汉藩篱，不拘资地以用人。曾文正公起乡兵击贼，为寿阳祁文端公所龃龉排。又累战失利，公独谓曾某负时望，能杀贼，终当建非常之功，时时左右之。胡文忠公以庚子江南科场失察，与公同镌秩。公尝与胡公语，奇其才略，由贵州道员一岁间擢巡抚湖北，所请无不从者，公实从中主之。当是时袁端敏公甲三，督师淮上。骆文忠公秉章，巡抚湖南。公尝荐其才，请勿他调，以观厥成。其兼管户部也，相国朝邑阎公方为主事，明习部务，公常采用其议。虽他司所掌，亦询之以定稿。郑亲王端华，侍卫肃顺，渐进用事，然独严惮公。公累世贵显，气度浑融，能断大事，为八旗王公所敬信。端华肃顺，虽颇被裁抑，弗敢怨也。及公将薨，遗疏谓各督抚如庆端、福济、崇恩、瑛棨等皆难胜任，不早罢之，恐误封疆事。其后数人皆如公所料，而庙谟亦颇循公成画。未及数年，曾李左诸公，联翩大用，遂以削平群寇。曾公克金陵报捷也，推使相官文恭公居首，而己次之，海内称其让德。伯相李公将平捻寇，将军都兴阿公甫受命督师，而寇适灭。都公谦不报捷，大功之成，由汉大臣专报，自兹役始。迨左文襄公平国寇，则竟不参以他帅，满汉已无町畦。功名之路大开，贤才奋而国势张，盖文文端公之力为多。夫宰相以荐贤为职，荐一世之贤，平一世之难，其功固不浅。若所荐不仅一世之贤，而移数百年积重之风气，非具不世出之深识伟量，其孰能之？余故表而书之，谓中兴之先论相业者，必以公为首焉。

十七　记宰相有学无识

（前略）相国某公者，累掌文柄。门下士私相标榜，推为儒宗，以学问淹雅负重望。一时考据辞章之士，与讲许氏学者，翕然称之。道光季年，以尚书入为军机大臣，与首相穆彰阿共事，无龃龉。咸丰初，遂为首相。粤贼之踞武昌汉阳也，进陷岳州以逼长沙。曾文正公以丁忧侍郎起乡兵逐贼，出湖南境，进克武汉黄诸郡，肃清湖北。捷书方至，文宗显皇帝喜形于色，谓军机大臣曰："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某公对曰："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文宗默然，变色者久之。由是曾公不获大行其志者七八年。侍郎吕文节公贤基，疏论天下事，颇忤政府。是时皖北，全境糜烂。某公请派吕公还籍，治团练，无兵饷以畀之。吕公自陈书生不知兵，陛辞日，痛哭而出，未几遂殉舒城之难。刑部员外郎邵懿辰，以经学文章名于世。性憨直，好议天下大计。与某公学术不相中，又素与曾公善，时为军机章京。会粤贼北犯，某公请遣懿辰出防河，人谓懿辰："黄河绵亘千里，纵有劲兵数万，且不易守，而况徒手无一兵者乎？此政府欲置君死地，否则以疏防罪君也。"已而粤贼果渡河蹂畿辅，懿辰坐是锒铁去。寇气日棘，某公乞病，予告。同治初元，征用耆旧，复以大学士衔补礼部尚书。入值鸿德殿。适两江总督何桂清以玩寇弃城，逮入刑部狱。舆论皆谓死有余罪。某公独上疏力救，为言路卞宝第等所纠。士大夫诵其弹章，交口称善。由是清望益减。盖好贤恶不肖，宰相职也。某公于贤者嫉之如仇，于不肖者爱之

若命。观其好恶，可以卜其相业焉。又有相国某公者，以咸丰初年入政府，后遂为首相。力荐何桂清兼资文武，必能保障江南。迄苏常告陷，犹不悟，力庇桂清，谋贾其罪。与端华、肃顺等共事，肃顺尤横恣，某公未常迕之。庚申之变，乞病予告，亦以同志初元征起。某公条议时事颇备，不自上疏，诣军机大臣请代陈之。其大旨谓楚军遍天下，曾国藩权太重，恐有尾大不掉之患。于所以撤楚军削曾公权者，三致意焉。是时曾公负朝野重望，天子方倚以平贼。军机大臣见而哂之，由是不获再用。但有旨暂权都察院事，以疾笃辞遂卒。（下略）

按所谓某公某公二人者，前者为祁文端，后者为翁文端云。使其说得行，则曾文正之末路，亦将与李秀成等耳。乱亡之不恤，而娼嫉之为务。以视文文端，何其远哉？何其反哉？

十八　记胡官交欢事

伯相辽阳文恭公官文总督湖广时，宫保益阳胡文忠公巡抚湖北。文忠才气卓荦，以一行省之力，经纶天下事。文恭拱手以听。遂成大功。海内两贤之。然二公离合之始末，议者或未之知也。咸丰五六年间，粤贼陷踞武昌、汉阳，蔓及旁郡，蹂躏数千里。是时文恭由荆州将军改总督，凡上游荆、宜、襄、郧诸郡兵事、饷事，悉主之。文忠驻军金口，进规武昌，凡下游武汉、黄德诸郡兵事、饷事悉主之。二公值湖北全境糜烂之馀，皆竭蹶经营，各顾分地。文忠尤崎岖险阻，与劲寇相持，独为其难。督、抚相隔远，往往以征兵调饷，互有违言。僚吏意响，显分彼此，牴牾益甚。文公于巨细事，不甚究心，多假手幕友家丁，诸所措

注，文忠尤不谓然。既克武昌，威望日益隆。文恭亦欲倚以为重，比由荆州移驻武昌，三往拜而文忠谢不见也。或为文恭说文忠曰："公不欲削平巨寇耶？天下未有督、抚不和而能办大事者。且总督为人，易良坦中，从善如流。公若善与之交，必能左右之。是公不翅兼为总督也，合督抚之权以办贼，谁能御我？"文忠亟往见，文恭推诚相结纳，谢不敏焉。文恭有宠妾，拜胡太夫人为义母，两家往来益密。馈遗无虚日，二公之交亦益固。文忠于是察吏筹饷，选将练兵，孳孳不少倦。文恭画诺仰成而已，未尝有异议。每遇收城克敌，及保荐贤才。文忠辄阴主其政，而推文恭首尸其名。朝廷以文恭督湖广数年，内靖寇氛，外援邻省，成功甚伟，累晋大学士授为钦差大臣，宠眷隆洽，文恭心感文忠之力，而文忠亦益得发舒。凡东南各省疆吏将帅之贤否进退，与大局一切布置，每有所见，必进密疏，或与文恭会衔入告。文忠所引嫌不能言者，亦竟劝文恭独言之。讦谟所定，志行计从，人谓文忠有旋乾转坤之功，不仅泽在湖北也。既而文忠遘太夫人丧，得旨赏假百日。营葬后，即起视师。驻军皖鄂之交，省中大政，皆归文恭主持。文恭听已革总兵樊燮之诉，奏劾湖南巡抚幕宾今侯相左公。左公为文忠同学友，文忠尝荐其才可大用者也。既被严劾，文忠愠不言，贻书曾文正公，密解其狱，且荐左公襄办江南军务。文恭有门丁，颇为奸利奔竞。无耻者多缘以求进。文忠所素欲参劾者，文恭或荐之得居要地。府中用财无节省，不足则提用军饷，耗费十余万金。文忠积不能平，独居深念，若重有忧者当是时，今协揆朝邑阎公，以户部员外郎，总理粮台，兼运帷幄。往谒文忠，请问言事。文忠屏人，以督府事告之曰："方今筹饷如此艰难，而彼用如泥沙。进贤退不肖，大臣之职

也，而彼动辄乖谬。今若不举实纠参，恐误封疆事，为朝廷忧，吾子以为奚若？”阎公对曰：“公误矣。夫本朝二百年中，不轻以汉人专司兵柄。今者督抚及统兵大臣，满汉并用，而卓有声绩者，常在汉人。固由气运转移，亦圣明大公无私，划刮畦畛，不稍歧视之效也。然湖北居天下冲，为劲兵良将所萃。朝廷岂肯不以亲信大臣临之？夫督、抚相劾，无论未必能胜。就使能胜，能保后来者必胜前人耶？而公能复劾之耶？且使继之者，或励请操、勤庶务，而不明远略，未必不专己自是。彼官至督抚，亦欲自行其志，岂必尽能让人？若是则掣肘滋甚，讵若今用事者，胸无成见，依人而行，况以使相而握兵符，又隶旗籍，为朝廷所倚仗。每有大事，可借其言以得所请。今于军事饷事之大者，皆为公言是听。其失只在私费奢豪耳，然诚于天下事有济。即岁捐十万金以供给之，未为失计。至其位置一二私人，可容者容之，不可容，则以事劾去之。彼意气素平，必无迕也。此等共事人，正求之不可必得者，公乃欲去之何耶？”胡公击案大喜曰：“吾子真经济才也。微子言，吾几误矣。”由是益与文恭交欢无间言，文恭亦敬服之终身。迨文忠薨于位，未几而文恭劾巡抚严公澍森去之。威毅伯曾公巡抚湖北，又劾文恭去之。湖北从此多事，其阅整富强之绩，亦稍隤矣。后人于是益以文忠之能用文恭为美谈云。

按世或传官文恭尝为宠妾开奁筵，藩司某公不肯往拜，而胡文忠独折节结之。官妾之母事胡太夫人，自此始。而官胡交欢，实全以是为枢纽云。此事在崇拜文忠者或讳言之，顾其不足以为文忠盛德之累，昭然明甚矣。傀儡满人，使为我效力，以赞大功之成。斯实中兴事业之源泉。而筹饷用兵诸方略，直其次耳。呜呼！民族势力之消息，岂不在人哉？

十九　叙益阳胡文忠公御将

咸丰之世，粤寇倡扰，益阳胡文忠公治湖北七年，威名满天下。环东南万里被贼之区，其民喁喁相告，皆曰："胡公援我。"以余所闻，凡公所以察吏、理财、养民、睦邻之具，罔不精绝一时。然公所以能指挥群英而为天下雄者，其御将之略，尤能超轶古今云。初公以道员募乡兵击贼，隶曾文正公部下。追贼至江西，文正密荐公才可大用。俾率师还援湖北，旋拜巡抚之命。公初起，角巨寇。军弱，连战不利，溃而复集者数矣。会罗忠节公泽南，以湖北上游地不可不争，请于曾公。引所部三千人由江西转战而前，连拔数城，薄武昌而垒。朝命听公节制，罗公故以名儒讲学，学者所称罗山先生者也。曾公初练乡兵，招之出。楚军规制，皆所手定，门弟子多崛起为名将。当是时罗公以宁绍台道赴援湖北，公一见执弟子礼甚恭。虽僚属语必称罗山先生，事无巨细，咨而后行。询其将军吏之勇怯材鄙而擢汰之，罗公亦稍稍分其众隶公。俾部勒其士卒，由是尽传楚军规制，变弱为强。自此始，罗公力攻武昌，被重创，三日薨。公哭之恸，以弟女妻罗公长子。举其裨将李忠武公续宾，代领其军，勇毅公续宜佐之。二李者，故罗公高第弟子，沈毅多大略，公以昆弟遇之，而渐增其饷，俾益募兵，遂克武昌，尽收湖北诸郡邑。悉锐攻九江，将沿江以瞰金陵。时李公父母皆笃老，方事之殷，以不能归省为憾。公为迎养其父母，晨昏定省，如事父母。日发书慰二李，二李皆感激，愿尽死力。忠武既克九江，鼓行而东，师锐甚。会援贼大至，战于庐江三河镇。公方奉太夫人讳，有旨百日后起视事，公

具疏恳辞。忽闻忠武死绥，遂投袂起，以大事属勇毅公。俾鸠溃散，修守备，吊死疗伤，期年而后用之。且谓之曰："迪庵自任灭贼，而赍志长瞑。吾誓为竟前功，以报死友于地下，当与弟勉之。"迪庵者，忠武公字也。勇毅于是日夜训厉其众。众益奋。南解宝庆之围，北奠淮西地，大败悍贼陈玉成之众于挂军岭。贼再窜湖北，再平之，勋望隆然，不数年超擢安徽巡抚。先是从曾公起兵者，罗公、李公，皆以陆师称强。其专领水师，则杨公岳斌、彭公玉麟，功名与罗李相上下。罗李既皆为公用，而水师诸将亦奉曾公命，先后援鄂，分布江汉间。当是时兵将骈集，主客牴牾，往往违言。公倾心调和，泯其异同，具饷必丰，奖荐愈隆，务扬善表功以联诸客将，诸客将皆亲附公，与曾公等。曾公久驻江西，不管吏事，权轻饷绌，良将少，势益孤。公名位既与曾公并，且握兵饷权。所以事曾公弥谨，馈饵源源不绝。湖北既清，乃遣诸将还江西，受曾公节度，军势复大振。曾公素有知人鉴，所识拔多贤俊，公常从问士大夫贤否。闻曾公有一言之奖，辄百方罗致推荐，惟恐不尽力，或畀以军寄致大用。是时公所擢任于俦人中者，又有忠勇公多隆阿，今一等子提督鲍公超。多公性颇忮，而老于兵事，饶智勇。鲍公后起，以骁果克敌，功尤多。二人不相下，公因激励而两用之。谓多公曰："鲍超蠢悍，非兵家所贵。赖吾子庇阴，以有今日。超之功，皆子之功也，幸始终左右之。"谓鲍公曰："多公言汝勇而无谋。汝能奋功名无蹉跌，则可以间执人口矣，勉之。"二郎河之战，贼来益众，超将退矣。公遣骑驰书告曰："寇深矣，如林翼辈。生死无足重轻，君威名盖世，宜自重，盍少退。"超益力斗，遂大捷。公知多、鲍二人皆好胜，各予卒万人，当一面。二人争以战功相掩。勋伐皆为天下

最。湖北当四战之冲，为贼必争地，备多力分。公乃整榷政，通蜀盐，改漕章，每月得饷金四十万两，养兵五六万人，驱除群寇，又谓守疆当战于境外，分兵援江西、援湖南、援安徽、援河南、浙江，未尝不以天下大局为竞竞。而天下之求将才者，亦不之他省而之湖北。一时以善战名者，若都兴阿、舒保、刘腾鸿、萧翰庆，皆公麾下之选也。公量能授事，体其隐衷而匡其不逮。或家在数千里外，辄馈资用。问遗其父母，珍裘良药，使岁月至。公尝言天下无不可造之才，惟泊于仕宦与绿营旧习者，皆屏勿进。其人忠朴有志节，虽无巨绩，揄奖必逾其量。或巽懦贪冒，不事事，败军政，罚亦不少贷。以是人咸感其遇而服其功，莫不乐为之用。昔李勇毅公尝告曾公曰："胡公待人多血性，然亦不能无权术。"公答之曰："胡公非无权术，而待吾子昆季则纯出至诚。"勇毅笑应曰："然虽非至诚，吾犹将为尽力以灭此贼也。"是时将帅同心如此，故卒有成功云。

按圣贤而豪杰者，曾公也。豪杰而圣贤者，胡公也。李勇毅之评胡公至矣，然惟有血性者乃能用其权术。若无胡公之血性，而学其权术者，殆而已矣。

二十　苗沛霖之反复

同治元年夏四月，多公军克庐州。玉成以皖、鄂胁从数万人，奔苗沛霖于下蔡，欲与同拒官军。苗沛霖者，以诸生为团练长。劫其众以叛，大帅胜保招降之，犹持两端，意叵测。受官于朝，不肯冠带，使其下呼己为苗先生。攻巡抚翁同书于寿州，陷之。杀豪族之不附己者。有诏褫沛霖布政使衔，川北兵备道，将进兵讨之。沛霖乃复求抚于胜保，亦阴通款玉成，玉成伪封为平北王。

累书招玉成，谓凤颍二府，形胜可踞，诸乡寨练丁皆习战守，足备征调。玉成信之。既去庐州，多公以劲骑蹂其后，胁从败散略尽，惟余亲兵三千人。沛霖出城迎玉成，执礼甚恭。见其亲兵皆百战精锐，欲夺有之。乃给玉成驻众城外，仅以百余人入城。沛霖分兵防守诸门，多具酒食，阴令部卒引玉成从者入帐酣饮，而以盛馔飨玉成。伏兵齐起，遂麾之。送胜保军中，胜保欲降之，不屈。因述胜保败状以为诮，槛送京师，行至延津，有诏磔死。玉成既死，亲兵三千皆降于沛霖，为致死力，沛霖以是益横。明年，科尔沁忠亲王追剿捻酋张洛行于颍北，沛霖引兵衔其后。设伏守隘，而洛行就擒。自谓连立大功，当受上赏。顾以前罪削籍，三年未复，鞅鞅不平。进据寿州怀远，断临淮大营饷道，南畏楚军之威，欲北趋中原，号召群捻，而蒙城扼其冲。乃悉起练众攻围之，连营百余里。势张甚。将军富明阿总兵王万青詹启纶等，引军赴援，皆坚壁不敢战。俄而科尔沁亲王，督大军南下，以总兵陈国瑞为先锋。王之诛张洛行也，狞剃积寇无遗种。淮甸之民，震其余威，闻王将至，则已心胆欲碎。窃窃私语，谓苗先生陷我于死也。陈国瑞以数千人先至，连日夜攻击，破沛霖营数垒。沛霖之党，皆夜惊曰："王爷率大军数十万至矣。今其先锋军威如此，况王爷亲至。我辈其能免乎？"亲兵三千人相与某曰："我辈故英王旧部也，苗先生肆其诈慝，诱杀我英王。复以威劫我，使为之用。是苗先生乃吾仇也，我辈何苦为之尽力。"一夕，沛霖登营墙有所指挥，亲兵二人掖以赴之。外挺矛舂之殒。报詹启纶，启纶不信，拒之。迟明，报王万青，万青往验之，信到其首，迎献于王。淮南北练党闻沛霖死，数百里间皆启城寨降。王嘉王万青之功，奏赏黄马褂。万青慧二亲兵之分其功也，殪之以灭口。还至高邮，暴病以卒。人谓二亲兵为祟也。

康雍乾间文字之狱

（一）庄廷鑨之狱
（二）戴名世之狱
（三）查嗣庭之狱
（四）陆生楠之狱
（五）曾静吕留良之狱
（六）谢济世之狱
（七）胡中藻之狱

康雍乾间文字之狱

一　庄廷鑨之狱

明相国乌程朱文恪公，尝著《明史》，举大经大法者革之，已刊行于世，未刊者为《列朝诸臣传》。国变后，朱氏家中落，以藁本质千金于庄廷鑨。廷家故富，因窜名已作，刻之。补崇祯一朝事，中多指斥昭代语。岁癸卯，归安知县吴之荣罢官，谋以告讦为功，藉此作起复地，白其事于将军松魁。魁移巡抚朱昌祚，朱牒督学胡尚衡，廷鑨并纳重赂以免，乃稍易指斥语重刊之。之荣计不行，特购得初刊本上之法司。事闻，遣刑部侍郎出谳狱。时廷鑨已死，戮其尸，诛弟廷钺。旧礼部侍郎李令皙曾作序，亦伏法，并及其四子。令皙幼子年十六，法司令其减供一岁，例得免死充军。对曰："予见父兄死，不忍独生。"卒不易供而死。序中称旧史朱氏者，指文恪也。之荣素怨南浔富人朱佑明，遂嫁祸，且指其姓名以证，并诛其五子松魁及幕客程维藩。械赴京师，魁以入议仅削官，维藩戮于燕市，昌祚、尚衡赃谳狱者委过于初申覆之学官，归安乌程两学官并坐斩，而二人幸免。湖州太守谭希闵，莅官前半月事发，与推官李焕皆以隐匿，罪至绞。浒墅关榷货主事李尚白，闻阊门书坊有是书，遣役购之，适书贾他出。役坐其邻一朱姓者少待，及书贾返，朱为判其价。时主事已入京，以购逆书立斩。书贾及役斩于杭。邻朱姓者，因年逾七十免死，偕其妻发极边。归安第元锡方为朝邑令，与吴之镛之铭兄弟，尝预参校，悉被戮。

时江楚诸名士列名书中者皆死。刻工及鬻书者同日刑。惟海宁查继佐仁和陆圻当狱初起，先首告，谓廷钱慕其名，列之参校中得脱罪。是狱也。死者七十余人，妇女并发边。盖浙之大吏及谳狱之侍郎，鉴于松魁，且畏之荣复有言，虽有冤者不敢奏雪也。之荣卒以此起用，并以所籍朱佑明之产给之。后仕至右佥都。

二　戴名世之狱

桐城方孝标尝以科第起官至学士，后以族人方猷丁酉主江南试与之有私，并去官遣戍。遇赦，归入滇，受吴逆伪翰林承旨。吴逆败，孝标先迎降得免死。因著《钝斋文集》、《滇黔纪闻》，极多悖逆语，戴名世见而喜之。所著《南山集》多采录孝标所纪事，尤云锷、方正玉为之捐资刊行。云锷、正玉及同官汪灏朱书，刘严余生、王源皆有序。板则寄藏于方苞家。都谏赵申乔奏其事，九卿会鞫终，戴名世大逆，法至寸磔，族皆弃市，未及冠笄者发边。朱书王源已故，免议。尤云锷、方正玉、汪灏、刘严、余生、方苞以谤讪罪绞。时方孝标已死，以戴名世之罪罪之，子登峄、云旅，孙世樵并斩。方氏有服者皆坐死，且剉孝标尸。尚书韩菼、侍郎赵士麟、御史刘灏、淮扬道王英谟、庶吉士汪份等三十二人，并别议降谪。疏奏，圣祖恻然，凡议绞者改编戍，汪灏以曾效力书局，赦出狱，方苞编旗下，尤云锷、方正玉免死。徙其家。方氏族属止谪黑龙江。韩菼以下，平日与戴名世论文牵连者俱免议。是案也，得恩旨全活者三百余人。康熙辛卯壬辰间事也。

三　查嗣庭之狱

雍正四年，江西正考官为礼部侍郎，查嗣庭，试题曰："（维民所止）"，有讦者谓维止二字，是取雍正二字，去其首也，狱遂起。今将当时上谕全录，于此事始末可见矣。雍正四年九月乙卯，谕内阁九卿翰詹科道等，查嗣庭向来趋附隆科多。隆科多曾经荐举。朕令在内庭行走，授为内阁学士。后见其语言虚诈，兼有狼顾之相，料其心术不端，从未信任。及礼部侍郎员缺需人，蔡珽又复将伊荐举，今岁各省乡试届期，朕以江西大省，须得大员以典试事，故用伊为正考官。今阅江西试录所出题目，显露心怀怨望，讥刺时事之意。料其居心，浇薄乖张，平日必有纪载。遣人查其寓所及行李中则有日记二本，悖乱荒唐，怨诽捏造之语甚多。又于圣祖仁皇帝用人行政，大肆讪谤，以翰林改授科道为可耻，以裁汰冗员为当厄，以钦赐进士为滥举，以戴名世获罪为文字之祸，以赵晋正法为因江南之流传对句所致，以科场作弊之知县方名正法为冤抑，以清书庶常复考汉书为苛刻，以庶常散馆为畏途。以多选庶常为蔓草为厄运，以殿试不完卷黜革之进士为非罪。热河偶然发水，则书淹死官员八百人，其余不计其数，又书雨中飞蝗蔽天。似此一派荒唐之言，皆未有之事。而伊公然造作书写，至其受人属托，代人营求之事，不可枚举。又有科场关节及科场作弊书信，皆甚属诡秘。今若但就科场题目加以处分，则天下之人必有以查嗣庭为出于无心、偶因文字获罪为伊称屈者。今种种实迹见在，尚有何辞以为之解免乎？尔等汉官，读书稽古，历观前代以来，得天下未有如我朝之正者。况世祖圣祖。宣

熙累洽，八十余年，深仁厚泽。沦肌浃髓，天下亿万臣民，无不坐享升平之福。我皇考加恩臣下，一视同仁。及朕即位以来，推心置腹，满汉从无异视。盖以人之贤否不一，各处皆有善良，各处皆有奸慝，不可以一人而概众人，亦不可以一事而概众事。朕惟以至公至平之心处之，尔等当仰体朕心，各抒诚悃，交相勉励，殚竭公忠，无负平日立身立德之志。或有一二心术不端者，亦宜清夜自省，痛加悛改。朕今日之谕，盖欲正人心，维风俗，使普天率土，永享升平之福也。尔等承朕训旨，当晓然明白，勿存疑愧避忌之念，但能恪慎供职，屏去习染之私，朕必知之。朕惟以至诚待臣下，臣下有负朕恩者，往往自行败露。盖普天率土，皆受朝廷恩泽，咸当知君臣之大义，一心感戴。若稍萌异志，即为逆天之人，岂能逃于诛戮？报应昭彰，纤毫不爽，诸臣勉之戒之。查嗣庭读书之人，受朕格外擢用之恩。而伊逆天负恩，讥刺咒诅，大干法纪。著将查嗣庭革职拿问，交三法司严审定拟。

甲戌谕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等，尔等多出自科甲之人，既诵法圣贤，读书明理，当知君臣之大义，须上下一体，情分相联，方克致升平之治，人人共受其泽。自唐宋以来，去古已远，习俗浇漓，人心诈伪。狂妄无忌惮之徒，往往腹诽朝政，甚至笔之于书，肆其诋谤。如汪景祺、查嗣庭岂能逃于天谴乎？我国家恩养休息，海宇晏清，八十余年，万民乐业。即尔等父母妻子，孰不沐浴膏泽，安享其福耶？且士人立身行己，以礼义廉耻为重。乃至昏夜乞怜，上书投托。满纸称功颂德之语，何廉耻荡然至于此极。又有将子弟姻戚门生故旧私书请托者，不知以素所亲爱之人为之请，若先有请托，彼心以为势力可恃，肆其狂妄，无所不为，及实在赃托照拂，实属无益而有损。盖彼无倚恃，尚知警惕自

守，勉励供职。款发觉则受请托者不能为之庇护，是非所以爱之而实以害之也。又尔等皆系各省州县之百姓，受制于有司者。如请托之风尽除，凡地方有司，皆有所畏惧，而廉洁爱民。则尔等之子孙宗族，咸受其庆，不亦善乎？如请托之风不绝，则地方官员各有倚赖，将肆其贪婪，则尔等之家产，不足饱贪官污吏之溪壑，尔等自为身家桑梓计，亦断应速改历代之陋习也。查嗣庭请托贿属之书札，不一而足。其日记所载，狂妄悖逆之语，与汪景祺相为表里。而其诽议圣祖仁皇帝用人行政大逆不道之言，不可胜举，实共工欢兜之流也。

四　陆生楠之狱

以论前史而获罪者，自陆生楠之狱始。自兹以往，非惟时事不敢论议。即陈古经世之书，亦不敢读矣。此真历代文字狱所未前闻也。

雍正七年秋七月丙午，谕内阁据顺承郡王锡保奏在军前效力之陆生楠，细书《通鉴论》七十篇，抗愤不平之语甚多。其论封建之利，言词更属狂悖，显系非议时政。参奏前来，陆生楠由广西举人部选江南吴县知县，朕览其履历奏折，前惟颂圣浮词，中间不过腐烂时文，无一语近于直言规正，亦无一事切于国计民生。而倨傲诞妄之气，溢于言词。知其人必非醇谨，及至引见之时，举动乖张。朕将伊折内之语诘问数条，陆生楠总默然不能对，但闻朕教训。转多愤懑之色。彼时将伊扣缺，令以主事试用。盖以其人或小有才，令其在京办事学习，以冀悛改也。后伊改授工部主事，引见时，不惟毫无敬畏，且傲慢不恭。显然逆抗，形于词

色。夫主事职列部曹，外任知县，历俸多年，或卓异行取，始得升补。而陆生楠以边方举人筮仕之初，即膺兹职，尚何负于伊，而伊竟敢怼及君父乎？伊系广西人，平日必有与李绂、谢济世结为党援之处，故敢如此。是以将伊革职，发往军前与谢济世同时效力。一则令其观满州尊君亲上之心，如此其谨慤。一则令其观我朝兵营之制，如此其整严。一则令其观各蒙古部落熙皞醇朴之风，如此其诚实。庶冀伊等化去私邪，勉于自新之路。讵意陆生楠素怀逆心，毫无悔悟。怙恶之念愈深，奸慝之情益固。借托古人之事几，诬引古人之言论。以泄一己不平之怨怒，肆无忌惮，议论横生，至于此极也。前锡保起行之时，朕谕以军前效力之汉官等，果能安静守法，自知罪过，则皆可贷其前愆，开予自新。或有私自著作，怨怼罔上者，亦未可定。今果得陆生楠所著之书，悖逆之情，尽行败露。其论封建云："封建之制，古圣人万世无弊之良规。废之为害，不循其制亦为害。至于今害深祸烈，不可胜言。皆郡县之故"等语。古人之有封建，原非以其制为尽善，而特创此以驾驭天下也。洪荒之世，声教未通，各君其国，各子其民。有圣人首出，则天下之众，莫不尊亲。而圣人即各因其世守封之，亦众建亲贤以参错其间。盖时势如此，虽欲统一之而不能也。夏禹涂山之会，执玉帛者万国。周武王孟津之役，来会者八百侯国。岂非夏后周王之所封建乎？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曰："天下恶乎定？定于一。"孔子、孟子，深见春秋战国诸侯战争之流弊，其言已启一统之先几矣。至秦始皇统合六国，制天下以郡县，自汉以来，遂为定制。盖三代以前，诸侯分有土地，天子不得而私，故以封建为功。秦汉之后，土地属之天子，一封建便多私心，故以郡县为功。唐柳宗元

谓公天下自秦始，宋苏轼谓封建者争之端，皆确有所见而云然也。且中国之郡县，亦犹各蒙古之有部落耳。历代以来，各蒙古自为雄长，亦互相战争。至元太祖之世，始成一统。历前明二百余年，我太祖高皇帝开基东土，遐迩率服，而各蒙古又复望风归顺。威凛正朔，以迄于今。是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也。至若贾谊、晁错，欲削弱诸侯，乃虑分封之失而欲一之，非以郡县为失而欲分之也。李泌因藩镇之兵连祸结，思以封建为自固之谋。岂尝谓三代之制必可复乎？今六合成大一统之天下。东西南朔，声教所被，莫不尊亲。而陆生楠云："以郡县之故，至于今害深祸烈，不可胜言。"试问今日之祸害何在？陆生楠能明指之乎？大凡叛逆之人，如吕留良、曾静、陆生楠之流，皆以宜复封建为言。盖此种悖乱之人，自知奸恶倾邪，不容于乡国，思欲效策士游说之风，意谓封建行，则此国不用，可去之他国。殊不知狂肆逆恶如陆生楠之流，实天下所不容也。又云："圣人之世，以同寅协工为治。后世天下至大，事繁人多，奸邪不能尽涤，诈伪不能尽烛，大抵封建废而天下统于一。相既劳而不能深谋，君亦烦而不能无缺失。始皇一片私心，流毒万世"等语。同寅协工，固为治之要。至于知人任相，惟在人君之明哲。汉唐以来，有贤君图治于上，则必有良将助治于下，岂万世无一知人之主乎？且同寅协工之道，于封建何与？陆生楠肆意妄言，支离缪戾，至于如此。其言建储也，借引汉武帝戾太子事，发论云："储贰不宜干预外事，且必更使通晓此等危机"等语。书有教胄子之文，礼有文王世子之篇。仪文明备，教戒周详。凡以养成德性，欲其学于古训。深知民情物理之微，周知人间疾苦，稼穑艰

难之故，岂可禁之不闻外事乎？至于父子天性，家国一理，惟有至诚至敬，可以为事亲之道，危机之说，岂人子所忍形于言存诸心者乎？设使江充掘蛊之时，太子能居易俟命。不诈出武库兵，发长乐卫，则决不至有湖城之难。是戾太子之祸，正由于晓危机也。又陆生楠云："有天下者不可以无本之治治之"等语。其意借钩弋宫尧母门之事，以讥本朝之不早建储贰。夫建储之事，乃宗庙社稷之业所关，天下苍生万民之命所系也。倘不加慎重，而所立不得其人，其后不易之而不可，欲易之而不可，以至激为多故者，前代史册，历历可稽。孟子曰："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又曰："为天下得人难"。言主器之重，必得其人。足以承先启后者，然后可以付之也。我朝太祖高皇帝开创以来，未尝预建储位。而我太宗文皇帝继位丕承，恢宏大烈。世祖章皇帝绍业膺图，抚有中夏。圣祖仁皇帝深仁厚泽，御宇绵长。凡我朝圣圣相承，皆未由先正青宫而后践天位。乃开万世无疆之基业，锡亿兆臣民之洪庥。逮朕缵登大宝，重熙累洽之盛统。七年以来，中外乂安。是我朝国本至深至厚者，愚人固不能知也。昔宋孝宗时虞允文请早建储贰，孝宗曰："恐储位既正。人性易骄，即自纵逸。不勤于学，寝有失德，所以未建者，庶几无后悔耳。"孝宗尚知立储之不易，况我圣哲高远之见，十倍于孝宗乎？如陆生楠借汉武之事以讥刺者，实为弥天不可赦之罪人也。其论兵制也，则称唐之府兵云："李泌为德宗历叙府兵兴废之由，府兵既废，祸乱遂生。至今为梗，上陵下替。"又云："府兵之制，国无养兵之费，臣无专兵之患"等语。唐初府兵之制，本于北周苏绰之议，其后变为骠骑，乃府兵废弛，不得不出于召募也。德宗之世，召募者多市人不可用，故欲复府兵之法，然其时亦竟不

能复。孔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无事耕种之农，岂能娴于武备？有事征发之扰，岂能兼顾农桑？以此为制，不但弃其兵，并弃其民矣。古者六乡六遂之法，远不可稽。后世民以养兵，兵以卫民，彼此相资。唐宋以来，法制渐详，军农实称两便。安有惜养兵之费，而弃不教之民者乎？本朝设立八旗，京师重地，禁旅云屯。又有巡抚三营，以诘奸禁暴。外省分设驻防将军，以及提镇。内外相维，训谏甚备。无事则分处什伍，兵不扰民。有事则整旅出疆，兵以卫民。此万古之良法。今八十年来，太平无事。老耆以寿终，幼孤得遂长，孰非兵防卫守之力哉？民间虽有正供以佐军糈，然所出仅百分中之一耳，其得养兵之利也多矣。而陆生楠之为此说者，盖其怀蓄逆乱之心，郁不得逞，故以国无养兵之费，以摇动人听，冀或更制以紊乱军政。所谓执左道以乱政，言伪学非以疑众者，王法之所不宥也。其论隋炀帝云："后之君臣，倘非天幸，其不为隋之君臣者几希"等语。隋文帝以勤学节俭为治，史称其仓库实而法令行。至隋炀帝以骄奢淫佚，自取败亡，非可诿之于天也。后之人主，不为炀帝之行，岂至有炀帝之祸？又何为而望天幸乎，陆生楠之意又何指也？其论人主云："人愈尊，权愈重，则身愈危，祸愈烈。盖可以生人杀人赏人罚人，则我志必疏，而人之畏之者必愈甚。人虽怒之而不敢泄，欲报之而不敢轻，故其蓄必深，其发必毒"等语，人主身为天子，富有四海。自尧舜禹汤以来，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岂有位尊而即危祸者乎？至于生杀赏罚，人主皆奉天命天讨以行之。其生杀赏罚者，皆其人之自取耳。朕临御以来，日理万几，皆奉若天道。因物以付，未尝以己意生杀人赏罚人。而陆生楠为畏之怒之报之之说。试问在廷诸臣，朕自雍正以来，曾以藩邸旧

人而擢用者何人？曾因当时宿怨而治罪者何人？且朕从前与外廷之人，毫无恩怨，又何所庸其畏，何所庸其怒，何所庸其报哉？且云蓄必深，发必毒，此陆生楠指阿其那等而言。抑陆生楠自蓄此心也？阿其那等各案，内外臣工之所共知，无俟朕再为告谕。陆生楠亦身列仕籍，岂无见闻而为此论？其狂悖恶乱，不亦甚乎？又云："虽怒之而不敢泄，欲报之而不敢轻。"乃陆生楠自述其心也明矣。虽蓄怒而不敢显言，是以托于论列通鉴。以微泄其愤，又怨而欲报，欲报而不能，但以身为祸烈等语。肆为咒诅。其逆谋发露，公然形于纸笔矣。其论相臣云："当用首相一人，首相奸谄误国。许凡欲效忠者，皆得密奏。即或不当，亦不得使相臣知之"等语。夫从来不废密奏者。原欲周知天下之利弊，无专令参揭相臣之理。况尊贤之道，最要在于去谗。敬大臣之道，在于宣盛任使。君臣一德一心，乃为元首股肱之义。是以择相之道，惟在得人。若既得其人，而又使人密奏。且奏或不当，而犹多方掩饰。是窥伺挟诈。教人以谗慝而招人以排陷也。且臣相果属俭邪，便当露章宣奏，而群小故为排沮。或欲动摇大臣，或从门户起见，人主自宜分别是非，以定邪正，岂可调停和处于其间乎？又云："因言固可知人，轻听亦有失人。听言不厌其广，广则庶几无壅。择言不厌其审，审则庶几无误"等语。舜命禹曰："无稽之言勿听，勿询之谋勿庸。"召公奭告武王曰："言以道接。"朕于人言必决之以理，揆之以情，未尝拒人之言，亦未尝轻听人言，此内外臣工所共知者，陆生楠何为而有此讥议乎？又云："为君为臣，莫要于知人而立大本，不徒在政迹，然亦不可无术相防"等语。君臣之间，岂容丝毫权术乎？三载考绩，必以政事为据。若不以政迹，人亦何由而知耶？其论王安石

云："贤才尽屏，咨谋尽废，而己不以为非，人君亦不知人之非，则并圣贤之作用气象而不知"等语。圣人廓然大公，物来顺应，有何作用乎？宋神宗锐意求治，而安石任意更张，其失在于作用明矣。又云："笃恭而天下平之言，彼固未之见；知天知人之言，彼似未之闻也。人无圣学能文章，不安平庸，鲜不为安石者"等语。安石之误国，在于不引其君于当道。非谓知天知人，惟有端居深拱，静默无为。笃恭于无声无臭之表，而遂可使天下平也。故夫笃恭而天下平者，正由敬信劝威之道，而极言其效如此。非百务尽隳，上下睽绝而后可为治也。其文词议论，险怪背谬，无理之甚。又其论无为之治云："虽有忧勤，不离身心。虽有国事，亦第存乎纲领。不人人而察，但察铨选之任。不事事而理，止理付元之人。察言动，谨几微，防谗间，虑疏虞，忧盛危明，防微杜渐而已。至若笾豆之事，则有司存"等语。从古圣帝明王之道，未有不以勤劳自励，而以逸乐无为为治者也。是以治天下莫大于用人理财二端。理财一事，自应付之臣下。至用人之权，不可旁落。今试以铨选之权付之大臣，大臣敢膺此任乎？无论稍存容私徇情之见者，固不可一日，当此重任，即秉公持正之人，于同舍黜陟之际，不为怨府，即为祸源矣。至若懋昭令德，克勤小物，不泄迩，不忘远，古训昭然。汉宣帝综核名实，治理一新。光武务勤吏治。唐太宗书守令姓名于御屏，朝夕省览。古来贤主，未有不本于勤劳者，岂可以用人大节，为笾豆之事，置之不问也？又云："绛度敦谏，异博顺从，是以陷于朋比而不知。盖有圣功，即有王道，使徒明而不学，则人欲盛而天理微。固不能有三代之事功。至力衰而志隳，未有能如其初"等语。夫嘉谋嘉猷，人告于尔后，乃朕日所望于大小臣工

者。即位以来，时时谕令诸臣，以忠言谠论，面折廷诤。凡内外诸臣条陈政务，有当理而可行者，必令廷臣详议施行，并未尝拒谏诤而喜顺从也，至于人臣朋比，历代有之。有以阿谀谄附为朋比，亦有以倾险倖直为朋比，如汉之梁窦，唐之牛李，宋之绍述，明之门户是也。若唐虞之世，盈廷师济，一德一心，谓之朋比可乎？以上皆陆生楠论断通鉴中语，朕指出数条如此。陆生楠生当盛世，服习诗书，身叨乙榜，赴选朝官。非若曾静之僻处深山旷野，不知天高地厚，冥顽不灵之人也。且观其人，未尝不小有才。谓宜感恩戴德，勉思报效，而乃怀不逞之邪心。于进身筮仕之时，肆无稽之横议；于政教修明之日，对越大廷，则暴戾恣睢之气，形于词色；远逐边塞，则猖狂怪诞之说，任意发舒。其意专以摇惑众心，扰乱政纪为务。朕实不知其怨望何自而生，愤懑何自而积。此真逆性由于夙成，狡恶因之纷起。诚不知天命而不畏，小人中之尤无忌惮者也。陆生楠罪大恶极，情无可宥。朕意欲将陆生楠于军前正法，以为人臣怀怨诬讪者之戒。著九卿翰詹科道，秉公定拟具奏。

五　曾静、吕留良之狱

曾吕之狱，本朝诸文字狱中第一巨案也。世宗至将其始末自著一书，名曰《大义觉迷录》，颁之学官，使秀才人人同读，与卧碑圣谕、广训等同视。后至乾隆间，而《大义觉迷录》始为禁书。雍正间之颁之学官，世宗之深心也。乾隆间之列为禁书，又高宗之深心也。各从其时，要之皆专制国之雄主矣。今采大义觉迷录中上谕汇列之，共省览焉。事之缘起，皆仍原文，不加褒贬，读者当

能得之于言外也。

先是湖南靖州人曾静，因考试劣等，家居愤郁，忽图叛逆。遣其徒张熙，诡名投书于川陕总督岳钟琪，劝以同谋举事。岳钟琪拘留刑讯，究问指使之人，张熙甘死不吐。岳钟琪置之密室，许以迎聘伊师，佯与设誓，张熙始将曾静供出。岳钟琪具奏，并其逆书奏闻。奉旨差刑部侍郎杭奕禄、正白旗副都统觉罗海兰至湖南，会同巡抚王国栋拘捉曾静审讯。据曾静供称生长山僻，素无师友，因应试州城，得见吕留良评选时文内，有妄论夷夏之防，及井田封建等语，遂被蛊惑，随遣张熙至浙江，吕留良家访求书籍。吕留良吕子吕毅中授以伊父所著诗文，内皆愤懑激烈之词。益加倾信，又往访吕留良之徒严鸿逵。与鸿逵之徒沈在宽等，往来投契，因致沈溺其说，妄生异心等语。随将曾静张熙提解来京，旋命浙江总督李卫，搜查吕留良严鸿逵沈在宽家藏书籍。所获日记等逆书，并案内人犯，一并拿解赴部。命内阁九卿等，先将曾静反复研讯，并发看吕留良日记等书。据曾静供称，前因轻信吕留良邪说，被其蛊惑。兼闻道路浮言，愈生疑罔，致犯弥天重罪。今蒙一一讯问，并发吕留良日记等书，极其狂悖。又知圣朝深恩厚泽，皇上大孝至仁，心悦诚服。自悔从前执迷不悟，万死莫赎，今乃如梦初觉等语。因俯首认罪，甘服上刑，内阁九卿等备录供词，进呈御览。

雍正七年四月乙丑，谕内阁九卿等，我朝肇造区夏，天锡人归，列圣相承，中外从义，逮我圣祖仁皇帝继天立极，福庇兆民，文治武功，恩思德教，超越百王。普天率土，心悦诚服。虽深山穷谷，庸夫孺子，以及凡有血气之伦，莫不尊亲。讵意逆贼吕留良者，悖戾凶顽，好乱乐祸，自附明代王府仪宾之孙，追思

旧国，愤懑诋讥。夫仪宾之后裔，于亲属至为疏贱，何足比数。且生于明之末季，当流寇陷北京时，吕留良年方孩童。本朝定鼎之后，伊亲被教泽，始获读书成立，于顺治年间应试，得为诸生。嗣经岁科屡试，以其浮薄之才，每居高等，盗窃虚名，夸荣乡里。是吕留良于明毫无痛痒之关，其本心何曾有高尚之节也？乃于康熙六年，因考试劣等，愤弃青衿，忽追思明代，深怨本朝。后以博学鸿词荐，则诡云必死，以山林隐逸荐，则剃发为僧。按其岁月。吕留良身为本朝诸生十余年之久，乃始幡然易虑，忽号为明之遗民。千古悖逆反覆之人，有如是之怪诞无耻，可嗤可鄙者乎？自是著邪书，立逆说，丧心病狂，肆无忌惮，其实不过卖文鬻书，营求声利。而遂敢于圣祖仁皇帝任意指斥，凭虚撰造，公然骂诅。所著书文以及日记等类，或镌板流传，或珍藏秘密，皆人世耳目所未经。意想所未到者，朕翻阅之余，不胜惶骇。盖其悖逆狂嚣之词。凡为臣子者所不忍寓之于目，不忍出之于口，不忍述之于纸笔者也。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吕留良于我朝食德服畴以有其子孙者数十年，乃不知大一统之义。其日记所载，称我朝或曰清，或曰北，或曰燕，或曰彼中。至致逆藩吴三桂，书亦曰清。曰往讲。若本朝于逆藩为邻敌者然，何其悖乱之甚乎？且吴三桂、耿精忠乃叛逆之贼奴，人人得而诛之。吕留良于其称兵犯顺。则欣然有喜。惟恐其不成。于本朝疆宇之恢复，则怅然若失。转形于嗟叹。于忠臣殉难，则污以过失，且闻其死而快意。不顾纲常之倒置，惟以助虐逆寇为心；不顾生民之涂炭，惟以祸结兵连为幸。何吕留良处心积虑，残忍凶暴至此极也？又如伪永历朱由榔窃立于流寇之中，在云贵广西等处，其众自相攻劫，贻祸民生。后兵败逃窜缅甸。

顺治十八年。定西将军爱星阿等，领兵追至缅城。先遣人传谕缅酋，令执送朱由榔。大军随至城下，缅人震惧。遂执朱由榔献军前，此伪永历之实迹。岂有被执时满汉官兵，转于伊马前皆跪之事。聱说荒唐，诞谬极矣。总之逆贼吕留良，于本朝实有征应之事迹。则概为隐匿而不书，而专以造作妖诬。快其私愤，又文集内云："今日之穷，为羲皇以来所仅见"等语。夫明末之时，朝廷失政，贪虐公行，横征暴敛，民不聊生。至于流寇肆毒，疆场日蹙，每岁饷千百万，悉皆出于民力，乃斯民极穷之时也。我朝扫清寇氛，与民休养，于是明代之穷民，咸有更生之庆。逮我圣祖仁皇帝爱育黎元，海内殷庶黄童白叟，不见兵革，蠲租减赋之政，史不胜书，久道化成，休养生息。六十余年，民安物阜。即考羲皇以来，史册所纪，屈指而数。蒙上天之眷佑，可以比并我朝之盛者，不可多得，而乃云羲皇以来未有之穷乎？又日记所载怪风震雷，细星如慧，日光磨荡，皆毫无影响，妄揑怪诞之处甚多。总由其逆意中幸灾乐祸，但以揑造妄幻惑人观听为事，其失实不经，皆不顾也。夫灾异亦古所时有，上天垂象，原以儆戒人君，令其修省进德。若以捉影捕风之语，指为灾异，传诸后世。或谓从前太平盛世，尚有如此非常奇怪灾异，傥遇日月星辰水旱之变，必生轻忽，漫不经心。凡所以启后世人君之怠玩者，其罪可胜言乎？其他猖狂悖乱之词，令人痛心疾首者，不可枚举。吕留良生于浙省人文之乡，读书学问，初非曾静山野穷僻冥顽无知者比。且曾静止讥及于朕躬，而吕留良则上诬圣祖皇考之盛德。曾静之谤讪由于误听流言，而吕留良则自出胸臆造作妖妄。是吕留良之罪大恶极，有较曾静为倍甚者也。朕向来谓浙省风俗浇漓，人怀不逞。如汪景祺、查嗣庭之流，皆以谤讪悖逆。自伏其罪，

皆吕留良之遗害也。甚至民间氓庶，亦喜造言生事。如雍正四年，内有海宁平湖阖城屠戮之谣。比时惊疑相煽。逃避流离者有之。此皆吕留良一人为之倡道于前，是以举乡从风而靡。甚至地方官吏，怵其声势之嚣陵，党徒之众胜，皆须加意周旋。优礼矜式，以沽重儒之誉。如近日总督李卫，为大臣中刚正之人，亦于到任之时，循沿往例，赠送祠堂匾额，况他人乎？此其陷溺人心，浊乱世俗，害有不可胜言者，数年以来，朕因浙省人心风俗之害，可忧者甚大，早夜筹画，仁育义正，备极化导之苦心，近始渐为转移，日归于正。若使少为悠忽，不亟加整顿，则吕留良之邪说诬民者，必致充塞胶固于人心而不可解。而天经地义之大闲，泯没沦弃，几使人人为无父无君之人矣。今日天道昭然，恶贯时至，令其奸诈阴险。尽情败露，则不容不明正其罪，以维持世教，彰明国法。且吕留良动以理学自居，谓己身上续周程张朱之道统。夫周程张朱，世之大儒，岂有以无父无君为其道，以乱臣贼子为其学者乎？此其猥侮圣儒之教，败坏士人之心，真名教中之罪魁也。朕即位以来，实不知吕留良有著述之事。而其恶贯满盈，神人共愤，天地不容，致有曾静上书总督岳钟琪之举。曲折发露，以著吕留良之凶顽。而吕留良之子如吕葆中者，曾应举成名。蒙恩拔置鼎甲，仕列清华，其余子孙多游庠序。乃不即毁板焚书，以灭其迹。且前此一念和尚谋叛之案，党羽连及吕葆中，其时逆迹，早以彰著。蒙圣祖仁皇帝如天之仁，免其究问，而吕葆中遂忧惧以死。就常情而论，吕葆中之兄弟子孙，遇如此之惊危险祸，且荷蒙圣祖仁皇帝如此高厚洪恩，尤当感激悔悟，共思掩覆前非，以为幸逃诛殛之计。岂料冥顽悍惊，习与性成，仍复保守遗编，深藏箧箧，此固吕留良以逆乱为其家传。故世恶

相承，罔知儆惕。而实乃天道昭然，不容少昧，使逆贼之阴谋，彻底呈见于今日，逆贼之遗毒，不致漏网于天诛也。曾静逆书，朕已洞悉。知外间逆党颠众，竟有散布讹言，希图构乱者。然其所诋惟朕之一身，朕可以己意自为判定归结，若如吕留良之罪大恶极，获罪于圣祖在天之灵者，至深至重。即凡天下庸夫儒子，少有一线之良，亦无不切齿而竖发，不欲与之戴覆天地。此亦朕为臣子者情理之所必然应得。已故逆贼吕留良，及见在子孙嫡亲兄弟子侄照何定例治罪之处，著九卿翰詹科道会议，直省督抚提督两司乘公，各抒己见，详核定议具奏。

六月乙亥谕，朕前之所批岳钟琪奏折，偶检几件，发与曾静看。朕与岳钟琪君臣之际，一德一心，在岳钟琪之忠诚报国，公正无私，实自古大臣中所罕见。而朕以至诚御下，恩眷大臣，亦极倚任之优崇。询为上下交孚，明良盛事。且朕所批岳钟琪奏折甚多，此不过数十分中之一分。而折内加恩岳钟琪之处，亦不过百分中之一分。而曾静乃欲上书劝之谋反，岂非醉生梦死，冥顽无知之人乎？此乃天道不容，令其自行败露也。查曾静逆书，内有传闻岳钟琪两次进京陛见，俱不允行。岳钟琪深自危疑，因而上书等语。曾静平昔夷狄之见，横介于胸中，又闻此无根之语，不觉其逆心之愈炽，遂为此孟浪之举。但此传闻之说，必有所自来，著曾静确实供出，以曾静之所犯如此大罪，今尚蒙朕之宽宥，则传说浮言者若能悔改，亦必从宽贷，况传者未必即为造言之人。若由曾静供出之人，转究造言之缘起，则此事可得归结。著杭弈禄海兰详悉宣示曾静，钦此。

丙戌谕内阁，浙江逆贼吕留良凶顽梗化，肆为诬谤，极尽悖逆，乃其逆徒严鸿逵者，实为吕留良之羽翼。推尊诵法，备述

遗言，又从而恢张扬厉以附益之。其词有较吕留良为尤甚者。夫吕留良以本朝诸生，追附前明仪宾之末裔，无端反噬，愤懑猖狂，已属从古乱臣贼子中罕见，至若严鸿逵，自其祖父已为本朝之编氓，践土食毛，戴高履厚，严鸿逵之于明代，岂有故君旧国之恩？而于我朝实被遂生乐育之泽，何所庸其感愤，何所庸其追忆，而亦敢效颦乎？兹择其悖逆之语，一并宣示。日记有云："索伦地方，正月初三日，地裂，横五里，纵三里。初飞起石块，后出火。近三十里内，居人悉迁避。"又云："热河水大发，淹死满洲人二万余。"又云："十六夜月食，其时见众星摇动，如欲坠状。又或飞或走，群向东行。"又云："旧年七月初四日，星变。钦天监云：'此星出天沛垣，入天市垣，分野属吴越。有兵起于市井之中。"凡此荒唐叛逆之语，自康熙五十五年至雍正六月内所记载者，不胜枚举。其中惟索伦地方拥石出火，实有之事。盖彼地气脉使然，前次已经屡见，其旁远近山顶，亦有烈焰者，而严鸿逵以此为讥讪乎？至热河发水一事，因此地山回峦抱中，惟一道河流，每雨水稍大，众水所汇，或致冲决堤岸。康熙四十八年六月，大雨连昼夜。其时附近行宫一带，地处高阜，惟隔岸山根之下，为水所漫溢。本地久居之民，及扈从之官兵，皆知雨止水即减退。安重不迁，惟寄居之匠人等惊惶迷惑。或有愚人编木为筏，谓可乘流而渡，遂有木筏触石而解，沈溺者数人，是时朕以轮班恭请圣安。随从官员二三百人驻扎，即在水发之地。因约束严整，无一妄动之人，及至水退，皆安然无恙，无一人被水者。乃严鸿逵谓淹死满洲二万余，何妄诞至于斯极！且热河之地。五方之人毕集，乃严鸿逵谓独淹死满洲，有此理乎？严鸿逵生今之世，为今之民，明代沦亡已久，而我朝定鼎，业经

百年有余。乃臆造讹言，好乱乐祸，于升平宁谧之时，作干戈扰攘之望。以圣祖之德盛化神，而公然诬蔑。以今日之民安物阜，而朝夕咒诅，种种丧心病狂，皆拾吕留良之唾余，而尤加幻妄，岂非凶逆性成，万死有余之逆贼乎？且伊又貌作迂腐曲谨之态，浮薄之士，簧鼓其虚誉，致有廷臣以纂修《明史》荐举及伊者。伊乃自鸣得意，抗慢诡激。其自记有云："予自意定，当以死拒之耳。"其大言藐抗若此。又云："衡州人张熙字敬卿来见，言其师曾静永兴县人，在彼中讲学。学者称蒲潭先生。从前因读讲义，始弃诸生。"夫以朕特旨，诏修《明史》，旁求山林隐逸之士，而廷臣荐举及伊，至欲以死力拒，竟视朝廷如儿戏，等征召于弁髦。而于逆贼曾静等叛乱悖恶之徒，尺书驰问，一介相通，则数千里之外，呼吸相应。招纳党类，天地间显图不轨，扰乱纲常，未有凶狡至于此极者也。似此悖逆叛乱之人，煽惑民心，且获罪于圣祖皇考，与吕留良党恶共济，其罪不容于死，严鸿逵应作何治罪之处，著九卿翰詹科道会同速议具奏。戊子谕内阁，我朝建极绥猷，遐迩率育。海隅日出，莫不尊亲，乃逆贼吕留良严鸿逵凶悖恶乱，无父无君，著书显为谤讪。于本朝之大统，肆为诋斥之词。于我圣祖仁皇帝之深仁厚泽，伟烈丰功，任意为诬蔑慢诅之语。其猖狂妄幻，肆无顾忌，人人痛心疾首，不共戴天。朕已降谕旨将伊等极恶大罪之处，宣示中外诸臣，公议治罪。至于严鸿逵之徒、沈在宽，生于本朝定鼎数十年之后，自其祖父，已在覆帱化育之中，非止身被德教者可比。纲常伦理之大义，尤当知悉。乃堕惑逆党之邪说，习染凶徒之余风，亦怀不逞，附会诋讥，慕效梗化之民，称本朝为清时，竟不知其身为何代之人，狂悖已极。此沈在宽与吕留良严鸿逵，党同叛逆之彰明较著者

也。至其所著诗集有云："更无地著避秦人。"又云："陆沈不必由洪水，谁为神州理旧疆？"此以本朝之宅中立极，化理郅隆，目为神州陆沈，有同洪水之患，其谬戾尤为狂悖。且即以洪水言之，明代二百余年。黄运两河，时时溃决，生民日有沦为波臣之惧。我圣祖仁皇帝，时廑忧勤，详示方略，躬亲相度，至于再三。凡所以修筑捍御之策，疏浚导刷之宜，悉经睿虑精详，尽美尽善。以致川流循轨，黄水安澜。数十年来，堤工巩固，亿姓永无昏垫之虞，共享平成之庆。迨朕绍膺丕绪，恪遵谟烈，加意修防。仰荷上天眷佑，七年以来，河流咸归故道，海口深通，清淮迅畅。三省运道，遄行无阻，至于北直畿辅之地，南省浙江等处，凡有海塘河渠，以及应行经理之处，皆渐次兴修，蓄泄以时，旱潦有备，府事修和，桑麻偏野。此时之神州，何处可指为陆沈？又何地方可指为洪水乎？且沈在宽云："谁为神州理旧疆？"其意欲将神州付之何人经理也？沈在宽年未满四十，而亦效其师之狂悖，肆诋本朝。乃于逆贼曾静之徒张熙，千里论交，一见如故。赋诗赠答，意同水乳。此其处心积虑，以叛逆为事，其罪实无可逭。著交与刑部将沈在宽讯取口供具奏。

九月癸未以曾静等口供及历次所降谕旨刊刻《大义觉迷录》颁行天下，上谕诸王文武大臣等。自古帝王之有天下，莫不由怀保万民，恩加四海。膺上天之眷命，协亿兆之欢心，用能统一寰区，垂庥奕世。盖生民之道，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此天下一家，万物一体。自古迄今，万世不易之常经，非寻常之类聚群分。乡曲疆域之私衷浅见，所可妄为同异者也？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盖德足以君天下，则天锡佑之以为天下君。未闻不以德为感孚，而第择其为何地之人而辅之之理。又曰："抚我则

后，虐我则仇。”此民心向背之至情。未闻亿兆之归心，有不论德而但择地之理。又曰：“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惟有德者乃能顺天，天之所与，又岂因何地之人而有所区别乎？我国家肇基东土，列圣相承，保乂万邦，天心笃祐，德教宏敷，恩思遐畅，登斯民于衽席，偏中外而尊亲者，百年于兹矣。夫我朝既仰承天命，为中外生民之主，则所以蒙抚绥爱育者。何得以华夷而殊视。而中外臣民，既共奉我朝以为君，则所以归诚效顺，尽臣民之道者，尤不得以华夷而有异心。此揆之天道，验之人理。海隅日出之乡，普天率土之众，莫不知大一统之所在。悉子悉臣，罔敢越志者也。乃逆贼吕留良，凶顽悖恶，好乱乐祸，傲扰彝伦，私为著述。妄谓德佑以后，天地大变，亘古未经，于今复见。而逆徒严鸿逵等，转相附和，备极猖狂，余波及于曾静，幻怪相煽，恣为毁谤。至谓八十余年以来，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在逆贼等之意，徒谓本朝以满洲之君，入为中国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遂故为訕谤诋讥之说耳。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诗言：“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者，以其僭王猾夏，不知君臣之大义。故声其罪而惩艾之，非以其为戎狄而外之也。若以戎狄而言，则孔子周游，不当至楚应昭王之聘，而秦穆之霸西戎，孔子删定之时，不应以其誓列于周书之后矣。盖从来华夷之说，乃在晋宋六朝偏安之时，彼此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是以北人诋南为岛夷，南人指北为索虏。在当日之人，不务修德行仁，而徒事口舌相讥，已为至卑至陋之见。今逆贼等于一统华夷一家之时，而妄判中外，谬生忿戾，岂非逆天悖理，无父无君，蜂蚁不若之异类乎？且以天地之气数言之，明代自嘉靖以后，君臣失德，盗贼四起，生民涂

炭，疆圉靡宁。其时之天地，可不谓之闭塞乎？本朝定鼎以来，扫除群寇，寰宇又安，政教兴修，文明日盛，万民乐业，中外恬熙，黄童白叟，一生不见兵革。今日之天地清宁，万姓沾恩，超越明代者，三尺之童，亦皆洞晓，而尚可谓之昏暗乎？夫天地以仁爱为心，以覆载无私为量，是以德在内近者则大统集于内近，德在外远者则大统集于外远。孔子曰："故大德者必受命。"自有帝王以来，其揆一也。今逆贼等以冥顽狂肆之胸，不论天心之取舍。政治之得失。不论民物之安危，疆域之大小，徒以琐琐乡曲为阿私，区区地界为忿嫉，公然指斥，以遂其昧弃彝伦、灭废人纪之逆意。至于极尽狂吠之音，竟敢指天地为昏暗。岂皇皇上天，鉴观有赫，转不如逆贼等之智识乎？且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猃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至于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从来为君上之道，当视民如赤子。为臣下之道，当奉君如父母。如为子之人，其父母即待以不慈，尚不可以疾怨怀逆，况我朝之为君，实尽父母斯民之道，殚诚求保赤之心，而逆贼尚忍肆为讪谤，则为君者不知何道而后可也？从前康熙年间，各处奸徒窃发，动辄以朱之太子为名。如一念和尚、朱一贵者，指不胜屈。近日尚有山东人张玉，假称朱姓，托于明之后裔，遇星士推算，有帝王之命。以此希冀，鼓惑愚民，见被步军统领衙门拿获究问。从来异姓先后继统，前朝之宗姓，臣服于后代者甚多。否则隐匿

姓名，伏处草野，从未有如本朝奸民，假称朱姓，摇惑人心若此之众者。似此蔓延不息，则中国人君之子孙，遇继统之君，必至于无噍类而后已，岂非奸民迫之使然乎？况明继元而有天下，明太祖即元之子民也。以纲常伦纪言之，岂能逃窜窃之罪？至于我朝之于明，则邻国耳。且明之天下，丧于流贼之手。是时边患四起，倭寇骚动，流贼之有名目者，不可胜数。而各村邑无赖之徒，乘机劫杀。其不法之将弁兵丁等，又借征剿之名，肆行扰害，杀戮良民请功，以充获贼之数，中国民人，死亡过半。即如四川之人，竟致靡有孑遗之叹。其偶有存者，则肢体不全，耳鼻残缺。此天下人所共知。康熙四五十年间，犹有目睹当时情形之父老垂涕泣而道之者，且莫不庆幸我朝统一万方，削平群寇，出薄海内外之人于汤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是我朝之有造于中国者，大矣，至矣。至于厚待明代之典礼，史不胜书。其藩王之后，实系明之子孙，则格外加恩，封以侯爵。此亦前代未有之旷典。而胸怀叛逆之奸民，动则假称朱姓，以为构逆之媒，而昌留良辈，又借明代为言，肆其分别华夷之邪说，冀遂其叛逆之志。此不但为本朝之贼寇，实明代之仇雠也。且如中国之人，轻待外国之人承大统者，其害不过妄意诋讥，蛊惑一二匪类而已，原无损于是非之公，伦常之大，傥若外国之君，入承大统，不以中国之人为赤子，则中国之人，其何所托命乎？况抚之则后，虐之则仇，人情也。若抚之而仍不以为后，殆非顺天合理之人情也。假使为君者，以非人情之事，加之于下，为下者其能堪乎？为君者尚不可以非人情之事加之于下，岂为下者转可以此施之于上乎？孔子曰："君子居是邦也，不非其大夫，况其君乎。"又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夫以春秋时百里之国，其大夫

犹不可非。况我朝奉天承运，大一统太平盛世，而君上尚可谤议乎？且圣人之在诸夏，犹谓夷狄为有君。况为我朝之人，亲被教泽，食德服畴，而可为无父无君之论乎？韩愈有言：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历代以来，如有元之混一区宇，有国百年，幅员极广。其政治规模，颇多美德，而后世称述者寥寥。其时之名臣学士，著作颂扬，纪当时之休美者，载在史册，亦复灿然具备。而后人则故为贬词，概谓无人物之可纪，无事功之足录。此特怀挟私心，识见卑鄙之人，不欲归美于外来之君，欲贬抑淹没之耳。不知文章著作之事，所以信今传后。著劝戒于简编，当平心执正而论。于外国入承大统之君，其善恶尤当秉公书录，细大不遗。庶俾中国之君见之，以为外国之主，且明哲仁爱如此，自必生奋励之心。而外国之君，见是非之不爽，信直道之常存，亦必愈勇愈为善，而深戒为恶。此文艺之公，有补于治道者，当何如也。倘故为贬抑淹没，略其善而不传，诬其恶而妄载，将使中国之君，以为既生中国，自享令名，不必修德行仁，以臻郅隆之治。而外国入承大统之君，以为纵能夙夜励精，勤求治理，究无望于载籍之褒扬。而为善之心，因而自怠，则内地苍生，其苦无有底止矣。其为人心世道之害，可胜言哉？况若逆贼吕留良等，不惟于我朝之善政善教，大经大法，概为置而不言。而更凿空妄撰，凭虚横议，以无影无响之谈，为惑世诬民之具，颠倒是非，紊乱黑白，以有为无，以无为有。此其诞幻诡张，诳人听闻，诚乃千古之罪人。所谓民不畏死，凡民罔不憨，不待教而诛者也，非止获罪于我国家而已。此等险邪之人，胸怀思乱之心，妄冀侥幸于万一，曾未通观古今大势。凡首先倡乱之人，无不身膏斧锧，遗臭万年。夫以天下国家之巩固，岂

乌合鼠窜之辈，所能轻言动摇？即当世运式微之时，其首乱之人，历观史册，从无有一人能成大事者。如秦末之陈涉、项梁、张耳、陈余等，以至元末之刘福通、韩林儿、陈友谅、张士诚等，虽一时跳梁，究竟旋为灰烬。而唐宋中叶之时，其草窃之辈，接踵迭迹，亦同归于尽。总之此等奸民，不知君臣之大义，不识天命之眷怀，徒自取诛戮，为万古之罪人而已。夫人之所以为人而异于禽兽者，以有此伦常之理也。故五伦谓之人伦，是阙一则不可谓之人矣。君臣居五伦之首，天下有无君之人，而尚可谓之人乎？而怀无君之心，而尚不谓之禽兽乎？尽人伦则谓人，灭天理则谓禽兽，非可因华夷而区别人禽也。且天命之以为君，而乃怀逆天之意，焉有不遭天之诛殛者乎？朕思秉彝好德，人心所同。天下亿万臣民，共具天良，自切尊君上之念，无庸再为剖示宣谕。但检邪昏乱之小人，如吕留良等胸怀悖逆者，普天之下，不可言止此数贼也。因颁此旨，特加训谕。若平日稍有存此心者，当问天君心，各发天良，详细自思之。朕之详悉剖示者，非好辩也。古昔人心醇朴，是以尧舜之时，都俞吁咈，其词甚简。逮至殷周之世，人心渐不如前，故殷盘周诰。所以诰诫臣民者，往复周详，肫诚剀切，始能去其锢蔽，觉其愚蒙，此古今时势之不得不然者。每见阴险小人，为大义所折，理屈词穷，则借圣人之言，以巧为诋毁曰。是故恶夫佞，不知孔子之以子路为佞，因子路何必读书然后为学之语而发。盖以无理之论，而欲强胜于人，则谓之佞，所谓御人以口给也。若遇吕留良、严鸿逵、曾静等逆，背理惑世诬民之贼，而晓以天经地义纲常伦纪之大道，使愚昧无知，平日为邪说陷溺之人，豁然醒悟，不至遭天谴而罹国法。此乃为世道人心计，岂可以谓之佞乎？天下后世，自有公论。著将吕留良、严鸿

逵、曾静等悖逆之言，及朕谕旨，一一刊刻通行，颁布天下，各府州县，远乡僻壤，俾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之。并令各贮一册于学宫之中，使将来后学新进之士，人人观览知悉。倘有未见此书，未闻朕旨者，经朕随时察出，定将该省学政，及该县教官，从重治罪。特谕。

丁未怡亲王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等遵旨，讯问曾静、张熙，照大逆不道律，即行正法。上御乾清宫召入诸臣等，并令李绂随入，谕曰："今日诸臣合词请诛曾静、张熙，伊等大逆不道，实从古史册所未有。以情罪论之，万无可赦。但朕之不行诛戮者，实有隐衷。上年曾静之徒张熙，诡名投书与岳钟琪。岳钟琪仓卒之间，忿怒惊惶，不及筹算，即邀巡抚西琳，臬司硕色，坐于密室。将张熙严加根究，问其指使之人，张熙不肯供出真实姓名。旋即加以刑讯，而张熙甘死不吐，岳钟琪无可如何。越二三日，百计曲诱，许以同谋迎聘伊师。与之盟神设誓，张熙始将姓名一一供出。彼时岳钟琪具奏前来，朕披览之下，为之动容。岳钟琪诚心为国家发奸摘伏，假若朕身曾与人盟神设誓，则今日亦不得不委曲以期无负前言。朕洞鉴岳钟琪之心，若不视为一体。实所不忍。况曾静等僻处乡村，为流言所惑，其捏造谤言之人，实系阿其那塞思黑门下之凶徒太监等。因犯罪发遣广西，心怀怨忿，造作恶语，一路流传。今已得其确据，若非因曾静之事，则谣言流布，朕何由闻知，为之明白剖晰，俾家喻而户晓耶？且从来国家之法，原以有惩一儆百。曾静等之悖逆，凉宇宙内断无第二人，即后世亦可断其必无有与之比者，何必存惩一儆百之见。所以宽宥其罪，并非博宽大名而废法也。一切朕另有谕旨。

戊申谕：自古凶顽之徒，心怀悖逆，语涉诋诬者，史册所

载，不可枚举。然如今日曾静，此事之怪诞离奇，诬张为幻，实从古所未见，为人心之所共忿，国法之所断不可宽者。然朕往复思之，若伊讪谤之语，有一事之实。在朕有几微不可问心之处，则不但曾静当蓄不臣之心，即天下臣民，亦应共怀离异之志。若所言字字皆虚，与朕躬毫无干涉，此不过如荒山穷谷之中，偶闻犬吠鸮鸣而已，又安得谓之讪谤乎？上年此事初发之时，朕即坦然于怀，实无丝毫忿怒之意，笑而览之，此左右大臣皆深知者。嗣令侍郎杭奕禄，副都统海兰，前往湖南拘曾静到案，明白晓谕，逐事开导，动以天良，祛其迷惑。而伊始豁然醒悟，悔过感恩，其亲笔口供，不下数万言，皆本于良心之发见，而深恨从前之误听浮言，遂妄萌悖逆之念，甘蹈赤族之诛也。盖其分别华夷中外之见，则蔽锢陷溺于吕留良不臣之邪说。而其谤及朕躬者，则阿其那、塞思黑、允禵、允禟等之逆党奸徒，造作蜚语，布散传播，而伊误信以为实之所致。自上年至今，已将一载，朕留心体察，并令内外大臣，各处根究。今此案内，著初书造谤言之首恶，俱已败露，确有证据，并不始于曾静者，尽明白矣，与朕初意毫无差谬。则曾静之误听，尚有可原之情，而无必不可宽之罪也。阿其那等，蓄心阴险，存倾陷国家之念，怀与皇考为仇之心，而一一加之于朕。总因阿其那等，平日之逆谋不遂，蓄养匪类者久矣。播散讹言，分门立户，各各收买党羽，欲以鼓惑人之耳目。俾素蓄逆念之人，蠢动而起，然后快心，祖宗之社稷所不顾也。夫加朕以凶暴恶名，其罪犹轻，独念圣祖皇考六十余年之丰功懋烈，而作如此归结，岂为人子者所忍为乎？阿其那、塞思黑等之罪，实万世不足以赎矣。伊等之奸谋若此，自今败露者即不胜其数。其他匪类，邪党之听其驱使者，奚止数千百人，造作种种诬

谤之语，已流散于极边远塞。则宇宙之内，乡曲愚人，为其所惑者，岂止曾静数人而已哉？即如三姓之协领华赉，身在地方，有稽查之责，乃伊将所见所闻，俱行隐瞒，不以入告。朕在九重大内，何由而知之？何从而究之？又何自而剖晰开示，使天下臣民共晓之？今蒙上天皇考，俯垂默佑，令明神驱使曾静，自行投首总督岳钟琪之前，俾造书造谤之奸人，一一呈露，朕方得知，若辈残忍之情形，明目张胆，将平日之居心行事，遍谕荒陬僻壤之黎民，而不为净言所惑于万一，亦可知阿其那、塞思黑等蓄心之惨毒。不忠不孝，为天祖之所不容，国法之所难宥，俾天下后世，亦得谅朕不得已之苦衷矣。此朕不幸中之大幸，非人力之所能为者。即此则曾静不为无功，即此可以宽其诛矣。从来奸宄凶丑，造作妖言，欲以诬民惑众者，无时无之。即如从前妖言云："帝出三江口，嘉湖作战场。"此语已流传三十余年矣。又如广西张淑荣等言钦天监奏紫微星落于福建，今朝廷降旨遣人至闽，将三岁以上九岁以下之男子，悉行诛戮。又如山东人张玉假称朱姓，系前明后裔。遇星士推算，伊有帝王之命。似此诞幻荒唐，有关世道人心之语，往往地方大臣官员，希图省事，目为疯颠。苟且掩护于一时，而未念及迷惑之害。日月渐远，传播渐多，遂不能究问其所自来，转令无辜之人，受其牵累。此皆庸碌无能，视国家利害如膜外之大臣等，养痈之害也。又如村塾训蒙之人，本无知识，而又困穷无聊，心怀抑郁，往往造为俚鄙怪妄之歌词，授于村童传唱。而不知者，遂误认以为童谣，转相流布。此皆奸民之欲煽惑人心，紊乱国法者。地方大吏有司，视为泛常，不加稽察惩创，以防其渐可乎？前年有人捏称侍郎舒楞额，密奏八旗领米一事，欲以摇惑旗人之心。舒楞额闻之，据实入奏。比

时降旨根究，即得其造言之人，加以惩戒。凡属流言初起之时，若地方大臣，即肯悉心穷究，必能得其根由，使奸宄不至漏网，庸愚无知，亦不至拖累。其有裨于人心世道者，良非浅鲜。今因曾静之事，而查出首先造谤之渠魁。盖以此案发觉甚早，易于追寻，故可递推而得其根源也。且朕之宽宥曾静，非矫情好名而为此举也。虞书曰："宥过无大，刑故无小。"曾静之过虽大，实有可原之情。昔我皇考时时训诲子臣曰："凡人孰能无过，若过而能改，即自新迁善之机，故人以改过为贵。但实能改过者，无论所犯之大小，皆不当罪之也。"朕只承圣训，日以改过望天下之人。盖过大而能改，胜于过小而不改者。若曾静可谓改过者矣，朕赦曾静，正欲使天下臣民，知朕于改过之人，无不可赦之罪，相率而趋于自新之路也。且朕治天下，不以私喜而赏一人，不以私怒而罚一人。曾静狂悖之言，止于谤及朕躬，并无反叛之实事，亦无同谋之众党。彼跳梁逆命之人，果能束身归命，畏罪投诚，尚且邀赦宥之典，岂曾静独不可贷其一死乎？且曾静之前后各供，俱系伊亲笔书写，并非有所勉强逼勒，亦并非有人隐授意指，实由于天良感动，是以悛悔之心，迫切诚恳，形于纸笔。此乃其可原之情，并非以其为谄媚颂扬之词，而欲宽其罪也。若今日喜其谄媚而曲宥之，则从前即当怒其诬谤而速诛之矣。况曾静今日颂扬之词，较之从前诬谤之语，其轻重悬殊，何止什伯。论其情罪，岂足相抵？若有人议朕喜曾静之谄媚而免其罪者，则与曾静从前之犬吠鸦鸣无以异矣。然朕亦不论。除造作布散流言之逆党，另行审明正法外，著将曾静张熙免罪释放，并将伊之逆书，及前后审讯诘问之语，与伊口供，一一刊刻颁布，使天下之人共知之。楚省地方，大小官员等，平日既不能宣布国恩，敷扬朕训，

化诲百姓，尽去邪心。致有此等愚昧狂乱之人，实有忝于父母斯民之责。此则深当愧耻者。今若以羞忿怨恨之心，或将曾静张熙，有暗中贼害情形，朕必问以抵偿之罪。曾静等系特旨赦宥之人，彼本地之人，若以其贻羞桑梓，有嫉恶暗伤者，其治罪亦然。即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之。盖曾静之事，不与吕留良等。吕留良之罪，乃皇考当日所未知而未赦者，是以朕今日可以明正其罪。若曾蒙皇考赦免之旨，则朕亦自遵旨而曲宥其辜矣。特谕。

己酉怡亲王等奏：伏读上谕宽宥曾静，仰见我皇上大度包涵，如天之无不复，如地之无不载。虽恶兽毒蛇，魑魅魍魉，不忍以雷霆歼灭，欲使之革面回心。自尧舜禹汤以至于今，未闻此宽大之典也。伏思我朝创业垂统，列祖圣圣相承。圣祖仁皇帝御极六十余年，丰功骏烈，炳煜日星，厚泽深仁，浃洽宇宙。皇上嗣统建极，大孝大德，至圣至诚。宵旰勤民，仁育义正，躬行节俭，俾藏富闾阎，广沛恩膏。以普宁黎庶，蠲赈动盈亿万，教养溥遍遐荒。数年以来，年岁丰登，民气和乐，嘉祥骈集，风俗阜成。举凡含齿戴发之俦，靡不沐浴皇风，歌咏帝德。山陬海澨，解壤穷乡，咸顺则怀恩，心悦诚服。乃有曾静者，性与人殊，凶狡狂幻。蛊惑于逆贼吕留良之反书悖论，复道听阿其那、塞思黑门下之奸徒匪类，散布诬捏，毫无影响之流言。辄敢编集蜚语，缮写谤书。令其徒张熙，从湖南远至陕西，赴总督岳钟琪衙门投递。虽不能为反叛之事，实素蓄反叛之心，是以恶贯满盈。明神驱遣，令其自行败露，身服典刑，以消异类之邪说，以正天下之人心也。经年以来，中外臣民，闻其喙吠，皆切不共戴天之忿，思食其肉而寝其皮。今皇上沛如天之仁，悯其始由误听，今已悔

悟，情有可原，特加宽宥。伏读圣谕以改过望天下之人，过大而能改，胜于过小而不改。若实能改过，则无不可赦之罪。又念跳梁逆命者，畏罪投诚，尚邀从宽之典。大哉皇言，宽仁好生之德，度越千古。但曾静枭獍性成，阴谋不轨，诬谤悖逆，罪恶弥天。查律例开载十恶，凡谋反叛逆及大不敬，皆当赦之所不原。是曾静之罪在十恶，乃三宥之所不及。而张熙与曾静共谋不轨，赴陕投递逆书，思欲拘乱，亦所难宽。仰祈皇上敕下法司，即将曾静张熙，按律处决，碎尸悬首。查其亲属逆党，尽与歼除。以明朝廷之宪章，慰臣民之共愤。得旨：宽宥曾静等一案，乃诸王大臣官员等所不可赞一辞者。天下后世，或以为是，或以为非，皆朕身任之，于臣工无与也。但朕亦再四详慎，所降谕旨，俱已明晰。诸王大臣官员等，不必再奏。各省督抚提镇，有因朕宽宥曾静等复行奏请者，著通政司将本发还。

雍正八年十二月，刑部等衙门会议，吕留良身列本朝子衿，妄附前代仪宾之裔，追思旧国，诋毁朝章，造作恶言，妄行记撰，猖狂悖乱，罪恶滔天。甚至敢将圣祖仁皇帝诬蔑指斥，悖逆已极。臣等莫不切齿痛心，允宜按律治罪，显加诛灭，以扶人纪，以绝乱源。吕留良应剉尸枭示，财产入官，伊子吕葆中曾叨仕籍，世恶相济。前此一念和尚谋叛案内连及吕葆中，逆迹彰著，亦应剉尸枭示。吕毅中应拟斩立决，伊子孙并兄弟伯叔兄弟之子及女、妻、妾、姊、妹之子、妻、妾，应行文该督查明按律完结，并行知各省府州县将大逆吕留良所著文集诗集日记及他书，已经刊刷及钞录者，于文到日，出示遍谕，勒限一年，尽行焚毁。得旨：吕留良怀悖逆不臣之心，假托先儒糟粕余论，欺世盗名，以致人心陷溺，为其迷惑已久。愚昧之徒，称为夫子，几谓其驾乎程朱之上，甚至奉祀书

院以尊崇之。今其逆谋秽行，无不败露。天下焉有丧灭伦常，犹得托名于理学之林，而著作尚有可取者乎？今内外臣工等合词陈奏，朕思吕留良之罪，从前谕旨甚明。在天理国法，万无可宽。然天下至广，读书之人至多，或者千万人中，尚有其人，谓吕留良之罪不至于极典者。朕慎重刑罚，诛奸锄叛，必合乎人心之大公，以昭与众弃之之义。至其所著书集，臣工等奏请焚毁，复思吕留良不过盗袭古人之绪余，以肆其狂诞空浮之论。有识见者，固不待言。即当日被其愚惑者，今亦自然窥其底里而嗤笑之也。况其人品心术若此，其言更何可取。今若焚灭其迹，假使毁弃不尽，则事属空文。倘毁弃尽绝，则将来未见其书者，转疑伊之著述，实能阐发圣贤精蕴，而惜其不可复得也。即吕留良书籍中有大逆不道之语，伏思我圣祖仁皇帝，圣德神功，际天蟠地，如日月之照临宇宙，万古为昭，岂吕留良所能亏蔽于万一乎？著将廷臣所议行文直省学政遍行询问，各学生监等，应否照议将吕留良吕葆中剉尸枭示，伊子吕毅中斩决，其所著文集诗集日记，及他书已经刊刻刷印，暨钞录者，尽行烧毁之处。著秉公据实，作速取具，该生监等结状具奏，其有独抒己见，令其自行具呈该学政一并具奏，不可阻挠隐匿。俟具奏到日，再降谕旨。

雍正十年十二月，刑部等衙门议奏逆贼严鸿逵，枭獍性成，心怀叛逆，与吕留良党恶共济，诬捏妖言，实复载所难容，为王法所不贷。严鸿逵应凌迟处死，已伏冥诛，应戮尸枭示。其祖父父子孙兄弟，及伯叔父兄弟之子男，十六以上，皆斩立决。男十五以下，及严鸿逵之母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俱解部给功臣之家为奴。财产入官。沈在宽传习吕留良严鸿逵之邪说，猖狂悖乱，附会诋讥。允宜速正典刑，凌迟处死。其嫡属等，均照律治罪。又

吕留良案内黄补庵，自称私淑门人，所作诗词，荒唐狂悖，车鼎丰、车鼎贲刊刻逆书，往来契厚，孙用克阴相援结，周敬舆甘心附逆，私藏禁书。黄补庵应拟斩立决。妻妾子女给功臣之家为奴，父母祖孙兄弟流二千里。车鼎丰等但拟斩监候。又吕留良案内，被惑门徒，房明畴、金子尚、应革去生员，杖一百。金妻流三千里。陈祖陶、沈允怀、沈成之、董吕音、李天维、费定原、王立夫、施子由、沈斗山、沈惠侯、沈林友应革去教谕举人监生生员，杖一百，徒三年。朱霞山、朱芷年从学严鸿逵时年尚幼小，张圣范、朱羽采令伊等幼子从沈在宽附学训蒙，审无与沈在宽交好之处，应无庸议。得旨：严鸿逵著戮尸枭示，其孙著发宁古塔给与披甲人为奴。沈在宽著改斩立决。黄补庵已伏冥诛。其嫡属照议治罪。车鼎丰、车鼎贲、孙用克、周敬舆具依拟应斩。著监候秋后处决。房明畴、金子尚俱著金妻流三千里。陈祖陶等十一人著杖责完结。张圣范、朱羽采、朱霞山、朱芷年著释放。

六　谢济世之狱

观谢济世之狱，而叹监谤之道，至矣尽矣。录上谕一节，俾见当时雄主所以操纵臣民之作用焉。

雍正七年七月辛丑，谕内阁：据顺承郡王锡保以在军前效力之谢济世，注释《大学》，毁谤程朱。参奏前来，朕观谢济世所注之书，意不止毁谤程朱。乃用《大学》内见贤而不能举两节，言人君用人之道，借以抒写其怨望诽谤之私也。其注有拒谏饰非，必至拂人之性，骄泰甚矣等语。观此则谢济世之存心昭然可见。朕即位以来，于用人之际，至公无私，不惟可以自信，亦天下臣民所共知

者。即以田文镜、谢济世二人之事言之，田文镜在圣祖仁皇帝时，为内阁侍读学士。朕从未识其面，亦并未知其姓名。因雍正元年，伊奉差祭告华山，回京陛见。将山西通省荒歉情形，急切陈奏，备极周详，朕以山西被灾，其时之巡抚德音，身在地方，匿不奏闻。而田文镜以奉差经过之员，念切民瘼，直言无隐，其忠君爱国之忱悃，深属可嘉，遂令田文镜前往山西抚绥赈济。伊到彼果能尽心办理。于是将伊授为山西布政使，令与诺岷和衷共济。嗣因河南诸事废弛，调任河南布政使，未几擢为河南巡抚，见今授以河东总督之任。一二年间，深加信任，尚可谓之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乎？又如李绂、蔡珽与、黄振国、邵言纶、汪诚等结党行私，营求报复，而谢济世奸恶很戾，听其指使。参奏田文镜贪赃纳贿，任意诬蔑。借直言敢谏之名，行其排挤倾陷之计。朕当谢济世陈奏之时，立即洞烛其奸，拿交刑部审问。朕尚未忍置之重典，著令革职，发往军前，效力赎罪。一时在廷诸臣，无不以为至公至当。似此尚可谓之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乎？至于朕心，并无私好私恶，惟以其人之善恶为好恶，以众论之是非为好恶，何尝预存见于胸中？即如引见各官，有见其才具似优者，亦令该上司试看。有见其人似属平常者，亦令该上司试看，并谕令该上司秉公考课，不必存迎合瞻顾之念。是以各员莅任之后，或朕旨普奖其优，而督抚参劾者多有之。或朕旨以为平常，而督抚保奏，称职者亦有之。朕未尝以一己之好恶，令天下督抚以阿徇。而各督抚亦能仰体朕意，从未尝以朕之好恶，漫为迎合也。朕之用人，惟期有益于国计民生者。可谓之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乎？谢济世于公正任事之田文镜，则肆行诬参。于婪赃不法之黄振国，以及党护钻营之李绂、蔡珽、邵言纶、汪诚等，则甘听其指使，而为之报复，乃直颠倒是非，紊乱

黑白，好恶拂人之性者矣。天理国法，所不能容。灾已逮身，而犹不知身惧，何其谬妄至于此极？夫拒谏饰非之说，乃朕素所深戒。然必责难陈善，忠言谠论，而后可以谓之谏。若乃排挤倾陷之私言，奸险狡恶之邪论，岂可以直谏自居，而冀朕之听受耶？试问谢济世数年以来，伊为国家敷陈者何事？为朕躬进谏者何言？朕所拒者何谏？所饰者何非？除处分谢济世党同代异，诬陷良臣之外，尚能指出一二事否乎？谢济世以应得重罪之人，从宽令其效力。乃仍怀怨望，恣意谤讪，甚为可恶。应作何治罪之处，著九卿翰詹科道秉公定议具奏。

七　胡中藻之狱

康熙间屡次文字狱，虽文网深密，然因天下未定，其所对付者，亦半属实意为难之人。霸者为自卫计，尚非得已也。至如乾隆间胡中藻一案，观其成谳之词，真可以莫须有三字尽之矣。且在彼时，何必更作如是手段？而竟作如是手段者，则高宗与圣祖世宗才略之高下，亦可见耳。今掇拾诸上谕，记其始末如下：

乾隆二十年三月，上召大学士九卿翰林詹事科道等谕曰："我朝抚有方夏，于今百有馀年。列祖列宗，深仁厚泽，渐洽区宇，薄海内外，共享升平。凡为臣子，自乃祖乃父以来，食毛践土，宜其胥识尊亲大义，乃尚有出身科目，名列清华，而鬼蜮为心，于语言吟咏之间，肆其悖逆，诋讪怨望如胡中藻者，实非人类中所应有。其所刻诗题曰：《坚磨生诗钞》，坚磨出自鲁论，孔子所称磨涅，乃指佛肸而言。胡中藻以此自号，是诚何心？从前查嗣庭、汪景祺、吕留良等诗文日记，谤讪诸张，大逆不道。蒙我皇考

申明大义，严加惩创，以正伦纪而维世道。数十年来，意谓中外臣民，咸知儆惕，而不意尚有此等鸱张狺吠之胡中藻。即检阅嗣庭等旧案，其悖逆之词，亦未有累牍连篇至于如此之甚者。如其集内所云‘一世无日月’又曰‘又降一世夏秋冬’。三代而下，享国之久，莫如汉唐宋明，皆一再传而多故。本朝定鼎以来，承平熙皞，盖远过之。乃曰又降一世，是尚有人心者乎？又曰：‘一把心肠论浊清’。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至《谒罗池庙》诗，则曰：‘天匪开清泰’。又曰：‘斯文欲被蛮满洲’。俗称汉人曰蛮子，汉人亦俗称满洲曰鞑子，此不过如乡籍而言，即孟子所谓东夷西夷是也。如以称蛮为斯文之辱，则汉人之称满洲曰鞑子者，亦将有罪乎？再观其‘与一世争在丑夷’之句，益可见矣。又曰：‘相见请看都盎背，谁知生色属裘人？’此非谓旃裘之人而何？又曰：‘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南北斗中间，不能一黍阔’。又曰：‘再泛潇湘朝北海，细看来历是如何？’又曰：‘虽然北风好，难用可如何？’又曰：‘至云揭北斗，怒窍生南风’。又曰：‘暂歇南风竞’。两两以南北分提，重言反复，意何所指？其《诵溪照景石》诗中，用‘周时穆天子，车马走不停’及‘武皇为失倾城色’两典故，此与照景石有何关涉？特欲藉题以寓其讥刺诽谤耳。至若‘老佛如今无病病，朝门闻说不开开’之句，尤为奇诞。朕每日听政，召见臣工，何乃有朝门不开之语？又曰：‘人间岂是无中气？’此是何等语乎？其《和初雪元韵》则曰：‘白雪高难和，单辞赞莫加’。单辞，出《尚书·吕刑》，于泳雪何涉？《进呈南巡诗》，则曰：‘三才生后生，’今日天地人为三才，生于三才之后，是为何物？其指斥之意，可胜诛乎？又曰：‘天所照临皆日月，地无道里计西东。诸公五狱诸侯渎，一百年来俯首

同。'盖谓岳渎蒙羞，俯首无奈而已，谤讪显然。又曰'亦天子亦莱衣'。两亦字悖慢已极。又曰'不为游观纵盗骊'。八骏，人所常用，必用盗骊，义何所取？又曰'一川水已快南巡'。下接云：周王涉彼因时迈。盖暗用昭王南征故事，谓朕不之觉耳。又曰'如今亦是涂山会，玉帛相方十倍多'。亦是二字，与前两亦字同意。其颂蠲免，则曰：'那似偏灾今降雨，况如平日佛燃灯'。朕一闻灾歉，立加赈恤，何乃谓如佛灯之难睹耶？至如孝贤皇后之丧，乃有'并花已觉单无蒂'之句。孝贤皇后，系朕藩邸。时皇考世宗宪皇帝，礼聘贤淑，作配朕躬，正位中宫，母仪天下者，一十三年。然朕亦何尝令有干与朝政，骄纵外家之事？此诚可对天下后世者。至大事之后，朕恩顾饰终。然一切礼议，并无于会典之外，有所增益，乃胡中藻与鄂昌往复酬咏，自谓殊似晋人，是已为王法所必诛。而其诗曰'其夫我父属'，妻皆母道之女。君君一体，焉得漠然为夫君父人之通称？君应冠于父上，曰父君尚不可，而不过谓其父之类，而已可乎？帝后也，而直斥曰其夫曰妻，丧心病狂，一至于此，是岂覆载所可容者乎？他如《自桂林调回京师》，则曰'得免我冠是出头'。伊由翰林，洊擢京堂，督学陕西，复调广西，屡司文柄。其调取回京，并非迁谪，乃以挂冠为出头，有是理乎？又有曰'一世璞谁完？吾身甑恐破'。又曰'若能自主张，除是脱韁锁'。又曰'一世眩如鸟在笯'。又曰'虱官我曾惭'。又曰'天方省事应闲我'又曰'直道恐难行'。又曰'世事于今怕捉风'。无非怨怅之语。《述怀》诗又曰'琐沙偷射蜮，饶舌狠张箕'。《贤良祠》诗又曰：'青蝇投昊肯容辞？'试问此时于朕前进谗言者谁乎？伊在鄂尔泰门下，依草附木，而诗中乃有'记出西林第一门'之句。攀援门户，恬不知耻。朕

初见其进呈诗文，语多险僻，知其心术叵测。于命督学政时，曾训以论文取士，宜崇平正。今见其诗中，即有“下眼训平夷”之句。下眼并无典据，盖以为垂照之义亦可，以为识力卑下亦可，巧用双关云耳。至其所出试题内，《孝经》义有乾三爻不象龙说。乾卦六爻皆取象于龙，故象传言，时乘六龙以御天，如伊所言，岂三爻不在六龙之内耶？乾隆乃朕年号，龙与隆同音，其诋毁之意可见。又如鸟兽不可与同群，狗彘食人食，牝鸡无晨等题，若谓出题欲避熟，经书不乏闲冷题目。乃必检此等语句，意何所指？其种种悖逆，不可悉数。十馀年来，在廷诸臣，所和韵及进呈诗册，何止千万首。其中字句之间，亦偶有不知检点者。朕俱置而不论，从未尝以语言文字责人。若胡中藻之诗，措词用意，实非语言文字之罪可比。夫谤及朕躬犹可，谤及本朝则叛逆耳。朕见其诗已经数年，意谓必有明于大义之人，待其参奏。而在廷诸臣，及言官中，并无一人参奏。足见相习成风，牢不可破。朕更不得不申我国法，正尔嚣风，效皇考之诛查嗣庭矣。且内廷侍从，曾列卿贰之张泰开，重师门而罔顾大义，为之出资刊刻。至鄂昌身为满洲世仆，历任巡抚。见此悖逆之作，不但不知愤恨，且丧心与之唱和，引为同调。其罪实不容诛。此所关于世道人心者甚大，用俾天下后世，共知炯鉴。张泰开著革职，拿交刑部。胡中藻、鄂昌，已降旨拿解来京。俟到日，交大学士九卿翰林詹事科道。公同逐节审定拟具奏。

庚子谕：满洲风俗，素以尊君亲上，朴诚忠敬为根本。自骑射之外，一切玩物丧志之事，皆无所渐染。乃近来多效汉人习气，往往稍解章句，即妄为诗歌，动以浮夸相尚，遂致古风日远。语言诞慢，渐成恶习。即如鄂昌，身系满洲，世受国恩，乃任广西巡抚时，见胡中藻悖逆诗词，不但不知愤恨，且与之往复唱和，实为

丧心之尤。今检其所作《塞上吟》，词句粗陋鄙率，难以言诗。而其背谬之甚者，且至蒙古为胡儿。夫蒙古自我朝先世，即倾心归附，与满洲本属一体，乃目以胡儿。此与自加诋毁者何异？非忘本而何？又如鄂昌家查出《塞尔赫晓亭诗钞》，内有《作明泰妾杜贞姬》诗一首。初似明泰身遭不幸，本非其罪者。及查阅原案，始知明泰身为协领，侵蚀兵丁钱粮，其罪本即应正法。我皇考世宗宪皇帝，如天之仁，将伊解送宁夏，永远枷号，实属格外宽典。而塞尔赫所作诗序，但知娶其妾为贞姬，遂饰为仇家行刺等语。此直变乱黑白，不自知其矫诬矣。究之明泰，今竟以占田谋杀二命正法。夫以如此恶人，而有贞姬为妾之理乎？夫满洲未经读书，素知尊君亲上之大义。即孔门以诗书垂教，亦必先以事君事父为重。若读书徒剽窃浮华，而不知敦本务实之道，岂孔门垂教之本意？况借以诋呵讥刺，居心，日就险薄，不更为名教罪人耶？此等弊俗，断不可长。著将此通行传谕八旗，令其务崇敦朴旧规，毋失先民矩矱。倘有托名读书，无知妄作，侈口吟咏，自陷罟陵恶习者，朕必重治其罪。

四月丁未，谕军机大臣等，胡中藻自回籍后，所作诗稿甚多，且其词气与刻集迥异。必由先已知觉。讯据胡中藻有广信府亲戚张绍衡，自京捐纳回南，至伊家吊唁。见书架上有《坚磨生诗集》刻本，因说此书以达御览。胡中藻问尔何所闻，张绍衡答以裘曰修，即曾说过之语。遂遣人询之。伊兄张绍棠据称张绍衡上年三月回家，此后并未来京，亦未到伊任所等语。著传谕胡宝珠，即速提张绍衡到省。审讯张绍衡是否闻之，裘曰修如何向伊说知。是否属伊传语胡中藻，伊如何传述之处，一一讯取确供。在张绍衡不过无心传述，有则不必躲避，无亦不可妄承，或伊别有来历，总期讯出实在情形，使此事明晰。如张绍衡能将实情供出，尚无大咎。若枝梧掩

饰，亦必终于水落石出。该抚先将供情，由驿驰奏。一面将张绍衡押送来京质对。再胡中藻在本籍曾刻诗斗方，诋毁地方官，其中必有关涉朝廷处。何以查送杂稿诗片内，并无此件？该省如有人收存，务须查追。再胡中藻家中书籍，内有《预纪略》二本，《复斋录》六本。查系何等书，有无关系，一并送来。

甲寅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等，奏称胡中藻违天叛道，覆载不容，合依大逆凌迟处死。该犯的属，男十六岁以上，皆斩立决。张泰开明知该犯诗钞悖逆，乃敢助资刊版，出名作序，应照知情隐匿律斩立决。其与逆犯酬答之相冒，俟拿解到日，另议谕。朕御极以来，从未尝以语言文字罪人。在廷诸臣，和进诗册，何止数千万篇。其中字句谬戾，亦所时有。朕皆不加指摘。何恶于胡中藻一人，实以其所刻坚磨生诗内，连篇累牍，无非谤讪诋毁之词。不惟谤及朕躬，且敢诋毁国家。本朝抚临中夏，百有馀年，凡天下臣民，自祖父以至孙子，世蒙教养深恩。而胡中藻逆伦悖叛，乃至于此，其得罪于列祖列宗者至大。昔皇考于查嗣庭等案，大示义正，意狂诞之徒，必应知所畏惧，而不谓尚有胡中藻其人，自不得不申明宪典，以警嚣顽。今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等，公同确讯，屡经面对，佥请处以极刑，自属按律定拟。朕意肆市，已足示众，胡中藻免其凌迟，著即行处斩，为天下后世炯戒。胡中藻系鄂尔泰门生，文辞险怪，人所共知。而鄂尔泰独加赞赏，以致肆无忌惮，悖慢诸张。且于其侄鄂昌，叙门谊，论杯酒。则鄂尔泰从前标榜之私，适以酿成恶习耳。胡中藻依附师门，甘为鹰犬。其诗中谗舌青蝇，据供实指张廷玉张照二人。可见其门户之见，牢不可破。即张廷玉之用人，亦未必不以鄂尔泰、胡中藻辈为匪类也。鄂尔泰、张廷玉，亦因遇皇考及朕之君，不能大有为耳。不然，何事不可为哉？大臣立朝，当以公忠体国为心。若各存

意见，则依附之小人，遂至妄为揣摩，群相附和，渐至叛若水火。古来朋党之弊，悉由于此。鄂尔泰为满洲人臣，尤不应蹈此恶习。今伊佐鄂昌，即援引世谊，亲昵标榜，积习蔽锢，所关于世道人心者甚巨。使鄂尔泰此时尚在，必将伊革职，重治其罪，为大臣植党者戒。鄂尔泰著撤出贤良祠，不准入祀。其配享太庙，系奉皇考遗诏遵行，与见在准张廷玉之配享相同，应仍照旧。张泰开本一庸懦无能之人，其出资刊刻，由被勒索。而序文又俱系胡中藻自构，张泰开著从宽免其治罪，即著释放，仍在上书房行走，效力赎罪。胡中藻之母，年已八十。其孙亦在幼稚，及伊弟胡中藩等，著从宽免其缘坐。其胡中藻诗案内，一应干涉之人，除鄂昌俟解京之日，另行审结外，其馀俱著加恩，一概免其查究。至于李蕴芳，身为县令，乃以检验为害，反复嗟怨，甚属狂悖。该抚现以贪婪题参革职俟审，拟到日再降谕旨。馀依议。

吾尝读乾隆间御史曹一士请宽比附妖言之狱，兼禁挟仇诬告诗文，以息恶习一摺云："古者大史采诗，以观民风。藉以知列邦政治之得失，俗尚之美恶。即虞书在治忽以出纳五言之意，使下情之上达也。降及周季，子产犹不禁乡校之议。惟是行僻而坚，言伪而辨，虽属闻人，圣人亦必有两观之诛，诚恶其惑众也。往者造作语言，显有背逆之迹。如罪人戴名世、汪景祺等，圣祖世宗，因其自蹈大逆而诛之，非得已也。若夫赋诗作文，语涉疑似。如陈鹏年任苏州府知府，《游虎邱》作诗。有密奏其大逆不道者，圣祖明示九卿，以为古来诬陷善类，大率如此。如神之哲，洞察隐微，可为万世法则。比年以来，小人不识两朝所以诛殛大憝之故，往往挟睚眦之怨，借影响之词，攻讦诗书，指摘字句。有司见事风生，多方穷鞫，或致波累师生，株连亲故，破家亡命，甚可悯也。臣愚以井田

封建，不过迂儒之常谈，不可以为生今反古。述怀咏史，不过词人之习态，不可以为援古刺今。即有序跋偶遗纪年，亦或草茅一时失检，非必果怀悖逆，敢于明布篇章。使以此类，悉皆比附妖言，罪当不赦。将使天下告讦不休，士子以文为戒，殊非国家义以正法，仁以包蒙之意。伏读皇上谕旨，凡奏疏中，从前避忌之事，一概扫除。仰见圣明，廓然大度，即古敷奏采风之盛。臣窃谓大廷之章奏，尚捐忌讳，则在野之笔札，焉用吹求？请敕下直省大吏，查从前有无此等狱案，现在不准援赦者，条例上请，以俟明旨钦定。嗣后凡举首文字者，若无的确踪迹，以所告本人之罪，依律反坐，以为挟仇诬造者戒。庶文字之累可蠲，告讦之风可息矣。”云云。观于此而知当时文字之狱，其层见迭出者，殆难数计。夫即以胡中藻一案论之，如上谕中所举各条，任翻何人集中，此等语句，其孰能免？而坐是夷及宗族，牵连钩党，凡有血气，其谁不自危？曹氏所谓井田封建，述怀咏史者，皆可以致大逆不道之罪案。无惑乎举世之学者，舍最无用之学术外，不敢研究也？龚定庵尝云：“积数百数十年之力，以振荡摧锄天下之廉耻。既殄既殪既夷，顾乃藉祖父之馀荫。一旦责有气节于其臣，不亦暮乎？”呜呼！非一朝一夕之故，所从来渐矣。抑世宗不杀曾静之身，不焚吕留良之书，而且以其供词刊布，颁示天下。其操纵一世之妙用，实有可惊者。嘻。二千年历史上雄才大略之君主，类此者殆希也。

记桐城方戴两家书案

鄞人全氏祖望浙江两大狱记，既失之疏略，又失之无据，此等文不作可也。湖州庄氏史案，各书记载，疏舛互见，惟归安杨氏凤苞及陈氏垣根两君所记，最得其真，首尾详备，足以信今传后。惟吾乡方戴两家书案原委，外间至今有不得其底里，非诬即疏也。今春夏之间，在家养疴，本乡荒歉，待哺嗷嗷，无法一一周济，中心抑郁无聊。杂检家中旧藏记载，病闲之馀，聊以遣闷。适有客来访，询及吾乡故事，并及乡先生戴编修名世《南山集》，及方学士孝标《滇黔纪闻》之书，有何大逆不道，为武进赵刑部申乔所劾。余既据两家原书大旨，并参乡先辈相传，既赵公参摺，圣祖仁皇帝谕旨，及记载所有，一一答之。客即请所语随笔录出，以订外间流传失真之故。此案虽发之戴氏，然非方氏先有《滇黔纪闻》之书，为戴氏所见，则戴氏之书可以无作，故先从方氏之书记起。而方氏书案之前，已有顺治丁酉江南科场一案，因波及牵连，先书于首，以著方氏祖孙父子先后遭戍始末云。

方玄成，字孝标，后避讳，以字行，别号楼冈，为明代太仆寺少卿，方黄中先生大美之孙，国朝詹少事，方坦庵先生拱乾之长子。顺治丙戌举人，己丑进士，改庶吉士。历任内宏文院侍读学士，两充会试同考官。顺治十一年，诏举词臣之品学兼优者，十一人，侍帷幄，备顾问，世祖章皇帝亲选其七，玄成与焉。明年举行经筵讲官，例用阁部大臣，孝标以学士被简用，称异数，世祖尝呼楼冈

而不名。一日顾谓曰："方学士面冷，可作吏部尚书。"十四年丁酉，江南乡试正考官方犹，副考官钱开宗，孝标第五弟章钺中试。场后外间以此科闱中取中不公，物议纷起。旋经给事中阴应节参奏江南主考方犹等，弊窦多端，物议沸腾。其彰著者，如取中之方章钺，系少詹事方拱乾第五子，孝标亨咸膏茂之弟，与方犹联宗有素。乘机滋弊，冒滥贤书，请皇上立赐提究严讯云云。世祖赫然震怒，先将方犹、钱开宗及同考试等官革职，并中试举人方章钺，刑部差员役速拿来京，严行详审，方拱乾着明白回奏。十二月乙亥，少詹方拱乾回奏，臣籍江南，与主考方犹，从未同宗。故臣子章钺，不在回避之例。有丁亥己丑甲午三科，齿录可据，下所司查议。至十五年戊戌春，三月庚戌，世祖亲复试丁酉科江南举人。戊午先将本科准作举人七十五人，其馀罚停会试二科二十四人，文理不通，革去举人十四名。至十一月辛酉，世祖亲定方犹、钱开宗两主考官，即行正法。同考试官均即处绞。方章钺等八人，俱着责四十板，家产籍没入官，父母兄弟妻子并流宁古塔居二年。世祖每见方孝标旧讲章必称曰才人，以子嘉贞上书讼冤。故詹事拱乾，学士孝标，祖孙父子乃得释归。至康熙十二年，有所亲某，官贵州贵阳府。孝标夙慕滇黔山水，乃往访所亲，藉资游览彼处风景。未几吴三桂反滇中，黔抚叛附。凡外间游客之在云贵者，均被拘留。孝标乃佯狂不省人事。方食，忽自嚼椀簪面，坐卧不避污秽。月馀后，守者以为风颠，防之稍疏，孝标乘间逸去，剃发为僧，名方空，间道奔湖南衡州。以僧服见大将军裕亲王，王深嘉之，欲闻于朝。孝标辞曰："老母年八十馀，日夜望儿归，今得以不辱之身，归见老母足矣。"王曰："方先生可谓忠孝两全矣。"授以国书龙牌，归至江宁，缴牌督署。时总督麻勒吉手书致公，有云："惟有将老先生一片忠诚，逢人

说不置耳。”孝标归，乃追记在滇黔时所闻所见，明季国初以来，彼邦时事，刊入生平所撰《钝斋文集》中，其书当时约有流布，此孝标晚年著此书原委如是也。时邑人戴名世亦与孝标晚年相接，名世字田有，号褐夫，别号忧庵。早年聪颖，才思艳发。好读左氏太史公书，尤留心有明一代史事，网罗放失。时访明季遗老，考求故事，兼访求明季野史，参互考订，以冀后来成书，仿太史公之意，藏之名山。尝见方氏所撰《滇黔纪闻》之书，未及深考。康熙某年，其门人有舒城余湛字石民者，偶与释氏犁支相晤，谈桂王时事。盖犁支本为宦者，后因桂王为吴三桂所害，此宦者乃皈依释氏，改名犁支。时名世闻之，乃往余生处访问，而犁支已去不及相见。名世归，乃属余生将所闻于犁支者，一一书示。逾年名世得余生所记，后得方氏《滇黔纪闻》，考其同异，并以所疑致书于余生。

书曰：“前者浮屠犁支，自言永历中宦者，为足下道滇黔间事。余闻之，载笔往问焉。余至而犁支已去，因教足下为我书其语来。去年冬乃得读之，稍稍识其大略。而吾乡方学士有《滇黔纪闻》一篇，余六七年前，尝见之。及是而余购得此书，取犁支所言考之，以证其同异。盖两人之言，各有详有略，而亦不无大相悬殊者，传闻之间，必有讹焉。然而学士考据颇为确核，而犁支又得于耳目之所睹记，二者将何所取信哉？昔者宋之亡也，区区海岛一隅，仅如弹丸黑子，不逾时而又已灭亡，而史犹得以备书其事。今以弘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闽越，永历之帝两粤，帝滇黔，地方数千里，首尾十七八年。揆之春秋之义，岂遽不如昭烈之在蜀，帝昺之在崖州？而其事渐以灭没。近日方宽文字之禁，而天下所以避忌讳者万端。其或菰芦山泽之间，有仅仅识其梗概，所谓存什一于千百。而其书未出，又无好事者为之掇拾流传，不久而已荡如清风，化为冷

灰。至于老将退卒，故家旧臣，遗民父老，相继澌尽。而文献无征，凋残零落，使一时成败得失，与夫孤忠效死，流离播迁之情状，无以示于后世，岂不可叹也哉？终明之世，三百年无史，金匮石室之藏，恐终沦散放失。而当世流布诸书，缺略不详，毁誉失实。嗟乎！世无子长孟坚不可，聊且命笔，鄙人无状，窃有志焉。而书籍无从广购，又困于饥寒，衣食日不暇给，惧此事终已废弃。是则有明全盛之书，且不得见其成。而又何况乎夜郎滇管，昆明洱海奔窜流亡区区之轶事乎？前日翰林院购遗书于各州郡，书稍稍集。但自神宗晚节，事涉边疆者，民间汰去不以上。而史官所指名以购者，其外颇更有潜德幽光，稗官碑志纪载，出于史馆之所不及知者，皆不得以上。则亦无以成一代之全史，甚矣其难也。余夙昔之志于明史，有深痛焉。辄好问当世事，而身所与士大夫接甚少，士大夫亦无有以此为念者。又足迹未尝至四方，以故见闻颇寡，然而此志未尝不时时存也。足下知犁支所在，能召之来，与余面论其事，则不胜幸甚。

乃康熙二十二年癸亥时事也。至三十九年庚辰，至四十年辛巳戴氏均膺浙江学使保德姜侍郎棣之聘，姜公稍助买山之资。又以前此十五六年，幕橐存于友人赵良治所。赵为买田五十亩，屋一区，于故里南山冈。以四十一年壬午冬，由江宁卜居于此。时其门人尤云鄂生平所钞戴氏文百馀首，为之付梓。因卜居南山冈，即以《南山集》命名。此与余生书即刊入集中。自云："此集仅得全集五股之一。"其集颇流行外省。至四十四年己酉，应顺天乡试，中试第五十九名，年已五十有三。至四十八年己丑，会试中试第一名进士，殿试第一甲第二名，授翰林院编修，年已五十有七。在京供职，至五十年辛卯冬十月丁卯，左都御史武进赵申乔据《南山集》奏参。

原奏云："题为特参狂妄不谨之词臣，以肃官方以昭法纪

事。钦惟我皇上崇儒右文，敦尚正学，训饬士子，天语周详。培养人材，隆恩曲至。普天下沾濡德化者，无不恪循坊，检慄畏章程矣。乃有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妄窃文名，恃才放荡。前为诸生时，私刻贸鬻，射利营生。识者嗤为妄人，士林责其乖谬。圣明无微不察，谅俱在洞鉴之中。今名世身膺异数，叨列巍科。犹不追悔前非，焚削书板，似此狂诞之徒，岂容滥厕清华？臣与名世素无嫌怨，但法纪所关，何敢徇隐不言？为此特疏纠参，仰祈敕部严加议处，以为狂妄不谨之戒，而人心咸知悚惕矣。伏候皇上睿鉴施行。得旨：这所参事情，该部严察审明具奏。旋据九卿议戴名世一案，我朝定鼎燕京，剿除流寇，顺天应人，得天下之正，千古之所未有也。七十载万国朝宗，车书一统，薄海内咸奉正朔。皇上御极以来，隆礼前朝，轶古越今。天下之人民，咸戴生全义育之恩，沦肌浃髓。方孝标丧心狂逆，倡作《滇黔纪闻》。以致戴名世窜饰其间，送书流布，多属悖乱之语，罔识君亲之大义，国法之所不宥，天理之所不容也。又刑部为题参事，今看得左部赵参戴名世一案，夹讯戴名世供：《南山集》、《子遗录》方正玉刻的，《南山集》系尤云鄂刻的。云鄂是我门生，我作了序，放他名字。汪灏、方苞、方正玉、朱书王源序，是他们自己作的。刘岩未有作序。我与余生书内有方学士名，即方孝标。他作的《滇黔纪闻》内，载永历年号。我见此书即混写悖乱之语，罪该万死等语。讯问方登供：我自幼继与方兆及为子。我生父方孝标的《滇黔纪闻》，我听见戴名世被参之说。书内有方学士书，我问我侄方世橚，说家中有《钝斋文选》板，我叫世橚寄信烧毁等语。据方世橚供：我寄信烧毁板是实。那《滇黔纪闻》，即《钝斋文选》内二篇书等语。据方苞供：我不合与戴名世作序收板，罪该万死等语。据方正玉供：《子遗

录》是我银子刻的，序文是我的名字，有何辨处等语。奎讯尤云鄂供：我先生戴名世书，是我银子刻的，序文是我先生作的，放我名字等语。查戴名世书内，欲将本朝年号削除，写入永历大逆等语。据此戴名世照律凌迟处死，伊弟戴平世斩决，其祖父父子兄弟异姓伯叔兄弟之子，俱解部立斩。其母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伯叔父兄弟之子，给功臣为奴。方孝标身受国恩，尊崇弘光、隆武、永历年号，大逆已极，依律凌迟。今已身故，应剉骨，财产入官。伊子方登峄、方云旅、方世橚照律斩决。孝标族人不论已否孝服尽，除已嫁之女外，一应放黑龙江。汪灏、方苞应绞立决。方正玉、尤云鄂妻子放宁古塔。刘岩佥妻流三千里，至配所责四十。原任尚书韩菼三十七人，俱系时文、毋庸议。余生等六人至拿到日再结。王源、朱书已经病故，毋庸议。《南山集》板烧毁。行文各省将方孝标、戴名世所造之书查出烧毁。五十一年，壬辰春，正月，丙午。刑部等衙门奏察审戴名世所著《南山集》、《孑遗录》内，有大逆等语，应即行凌迟。已故方孝标所著《滇黔纪闻》内，亦有大逆等语，应剉其尸骸。戴名世、方孝标之祖父子孙兄弟及伯叔父兄弟之子，年十六岁以上者，俱查出解部，即行立斩。其母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十五岁以下，子孙伯叔父兄弟之子，亦俱查出给功臣家为奴。方孝标归顺吴逆，身受伪官。迨其投诚，又蒙恩免罪，仍不改悖逆之心，书大逆之言。今该抚将方孝标同族人不论服之已尽未尽，逐一严查，有职衔者尽皆革退。除已嫁女外，子女一并即解到部，发与乌喇宁古塔、伯都纳等处安插。汪灏、方苞为戴名世悖逆书作序，俱应立斩。方正玉、尤云鄂闻拿自首，应将伊等妻子一并发宁古塔安插。编修刘岩虽不曾作序，然不将书出首，亦应革职，佥妻流三十里。上曰："此事著问九卿具奏案内。方姓人俱系恶乱之辈，方光琛投顺吴三桂，曾为伪

相。方孝标亦曾为吴三桂大吏。伊等族人，不可留本处也。"夏四月壬戌，刑部等衙门议覆戴名世等一案。上谕大学士等，案内拟绞之汪灏，在内廷纂修年久，已经革职，著从宽免死，但令家口入旗。方登峄之父，曾为吴逆伪学士。吴三桂之叛，系伊从中怂恿。伪朱三太子一案，亦有其名，今又犯法妄行。方氏族人，若留在本处则为乱阶矣。将伊等或入八旗，或即正法，始为允当。此事所关甚大，本交内阁收贮，另行启奏。五十二年，癸巳，春二月，乙卯，大学士等以刑部等衙门审拟藻名世私造《南山集》，照大逆例凌迟一案，请旨。上谕：戴名世从宽免凌迟，著即处斩。方登峄、方云旅、方世樵俱从宽免死，并伊妻子充发黑龙江。此案内干连人犯，俱从宽免治罪，著入旗。谨案戴名世伏法，其家人等均蒙圣祖仁皇帝恩，不惟免死，亦未从方登峄遣戍。名世死后，其弟辅世，即自京师扶榇回里。葬于所居南山冈砚庄之南。世宗宪皇帝在潜邸时，洞悉此案情形。凡前所牵连隶旗籍者，于雍正元年，特诏尽得释归。时方登峄尚未蒙赦，以雍正六年殁于卜魁城。而戴氏所与余生书，即余湛。先于壬辰四月遘疾死于狱中。刘岩并未曾为戴名世作集序，部议以《南山集》中有与刘大山书波及。其不将《南山集》出首，佥妻均隶旗籍。刘岩以丙申夏六月先卒于旗。雍正元年，诏并赦其妻女归原籍。又圣祖所谕案内，方姓人俱系恶乱之辈，方光琛投顺吴三桂，曾为伪相。方孝标亦曾为吴三桂大吏，伊等族人不可留本处。又谕方登峄之父，曾为吴逆伪学士。吴三桂之叛，系伊从中怂恿。伪朱三太子一案，亦有其名，今又犯法云云。盖当时叙人有方光琛者，吴逆伪相也。有子侄九人受伪职。其最著者，名学诗学礼。吴逆败，皆伏法，惟学诗在逃。而此案部疏，据《南山集》原文，称方学士，不复具名。北方士与诗同音，国书又同为一字。圣祖阅清字疏曰："是非漏网之方学

诗邪？”延臣不能晓，圣祖因为语往事甚悉。盖圣祖彼时实误以方学士即前此漏网之方学诗，又误以方光琛亦为孝标之族人。彼时尚未一分晓，故有此谕，最后乃觉其非也。其实方孝标不过因闲居无事，有所亲宦游云南，乃往访之，藉得纵观滇黔山水。未久即遭三桂之叛，间关归里，晚年无事，编定生平著述，追录在滇黔所见所闻，刊入所著《钝斋文选》中。其书只记滇黔风景，兼及桂王时事。书中亦仅有永历等年号，刊集时失察，未及删除。且据乡先辈故老相传，其书兼有颂扬熙朝恩典，实无悖逆之语，已可想而知。即据刑部当时覆旨，亦只云方孝标身受国恩，尊崇弘光、隆武、永历年号，大逆已极，依律凌迟云云。亦可见其书别无他违碍之词也。盖当顺治、康熙之间，凡明季遗老及当时文人著述，凡有涉明季三藩之事及年号者，均有干厉禁。戴名世《南山集》，与余生书，中间有弘光之帝南京一段，实非本朝臣子所敢言，大干厉禁。至《孑遗录》，只记明季桐城被兵始末，并无一语有干国朝忌讳，亦不过有弘光年号耳。所以王源、汪灏、方正玉只为作《孑遗录》序牵连。王源时已故免议，汪灏、方正玉亦得先后蒙赦也。又乾隆四年，诏修《明史》成。又数年高宗纯皇帝复特谕，甲申以后，存福王年号。丙申以后，存唐王年号。戊子以后，存桂王年号。改修《明史》，已公然教后人修史，神而明之之至意。实隐与方戴两家之书，有载三藩年号之意义相合云。

附录

我朝世祖章皇帝，圣祖仁皇帝，封吴三桂于云南，为平南王。凡彼处应有各官，有旨多半听其自为除授。但每除授。一官，即行文达部注册，谓之西选。大凡康熙十四年以前，吴三桂未叛逆之时，凡仕于云南，至吴逆晚节，有知几先逃，及吴逆临叛，亦即

脱逃者，均不得谓之伪职。以有名报部注册也。但后人考求吴逆时事，及仕于吴逆者，总以康熙十四年之前后分别观之，不得概目之为伪职焉。此义后人多不之知，故附著之。

陆丽京雪罪云游记

钱塘女史陆莘行赞任氏

老父云游始末

康熙元年，壬寅春，二月。父友王于益者 按益当是一字之误，其名曰猷定，以诗文传世，自闽至浙，寓昭庆寺。忽疾作，父亟为调治，昼夜不息。王竟不起，父为敛资棺殓，并出床头十金，令其仆扶柩归里，偕同人送至江浒。有为父言，湖州庄姓者，所著秽史，抵触本朝。兼有查陆范评定姓名，大为不便。父曰："风马牛不相及也，何得有此？"归家自思：范君文白，远隔海昌，不及相闻。查君伊璜，住居不远，所居俗名黄泥团，何不一询？因往查，查适他出，父入书室，见案头果有此书。查归，父谓之曰："此何物尚置此耶？若不早图，祸将作矣。"因即具牒。文宗行文湖郡教谕赵君来查验。赵亲至庄，始知作书者，名龙，系瞽目，已故。无子，父庄某，弟廷月，按庄父名允城，有三子，龙一名廷钺，廷月一作廷钺，即碎其板，计六十四叉口，贮于府库。板虽碎而书已行矣。有吴之荣者，取货于庄不获吴之荣尝为归安令，时已赃系狱，出，有吏教之为此。又查有女优吴，欲观之亦不得。憾甚，遂抱书击登闻鼓以进。六月尽，人言籍籍。母与伯兄甚忧之。兄即呕血数升，遣仆从长安迎吾父归。父曰："板碎矣，悠悠之口何患焉？"遂束

装往台州，时七月十九日也。十月四日，邱嫂沈孺人卒。父归谓母曰："吾梦神人谓余曰：'尔诗文之祸起矣，将来不知何似。'"未几风声渐紧，母欷歔偶语。余尚幼，即所以。大人曰："尔何知，以尔兄疾甚故耳。"十一月十五日，吾父清辰同叔父梯霞公出门，途遇二吏，云纪公相延视疾。父善医，故驾言也。父与叔逆知其意，因曰："今望日须一奠吾母而往。"于是辞大母灵，哭声甚哀。叔急入内，连呼仲兄速往，随父母与两兄悲号趋出，予亦大恸踵后，父怡然随吏而去，见司李纪公。纪讳元，未第时，即与吾父有交，此时惟有挥涕而已。寄钱塘狱，钱令姓慕名天颜，亦与吾父有交，日逐供应，悉皆慕办。十二月督抚差解官龚姓者，将父与查范起解进都。十一日，三人庭谒太守丁公。丁讳浴初，字威池，系查好友。丁素重父才名，出席而迎，命宽刑具。役曰："锁已灌铅。"丁怒叱曰："彼无辜，何得如是？"立命换锁。因谓父曰："君等俱属首人，到京自白。为今之计，速行为妙。"父曰："资斧缺如，寒衣未备，以此迁延。"丁即遗十金，裘一袭。父又曰："此行死生未卜，乞归一辞母灵。"丁怜而许之。于是而至家，举家骨肉，号泣震天。伯姊双手举父银铛，一恸几绝。十五日，长行，仆张煌从三叔父于别舟，送父入都。仆褚礼从吾母将衣饰典尽，得银二百，亲友馈送亦数十金。以四十金与叔父安家，余作进京之费。予与伯姊送至关河，父背予挥泪。谓母曰："此女素所钟爱，且远字龙山，可善视之。"又谓姊曰："吾素知汝贤孝，母与弟妹全赖于汝，勿以我为念也。"予与伯姊吞声而归，母及庶母徐两兄送至嘉禾，吾翁鲲涛祝公乘小舟候于道左，赠金洒泪，郑重而去。父谓母曰："相送千里，终须一别，行矣，毋乱我心曲为也。我虽遭此横祸，明岁值年，

凡事悉依旧规，不可苟简。尔系贤明妇人，何烦琐琐。”命庶母曰：“汝当持身以正，上下和平。”戒两兄曰：“汝等唯以孝母为事，谨守礼义。终身不必读书似我今日。”遂尔分手。一日，泊金山下，闻钟磬声。誓曰：“苟得生还，所不祝发空门者，有如大江。”癸卯，正月十六日，得父初六至维扬信。十八日，母梦曾祖妣沈太孺人举箸呜咽。十九日，系沈忌辰，年例祀后方始收新年所悬神像。余兄妹随母至厅事，见诸像皆作愁苦状。母心悸，命仲兄至陈庵祈签，诸婶母陆续俱至。忽一吏持柬云：“纪爷至矣。”母思吾夫之出，纪所知也，至何为者，少顷见百余人，随一官到。伯兄出见，母于屏中窥之，非纪也。正疑虑间，二婶母急告母曰：“京中事发，官来籍没矣。”语未竟，数十人排闼而进曰：“女眷清出来，听总捕毛爷一点，无大害也。”母将余托于二婶，冒称拒兄之女，名文姑，杂于诸妹女中。文者，拒兄小字也。仓猝中，即以此名应之。故册上有侄孙女文姑，年方七岁之语。近邻许周，父平日待之甚厚。此际手持糨一盂于门上，遍贴封条。且曰：“某某，系某人子，不可疏放。某某，系某人仆，急宜追絷。”官喜其勤，即取吾家米三石布二疋与之。令为向导，同捕役进京，逮三叔父与叔父遇于纱帽胡同。为褚礼所见，叔避之不获，许竟无功。后事解，此奴惶愧欲死。是日拒嫂携赞侄归宁，余姊婿沈穆如，伊兄德隅，二婶母□，庶母陈早出门，吴姊以目疾不至，故皆免于难。吾父为长房，拒石兄即毅□公讳培子，为二房，盖同门出入者也。梯霞叔为三房，紫缠叔为五房，左城叔为六房。是晚五房，上下计三十口，俱押至总捕班房。时禹川侄虽在，尚未书名。二婶母向一朱姓吏再三恳求，其人许之与同伴，用草荐卷出，亦高义也。吴姊闻之，一恸而仆。

于是伯姊翁锦雯、吴司李仲姊翁甸华、沈文学二父执，手持火把至窗外，泣请母曰："事如此，惶遽无益。闻二朗尚未收，意欲藏之王店朱近修家，以延一脉。"大舅父字台孙公，亦恸而至。谓母曰："弟力微不能脱姊，程婴之事，当力任之。"母曰："闻吏侵朱氏甚急朱为二兄所聘岳家，弟当令其就狱，勿以一子累亲友也。"舅曰："我为之，姊勿与知可也。"乃遍觅至二母舅宙合家，暮夜挟之同归。至夜密送梁姊母庵，兄慨然曰："举家为戮，何以生为？"遂自投系所，持母兄而泣。吴姊肩舆至各家踪迹，闻已出，哭曰："赵氏止此一块肉，而今已矣。"二十一日，男子发按察司监狱，卒分给铁炼，所余一轻一重。二兄以大兄病甚，大兄以二兄年幼，争取重者，卒为之感动，遂得俱易轻者。女子发羁候所，内分七所，头所二所，查氏居之。三所四所，陆氏居之。五所六所，范氏居之。吾大房被逮者，吾母、两兄、庶母、徐仆、俞纪元夫妇、褚礼妇。漏网者，义女阿金。二房被逮者，二婶母拒兄，余与两侄女仆、赵福元、赵妇、陈妇、义孙阿寿、义孙女阿满。漏网者，拒嫂禹川、侄赞皇侄仆佩锦合璧。三房被逮者，三婶母，复弟因代度兄，故名诚夫。仆陆书俞妇。漏网者，杜南兄方义弟、履真弟、仆陆松、陆元妇鲁妇。五房被逮者，五叔父庶婶母贾魏、仕兄、魏扶弟、仆高成夫妇阿团。漏网者，阿妹。六房被逮者，六婶母、婶母母胡妇人、理扶兄马星妇、可成妇、义女阿留。漏网者，柱弹弟。仆马星、陆茂。又被逮者，二叔祖梦明公，三叔祖梦文公，三叔祖母黄，庶叔祖母□，仆文鼎。又被逮者子长伯，查陆范三姓，共计一百七十六人。二十五日，俱至贡院点名。是日人犯不齐，仍命归所。二十六日，清晨始点。途路之人，不论老少男女，俱各垂泪曰：

"陆氏世世忠孝，奈何遭此奇冤？"进天开文运牌坊，见两叔祖子长伯、五叔父诸兄，仆从皆至。庭设三席，中满洲大人，左总督赵公，右巡按朱公，旁藩臬二司。一应闲人皆不许进，止书吏二人。三家唱名已毕，母呼曰："天乎天乎，吾夫何罪？举首在前，发觉在后，夫何使我三姓至于此极也？"众皆泣下。赵公亦曰："尔夫有辨，且自安心。"于是男妇仍各分散。二月二十日，上宪之意，将各家男子亦归羁候所。七所，对照一间。狱官之堂，又屋三间。中供狱神，其二间内三姓男子所居。查系伊璜长子回一并二子三子侄汉回，范系文白弟文元文清子、魏公、隐公、郑公，吾家则二叔祖、三叔祖、族伯子长、五叔父拒兄、桂兄、冠兄、理兄也。妇女止六所，所余七所，三姓男仆共居之。初，三姓惟给官粮，勿令亲戚馈送，恐以毒进。赖锦雯吴公愿以身家力保，于是传送不绝，求之古人中不可多得。各家亲戚，亦得通馈饷焉。余自父被逮后，即断荤，与吾母诸婶仆妇，日诵经不辍，后得完聚。人咸曰："陆叫应神天也。"一夜庄庭月妻潘氏至，年二十四，子方四龄，老妪一人，分六所之半间居之。又一日，赵教谕妻弟赵旃彩侄和官，年十四，婶母一人，子都官，年十一，长女十七，次女十三，两仆妇，分四所之半间居之。有朱右民者，湖州人。富倍于庄，所生三子，其第三媳苏州申相国家女也。庄索朱货，右民欲不与，长子劝之再三，父命中子以二百金付之。中道而复，庄不遂意，仇口扳诬。故右民见督抚之际，以手自批其颊曰："老奴悭吝以至于此。"谓长子曰："吾害汝。"谓次子曰："汝自为之，勿吾怨也。"正月二十四日，吾父到京，与查范同入刑部牢。行李使费，悉被逆仆张煌席卷南还，吾父茕茕无计。幸舅祖信甫裘公父子在都，三叔父往见哭诉。公曰："我已知之，可

草冤单一纸，待吾相机而行。”于是出白镪五千，关通要路。褚礼又至父执颢亭严公署，时公为按垣，置褚于密室，三餐亲为传送。因致书浙省当道，立为暴白。不数日命下，回浙候审，即日出京。三月初六日抵杭，入营监守，全家被系，无人馈食。姊姑吴母顾太君，命人传餐，朝夕不缺。为人姑者，未有慈厚如太君者也。褚礼以密事往返南北，至十五日，少有就绪。复随三叔父回杭，叔即往羁候所投到，时三月十七日也。褚以膏贴半面，其半以帽遮之，暮夜见吴姊，诉京中之事，并言张惶逃归，即至塔下村寻煌，妻云不归，及见煌行李具在，始不能匿。乃同至姊家张传餐，褚复进都探事。同拘陈永祥每凌吾父，一夜父梦三官大帝曰：“事将释矣，明日当有小警。”次日以小恙暂松刑具，陈将银铛盗去。适查狱官至，父遑遽，别将一锁键上，以至无事。及去，遍访诸人，无失锁者。始知为大帝之灵也。后数日，陈以此锁付狱卒易糠食之。计营中所系庄姓父子，朱姓父子，花里毛姓，前文宗赵教谕陈永祥吾父及查范，湖州新任太守谈某，尚有评文姓氏多人，不能记忆。陆查范三家外，尚有十八家，皆以参阅，列名株累。当事知三姓已有缓意，且天气渐热。四月十三日，除吾父及伊璜文白外，将三姓男女共移小井巷官房所籍王元之屋，屋近吴山，住房高下不一。最高者查居之，其下吾家与范居之。二十二夜，照磨刘君来云：“公等不日归家矣。”二十六日，果发还家。然所开者三房五房六房之屋，与二房合居，尚尔封固。因与二姊母同借三房之屋居之，门前犹有役看守。桂兄病剧，吴公锦雯保出，子长伯俞姊保出，胡夫人其弟方虎保出，并带可成妇随出。亲友探候者，门庭如市。六叔父以事入粤，郡县无不重其才名。缇骑至，令伪以伶茗宴叔，席半执之。叔神色不变，且曰：“手

足死于一处，幸也。”奋然就道。五月初九归，亦羁小井巷。是月二十五日，吴姊处舆人罗五，匆匆至云：“本下矣，本下矣！”伯兄亦舆至，子长伯胡夫人可成妇亦至。三姓主仆复上刑具，两卒共挟一人，此际神魂俱丧，母藏并剪于身，事急自刺。次日二十六日，守卒正在午饭之际，府吏奉丁公之命，急来道喜，诸卒亦欢然而散。是日父在营诸人，每名依次点出。朱右民临行，妻命婢进参汤一盏饮之。出凌迟，三子斩，妻闻惊怖立殒，三媳给边。庄龙父服毒先死，弟庭月凌迟，庭月妻潘氏给边，幼子亦斩。赵教谕本拟从轻，因藏秽史一部于米栈中，故君宋亦斩，妻拿得释。花里茅某，亦皆灭门。郡守谭公莅任三月，以庄逃人大湖，论绞。后庄尽获，赦到，谭已决矣，惜哉！陈永样即系前盗锁之人，日詈吾父曰：“尔死因也，吾罪不过笞耳，”亦竟斩首。凡刻书、印书、订书、送板者一应俱斩，行刑于城内众安桥之弼教坊。一刻字匠，临刑哭曰：“上有八十之母，下有十八之妻，我死妻必嫁，母其谁养？”言毕就刑，首滚至自门，忽然竖起。盖行刑之所，去家不远也。发庄龙冢，冢前有坊曰：“才高班马。”棺内富丽之甚，衣寿字绛衣，颜色如生。刽以刀碎其首，脑出溅刽喉中，立死。是时天昏地暗，日色无光。及末，方点父等至明伦堂，三人此际魄已去身。督抚皆曰：“尔等不惟无罪，且有钦赏。”于是叩谢出，分路各归。凡开张行路之人，无论识与不识，见父得释，欢声载道，拜贺于前，父亦答拜。途中泥泞，时尚服祖母之丧，素衣为皂。归后，骨肉重逢，浑如隔世。桂兄喉音久失，不能发声，见父泪流满面而已。入屋，唯有尘埃满目，清草盈庭。赖吴姊所携仆为之洒扫，漏网之人，相继而至。廿九日，诸家犯妇发边，舟皆封钉。

六月二日，桂兄卒。八月廿六日，父呈张煌于官，责之。止追所窃之半，即分赐俞褚二仆。十月初，有旨将庄朱家家产，一半给首人吴之荣，一半给查陆范。父曰："合家获免，幸矣。反贪他人之产耶？"尽归查范。乙巳夏，之荣发恶疾，骨存于床，肉化于地，颈断而死。呜呼！天之报施，诚不爽矣。是秋姊翁吴公以司李任粤，延父偕往，每岁馆谷二百金。九月三日，起程，丙午四月至南荣守孝山叔署。丁未春，辞叔至严州，是岁祝发齐云，不肯背前誓也。十一月十五日，褚仆归道，所以举家悲泣。十九日，冠兄就道迎父。于山顶见之，曰："冤业至矣。"兄哭拜于地，请父同归，父不允。兄又禀曰："大人纵不怜妻子，独不念先人坟墓乎？"父乃曰："汝先归，吾当于来年仲春溯回杭扫墓，兼与汝母一决。"戊申正月，仲兄预于江干觅一精舍，号曰草庵。候至二月十七日，吾父果至。十九日母嫂往见，二十日，余与吴姊往见，诸叔兄弟亦相继往见。次第决已，誓不入城。挈童子王保，法名透月，居河诸庵中。五月三叔父病危，迎父入城，父不忍辞。至叔家，施医药，叔小愈。谓父曰："弟命赖兄以生。健饭始任兄行。"父曰唯唯，余母子相隔一垣，父不顾也。九月叔已平复。父召兄曰："吾以叔疾违约入城。吾之交广，若使有疾，谁非当治者？是吾以逃禅为名，而以医僧终也。奚可哉？适丹霞金道隐师相招，且复往粤避迹三年，然后结茅近地。汝若阻我，我必雉缢。"兄不敢拒命，褚礼随行。时戊申九月二十六日。己酉冬褚礼从丹霞归。庚戌岁，王保有禀札至，父抹其所书托足之地。是冬，兄曰："今已三年，父将至矣。"壬子春，父已逾期。仍命褚礼从余舅翁郭皋旭入广，至丹霞迎父。方知一月之前，已去武担。仆追至武担，不能踪迹。盖吾父立意弃家，不欲

人知。每至即易姓名，无从察也。后值三藩之乱，往来不通。虽仲兄复历险阻，遍为寻觅，终不能得。兄幸成进士，竟以神竭咯血而卒。吾父生于前明万历甲寅九月初五日寅时，历今康熙丁亥年九十有四。自五十五岁弃家，不睹亲颜者三十九年。人生之惨，有如是乎？余愧不文，略书所忆，以备家乘采择云。康熙四十六年岁次丁亥五月朔钱唐陆莘行缵任氏识。

庄史之祸，梯霞从外祖拒石、冠周两舅氏书之详矣。然其中笔所不及载者，吾姨母述之为更悉。忆癸卯正月，弟方四龄，十八日母安人欲挈予归宁，予闻之甚喜，适母以日误为大母所阻，予甚怏怏。次日未刻，忽见母号哭仆地，予亦惧而啼。又见举家有雪涕者，有耳语者，有太息奔走者。一日梯霞公来，亲友俱集，座为之满。母恐物色者闻于当事，仓卒株连，舆予至梁庵姨祖母所。予乍离母怀后不肯寐，天明从外祖到案。予亦归家，外祖事释，将欲展墓。时方盛暑，予瞰无人，窃祭品中瓜瓤尽食之。母觉欲予杖，赖外王母劝，得免。外王父祝发暂归，居郭外之草庵，以枣一掬赐予，予坚拒不受。母曰："长者之赐，其敢辞乎？"予曰："母向者言空门之物，不可食也。"其痴愚顽钝，真堪捧腹。按首牒之举，外王父恐始祖尚尔狐疑，母力劝曰："需事之贼也，乃与查范急行之。非母之见机明决，皆为戮矣。吾里祖庙巷共建关帝祠。吴之荣亦捐金，后发难，所诛不下千余人，之荣以惨报死。祠凡三毁，不留一故墉，然未尝及旁舍。神人去恶之尽，诚若此也。外王父弃家，历今凡三十九年。弃家十一年而母安人卒。每念慈帏潸然出涕，虽冠周、拒石两舅父，乞食寻亲，足迹遍天下，而终不可得。在外王父远引高蹈，洵不可及。第为之子若孙者，其果何以为情耶？抑为之女若外孙者，又果何以为情耶？悲夫！时丁亥六月朔日愚甥吴磊萃山氏谨跋。

指严笔记三则

（一）百尺楼

清初康、雍、乾三朝多文字狱，往往一字句之细，钩距锻炼，辄骈戮数十百人。狼藉载路，血肉横飞，其惨酷为历史以来所未闻。如蛣埼亭所集记之江浙两大狱，信天翁氏所记之丁酉北闱狱，后此则《大义觉迷录》之曾氏狱，尤震动一时，为掌故家所注目。然其闻实以庄氏史案为最惨。盖刊播遗书，宜为新朝所嘉许，绝非叛徒可比。即不然而谓贾竖好名，文人结习，两者俱应惩戒，亦不过焚书劈版，罚锾褫衿可已。蔑以加已，顾乃戮尸夷族之不足，牵连及于亲朋故旧。杯酒酬酢，竟坐相收。妇孺颠连，尽投荒裔。试阅陆丽京氏《榴庵随笔》及其女之《秋思草堂笔记》，而知当时暗无天日之情状。诚所谓四维倾折，八表同昏。专制之朝，何事不可为？伤心人口诛笔伐，存什一于千百而已矣。当今清祚告终，捐除忌讳，事已大白，无所用其抑扬。而年代悠远，事迹半湮，乃有秘闻轶话，如异军之特起者，离奇可喜，用特志之。正如弇州山人题方氏复姓记文所谓以万乘之尊，挟百世之怒，而有不能尽快其意于意外之日者。呜呼！可以思矣。

友人铁生，薄游燕赵，与一蒋姓投契。蒋保定人，读书善属

文。通籍为京朝官，伉爽有大志。清季失政，革命军屡起。虽穷搜党人，而文字禁稍稍弛矣。海滨之士，掇拾明季清初逸史及禁书，刊刻流布，揭橥之曰《国粹丛编》，曰《痛史》，中有及文字狱者，辇载下几陈手览，法司不过问。一日，铁生偶与蒋生共读，蒋生忽然曰："此等书已可出而问世乎？然则吾家之壁中书可发，而姬氏亦可复矣。"铁生亟询其故，蒋生曰："吾实庄姓，八世以前本吴兴籍，史案中讳廷钺，代兄受凌迟刑者，即吾远祖也。有庶子讳令贻，是为居保定之始迁祖。赖母夫人力，竟得于覆巢之下，存此完卵。迄今言之，可谓天壤间至奇绝罕之事。"铁生闻之，急欲一穷究竟。蒋生曰："吾家秘传有一小铁函，藏于厅事东隅壁间。祖父相传，止知令贻公母夫人手迹述家难事而已。且家训严厉，言函不可启，启必有祸。故七世至今，未尝一睹中秘也。今得与史案狱相印证，其殆秦火劫满之期乎。"怅然遽归。越日，邀铁生饮其室，出一编示之。手泽如新，而纸色朴厚，非近代物。题曰《百尺楼劫灰记》，下署若华泣血私书。铁生展读一过，大呼曰："君明发遂为庄生，此记却不可不传也。"蒋惄然曰："吾尚有待，容缓图之。"铁生辞去。撮大意以书属予，予即为之缀辑成篇如左。

若华姓郭氏，庄廷钺左黄之宠姬也。先是左黄父君维，名胤城，雄于才。子二，长廷钺，字子相。次即左黄，左黄读书甫弱冠，即与其兄驰逐名场，然不绝声色之好，未暇为身后沾名计，故修史一局，绝不与闻。庄氏史案所谓与一纨裤少年与涉也。若华年十六为媵，左黄妇潘，饰以囫左黄，惧其狭邪勿归耳，顾若华慧艳爽侠，兼而有之，绝不类下陈女。左黄虽不肯下帷研诵，亦翩翩好称誉，征逐名场谈风月，所居有园亭池馆，水木明瑟，招

致宾客宴饮，笔札争妍。筑精舍曰百尺楼，表若华为楼主，时有脂纷简编出绣帘中。研金笺界乌丝阑，簪花小格行书，见者心醉，一时风调冠吴中。而百尺楼主之芳誉，如在旗亭画壁间矣。史案既发，左黄被逮，置极刑。初左黄亡命至通州，挈若华及幼子不能舍，拟浮江出海道投台湾岛。于逆旅见一女子，丰采举动异俦辈，遇人冰然不作一语，独好与若华缱绻。不三日，有姊妹之约，已办装偕行，破万里浪。忽得报，谳狱使者作威福，肆意株连，亲故知交俱不免。又闻捕逮朱佑明。左黄喟然曰："亲死家破。生则何乐，又累他人，吾实不忍。义且往自首，卿能从我乎？"若华泣曰："夫子仗义若此，妾宁独不能舍身也？"遂往与逆旅女子别，且以一子为托。女子曰："好为之，吾必救汝。"若华固请救左黄，女子曰："命也。会当留汝复仇耳。"若华不知所谓，怆然南归。及左黄族诛时，忽失若华所在。司李大惊，不得已，取一他姓女子充数，仓皇就道，与潘氏同行。后潘氏得脱，亦遂无发其覆者。

当案犯之械系，男女异狱，若华不得与左黄语，闷甚。及就刑，始得一临祭，恸哭而已。日呼逆旅女子求救，无效。坐待北行，与潘氏朝夕以泪痕洗面。时妇女皆幽营房中，满兵时来凌辱，惟不敢公然狎污，然妇女甚苦之。潘氏谓若华曰："吾辈何为保此残生？主公惨死，骨肉尽灭，乃犹留此躯壳供人作践，心何忍呼？不如觅间死耳。"若华泫然曰："主妇言是。虽然，防闲之严，不遗黍发。急切安得遽死，无已，其待时乎？又语以逆旅女子事。潘曰："此梦呓也。安有百万虎狼环伺而能出入自如者？且骨肉尚不能相救，况萍水交耶？子休矣，毋作此妄想。"语未毕，忽莺声呖呖出土壁外曰："妹至此适迟一日，妹

之罪也。夫人谓梦呓妄想，亦殊轻视人。”若华与潘俱惊起，急出窥土壁外，守兵方耽耽内视，大惧。急旋踵，则一美女子，缟衣玄裳，清艳如雪中茶梅。若华五体投地曰：“姊果仙人，乃能至此。”潘氏亦跪。女子急扶之起曰：“时日已促，无暇叙此儿女态。尔等速以衣自覆，伏东北隅暗陬，则吾可施伎俩矣。”言已，跃身出土壁外，迅如飞鸟，转瞬已无所见。守兵熟视无睹，若华与潘讫叹不已，如其教以待之。无何，潘忽患河鱼疾，终夜泄泻，矢溷狼籍。昏瞀中觉有人提挈，呀然堕地。守兵皆惊醒，则潘已在壁外矣。掖之入，众皆掩鼻，无敢狎近者。持炬相烛，见若华衣履如蜕，人迹杳然。守者大哗，互相推诘，终不得要领。司李官闻之，惧处分，杀守兵以灭口，而易一女子代之。潘氏禁锢加严焉，惟待之甚优，恐其觅死或遁也。

若华伏壁隅时，心旌摇摇。自计能否脱难，尚在不可知。即得脱而仇之可复与否，亦难自决，不觉悲从中来。忽闻潘氏腹鸣及呻吟声，欲起闻讯，身已不能转侧，若有物相阻。须臾，昏然如梦，耳畔殊无复有所闻。久之，有人呼己起。启眸四顾，身卧斗室中，灯火荧荧，侠女持汤请饮，热气蒸腾。若华惊问曰：“此何地，吾安得至此？”侠女曰：“此村舍也，吾假此为尔休憩耳。可惜潘大娘以病误事。虽然，迟早一也，吾必出之。”若华始知己身得脱而潘未出也，扼腕求侠女为计。侠女许之，且曰：“既至戍所，防守必懈，彼时较易窜取，不如俟之。”若华无奈，叩谢而已。越日，侠女挈若华入舟，由江泛海，每易艇辄益巨。榜工至数百人，皆奉女指挥维谨。若华私问之，侠女叹曰：“神洲陆沉，腥膻遍地。郑氏不忘故国，颇能延揽英雄。吾不得已，为之驰驱海上。此辈皆供女将军役使者也。吾未婚夫顷死于

南京仪凤门之败，今三年矣。誓必复仇，然逡巡不能大举。手歼汝辈一二人，亦稍稍快吾意。他日直捣黄龙，恢复旧日山河，然后与子北入五台，南游鸡足，以梵经一卷了余生，吾愿足矣。吾子亦有意乎？”若华顶礼膜拜曰：“子真菩萨化身也，能如我心。”遂求为侠女弟子，探其剑术焉，半岁而诣大进。时侠女已挈若华居一海岛上，若华询是台湾否，侠女曰：“非也。此舟山群岛之一耳，实海滨形胜地。我若不取，他日有外洋寇至，必为大患。假使中原底定，此处乃门户锁钥地也。彼满人乌足与知此？”若华曰：“儿虽女子，恒不愿屑屑作脂粉态，今闻师言，昭然发矇。他日女权亢进，儿誓不忘在莒。保此咽喉，以固浙圉。比于梁夫人之家婢，花木兰之小妹，如何？”侠女笑曰：“妹可谓初生牛犊矣。”由是壮若华之志，署为参军记室。司笔札，草露布，如班女复生，学乃兄之投笔从戎焉。一日，军书少暇，若华散步岛上。丹崖碧嶂，翠秀粉纶，恍如元人青绿画图。其间林木蔽空，鲜草茵软。外望则青痕一线，海水平铺，宛然三神山金台玉阙光景。傍岛有数军舰，旗檣飘扬，下则渔村三五。夕阳明灭，若华徘徊久之，不觉狂喜。捷步登一岗，引领遥瞩，忽见林密旋折处，隐隐有觚稜隐现，彷佛壮丽甚。若华忽忆侠女前言有精舍在此岛中，以供修炼。今三日未归公署，得毋蠖伏于此耶？好奇之心既萌，奋往之计益决。振袂前进，径益幽邃。时见长松落落。间以新篁，衣为湿翠所染，飘飘乎无烟火气也。峰回路转，则琳宫梵宇，突现望中，嘻，寺观与？仙家与？若华鼓勇趋之。虽悄然无人声，而甬道修洁，可容辇毂，白石平砌如砥，金椎周垣，青槐夹巷，严然秦皇驰道。若华生平未之经见，不禁疑骇，足为趑趄不敢前。盖恐岛酋或土豪行乐地，不宜卤莽窥伺也，无何，觚稜

金碧之下，有垂花门东向。修竹当路，怪石卧阶。若华疑悔逡巡，行将返矣。忽一小婢出视曰："果有生人。既来此，径入何害。而腼腆若此耶？"若华独不能决，小婢竟持其衣，笑曰："主人已觉之，何遁为？"若华益骇绝，絮絮问主人姓名。小婢笑曰："朝夕相稔，又何问为？"若华始知必系侠女精舍，故能知己之来此。因问小婢，主人安在，是否即侠女。小婢姑妄应之，且曰："吾家夫人，九天仙子也。"若华信之益坚。小婢曰："吾主人有命，先导子观丹药修炼室。令嬷愿之否？"若华答以甚愿。遂转历廊房数处。至一敞室，庋阁纵横，盆盎罗列，凡剉斫研臌捣擂调搅之具无不备，且多执杵械奔走之人。问之小婢，曰："是炼药室也，中有毒药，能使遇者立死。"若华骇然曰："胡需此？仙子固亦有酷虐者乎？"小婢掩口曰："当世方乱，尽多豺狼当道，鬼蜮横行。主人将借此大施肃杀，奏摧陷廓清之效耳。子何疑为？"若华谢失言。周历既遍，复入他室，亦多贮药物或军器。奇诡不可名状，问之小婢，或告或不告。若华因思吾方日以报仇为念，稍稍习剑术，然终未敢自信。且用此等药为媒介，则无杀人之迹，而糜烂倍于锋刃。苟欲报仇，计当无便于此者。正转念时，或呼小婢速入。小婢遂促若华，若华始登堂。以为情谊相孚之侠女也，岂知大谬不然。一男子作星官装，白皙美须髯，锦袍熠耀眩人目。旁列女侍数十人，正传宣令若华入见。若华大惊，隐柱下不肯入。星官令女侍下捉。若华转念无可避，不如坦然无畏，视彼将如我何，遂昂然走案前。星官笑语之曰："女将军荐卿慧美绝俦，今果不虚，甚洽孤家之意。将以卿备嫔位，长后宫，卿毋拂吾意。"若华不待辞之毕，愤然作色曰："妾千辛万苦，为不肯负庄氏子耳。侠女救我，铭感肺腑。今乃饵我入陷

阱，为德不卒，妾宁死不愿为此狗彘行也。且全家破灭，庄氏一块肉，尚不知在何所。以为侠女初足恃，今若此，不如其已。"奋然而起，欲以头触壁。三五女侍急夹之，不得逞。星官峭然作色曰："是儿病狂，不知感激。姑罚入炼药室作苦半年，然后徐俟改悔。尔等慎防之，勿纵也。"左右唯唯，声若殷雷。群拥女出殿，曲折越室数百重，始达贬谪之所。则卑下秽陋，迥非前此所见。炼药器具亦未备，止盆盎砧杵如前而已。导者谓若华曰："子可居此，尚得优游岁月，未为不幸也。若某氏女拂星官意，竟投诸海。以子较彼，宁不胜万万耶？"若华瞑目不语，亦不称谢。导者叹息而去。若华独居室中，自思炼药亦大佳，正合报仇作用。但水陆稠叠，仇人万里，此身方在樊笼中，不知何术奋飞耳。既又念吾子令贻安在，潘氏大娘，犹加缧绁，吾安可不自勉？自此若华立志自励，朝夕研求药品。中有一剂，为极猛烈之配合物。凡血肉之躯，虽著点滴，顷刻传偏周身，肌肉腐化，且使关节寸寸断烂。试之小动物，无不有效。若华喜曰："吾可因是得志矣。"乃专炼此药。暇则运甓习勤以强筋骨，颇得自由之趣。久之，殊无人过问。虽遭禁锢，而地方绝占幽胜，于静养为宜。若华居年余，体益健，诣益精，胆益壮，而药亦益有把握。因思不自为计，则且老死于是。不然，为彼等所捕，均之一死。然郁郁死此无名，盍行乎？一夕，逾短垣而出，星夜走海滨。天甫明，已达矶岸。忽一舟将解缆，若华呼问载客乎，舟人首肯。若华樸被倚剑登艇，艇中人无一相识者。仓猝间未询舟所抵处。及既登，始知舟赴粤东。若华矍然曰："误矣，吾将北行入都耳。"众皆错愕，无可为计。忽一老者，须发已皓，而衣冠伟岸。慨然曰："吾往粤东摒挡旬日耳，即将北走燕都，今孃如不

嫌疑，愿任提挈。”若华自思吾胸中已有成见，何患途人？且安知非热心古道人？遂起称谢。既抵粤，盘桓羊城者仅十余日。遂买舟北行。出梧桂，达湘漓，渡洞庭湖，上荆门逾河而走漳邺以达京畿，皆惟老者资助纪纲之。若华自言夫宦京都，十年无耗。今委儿女于荒岛中，来此寻夫。借医术自活，苟流落犴狴之下，命也。老人竭意慰藉之。谓己亦京师官，三十余年矣。既抵京，当为之绍介居人有病者，可于女师投医。若华唯唯。一住逆旅，十日无耗。一夕，老人忽踉跄来曰：“令嬴财星发现矣。都宪之副吴公者，有财而病疽，请女华陀速往。”若华问其名氏，则之荣也。大惊喜欲颠，暗自贺成功之速。越日，遂往。则之荣负背疽，呻吟绝楚。忽见女医至，妙龄艳冶，不禁故态复萌。大呼曰：“今日吾愈矣。获此美人为看护妇。留十日不归何如？”若华故难之。之荣急许五百金。若华作贪金不得已而许之状，攒眉再四曰：“妾以治此疾有操券之能，故勉留。然起居饮馔必精洁，不得有他男子窥视，即妇女亦不可数数往来也。明公能从我约否？”之荣急曰：“能。”是夜，之荣略愈。若华托言进药，令妇女暂避。遂解韦囊置毒药其中，亲为吮洗敷贴。之荣犹作昵声谓女，谓苟速愈，当以金屋藏汝，或令糟糠让位，以酬卿劳。若华亦笑承之，若无忤意。须臾，出室。若华知药力不逾时且发，遂托言购药石，疾趋出门，则之荣已大号死室中矣。须臾，骨存于床，肉化于地，颈以下至尾闾脊骨寸寸脱断。（按《秋恩草堂笔记》亦及此事，字句略同，而托言果报）。家人知于若华有大关系，急追捕，已杳矣。满大臣某极宠之荣，闻其事，下刑部五城御史司坊及顺天尹大索京中，卒不可得，一时人心大快云。

若华毒之荣后，惘惘出门，无所适从。恐为逻者所得，计不如毁容敝衣，杂佣媪中出城，苟之天津则可无害。方欲觅旅逆旅暂宿，踯躅道中，忽有拍己肩者，操至熟之语音相呼曰："若华妹辛苦矣。"急顾视，乃侠女也。若华惊喜之下，继以涕零。一腔冤苦，不知从何处说起。侠女若已觉其意，急挽之曰："吾尽知之，勿复言。海艇早泊津沽口待子矣，速归视爱子令贻，及潘氏大娘也。"若华即随之行，有骡车候于道旁。登之绝驶，一日抵天津，亦不解其何以能加速也。既至，果有海艇绝巨。舣以待女。若华随之登。侠女但慰劳若华之成功，终不及前日岛中事。若华因其相敷，亦不忍更诘之以伤感情也。无何，抵岛。则潘大娘及令贻果皆在。若华相见，悲喜交集。始知若华失路见星官之时，即潘大娘于谪戍之所遇侠女之日。而星官等幻境，皆侠女特设以尝试若华，验其报仇之志果坚与否，贞烈之操果足恃否。而又恐爱子相处，则儿女情牵，足使英雄气短也。故匿之令母子不相见，以成其志愿。又使舟中老人导入京都，俾得接近之荣。侠女之苦心孤诣乃尔，若华感激无地。与潘氏及令贻稽首侠女座下，愿终老岛中，为庄氏延一脉矣。侠女慨然曰："两妹大误。如即此而已足，则所谓见眉睫而不见泰山者也。之荣万恶，固首发难者。然授意满部大臣，使株连籍没，且牵涉朱佑明等，而争狱谳必论凌迟，以献媚于上者谁耶？"潘氏曰："实巡按朱昌祚也。"侠女又曰："索贿未满其意，老羞成怒，大作威福，视人命如草芥，以快私意者谁耶？"若华曰："满部大臣萨哈也。"侠女又曰："以压制汉族为能，擢锄惟恐不至，毛举细故，而严刑峻法随其后，欲箝天下之口，保子孙帝王万世之业者谁耶？"潘氏若华俱瞪目挢舌不能对。侠女泫然曰："嗟乎！吾辈屑屑计

一家之仇，所见者小耳。行当为国人大复仇，斯称高义。妹等亦有意乎？”若华起立曰：“将军之于儿辈，所谓生死而肉骨也。苟齿录及之，以为足供驱遣者，敢不如命。”潘氏犹不解所谓，私询若华。若华未及答，侠女忽拔剑斫地曰：“国姓爷已逝，麾下健儿，皆有髀肉复生之叹。大业蹉跎，成败未卜，今惟有背城借一，牺牲此身，差快人意耳。谁能伧伧俜俜，草间偷活，与鸡鹜争此饮啄哉？且此岛虽孤悬海外，一旦台湾变起，终非乐土，吾辈盍早为计？”潘氏始悟，急与若华长跽请指示方针。侠女曰：“吾家保定，蒋氏巨族也。父兄殉甲申之难，有远族兄尚存。吾将以尔子令贻托彼，即伪为蒋氏后者，掩人耳目。彼无子，必喜甚。然后吾辈惟所欲为。妹等以为何如？”若华、潘氏俱感谢，请即日成行，侠女壮之。遂束装就道，仍泛海至津沽，绕道抵保定。果于某乡觅得蒋氏族兄。年五十矣，力耕善居积，颇有盖藏。闻女等送佳儿至，大喜。愿任抚养，时令贻才五龄耳。辟室以居女等，皆作农家妇装。旬日，村中恶少无赖，时来相窥。盖若华虽荆布，不能掩其艳，潘氏与女亦非凡姿也。女私谓潘与若华曰：“吾辈非求安者，且踪迹特异，不类此间土著。设起波折，反受牵掣矣，不如速去。”若华瞿然起，请所向。女曰：“子可与吾部曲某尉抵京，挟角觝术诱满奴萨哈。若归结之法，子可自择之，不劳吾喋喋也。”若华唯唯。视所谓某尉，即前此之屋官，不觉忸怩。然侠女所命，不敢有后言也。女又谓潘氏曰：“子与吾舅某叟往吴中，伪为佣者。得入抚署，即可图也。苟可脱，仍返保定视儿何如？”潘氏再拜受命。某叟者，即导若华入粤之老人也。时潘氏亦略知剑术，能小击刺，顾恐不能胜。疑侠女何不助己。出门与若华别，窃窃议曰：“女将军殆高卧帐中，待

吾侪报捷乎？虽然，舍名骏而策蹇驴，特恐于事无济耳。”若华曰：“以儿测之，女将军心事，必有大于此者。吾侪特供翦翼之小技也；腹心之患，当自攻之。”潘遂不言。及歧亭，忽一美丈夫执辔下车，谓潘及若华曰：“吾等不特东西劳燕，且一别五十年，可谓生死契阔矣。”两人瞠目骇绝，谛视之，侠女也，急欲与言，忽登车疾驰去。盖西行入晋矣，潘与若华皆叹息，遂分道扬镳。若华与某尉伪为兄妹，入都鬻技。而潘氏谓叟曰父，状若就食江南者。

是岁。京中有买角觝戏者，为兄妹及一小儿，择近部大臣萨哈之邸而居焉。初鬻技于某吏家，观者叹赏，渐及某部郎。是夕，男女皆穿梯走索。技极娴熟，哄动一时。某亲贵闻之，召入第中陈演，而萨哈入座矣。鬻技者知某某系贵客，且某氏者，缩项龟胸，宛然犹昔也。益献生平所长，以动座客。萨氏大激赏，因议迭为宾主，而萨居第五焉。角觝男女，好整以暇，无一次不令主宾踌躇满志。逮萨氏庭逢场之日，正值新年灯节，座宾尤为热闹。是夕，庭中累重案，少年女子仰卧其上，并竖双足，上承一小儿。才八龄，亦素娴此技者也。反复卧起，变态万端。或鹄立合掌拜跪，或两肩接足，而小儿之足，亦遂上竖，伸缩自如，绝无畏缩状。女子见座客赞叹，忽弄狡狯，缩去一足，以一足承小儿。儿身拳曲如莲花出水状。众咸为之栗栗，而女子与小儿皆自若。行技时，男子在下击钲有声，以助情兴。良久，女子始下，男子卧如之，竖足承一案。旋转周及四角，更反侧背面承之。小儿复匍匐上，立案面，拜起如前仪。既毕，小儿循案下，则又承一木槌。槌长尺有半，径半之。两足圆转接托，或竖掷而抛之，又复承之。既罢，女子又上。众皆鼓掌。萨哈忽命女子止曰：

"此妇大佳，余不忍其纤趾之过劳也。今不如坐席旁侑酒，而以彼兄终此戏。"女子下，谢恩受赏，持觞上寿，作种种媚态。萨氏益狂喜，盖萨本渔色登徒子也。时男子正以足承梯可五级。而儿盘旋上至绝顶，还复倒竖穿级而下。既毕。萨哈问尚有他技否。男女禀曰："此高空戏耳，尚有广场戏，可于后院行之。萨氏笑谓女子曰："明日尔必至，广场可增异彩，勿令吾望眼穿也。"女子故送秋波以诱之，萨氏大惑。明日，于邸后择草平坡地，去石瓦接木为桥，距地八尺许。男子短衣先履其上，傅粉墨，挥扇杂歌笑，阔步盛气，坦坦作无畏状。时或跳跃，更舞刀剑回翔许时，忽疾如猿猱而下。久之，始归座。旋又设软索，高丈许，长倍之。女子亦摄衣而上，履索摇曳。手持一竹竿，两头载石如持衡。行至索尽处，辄倒步。或仰卧，或一足立，或伛行，或负竿行如担，或时坠挂，复跃起。或持剑乱舞，剑光熠然，某尉小儿俱以歌词相和，良久乃已。忽女子下，复以帕蒙双目，为簪者番跃而登，作盲状东西探步。时跌若坠，复摇晃似战惧。久之，女子忽翩然下。抱小儿起，欲复登索，男子呼啸有声。女子奔帕狂走，以儿掷空中，大呼曰："可将去。"众皆上视，女子忽失所在。萨哈之从者呼曰："主人变色何也。"众宾惊起相视，则血痕一缕在项下，已目翻口噤，不省人事矣。知为人所刺，宅中大乱。，急命捕卖角觝者，则去已远。京尹御史遍索不获。盖若华及某尉预变姓名，无从稽核。而小儿则某尉之族子也，竟得脱归至保定。

若华归保定逾年，潘氏尚无耗。挈令贻人居城中，伪为蒋氏之族人流徙者。时侠女之兄已死，若华亦冒为蒋氏妇。又二年，潘氏仍无耗，老叟亦不复归，乃以资遣某尉往探，又逾年，某尉

偕老叟至。言潘氏至吴中，伪言父女遇年饥，来江南就食，愿为佣媪。辗转贵缘，得入朱抚第中。时朱已罢免，侨居吴市，尚谋复用。豪富拥声色，调艳姬，制精馔，日奔走馈献权贵。忽染奇疾，每夕则骨节麻痒，至不可耐。必妇人手抚至百，始得安寝，于是广征姬妾不足，则又遍雇少年佣妇，凡乡间白皙光泽，婉转解人意者，必多方罗致。偶有属意者，辄炫财诱与乱。而贫妇眼孔小，耽耽视黄白物。遂甘心丧节，《易》所谓见金夫，不有躬，诚难自持也。忽一新佣妇入，端庄流丽，有大家风范，能操吴语，善伺人意。朱抚尤宠之，谓品在众妾之上，欲因捶骨之便而幸之，未果也。少妇亦以礼自持，苦谐笑不得间，一夕，朱方假寐，又思此佣妇风趣，乃呼之淪茗。佣妇持茗入，四顾无人，独朱笑容可掬，少妇疾趋而进，投怀自效，朱抚承之。忽大呼痛，杂以笑声。众仆及婢妾排阖入，佣妇已不见。而朱抚笑容未敛，胸前一小箭刺入，深数寸。血津津溢出，皆作黑色。朱抚妻急命大索佣妇，得之积薪中。盖自匿以待众乱后混迹出院耳。既被获，大呼吾事已了，尚复何求。且涕泣望北语曰："女侠及若华，不得复见矣，"出手中刃自刺，急夺之，已殊颈仆地。朱抚子鸣于官，焚其尸以祭父焉，欲究诘佣妇所由来，求老叟不得。盖老叟自潘氏入朱宅为佣后，即投寒山寺披剃焉。及某尉访得之，始还保定。彼固娓娓能道潘氏刺朱事，且得潘氏手书复仇诗，致若华为纪念焉。

若华既哭潘氏，乃出私囊筑一小楼，亦名百尺。供左黄及潘之遗物，以志悲悼。又埋《百尺楼诗草》潘氏《复仇诗》于楼壁之下。而自为记以附之，缄以铁函，封以蜡漆。谓令贻曰："三百年后，必有传此物者，子当慎之。"将死，泣曰："惜吾遂不

见女侠归来，他日有所闻见，必书以入此函也。”故妾中书后附一行曰：“明亡后七十九年，满主为其子客所弑。客女侠某，始得复三世之仇。旋入滇南鸡足山礼佛，不知所终。明遗民孤男令贻谨志。

指严曰：“予尝读陆女莘行《秋思草堂笔记》，谓吴之荣得恶疾死，骨存于床，肉化于地，蒋生言固不为无因。又《哭庙纪略》载朱昌祚者，卒死于非命，殆为仇家所算欤？近人胡氏《胤禛外传》，则言康熙帝大渐时，顾召十四皇子胤禵，胤禛乃涂改四子以应命。帝见胤禛独入，怒，惟暗不能言。举玉念珠掷之，忽传驾崩。是则与烛影斧声何异？惜不得与铁生偕访蒋生，亲检秘函一证之也。顾其事奇幻可喜，亟点缀之以实吾外录。

（二）陆沈集

言有清败德者，必举文字狱。若庄氏史案，若吕留良、曾静案，若查嗣庭、陆生楠、谢济世等案。史乘班班可考。其在今日，则已家喻户晓矣。然彼专制朝廷，直接科罪，虽杀戮惨惨，曾无足异。乃独有一不著名之巨案，其始不过文章憎命，魑魅弄人，以语言细故，为豪猾所持。其后展转牵掣，终入专制旋涡，几至沉冤莫雪者，当时讳言其隐，后世遂缺其事。至今搜罗秘笈，得志仿佛于烟沉灰冷之中，其词离奇可诵。如凤阳儒生陆沉集案是已。

凤阳儒生朱姓，缺其名，或曰明裔也。自高炽子孙禁锢宫墙中。南都初，始纵使出，至有不识牛马为何物者。（见某君笔乘）及子弟渐知求学，稍稍振起。儒生乃以文学起家。有子笃

庆，已取科第，供职京师。儒生年颓六十矣，妻妾各一。女曰蕙，曰荷，曰荃，子既贵，颇置田产，饶裕闻里中，时雍正七八年也，儒生少即嗜学，四库书无不浏览，尤娴于掌故史事。至亡国易姓之际，不无奋笔激论，以寄遐思。又或于牢愁郁伊，有所枨触，发为歌诗。其稿多藏于家。好宾客，数事文宴。一时讲学征诗，推主坛坫，文誉著淮南北。邑有大猾曰张三，本世家子，以走马挟倡，杀人亡命坠其宗。走京师，时圣祖诸子方以夺嫡故，招致勇力健者，张三得入鹰犬册中。旋为雍邸所赏，鲜衣怒马，南北诸恶少皆走归之。先是张三游荡阎里间，窥儒生女艳，欲求为妇。儒生大不韪，咄媒氏，麾之大门外。作《少年行》以戒诸子，有"请看楼上梯，破烂谁论高与低。再看枝头花，坠地不如蓬与麻。"又云："昔日少年今如此，地上贵人闻不闻"等句。张三本不通文，有持以挑恶感者，张三果大怒，誓必报。时儒生长女蕙已有婿，嫁矣。荷与荃及笄，方待字闺中。张三语人曰："双雕之乐，我已得遂，诸君乃不知予心乐耶？"则故架饰左证以实之。儒生引为大耻，锢二女于室，而借他事说邑令，欲驱三出竟。三遣其党夜入儒生家，欲行刺，误毙门客。三得信，亡命北行。其党瘐死狱中。三既奔走雍邸得志，笃庆方官部曹，纠御史劾张三奸猾。时圣祖已不豫，胤禛等权弄其间，笃庆等疏奏不得伸，三益恣横。无何，笃庆夜宴于友人家。醉归，忽失所在。张三扬言笃庆通海盗，自知罪重，遁在关外矣。又使其党持信札证据示笃庆妻妾，妻妾痛不欲生。且一方故令儒生知其事，儒生不得已，遂至京师，挈笃庆妻妾归。丧明之戚，岁月难忘。犹冀通盗之说不确，而信息终杳然，久之，张三乃使人言于儒生曰："三得志于潜邸，先生所知也。今方赋鼓盆，正谋鸾胶之续，苟

得女公子谐伉俪者，彼必当为竭力出笃庆于陷阱。在笃庆知中朝无加罪意，亦自不劳匿迹销声也。”儒生不待辞之毕，挥斥使去，拂袖掩耳而走，甚于初次求婚之拒焉。且曰：“非我族类，奈何婿吾女？吾虽独，不愿使醯醢奴污吾清白也。”张三闻之，切齿饮恨，佯笑曰：“老奴胡轻视人？非朱家雌豕，吾老三遂无妻乎？虽然，吾必尽妾媵其妻女而后快，勿谓蜂虿之毒，仅能螫人已也。”于是益与儒生绝，儒生亦以为吾隐居不仕，与人无争。彼虽炙手可热，终无奈我何也。时儒生风雅好客如故，姬妾子妇及二女皆能词翰，自经笃庆之变，益愤世道日非，人情险恶，诗文多变徵之音。会世宗以四子夺嫡，即位之际，天下颇侍其隐秘。既而诛锄兄弟，用法操切，酷吏遍布要津，清议多所腹诽。儒生尤持高论，以为举世溷浊，不可与居，有东方曼倩陆沈于俗之意。因汇编其一家歌咏之稿，题署曰《陆沈集》顾藏稿于密室，非声气应求，臭味差池者，不轻出相示也。一夕，偷儿入室，彷徨四顾，曰：“稿安在？奈何不见此三字题签？”儒生隔舍闻其语；以为偷儿乃欲窃金石书画。风雅甚矣，奈何失之交臂？遽起迎之，谓曰：“君辈中乃亦有解人，欲宋本书乎？抑初拓某某碑帖，及某某名家书画真迹乎？速告我，可割爱相赠也。”偷儿信口答以雅慕盛名，请赐大著。儒生尤激赏，以为得遇知音。遂尽出其宿稿示之。偷儿前进曰：“蒙君不弃，逾格垂青。愿持归细读，三夕可璧反赵。君能见信否？”儒生曰：“子真异人也，何不信之有。虽然，胡不叩门指索，登堂皇，抗宾席，从容赐教，而乃恶作剧，冒偷儿以尝我。得毋名士习太深乎？”偷儿谢曰：“非敢然也。仆来公所者数数矣。旅进旅退，不获深谈。且闻公宝惜琳琅；非其人不得一睹。窃以渴慕，恐终不

遂，故偶出游戏之举以求之，非敢蹈名士习也。”儒生以为然，问其居址，则以现寓某豪家宾馆对。儒生絮絮问原籍，为言广陵绿杨村人，公苟有兴，廿四桥边明月可访之。儒生乃设宴以饷之，启门而送之，偷儿扬长以去。数日无耗，儒生乃自往豪家访之，绝无此事。惶惑甚，遣家奴往扬州求绿杨村，亦如洞里桃源，问津者绝迹。儒生大惧，以为此必好事者慕吾著述，用雅术相诳耳。然终不璧返，则吾一生心血，行付东流。儒生之所惧者盖如此，犹未及贾祸一说也。逾年，卒无消息。儒生既郁伊寡欢。长婿魏某宦关中，书来劝游太华终南之胜。有社友某者，伴之西征。托家事于族弟某。时少子衍庆，年甫成童。荷已字未嫁。荃未字，年俱十七。妾蓥香，二十余耳。族弟本为儒生理田税事，性贪鄙。恒计较锱铢以自肥。获余润，辄色然喜。儒生妻好奉佛，不治家人生产事。蓥香便给有心计，姿媚自矜。遇事持族弟短长，龁龁不相下。族弟颇恨之，诱衍庆为己党，藉以挤蓥香。二女颇袒蓥香，相与鄙叔氏，不屑与言。族弟旋使其党引衍庆为狎邪游，乘其酣适，诱致金钱人己囊。蓥香侦知之，乃与二女宣布族叔罪状，奉儒生妻命驱之于外，而禁锢衍庆焉。

当家祸渐深之日，忽有滔天之灾，乘间而入。所谓木朽蠹生，正非偶然也。其乱本固不能不咎儒生之远游，然文字机锋，实为最初之种子。一日有从骑数人，一武弁率之，排阖直入儒生家。阍者阻之，反为所缚，鞭之几死。弁登堂呼主妇出，令速将子女若干人，田亩产业若干种，室中所有，开籍上陈，封固不得动毫末。声言汝主人犯灭族大罪，即日将查抄。主人已于陕中就逮入京师矣。儒生妻惊号不知所措，阖宅随之号泣。时族弟从武弁后，一切指麾，若参谋然。儒生妻跽而请曰：“幸念一本之亲，

分光相照。今全家俱女流，不知祸之所自起，苟可邀宽宥，尚祈为之斡旋。蝼蚁之微，尚贪生命。幸我叔顾葛藟之情，为数口乞命。”族弟昂然作骄色，睨视而语曰：“兄平日不肯安心本分，妄弄笔墨，造作诽谤之言，诋毁当今圣主，其罪甚大，无可挽回。此间督抚大人，俱奉圣旨查办此事，故特派中军至此查抄。吾以与兄手足至戚，闻信之下，匍匐往求。中军以吾管理兄之家事，故承赐驱遣，许我指点一切，无得隐徇。设有情弊，即科以同罪。故吾不得不听命奔走，借保首领。虽然，吾之得此机会，实汝辈之福。或可乘间进言，稍存覆巢之卵也。语次，怒目视蓧香。蓧香乳子方数月，抱呱呱者面壁饮泣，不敢声，笃庆妇尤惨绝。荷、荃则从母氏踽请于叔，欲得其一言以为慰。无何，中军出，命妇女辈留室中，前后环守以兵卒。且谓族弟，善视眷属，勿稍疏虞。如有逃亡殒生等事，钦使不汝宥也。族弟唯唯敬受命，拜揖而送之。中军既去，族弟乃谓儒生妻曰：吾辈今日之命，悬于钦使之手。彼衙圣上天语而来，欲如何则如何耳。吾辈苟存万一之希望，惟有乞缓颊于钦使。且吾闻其只身来凤，未携家室。今方独寓皇华亭中，明日当躬来检查财产。吾家苟能曲意欢迎，捐弃门面以从之，彼如喜而允为主张，则一家性命可保也。”儒生妻曰：“钦使何人？当以何法捐弃门面？苟可从者，无不深愿。”族弟曰：“钦使非他，即十年前常来吾家之张三是也。彼入京后，得为雍邸近侍。皇帝既正位，已任金吾大将军职。彼言吾家荃姑至美，常以不得坦腹东床为憾。今日事已至此，能弥旧嫌，使彼得遂所愿，彼必出死力以相救，事尚可为也。昨宵吾曾探其亲信者，云彼确有此意。幸嫂氏善图之。”儒生妻素懦，尚犹豫未即答。荃姑跃起大声曰：“张三，吾家仇敌

也，吾父果为所害。妾虽一女子，能忍辱事仇耶？宁死勿污我。”儒生妻涕泗交颐，不能赞一语。茝香亦正色曰：“奎姑言是也。吾亦愿以身殉，勿愿事仇人。且主公存亡未可知，遽以娼妓行为，开门而迎敌，认贼作父。妾虽贱，不忍为也，不如就缚以听命。且少主未返，胡不令张升求之。”张升者，仆也。少主者，谓衍庆也。族弟闻之，干笑曰：“子欲以卵敌石，诚所谓无知妇女之尤者矣。若衍庆，则落魄扬州之梦。今更畏罪而逃，未知死所。尚能为尔辈画策耶？勿妄想。速自悟，迟则必索于枯鱼之肆也。”儒生妻及媳女闻衍庆不得归，愈悲恸失措。顷之，族弟拂袖欲出。儒生妻强起留之，询此案果因何事而起，胡严重若此？族弟吐舌曰：“一读书寒士，乃敢上与帝王为仇，造作文字以诋毁之，此何等大罪。吾闻钦使言，兄之亲笔书在彼所。南山可移，铁证不可动也。汝辈尚想以卵敌石耶？且汝辈亦闻湖南曾静案，浙江吕留良案否？曾静虽蒙特赦，家族徒党坐戮者数十人，吕留良至覆其宗。今张钦使有意矜全，谓不忍使吾辈尽膏斧锧，此可谓盛德矣。奈何背之，而又诟病之哉？”语未已，茝香及荷，荃皆叹曰：“偷儿之奸计发露矣。其毒已甚，令人难堪。”儒生妻泫然曰：“帝王之威。谁能避匿？所谓君要臣死，不得不死。且清代自开国至今，以文字得祸者，指不胜屈。吾夫不幸罹此。灾害之来，何术解免？今日实逼处此，吾辈亦何惜一死？但未见主公，何忍遽瞑。吾意当忍辱以待，他日结局，当一家毕命于主公之前，谅为尔辈所同愿也。”语毕，含泪视茝香等。于是茝香及荷、荃等皆痛哭无言。族弟乃令仆人报于钦使，是夕，盛饰乘炬而入儒生宅者，皇华衔命之钦使，十年前杀人无赖之张三也。儒生妻以下，皆踉而迎之，不敢有哭声。张三锦衣翎顶，登堂

宣布上谕，则谓儒生所选《陆沈集》诗文，语语诽谤，大逆不道。今着张某至凤阳，捕解来京。所有家产，即赐张某收执，妻子亦给首告功为奴。首告功者，即指张三首告之人也。于是张三占有儒生家室之事实，公然如法律规定，绝无所用其愧怍矣。自是舍儒生妻年已五十余，遁令一室静居外，无不以次受张三之荼毒。此等惨剧，有史以来，惟盗贼剧乱之世，如朱温之淫于张全义，曹操之虐于陈宫。偶一见之，不谓满清盛时。歌功颂德之下，公然演出于搢绅家，诚非执笔人所忍铺张也。明日，淫昏愚騃之竖子衍庆，与阴狠险恶之族弟，入侍张三左右，啜其残杯冷炙以为荣焉。无何，荷、荃忽无踪影。张三以为族弟利其艳，匿之，将鬻于勾栏中也。盖是夜荃姑曲意媚张三，张三大乐。纵使出入他室，不复防闲。荃又故与族弟耳语，作狎昵状。族弟以为信己也，亦乐就与语。荃又故使张三见之。故遁去后，张三疑及族弟，竟使其徒痛挞之毙，藁葬于野。久之，张三又恶衍庆，亦陵虐不堪，衍庆逃。又追及之，囚侧室中，暑气蒸郁，无所得食，竟坠溷死，二恶人之结果如是。张三纵欲于儒生之室者年余，未尝至京师复命。威酋之与儒生有故者，咸愤愤不平，迭诉于守令及大吏。大吏等使人觇之，则张三确为雍邸旧人，挟有密谕，未敢遽动声色。且当时徒党密布，恐系世宗耳目，更未易轻于一击。于是相率隐忍不言。无何，一强项令曰张滨湄，素有政声，量移至凤署首县事。下车即问张三尚在儒生家否，众役以实告。张令乃密召城守，以兵围儒生第，捕得张三，欲系诸狱。三屹立抗辨，持上谕相恫喝。且言狗官不量力，获罪张三爷，不日凌迟夷族矣。张令怒，立选大杖，令健役痛杖之，未及千而毙。令搜得其所挟密谕，则令照会地方官审查办理，非有执产据室之明

文也。令大喜。上其状于疆吏，言张三矫诏，大逆不道。时于清端方督两江，恶豪猾甚。得张令牍，闻于朝，穷治张三党。凡从之盘踞儒生家者，悉骈戮焉。未几，儒生与笃庆俱归。芏香奉所乳子曰承庆，谓吾家忍死以待主公。今日始毕乃事，遂仰药以殉。儒生厚葬之，为文以纪其事。笃庆亦历述所遭，曰《鸱鸮余命录》，然后知强项令之有自来也。初笃庆以夜醉扶仆登车，忽一青衣奴屈膝前致词曰："主公有请。"笃庆醉中殊未详诘，遽命车从之行，则至一大院落而止。四围黑暗，不知门第之作何状。方徘徊间，青衣奴已不见。第见数妇人执炬出户。若闻声走觅者，见笃庆，大声曰："何来莽男子，闯人家闺阃耶？笃庆以有奴敦请告。妇人相视而笑，若会意然者。故狡狯指示曰："子识吾家为何姓氏，系何官府，能知者则导汝入。"笃庆以为误也，急旋踵顾图人使返寓。呼之不应，数妇人皆笑曰："汝车何尝有御者而呼之不已？"笃庆谛视果无人。数妇人又笑曰："子视门外何尝有车？"语时，以灯光四射，笃庆审视黑暗中，果无车影，不知何时去矣。大窘，反身欲走。一妇人突前挈其肘曰："勿遑急，此间正有佳处，当令汝醉饱淫乐而后就命也。"笃庆不解所谓，但思深夜迷途，实无往处。此宅不知何人内眷，或系勾栏、故泥人若是。吾当少一盘桓，或可藉是得出路也。遂从妇人入室，絮絮问胡为令奴召我，而不令我知姓名。又车马不待而去。今吾急欲返寓，务乞指引。妇人且笑且答曰："勿性急如小儿索乳状。此间乐，不必思蜀矣。"语时，曲折行一甬道间，若沈沈不可穷者。两壁黑漆，火光作深碧色，笃庆怖甚。顾视妇人凡五，两人执烛似小婢，年仅十余岁，三人携食具，约二十余至三十，俱作旗下装，排髻长袍，亦颇冶丽。顾无端误入洞天，心

惴惴不敢逼视。而三妇人谑甚，时挑逗机锋，以笃庆为童騃。笃庆知之，然终不敢肆。行约里许，至一所。暖室三楹，帘幕深掩。三妇人揭帘令笃庆入，且拍肩而语曰："乐哉，今日如登仙矣。盍坐此？招汝之主人当自至。"语毕，笑语而去，须臾声寂。笃庆周视室内，炉香几茗，陈设楚楚，壁衣皆锦绣，非寻常富贵家所有。上有炕榻，华褥锦被，香艳无伦。因疑此必宫禁地。设有变，身立齑粉矣。自念身世，不觉泪下。虽居华屋，如入狴犴，久之，终不闻人声。视所悬灯烛，将见跋矣。大惧，忽帘幕微动，一倩影翩然而入，突逼身旁。小语曰："君速登床，勿令面目为侍婢所睹。笃庆回眸欲视，则烛光已灭，眉目不可辨。但觉口脂之香，吹入鼻观而已。不得已，恍惚登床，妇人亦从之。笃庆如在醉梦间，主权尽失，仿佛夜分，大声发于户外，一如官人之鸣骆呵导而至者。急跃起，则衣服不知所在，妇人亦不知何时已去。举目外视，光耀烂然，火炬森立。十许甲士提刀索人，大呼妖贼敢尔，竟以媚术行淫禁地耶？力曳笃庆下床，垩然裸跣，冻栗欲死。一甲士掷敝衣与之，略蔽体，则缚手足矣。仰视有官人上座，问何由夤夜宿此，尚有何辨。笃庆泣诉奴请误投之由，声泪俱下。官人笑曰："子作此态亦无益，今惟有付之狱吏而已。"语毕，甲士以锁练加笃庆头，锒铛就道。笃庆大号，甲士痛鞭之，体几无完肤，自分必死矣。及天明，则身已著赭衣，居圜室。自思即科以奸罪，亦与杀人当大辟有异，奈何如治重囚？此中必有暧昧，冤哉！顾念家有父母，妻子幼弱，中心如捣。且欲通一消息，未由外达。因哀狱卒而许以重金，俾通信于寓所，且转告戚友。狱卒言上官防闲甚严，非他犯可比，不敢以身试法。笃庆固哀之，始允为之递信。函中言遣妻子南归，己已无生

还望，词甚哀惨。及入狱卒之手，则呈之张三，而以已递到报笃庆而已。是时张三以笃庆入此牢笼，不能奋飞，饮酒乐甚，宴其党于私宅。有健儿郭慕解者，虽受张三款待。而太子胤矜党也。闻笃庆事，心勿善之。且自思曾受笃庆恩，奈何不急救。乃夜跃入狱垣，负笃庆出，匿之家。笃庆惊拜流涕，郭曰："君不忆交河旅店外有一乞食童子，君甚哀怜之，与以食物银钱而善遣之者乎？"笃庆约略犹忆其事，郭曰："即我是也。今救君，谊固应尔，勿谢也。"笃庆感激无地。愿毕生为奴仆。郭笑曰："且缓，君事未了。吾必使君家父子无恙，夫妇团聚，大冤可白，后福可享，吾始可息肩。彼张三恶奴，苟使五年间，尚容于人世，非丈夫也。"乃使人访笃庆眷属，则已为张三送之南归矣。郭扼腕曰："吾又失着，令尊眷坠入虎狼之口，已矣复何言。虽然，关中老父，吾尚能先之。当与君别数月，君有所需，即取之宫中，幸勿避嫌。"笃庆不解所谓，唯唯受命而已。自是遂居郭家。重门缭垣，不能越雷池一步，盖避张三之逻缉也。幸郭室幽洁，花药葱如，且有藏书数百卷，供笃庆披阅。笃庆本嗜学，朝夕讽咏钻研其中，以是少释念家之苦。饮食由窦传递，而时有一慧美婢为之理床褥，涤濯秽溺，巧黠善伺人意。笃庆敬主人之恩，不敢稍涉游戏也。无何，自春徂秋，思乡颇切。一夕，慧婢忽入请曰："有远客至，须君出一面。"笃庆问主人归乎？非得允许，吾不敢见他客也。语时，郭夷然入笑曰："君诚守礼敦信之人，君老父来矣。胡不一见？"笃庆闻老父云云，废书跃起，身蹶门限几仆。至堂中，则须发苍然，而有风尘之色者，儒生也。相抱大哭，各述所厄。盖儒生偕婿游关中，方穷终南之胜，居通渭县。忽县令奉大吏公文，急捕诽谤大逆犯朱某。婿力敌不得，乃由通渭逮至

省垣，系提刑狱中，将解送京师办理。大吏欣然，以为可藉此立功。一夕，忽为人劫去，即郭慕解挈之归京师也。

郭谓儒生曰："君之谤书罪状，外间颇秘密。吾已探访得实，知有所谓《陆沈集》者，为张三攫得，以此铁证，奇货可居耳。自张三告发后，闻朝廷以君之产业赏其功。本欲穷究其事，嗣因曾静案发，宫中意忽变。以为君父子业已畏罪自戕，家室已给张三占领，则亦不与穷究。遂将《陆沈集》原稿令张三销毁。张三恃此护符，宴然享君之产业。其骄横淫恣，有人所不忍言者。友人自南中来，皆能道之。吾意必用法销毁其证据物，然后可制其死命，而君始得有故国之乐，否则无家可归，终非了局也。"儒生泫然曰："计将安出？"郭曰："容徐图之。"自是儒生父子居郭家逾半载。一日，郭大笑而入，谓儒生父子曰："人事之巧，可夺天工，君家荷姑荃姑，又为吾所得，且能为君办大事。岂不可喜？"儒生愕然不解。郭曰："不久自知。"复笑而去。

逸书有言，灵秀不钟于男子而钟于妇人，凡古今之奇事奇案，非有女子组织其间，则了无兴味。且女子不为之后劲，亦终无完全之解决也。如凤阳儒生之冤狱，几于铁案铸成，妇子财产，终为他人之囊中物，必无翻案之望矣。不谓有数女子奔走其间，而万恶之奸徒，立毙杖下。纵帝王至尊，不能为之袒护。彼徒言女祸者，亦知女福之未可尽掩耶？当儒生父子闻荷、荃二女为郭慕解所得，以为必系不堪张三之虐而来。然久之仍不获相见，郭辄言办大事去，父子深以为疑。一日，有女宾议事于私室，儒生父子窥之。闻喁喁言张三之证据物，若何已获状。余言不尽可辨，而面目未睹。越日，郭入语儒生，证据物已得，请君审视之。语次，手持一锦囊，出一册子授儒生。则五年前为偷儿所诳之物，宛然

入目。儒生对之，不觉泪下。郭忽外指曰："功臣在后，君宜与相见。"儒生父子顾视，则珠香玉笑，璧月双辉之两女子也。一燕瘦而蛮靴窄袖，秀蔓中饶有侠气。一乃丰容盛鬋，如环而肥，而森森英爽，有不群之色。儒生父子骇视，盖绝非荷、荃二姑，且莫知其所由来也。郭引入相见。二女自道姓名，则燕瘦者吕姓，晚村先生之孙。环肥者严姓，曾静生徒严鸿逵之女也。自曾静逆案发生后，两家皆受夷灭。惟二女闻风远遁，得某剑师授以剑术。于是往来江湖间，思得当报仇。而途遇不平，亦出一臂相助。前此张三淫占儒生家室事起，道路传播，严女闻之，欲手刃张三以为快。"吕女曰："无益也，恐牵涉株连，终不能为儒生雪冤，不如救其女出，然后徐商之。"严女以为然，卒劫荷、荃而逃。走河南山中，亦授荷、荃以剑术。二女皆领会，颖悟绝伦。吕、严遂令往办张三事，至是始得证据物返。本欲即来省父，因途中遇大臣鄂尔泰家属，鄂夫人甚爱二女，遂从之西，将藉以求援于鄂尔泰，为父兄脱罪。惟吾等私商，既获收回证据物，则须另易一集。中无指触时语者，可求鄂公代进。谓为原集如此，而申明张三所谓《陆沈集》者，系挟嫌捏造，诬蔑倾陷之行为，则奇冤可雪，而家室可恢复也。故吾二人至此，乞朱公注意预备。吾二人勾当事毕后，即当携之而西。"朱父子始恍然。吕严二女既去，儒生遂令笃庆日撰诗文若干篇。略如《陆沈集》之题而易其文。编制成册，以待吕严之来。逾月不至，儒生偶与郭侠论及二女。郭喟然曰："女侠之志事，诚非我辈所及。彼所谓仇人者，言之实堪挢舌。盖仇普天下所不敢仇之人也。自吕戮尸、严极刑之后，捕逮家属之禁未弛。二女南走炎荒，北奔沙漠。时而身热头痛，时而雪窖冰天，曾无倦怠之色。日屡遭逻缉之窘，卒能绝迹飞行，不为弋者

所获，可谓难矣。今乃有其焉者，彼等欲潜入宫禁，实行大事。则始而溷身于某满员家，入为义女。被选宫闱，不得遂。又遁出，乃拜于番僧座下。降志辱身，求入天魔队中，将乘官家之礼佛诵经而图之。昨宵相遇，闻其尚未得间也，然其志益坚。吾辈须眉男子，能毋愧死？”儒生太息泣下。又数日，严女忽中夜排闼入，谓儒生曰：“吾几负夙诺，大事成后，将并图鄂某，则公事未了。故吕姊意令吾来先了公事，彼一人足办宫中事也。”儒生顿首泣谢，严女飘然去。又逾月，无耗，儒生以为事且变矣。忽郭君向父子称贺曰：“张三已毙杖下，明日当送君归矣。”儒生问其故，郭曰：“日前闻鄂尔泰将自西征还朝，先有密奏，言张三挟嫌不法事，劝世宗用术除之。世宗乃授意两江总督于公，俾就近图张三，须令不及知，勿使宣扬前案。盖世宗最怙己过。因既谕令张三查办，赏以产业。恐张三不服平反，多费辨论，令天下知朝廷过失。不如速杀以灭口。且三系藩邸旧人，苟明正典型，则其党必起辨护。而《陆沈集》之隐易旧册，釜底抽薪之计，世宗亦恐张三持前说以相难，故用鄂尔泰密计，使于公选强项令，执张三毙之。而以家室给还儒生，则案可速了。此当时之机密内情也，吾与某中官至好。故能预闻其事。”儒生欣然跽谢。郭曰：“吾此行将送子，张三党羽尚多，恐有害公者。则公终不能享生还之乐，吾之为德不卒，咎何可辞？故不得不远送以了吾愿。且藉此一游江南也。”儒生唯唯，遂与笃庆俱从郭慕解行，将至凤阳，郭辞去曰：“吾当由淮南渡扬子江，薄游吴下。不能送公至里门矣。”儒生固请登堂，受家人一拜，郭勉允之。及明日，忽失所在，儒生父子叹息而已。既归，谒县令白其事，令送之反室，且遣甲士保护焉。无何，二女归，则皆沙门装，如

募化僧状，家人皆怪之。乃自言从鄂公至西南滇边，鄂爱二女聪慧，又知有技击能文章，钟爱愈甚。二女遂以父事为请，鄂公力任昭雪。及《陆沈集》暗景，与杖毙张三，皆鄂所阴为主持焉。既而公以夫人垂老，居恒不怡，欲纳二女为妾。二女闻之，谋所以脱羁绊之术。乃请于夫人，谓父当被难时，曾誓于神：谓如他日冤狱可雪，当奉佛终身，不复与人间婚嫁事。今将践言，请夫人允许。时鄂夫人亦微闻公之欲强纳也，心弗善之。得二女言，知本非所愿。遂慨然为二女剃度，称比丘尼于滇南之某庵。鄂尔泰大恚，会世宗召鄂入朝，公令夫人勿复挈二女去。二女遂落滇南，不敢复归。既而世宗暴崩，颇传即系吕女所戕。未几，鄂尔泰亦卒，或云亦系强死。二女得党人通信，遂潜归省父。将转而北上，一觅吕严相会。既归，儒生妻疾已亟，不数日卒。而笃庆妻已逝。郭慕解方挈一女过皖，遂以配笃庆。盖即密室中之慧美婢也。二女以母丧兄娶，逡巡不获遽行。会县令张滨湄亦断弦，儒生感其杖毙张三之德，谋以荷妻之。荷姑不允，继而郭慕解致劝。荷不可违，乃始蓄发，嫁为县令夫人。荃大惧，一夕，留书室中而去。略言当吕、严救出时，业已无意人世。徒以父仇未报，遂延残喘，展转旋绕，堕尘网者屡矣。情魔所触，易生恶因，至愿削烦恼丝以求清净，亦云解脱矣。此行却非有求人世，差堪自信，实以罔极深恩，未能报尔，遂致稽延。然灵山之约，固耿耿未忘也。一误岂容再误，不贞之女，于人何荣，留此终为祸根。吾惟有速赴侠娘之旧约而已，血气未灭，仍在人间。兄姊嫂氏，已能侍奉我父，勿复以赘女为念。儒生得书悲绝，然亦无可如何也。其后荷从张令历任皖吴守令，时得荃书述所造诣，勇猛精进，禅味颇深。且缕道吕、严二女踪迹，盖如徐霞客之三登

峨眉，四上昆仑，游流沙万里之外，以求异境焉。儒生卒。忽见一女僧，杂众僧中膜拜，及会葬，又哭于墓下。追而求之，则飘然已杳云。后荷亦为张令置姬，一旦失所在。

指严曰："清初相传多侠女，盖专制杀戮之戾气所激而成也。吕晚村孙女最著矣。若凤阳儒生女者，虽亦振奇怀侠，其事不甚章章，殆因吕女轶闻而附会邪？顾赵秋谷《饴山诗集》载二哀诗，其一即凤阳儒生事。言大猾恣淫其家室，张滨湄为令，立杖杀之。又临溜王氏《乡园忆旧》，亦载其略，则非无稽可知，要之忌讳之朝，黑幕中几多惨剧，当世无可告语。遂沈没于凄风冷灰之中，过此又渺茫不可捉摸，宁非幽恨。今日得表而出之，亦一快事也。

红花铺 增选

清顺治十六年间，江南有十大案，杀人如麻，其惨逾于兵燹。所谓抗粮哭庙等，虽株连蔓抄犹其小者，而惟海上案之被祸者尤夥。海上案者，明遗臣郑成功奉鲁王入台湾，抱恢复之志，大治舟师，迭破沿海要隘。由江上溯，取京口，围金陵，声威大震。是时满清甫受命，江南人士，因种族易姓之感，多阴主反正，助郑氏以重振明室者。或奔走京口，受郑氏官札。及仪凤门之败，成功势不支，舟师复遁出海外。于是清廷势力大张，欲藉是立威，以警后来。乃罗织诸与郑部下曾通声气者骈戮之。不足，又开告密之门。凡有仇家好事者，伪造逆籍注某某名，则立逮捕，置极刑，家属从死，或没为官奴婢，如割羊豕。于是毒痛江海，祸遍缙绅。往往有偶与海客往来，有司即指为通寇，絷维以去，阖家

引颈就戮，无可一言辨者。虽亲戚故旧，不敢过问，况敢营救其子姓乎？呜呼！烈矣。

益都冯文毅公溥，康熙初闻人也。以科第起家，历台省，官至大学士。为人醇谨朴厚，无他治略，顾笃于交谊，不失古人风范。所居曰‘薰冶源’，即薰冶泉滥觞之处，颇饶水竹，景极幽胜。凡门生故吏之困乏者，有所求，无不应。院外设候馆，曳裾弹铗之客常满焉。山左人常道其轶事，谓公官京师时，其长公子持家事，诸子皆随侍京邸。独季子名协一，字公季者，居原籍。延师教之，督责綦严。长公子亦敦厚有父风，视季弟如性命，非身率之，不令仆役从之出门一步也。众咸异冯公爱子，而不使入都，殆恐为缁尘所化欤？久之，公季弱冠得第，娶昆山徐大司寇乾学内侄女，奁具甚盛，始令至京邸就婚。忽有老仆自塞外归，冯公使公季迎拜之，如事尊长。越数日，又有二妇人至。公季拜之如前。寻返益都原籍，老仆与二妇人偕。二妇人俱有大家风，一年事四十许，一五十余。老仆虽受尊礼，仍恂恂执役无惰。客既归，其事渐泄于外。始知公季本非冯公子。而二妇人者，一嫡母，一庶母也。老仆杨姓。公季姓王。父名明新，江苏金坛右族。明新为崇祯某科举人，入清登进士第，官刑部主事。其诸父及昆季之官京师，或外就征辟者，又十余人。胞弟明强，诸生也，慷慨有大志。明亡，不胜黍离之痛，不肯仕清廷。常寓书讽明新，勿为名缰利锁所缚，须成第一等人物，明新谢之。且劝勿作螳臂之勇，自取夷灭，明强弗善也，会郑成功以舟师大捷，京口反正，其部下传檄金坛、句容、丹阳等地，宣告恢复明室在即。搢绅遗老，群起号召，竞为壶浆箪食之迎。人心大为激昂，多有蓄发易衣冠以待中兴皇帝之新命者，郑军又命参军王某四出劝

谕，辗转传说，凡助饷若干以上，俱登籍，称义民，事成膺上赏。其有财力能为本军画策，量资录用，俱以忠义论，为其不忘故国也。明强跃然从之，入甘辉帐中为参谋记室，颇见信任。时明新母尚在，有一妻二妾，俱居原籍。盖明新方自扫墓假满甫抵京，本欲挈眷以行。而母老畏北地风寒，遂留一妻一妾侍膳，而自挈一妾随之北。至是闻变，知明强必背己。乃遣老仆归，迎母妻及长妾以避祸。遣者即杨仆也。甫抵淮上，已闻郑军围金陵。恐不得进，易装为贾人渡江，为郑军所获。欲杀之，为明强所闻，得送归金坛。母终不肯行，且以道梗，亦万无行理。杨仆出明新致弟书，略谓老母以风烛之年，何忍复使其目睹不幸事。海上异军特起，非不可喜。然吾弟奉母避难，以待大局之粗定，然后再效驰驱，亦何不可。乃必为翟义宾王，轻于一掷，弟纵不自惜，其如一家数十口何。明强力斥其谬。以为安有赐姓公义兵，业已破竹迎刃，而不能成事者？遂不答明新。且令其嫂作书促明新速反，否则尚奉异种伪朝为君父，天戈所指，玉石之悔无及也。时郑军势甚张，金陵唾手可得。总督郎廷佐等迭败，风鹤告警，满洲官皆微服遁窜。故江南人士颇骄，家人相语，俱以鞑子逃命为戏。而明新母尤愿使子忠于明室，以为死亦得所。故明新妻于氏作书劝明新速归，语极恳挚。姑喜，将遣杨仆持之北去。而金陵之败报忽来。盖是时甘辉攻金陵急，总兵梁化凤率精锐，夜袭其营，甘辉大败被擒。郑成功以残师捷走崇明得免。明强竟为清军所获，与甘辉等俱被害于南京。清廷乃命总督将军等，大索逆党，得郑军册籍，凡迹少涉嫌疑，或姓名略同者，捕得后不甚讯鞫，即时诛戮。其稍著名者，则家族从死，臧等亦没入旗下，或给配关外。明强既诛，老母家族，俱在戍边之列。而逆籍

中仿佛有明新名，且王氏族属，多有姓名。故瓜蔓之抄，无一得免。当收明新家属时，明新母惊悸冒寒，未及行而病卒。时明新妻于氏，妾李氏，二女曰惠娥、贞娥，俱收南京营中待遣。从行者仅一杨仆，一某媪而已。奴婢已星散，亲戚故旧皆惧累及，不敢一存问。母死三日，报营卒，欲遂橐葬焉。杨仆与于夫人，谋求于某抚院，始获桐棺以殓。母将死谓杨仆曰："吾悔不从明新之言。虽然，明新在京，无通谋事，或者可免死乎？"杨仆请俟数日后探信于抚院，未及期而母死矣。李氏谓于夫人曰："昨宵梦主公浴血向吾立。既而哑然失笑，此凶兆也，殆已遇难乎？"语未终而杨仆大号以入，问之，则云："某大人仆与吾心交。彼偷阅邸报，吾主人名，竟列逆籍，恐无以免也。"妾失声而起，欲遂自经。于夫人曰："夫主无子，而子孕已逾期。能索一男以存宗祀，亦殊非细事。吾辈盍忍须臾？尚有望也。"李氏始不死。既而逾期不产。行期已届，妾以怀孕远行，终恐母子不能两全。且官法持之急，即生子亦将饱虎吻，何生为？杨仆奋然起曰："主妇勿忧。倘生子吾必为程婴杵臼，誓不相负也。"李氏曰："能如是乎？"于夫人与李氏俱拜。杨仆盘辟避之，遂行。

明新长女惠娥，年甫笄，已字某绅子。而某绅亦以逆籍骈诛。于夫人匿不使闻。妹贞娥，十一矣。少闻颠末，告于惠。惠泣终夜。遂有死志。会逻守者严，不得如愿。李氏觉其异，多方设词劝慰之。惠娥意少舒。会遇淮安狱守卒搜其衣襟，戏触胸乳。惠娥大怒，解带自勒，不死。官府知其状，杖守者而易之。惠娥夜告母曰："儿已为畸零人，虽偷生何益？不幸受辱若此，何以自存？儿终不能事母矣。"遂痛哭不已。时寒夜，互相抱持。于夫人觉惠娥肤渐冰，呼之不应。扪其体则颈颔冰湿，如流

涎沫，嗅之而腥。大呼众起，贞娥与李氏披衣热火烛之，惠娥颈血模糊，不知何时自刭死矣。皆大号。守者亟报有司，甚惊惧。盖戍犯未至戍所，而守者与寄顿处之官吏皆有罪故也。既而官吏令自后各女犯皆隔离卧，虽母女不得同榻。贞娥日夜号泣，悲澈心肺。于夫人仅辨其音而已。杨仆恐守者肆辱，更酿惠娥之变，乃请于有司曰："所以需守者，贵其能防护也。今守卒辄私相侮辱，逼妇女至惨死，岂法律之意哉？奴才愿效忠于主，尤愿效忠于国家。设许我居间调护，代守者伺察一切，苟有疏虞，愿当重罪。"有司察杨仆诚实，遂许之。既而密告于夫人等曰："小主母苟产子，毋忧为守者所得。吾已安排三窟，以待狡兔。一旦报娩，吾可惟所欲为，彼不能加以阻关也。"于夫人曰："吾闻犯妇生子，必报于官吏，否则作隐匿论。且吾家籍没，子之存否，悬于法官之手。子有何术解免耶？吾见王氏之不血食矣。"杨仆曰："否，否，吾之所以请代逻守者，已早为之地。一旦小主妇临蓐，辞以病，不令守者入视。又故令仆媪酬神作乐，以乱婴孩之哭声，则吾事可为也。"于夫人曰："此特一时计耳。将何以持襁褓而走长途耶？且何以日日酬神作乐，而使守者不见不闻耶。"杨仆曰："非此之谓也，待吾言之。忆吾主生时，才名鼎盛，结交几遍天下。此去山左海岱之间，尽多士大夫贵人，与吾主声气相投者，益都冯公其一也。吾主登第时，冯公座师，曾以吾主文章传示诸大老，谓江南隽才，无过王君。吾主往谒，谈宴至夜深始出。自后每往，吾辈必囊烛笼灯以待。虽风雨冰雪，未尝为之改辙，是诚师生中所罕见者。其他如新城王布政，历城贾翰林，海丰张运司，新城王学士，皆与吾主有旧。视产处孰近，遂往乞援可耳。"于夫人曰："嗟呼！此不可必得之事，奈

何即以为有望？时局变迁，世情凉薄，吾家至戚如某舅大人。某姻长，某伯叔大人，平生谁不与吾主有关系？且谊在戚属。及此案起，曾不一过问，避之惟恐不及。使者罗织亦至严，少通款曲，即成嫌疑犯肆意狂噬，逮冤白而家往往已破，故谈虎色变者亦人情也，况望之师生友谊哉？吾非谓世无血性人。特从井救人，非但智者所不为，亦吾等所不应受之惠也。”杨仆曰：“主妇语固然，然奴终不信数人中必无可恃者。吾计已定，姑试行之。不效，则继之以死，未晚也。”主仆相对而泣。未几，至青州界，骡车走山石间，轧辘作响。斜日出林莽，荒荒作惨红色。于夫人叹息泣下曰：“吾幼时从父官山东，自省垣出东平，连骑相属，冠盖络绎不绝。远望山色如画，斜阳明灭，炊烟四起，仆夫告旅舍已近，收辔徐行。此景如在目前，而悲欢迥异。今日之行，出塞万里，死生未卜，吾夫在何处，王氏一块肉，未知能否如愿。苟不幸，吾誓必死于中土也。”顾姬谓李曰：“汝生男也，吾犹有望，不惜延此残，生女也，当使汝与媪挈之以行。吾尽于是，汝勿我阻，亦毋我念也。”李姬时在车中，泣不可仰，方未及答，忽呼腹痛不已。于夫人知产期已届，急语杨仆，前途旅舍已近否？无已其民舍乎？杨仆曰：“旅舍在望，必可及也，吾往绐守者耳。”乃出谓守卒曰：“吾小主妇有暴疾，入旅舍须谋醑神。安所得巫者而用之。”守者曰：“询之旅舍主人必可得也。吾辈当饮酒以待，有祭余，匆吝也。”杨仆唯唯。既至旅舍，尚不甚湫隘。问地名，应者曰：“红花铺也。”于夫人曰：“咦，红花铺耶？吾有弟生于是，父妾某庶母所出也。今又在是，其生男乎？”未几，巫女鼓乐至。声甫作而儿生，喑不哭。于夫人恐其已死，抚之，手足生动。张幕于外，禁人窥视，人以为神怪

病，不之疑也。于夫人乃召杨仆谓之曰："既生矣，男也。子将若何？"杨仆毅然曰："是吾责也。红花铺距益都城四十五里而弱，行半日可至，大学士冯公家在焉。吾将襁此儿叩其门以哀之。"于夫人曰："甚善，设冯公在京，而家无人可托，当奈何？"杨仆曰："吾信冯公家必有人，勿过虑也。"乃以母衣为襁褓，缚儿其内。书生年月日，置儿怀中。以墨书王字于其背。于夫人与李姬皆祝之曰："如王氏有后，他日可祖示也。"既毕，杨仆挈之出，谓守者曰："巫言须送病者袒衣于十里外，吾将往焉。所以祓除不祥，则病当一夕愈。然又须东南方延医，乃可得资助。此间入城即东南方，吾将往求之。以一日返。吾主妇献汝等酒资若干。好护持，勿远离也。"守者与杨仆感情素洽，唯唯听命，且云速往速来，毋溷乃公事，自泥饮不辍。杨仆洒然已远矣。

时所谓益都冯公者，方以主试事罢，扫墓回籍，假满将行，已束装戒期矣。家人为设酒食以饯，长公子卷辎鞠跽，奉觞上寿。诸子尚幼，亦雁行而进。姬妾三五侍侧，夫人接席而坐。冯公抚幼子之发而笑曰："此所谓六郎也，吾恐其美而不才。他日吾当为之延严师以教督，勿令人徒讥丈夫爱怜少子也。"盖此子为宠姬所生，才数月耳。夫人亦爱之如所出。既而公叹曰："惜王主事以逆案株连，竟被诛戮，遂失一良师。不然，可托子弟者，非彼而谁？"语未毕，一家人作欲白事状，逡巡未入。长子叱使退，公曰："勿尔，彼有事，奈何勿令白？"亟呼问之。家人曰："今午忽来一南方仆，自云主人有要事求相公。而胸怀一初生之赤孩，失乳且将毙。奴不为之通，则号泣伏地甚惨。问其主人姓名，又不肯言。问孩来历，亦号泣不语。但云'求通相公，自有佳处。'吾不之理。久之，抱中儿仅吮以密渍之絮，哭已无

声，势且尽，则其人哭益惨。奴心恻然。因念相公仁爱，或有所求无不应，故彼冒昧来此。事不容不白，俟相公命。”冯公不待其词之毕，惊起曰：“异哉！此必非寻常求告，或有他隐情乎？速导之入，吾将自询之。”家人唯唯出。须臾导一老仆入，皂衣布袜，状甚朴愿。负一襁褓，累累若偻背隆然者。及阶，踧不起，泪落如雨。冯公若曾识之，呼曰：“若非王主事之仆耶？奈何至此，速入自诉。勿作此态。”杨仆闻呼其主官号，知冯公尚不忘旧。急趋入，奉襁褓中物以献。且泣且语曰：“吾主无子，今仅获此一块肉，生死惟公是赖。夫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一线之系，惟此客婴耳。”冯公泫然，为之泪下曰：“汝主不幸，被戮于京。吾闻其眷属须给边，今已至此耶？”杨仆曰：“然，在红花铺，方生此孩，非公无所托命。”公乃顾侍姬曰：“此故人血统之所系也，非汝莫能乳者。”抚婴视之，眉额端好，颇异凡儿。遂命姬李氏者乳之。即六郎之母也。盖六郎方雇乳母。而姬乳未绝，故命焉。公遂谓长子，速取二百金与杨仆，谓之曰：“速归侍尔主妇北去，吾不能为姑息之爱，以摇守者耳目。他日苟能为力，吾必使彼团聚。今母戚戚，为儿在此，勿忧也。”杨仆涕泣拜谢，奉金而出。冯公又召之使返曰：“吾授汝函，汝姑少仆。”杨仆反，冯公乃自书一函授之。又诏曰：“他日汝主妇有生还者，持此函来吾家。吾或有他故，吾诸子皆能善待也。”杨仆遂趋出。冯公雇谓诸子及家人曰：“人生祸福靡常。汝辈幸勿藐视也。”冯公姬既乳王子，公为取名协一。姬初亦甚爱之，不半载而六郎忽殇。姬颇信阴阳生克之说，以为协一钦犯子，命必不祥，故祸及己子。因心恶之，旋告乳尽，不肯养。会他姬生女而殇。愿乳之。冯公爱协一甚，因此姬肯乳协一，遂有宠，而李姬宠

衰，李姬因益恶协一，欲设计害之，以快私意。未获间，会乳协一者性爱蓄狸奴，茵榻床褥皆满，李姬日来与协一嬉。协一方周晬，略能识生熟。见李姬本乳己者，亦匿就之。适乳协一者有事他往，嘱李姬视协一。李姬覆狸奴于衾而以协一伏其后。协一见狸奴尾，试掣之。狸奴大吼，欲反啮。李姬搤狸奴不令啮而狂吼益甚。协一惊晕，不能出声，色灰死，唇白，良久而苏，始嗷然哭，乳协一者闻之。急趋至。见状，大惊。李姬曰："无害，彼畏狸奴耳，非有他也。"是夜，协一遂病惊悸。几不起。良医踵至，始少痊。冯公究受惊之由，知由狸奴。乃斥乳者而仍令李姬育之，乳者至恚恨死。顾李姬憾协一不已，时乳母为士人妻，颇极劳瘁，李姬常令薄衣恶食，使儿冻饿，欲协一致疾，而卒不死。逮免乳，李姬谓冯公曰："京师水土，与协一不宜，不如随少主妇归。彼生产益都，当必与土性有合也，强如在京师多病，冯公知其意，且不欲其子在京中习纨袴气，遂责令长子调护，且为延师以读。协一颖悟甚，而跳荡好弄，不能恂恂绳墨。长子妇又恶之，以为骄风不可长，为子弟惑视听，乃仍送之京师。冯公严督责以待，久之始驯。时协一十余龄矣，稍稍闻红花铺事，知李姬非己母，则大戚。益持节自爱，然意思常若有所不足。会大司寇徐公者，昆山人。见协一而器之，且知系出王主事。主事亦故交，常恻恻念其冤死。欲有所矜全，自言于冯公。有内侄女名贻珍，欲以妻协一。冯公屏人语以故，令司寇自择可否。司寇曰："吾故稔此子家世。然吾内侄亦奇女子，不可以不全此佳话也。冯公异其语。司寇曰："他日赋于归，能举案，事自可白于众。今姑秘之，亦文家之曲笔法耳。"相与大笑而罢。事既定，冯公函告长子，俾协一至京邸就婚。协一闻之，不喜而悲。谓其兄

曰："吾不娶矣。虽方父命，愿长兄为我善辞，怜而许之。"长兄问其故，协一曰："吾夜梦一绅士告曰：'吾汝父也，被惨刑冤死。今汝嫡母及生母在塞外，汝姊流离，几濒于死。汝虽得所，忍自安乎？'予惊而寤，以为妖梦也，然如是者屡矣。予思命或不长，殃咎将至。虽受父兄余荫，终不能自慰其意。其尚敢享家室之乐乎？科第非荣，唱随非好，吾不难敝屣，惟此心耿耿，不知所生之安在，欲往从之耳。"长兄矍然，知不可隐，乃告以故，自任为之斡旋，协一称谢。时协一以冯公力，登贤书矣。其嫂日夜詈之，谓负吾家厚恩，而妄思父母，长兄独念其孝，为之白于冯公。公亦深自引咎曰："吾悔不早告之。且吾憧憧于政务，致忘孟德之赎文姬。吾罪大矣。"乃为书慰协一，而即遣人物色塞外，谋赎其二母。协一捧书而泣，愿至京邸省冯公。长兄遣干仆送之。既至，冯公告以往事，且自引咎。协一痛哭跪谢曰："吾不敢忘父恩也。"冯公乃喜。既而塞外使归，则言此二母早为人所赎归。有司以赝稽之，谓江南一贵官也，仅得老仆杨姓。冯公无如何，太息而已。顾协一恩孝，无以慰其意，则婚事必不成，乃谋之于昆山司寇。司寇闻言，殊坦然不忧。既而曰："彼若是笃挚，固不难如其意，无忧败事也。"冯公问计。司寇曰："彼未尝识母，不过闻声相思，天良之感发耳。吾悲觅一可为彼母者，而使之母，则何患不济？"冯公曰："无益也，吾两妾皆侦乳母，彼亦能尽孝敬，然吾终见其拳拳有所不足耳，奈何谓他人母？"司寇哑然曰："公勿虑。吾所与之母，必能令彼踌躇满志。公第告之，谓汝母已在汝未聘妻处，斯可矣。"冯公疑信不能决，然无他善法，亦姑妄应之。协一果悦，惟必欲先拜母而后亲迎。冯公诺，又以告司寇。司寇使人谓之曰："徐公

已为汝别设青庐，二母且倚阁以望汝矣。然二母意必待汝传胪后始引见，今尚非其时也。”盖协一时方捷进士。未廷试，而喜期亦在廷试后，故云然。协一知无可说，遂研精制策书法，以求必售。时当清初，朝廷方重文学，视科名綦荣，而所试者实词赋书法，无益于政治之物。上之人以为操纵一世人才，其关键在是。而士大夫一生荣辱由之，其得失视为第二生命。有时且或过之，故父诏子勉，家谕户晓，靡不以进士第为最名誉事。协一知此情所不能免。故深信不疑。试事既竟，协一果列一甲三名。冯公于是为之屏当设备，而致之司寇所设之青庐中焉。

世间最真挚之感情，惟子之于母，不能为伪。犹徐司寇乃欲以伪母欺协一，岂非无忌惮之尤者哉？在协一赤子之心犹存，但知孺慕，不计变幻。惟冯公心绪犹豫，设有参差，为协一所觉破，则事且决裂，使吾何以为情？且于昆山司寇亦非全交之道。因急往徐司寇处告以己意，司寇仍固言无妨。冯公终不释，亲往视之。则协一已与二妇人相抱痛哭，公然叙母子之情矣。及娓娓述别后情事，居然真确，绝非赝鼎。冯公大惊，急责徐司寇欺己。司寇亦惊曰：“此则亦非吾所知也。始吾欲慰协一之隐痛，以为有此二母在，可以桃僵李代，为无母者进一筹耳。不意其却为无母而有母，且绝非假定之母也。盖此二母，本系侄媳之母，其女即新人之嫂也。今若是，情事之妙合，巧不可阶矣。其详则新人自能言之，无烦吾喋喋也。”语毕，促家人引新人出。鼓乐竞作，傧相升堂，而结婚之礼成矣。既庙见，冯公一家，皆急欲闻异事。乃请二母，各述所遭，而以次及于新人。所述尤为离奇无匹。

于夫人曰：“予既以李姬所生孩委杨仆，因与李姬忍死以待。无

何杨仆反，知已得所，即亦不悲。虽然，茕茕二妇人行数千里外，冰天雪窖，不知死所，亦惘惘可怜甚矣。李姬产后，惊忧几成痼疾，又时时悲惨欲觅死。予极意慰解之，誓以姊妹相待。要能含辛茹苦，或得赎遇赦，必当重见天日。且所生孩若无恙，必有相会之期。李姬稍稍纾怀，而不测之风云又起矣。先是予等行至山海关，守者待遇，忽加酷虐，至不许杨仆护持，止许在前驱接引。意取男女隔绝之意。无何，守者屡窥贞娥，且时引人来探视。窃窃私谓，状甚可疑。予以前次惠娥隐痛在心，不得不益加防闲。日则并车而坐，夜则相抱而卧，无一时疏忽，守者亦不敢有所侮辱。及至锦州，守者言此地繁盛，可略作盘旋。贞娥齿稚好动，不知世路险巇事。偶出旅舍门前，观玩市中情状。媪从其后。予与李姬检取所携南方锦绣物，将入市易钱，稍具皮服暖帽等，为御寒之计。未几，杨仆为予等持出办理，予不见贞娥在前。急询问，知已出门，乃自往促之归。遇守者，问安往，告以故。守者东指曰左，左予遂循所向人闹市中不可得。久之且迷途矣。予一妇人，平昔未尝入市井，况此间人地生疏，心急足违，何处可得吾爱珠？酸楚不自禁，泪涔涔下矣。旁观怪之，争来问讯。予告以故，都云未睹。不得已始觅归途。迷不得原路。屡问讯，始觉曲折近似。杨仆匆匆来，汗珠遍其颡。急呼曰："主妇来矣，小姑如何？"予大号，答以无着。杨仆回指后从之媪而顿足曰："此老虔婆昏不济事，竟舍小姑而归。然则必遗失矣，恐凶多吉少矣。予此时之悲苦，自闻夫凶耗后所未有也。可怜此弱小之闺女，竟相失于数千里外之不知谁何之手中。抢地呼天，终无查访之法。乃急问媪既偕出，何时离小姑。媪言至闹市中，一妇人持物求售。小姑略取视其物，辞不售。忽来一小姑，如吾家

小姑，而年略长，貌亦甚美。嘱嘱与小姑语，逡巡入一肆中，令吾在外相候。吾诺之。忽肆中人甚拥挤。推吾仆地。吾急起而詈，众人前来劝解。既毕，急向肆中询小姑，肆中言无、无吾大哗，不肯去。肆中人令吾遍索，果无有。吾不得已垂涕而出，以为小姑必自归旅舍也。及返，知无有，故从杨二来觅主妇。予闻媪言，知大有变端。丁趋归旅舍，告守者，守者反大哗骇，谓此人名在籍，安可走失？予等皆有处分矣。予知无可辨冤苦，至欲自裁，杨仆宛转劝予，李姬亦来相慰，皆涕泣无计。未几，稽察官来，厉声诘问走失情由。大遭斥责，并欲处守者以刑。旁有他武弁为之求免，遂以年貌报明追缉。予此时知贞娥必无珠还之望矣。痛哭终日夜，李姬苦相慰藉。时而楚囚对泣，时而抚膺劝勉。杨仆犹四处探访。终无所获。及途中，杨仆私谓予曰："小姑之失，为守者所卖也。吾夜宿帐前，闻两守者隐语，偕大好货，奈何止值百金？一守者言本二百金，彼等引线已瓜分百金矣。此人犹哗辨不服，一人劝其掩口勿道，恐为人所属耳也。余时作嗽声，遂止不谈。审是则其中情节，不大可疑耶？予沈思之，证以未失前守者窥伺状，因泣谓杨仆曰："尔言是矣。守者实设计陷害，且思攫多金也。吾至戍所，必诉于官，以彰其罪。"杨仆叹曰："无益也。吾闻守者，皆与官通，官必助之。虽然，吾当徐求其处，不使水落石出不休也。"予乃谢其忠恳。既至黑省，给配事定。予幸得与李姬同在某公爵家。公爵年已老，止一爱子，使予与李姬抚其子。公爵人颇慈善，且不好色，亦满人中所难得者。惜杨仆别给事满营旗下，罕得相见。久之杨仆来视余，谓已用计陈明主人，往锦州有事，可乘便探访贞娥事。予深感其意，泣而送之。约半载，忽公爵谓予及李姬曰："今有江南大官来赎尔等二

人，云是亲戚。尔等不日且南归，数年之劳，一旦别去，予心恻然。”乃赏予与李姬各十金，又有皮衣等物。此时摆脱樊笼，真是平生第一幸事。虽然，未亡人靦颜苟活，吾夫惨死，不一临哭，且谁收遗骨，至今隐为憾事。此次所谓江南大官者，不知何人，意者先夫之交谊所致。吾二人尚有生还故乡之望乎？果尔吾当觅先夫之榇，迅返江南，奄穸事毕，勉殉先夫于泉下，尚吾力之所能为也。未几，予与李姬得至沈阳，乃见所谓江南大官者。潘其姓，吴人也，髯然长者，在沈阳为留守，盖亦汉军旗下籍。予等茫然不相识。既而潘公自言与先夫有旧，令入见夫人。此际忽有奇异之感情，触于眼帘。为数年来梦想所不到者，今忽无意得之。则予所挚爱极痛之贞娥，乃发见于是处也。贞娥急起抱持，与予大哭。李姬亦号泣随之。无限伤心，并作一泪，室中人皆为之叹息垂泪。哭良久，始叙途中相失事，及得在潘公室内之由。先是贞娥为一女子所诱入肆，观陈列货物。忽有一人，与女子耳语，乃劝贞娥登车，至他处观剧。贞娥不肯从，则为女子牵衣引去。姑从之至一所，则女子忽不见。而三五粉白黛绿者，作妖娆状来窥视。贞娥心大疑，急问女子所在。无有，旋踵欲归。一老媪态狞恶，厉声曰：“子身已售去，将何之？”贞娥始知被卖，则嗷然哭。老媪执鞭而起，势将用武。贞娥哭愈厉。老媪痛抶之，身几无完肤。旋闭于一室。则室中先有一女子在焉，年与贞娥相若，知亦被卖者。互相告诉，女子亦南人，身世悲凉。沦落同感，则泣愈惨，如是者约三日夜。供食极粗粝，不能食，即食亦不能下咽。老媪叹曰：“三十年老娘，实罕见此等烈性女子也。无独有偶，诚吾之不幸事。”一日忽有官人临媪室，汹汹使仆役拘执室中人，若将逮捕然者。既而及贞娥所拘室，引贞娥与女

子出问之，知为被卖。乃迫老媪以原价允赎，否则送官治罪。老媪知势不敌，唯唯听命。官人略责老媪，遂挈贞娥与女子归，即潘公也。盖时因潘公过锦州寓所，与老媪室比邻，故闻哭声而相救耳。既归，贞娥读书慧绝，潘夫人甚爱之。遂以为子妇。而令潘公为女子相攸，期必得快婿。即今日之新人也。于是新人续于夫人所语而自述曰："予小名雪如，亦一因案给配之囚徒也。父沈再思，于湖人，明季科甲。海上之案，坐曾受伪官札。为有司搜获证据，乃被戮于江宁。时予尚幼，不知家中有何大祸。但见吾母日夜哭泣，寝食俱忘，泪尽继之以血。一日抚吾而语曰：'吾不能见汝成长，汝善自爱。惜庶母远行可乎？他日苟获赦宥，尚赖汝存一脉也。'时予亦不甚解其语之悲。但见予家庶母三人，俱从予母痛哭。未几，予母投缳自尽。予已知痛苦，大哭久久，然终不知予母何故决绝若此。既而吾庶母汪氏、鲍氏先后自缢，惟庶母俞氏独不死。抚予问饥寒乎？念母乎？待予若己所生。予感甚。不数日有猛恶男子数人来，逼予庶母远行。予私问庶母将何往，庶母含涕告予曰：'汝父被冤见戮，家属皆须充军至关外，今即长途受苦时矣。'予亦不知何谓充军。但觉朝行夜宿，劳碌甚苦，绝不似他人之得居家中。且有猛恶男子临督，不准自由出入，予苦甚，问之庶母，太息流涕而已。无何，关山跋涉，车马终日，行沙尘间，绝少人影。但闻人言已出山海关矣。予终日愁苦，不知何故同一女子，不能如他人之安居闺阁，亲旧欢笑。乃仆仆征途，穷年累月，不得休息，亦不知何时到何处方为极点。而不料愁苦之事，尚有甚于此者，此乃犹属幸事也。一日至一城市，闻人呼为锦州。予庶母在客舍中小病。予出语守者，早晚延一医来。守者笑曰：'此间良医绝少。闻有某姓者，南人

也，医术尚善。但彼有规例，非主人自往，彼以为不诚，必不肯来。今汝为小主人，偕予往请，或可有效。汝愿一往乎？'予时急欲庶母病愈，应声愿往。而又恐若告庶母知，则必不听余往。乃毅然遂从守者行。至今思之，尚有余痛。盖可爱之庶母，从此遂不复相见也。"语次，泪眦不能仰。

既而又续语曰："予自别庶母而出旅舍门，从守者往延医，悲惨之剧将临。然亦得所依归之机会也。盖守者导余曲折行。至一室，推门径入。一老媪笑问曰：'来乎？'守者曰：'来矣，鸟甚肥白，便宜汝老鹰，二百缗遂不值邪？'予不解其语，意亦不能无疑。岂彼老媪能为女医？然延医亦何必作此等语？予乃以此诘问守者，守者瞋目不答，状甚狞恶，至今思之，犹觉心悸。此时老媪遂提予衣，使人他室。予大呼非予身有病，乃予庶母也。何为欲治予病。老媪出巨灵之掌，猛击予颊，大声曰：'痴虫尚说梦话。汝身已卖给我矣，谁管汝庶母病。'予此时之冤苦，实生平所未经。盖无论予母钟爱，未尝扑责，即庶母视予若拱璧，亦未忍以恶声相加。况批颊耶？自此一哭，天昏地黑，尝以泪痕洗面者，一载有余。既而知卵石不敌，亦随诸女伺应老媪，服从其命令。如是者又数年，及予年十四时，稍有知识，觉常有无故男子入室。摩顶戏谑，无所不至。予思身为闺女，安得与不相识之男子相亲，决意谢绝之。岂知此法一行，老媪大怒，缚予而痛挞之。予此时志颇刚决。虽死不肯允从。老媪亦怒，遂闭予一室中，略给粗恶饮食。数月后忽有一同被幽囚之女子来，绝好良伴。即予今日之嫂氏王贞娥也。既得同志，哭声益纵。遂得动潘公之听，致有拔出火炕之幸事。潘公以予年更稚于嫂，乃令夫人认之为女。盖潘公无女故也，予遂得父潘公而母夫人焉。贞娥既配予兄

廷美。未几，贞娥之母及庶母至，骨肉得完聚。而予之母已不幸自裁，庶母又杳无踪迹。潘公遣人屡求之关内外未得也。究不知存亡若何。予今得良人，又即贞娥之弟。一家完聚，诚可欣幸，所惜者予庶母之沦落耳。”述既毕，冯公及徐公两家，莫不嗟叹久之。

越日，忽有一瞽尼曾往来冯徐两家者。闻家人传述两家异事，大恸曰：“吾儿固已得所乎？且由贵女而为命妇乎？天之报于吾夫，可谓不薄也。”徐夫人潘氏亟问其由，尼曰：“予非他，予即雪如之庶母，沈公之第四妾俞氏也。曩在关外失女，痛哭失明。至戍所功臣家，俱不愿受予。盖以予瞽而坐食。且予病后毁容，伛瘠若鬼，恐不日且毙，故不为人所收录。予思身世若此，不若早尽。既而念女尚流落，予对于夫人顾命，责有未尽，不如待之。遂求于主者，请出家为尼。主家许之，始于沈阳之某庵披剃，焚修数年。后从某太师入京，居某庵又数年矣。不谓爱女近在咫尺。竟不及知，今闻新人自述所历，始打破迷团耳。”潘夫人急报于雪如，迎尼至家，相抱痛哭焉。盖雪如自为潘氏女，已易名贻珍。家人未尝与尼题及是事。尼又瞽目，形容变异。雪如亦不复能识之，故虽往来已久而不知耳。于是两姓之母子夫妻俱得完聚，然其线索皆由于冯公云。

苏庵曰：“吾读朱竹垞先生《万柳堂记》，知冯公为一时盛德长者。后读临淄王氏所辑之《乡团忆旧》中记救王明新遗孤事。虽古之婴臼，何以尚兹。呜呼！清初网亦密矣。而京朝大老，独敢拳拳于刑人之遗孽。求之晓近。岂可得哉？以此言世变，亦非细故也。

乾嘉诗坛点将录并序

夫笔阵千人，必谋元帅，诗成五字，厥有偏师。故登坛而选将才，亦修史而列人表。遂觉星辰各种，借其说于九百虞初，将使风月常新，和其声于三千雅颂，或盖棺而论定，或盖簪而勿疑，或廉蔺之无猜，或尹邢之不避，爰仿东林姓氏之录，演为江西宗派之图。嗟乎！双泪垂南州，叔子不如歌使，一尊倾北海，中郎何似老兵。此则汝南之评，不遗孟德，元佑之籍，未列欧阳。岂曰以下无讥，实乃于斯为盛。文章千古，玉帛万重，惟善将将者，始可与言诗已矣。铁棒栾廷玉序。

诗坛都头领三员

托塔天王沈归愚　（德潜）

（赞）卫武公，文中子，风雅有篇，隋唐无史。然而筑黄金台以延士，则必请自隗始也。吁嗟乎东溪村，曾头市。

及时雨袁简斋　（枚）

（赞）非仙非佛，笔札唇舌。其雨及时，不择地而施，或膏泽之沾溉，或滂沱而怨咨。

玉麒麟毕秋帆　（沅）

（赞）智勇功名，天下太平。

掌管诗坛头领两员

智多星钱鲁石　（载）

（赞）远而望之幽修漏，熟而视之瘦透皱，不知者曰老学

究。

入云龙王兰泉　（昶）

（赞）盛名之下，一战而霸。湖海诗传，《随园诗话》。

参赞诗坛头领一员

神机军师法吾门　（式善）

（赞）前有李茶陵，后有王新城，具体而微，应运而兴。在师中吉，张吾三军，其机如此，不神之所以为神。

掌管诗坛钱粮头领一员

小旋风阮芸台　（元）

（赞）宗庙之事愿为小，其旋元吉，其风肆好。

马军总头领三员

大刀蒋心余　（士铨）

（赞）四十斤者魏朱亥，十万兵者汉樊哙。巨刃摩天扬，则不如轻裘缓带。

豹子头胡稚威　（天游）

（赞）十八武艺皆高强，有时误入白虎堂。

霹雳火赵瓯北　（翼）

（赞）熛以赤，雌霹雳。

马军正头领十四员

双枪将邵梦余　（无恙）

（赞）儿女英雄，天下健者为董公。

双鞭萧子山　（抡）

（赞）堂堂之阵，正正之旗。是孙武子，是传修期。

没羽箭舒铁云　（位）

（赞）弃尔弓，折尔矢，高固王翦有如此。似我者拙，学我

者高，一一击走十五子。

小李广陈云伯　（文述）

（赞）无双国士飞将军，孰为前身孰后身？昨夜弯弓射猛虎，诘朝视之石饮羽。

金枪手彭甘亭　（逃荪）

（赞）钩镰枪，若是班。连环马，不复还。家藏雁翎之甲最精妙，窃此者谁鼓上蚤。

扑天雕杨蓉裳　（芳灿）

（赞）镂金刻玉，落雕都督。

病尉迟孙子潇　（源湘）

（赞）恃一鞭，斗呼延。

青面兽张船山　（问陶）

（赞）殿前指使，将门子弟，可惜宝刀，用杀牛二。

美髯公姚春木　（椿）

（赞）随陆无武，绛灌无文。未若髯之，绝伦轶群。

插翅虎查梅史　（揆）

（赞）虎头万里飞食肉，何如朝汲湖光饮山绿。

九纹龙严丽生　（学涂）

（赞）瓦官寺前，少华山上，谁曰翩翩少年，不敌幽燕之老将？

急先锋周剑云（或作以到）　（为汉）

（赞）长枪大戟，震动一切。

没遮栏许周生　（宗彦）

（赞）结客少年场，春风满路香。

井木犴翁霁堂　（照）

（赞）青松磊落白鹤瘦，谦谦君子，上应列宿。

步军先锋正头领二员

花和尚洪稚存　（亮吉）

（赞）好个花和尚，忽现菩萨相，六十二斤铁禅杖。

行者黄仲则　（景仁）

（赞）杀人者，打虎武松也。

步军冲锋挑战正头领一员

黑旋风王仲瞿　（昙）

（赞）牛而铁，风则黑。突如来如，学万人敌。

步军冲锋挑战副头领一员

浪子郭频伽　（麟）

（赞）东京燕，东林钱，合传之体司马迁。

水军总头领一员

混江龙姚姬传　（鼐）

（赞）家住浔阳江上，款乃一声，有时绝唱。

相士头领一员

紫髯伯翁覃溪　（方纲）

（赞）沧江夜夜虹贯月，惟有玉蟾蜍，清泪滴。

探信接宾四酒店头领四员

摸着天卢雅雨　（见曾）

石将军李味庄　（廷敬）

云里金刚曾宾谷　（旸）

旱地忽律程鱼门　（晋芳）

（赞）八百孤寒三大白，岂有酰人难再得？

管理文报头领一员

神行太保戴金溪　（敦元）　一作全谢山　（祖望）

（赞）飞行绝迹，其言不出。

水军副头领五员

立地太岁刘芙初　（嗣绾）

短命二郎乐莲环　（钧）　一作杨六士　（梦符）

活阎罗吴兰雪　（嵩梁）

船火儿吕叔讷　（星垣）

浪里白条钱竹初　（维乔）

（赞）不平则鸣，如水上之风行。

马军护卫二员

小温侯高东井　（文照）

赛仁贵陈梅岑　（熙）

步军护卫二员

毛头星袁湘湄　（棠）　一作李墨庄　（调元）

独火星袁留生　一作李鸟塘　（骥元）

水军护卫二员

翻江蜃钱谢庵　（枚）

出水蛟钱叔美　（杜）

管理军政头领一员

铁面孔目王铁夫　（芑孙）

（赞）斩斩不附和，顾公在座。

马军骠骑旧头领十员

百胜将孙补山　（士毅）　一作李鹤峰　（因培）

天目将赵璞函　（文哲）　一作张少华　（熙纯）

圣水将顾晴沙　（光旭）　一作钱竹汀　（大昕）

神火将孙渊如（星衍） 一作吴竹屿 （泰来）
镇三山吴谷人 （锡麟）
丑郡马梦文子 （麟正）
火眼狻猊张瘦铜 （埙） 一作史赤崖 （善长）
铁笛仙赵味辛 （怀玉）
摩云金翅伊墨卿 （秉绶）
赤发鬼查榕巢 （礼） 一作刘松岚 （大观）
（赞）小郁莒，大齐鲁，迭长敦盘，各建旗鼓。
专治诸病头领一员
神医薛一瓢 （雪）
芒砀山旧头领三员
混世魔王杭厘浦 （世骏）
八臂哪吒齐次风 （召南）
飞天大圣郑炳也 （虎文） 一作王西庄 （鸣盛）
登云山旧头领二员
出林龙吴竹桥 （蔚光） 一作祝宜臣 （维诰）
独角龙吴巢松 （慈鹤） 一作祝芷塘 （德麟）
宋家庄旧头领一员
铁扇子袁香亭 （树）
桃花山旧头领二员
打虎将朱青湖 （彭）
小霸王项门金 （墉）
枯树山旧头领一员
丧门神宋茗香 （大樽） 一作陈东浦 （受兹）
清风山旧头领三员

锦毛虎盛青墁　（锦）　一作徐尚之　（书受）
矮脚虎王齐子　（太岳）　一作王秋塍　（复）
白面郎君方子云　（正澍）

少华山旧头领二员

跳涧虎陈古通　（毅）
白花蛇何南园　（士颙）

后寨头领三员

一丈青王介人　（文潞）
母大虫陈筠樵　（声和）
母夜叉沈芷生　（情端）

飞书走檄头领二员

圣手书生吴渚川　（文溥）
玉臂匠陈曼生　（鸿寿）

行刑刽子头领二员

铁臂膊钱南园　（泮）　一作谢香泉　（振定）
一枝花尤二娘　（维熊）　一作胥燕亭　（绳武）

步军协理头领二十六员

病关索王梦楼　（文治）　一作邵二云　（晋涵）
拼命三郎毛海客　（大瀛）　一作徐朗斋　（铎）
锦豹子杨荔裳　（揆）　一作杨笠湖　（潮观）
金钱豹子石琢堂　（韫玉）　一作顾立方　（敏恒）
轰天雷侯爽门　（嘉繙）　一作谢蕴山　（启昆）
神算子将藕船　（知节）　一作沈榕皋　（奕隽）
铁叫子陶篁村　（元藻）　一作秦小岘　（瀛）
玉旛竿汪剑潭　（端光）　一作铁梅弇　（保）

两头蛇徐龙友　（夔彝）　一作周迂村　（准）
双尾蝎李客山　（果）　一作张榘夫　（锦芳）
小尉迟陈桂堂　（廷庆）　一作孙莲水　（韶）
病大虫赵良甫　（函）　一作蒋立崖　（业晋）
金眼彪屠琴坞　（倬）　一作范瘦生
鬼脸儿薛香闻　（起凤）　一作杨赞山　（之濂）
催命判官沙斗福　（维杓）　一作黎简民　（简）
中箭虎宗圣垣　一作崔漫亭　（龙儿）
花项虎严道甫　（长明）　一作英梦堂　（廉）
没面目金寿门　（农）　一作张浦山　（庚）
青眼虎李载园　（符清）　一作郑枫人　（云）
笑面虎詹石琴　（应）　一作吴白华　（省钦）
通臂猿毕子筠　（华珍）　一作王载扬　（藻）
操刀鬼汪小梅　（淮）　一作屈悔翁　（复）
菜园子童二树　（钰）　一作金棕亭　（兆燕）
小遮拦许青士　（乃济）　一作沈云樵　（初）
活阎婆林远峰　（镐）
险道神郑板桥　（燮）

隐姓埋名头领四员

金毛犬　白日鼠
九尾龟　鼓上蚤

额外头领附录

黄面佛彭尺木　（绍升）

题　词

吴　增　祥

南国徐陵最有词，玉台篇咏几人知？曼珠末运耽新学，独爱延陵掌故诗。

叹凤嗟麟一喟然，国风亡熄宝书传。高吟十二朝中事，左史毛诗合一编。

禁中事语秘能详，赋罢梨园砚墨香。月旦后来多浅见，强云花蕊胜王郎。王仲初实，宫词圣手。有谓不及花蕊者，殆强作解事耳。

太史谦谦托马牛，风人下笔自温柔。绝胜明季张苍水，苦把微词诋建州。

易顺鼎

班管新来费几丛，仲初花蕊欲争工。故都遗老张孤雁，杂事诗家厉太鸿。黍火青余天禄阁，土花碧遍未央宫。玉堂父子金銮客，泪滴秋镫一穗红。

清宫词

钱塘九钟主人撰

峨峨长白映无垠，朱果祥徵佛库伦。集庆星源三百载，觉罗禅亦衍云礽。

满洲发祥之始，肇自佛库伦，浴于长白山下之布尔湖，里有神鹊衔朱果置其衣中，吞之而生子，名布库伦雍顺，是为爱新觉罗氏。及入关定鼎，凡显主以下之本支，皆为宗室，显祖之伯叔兄弟各支子孙，皆为觉罗。凡皇子皇女，及近支所生子女，每岁终由宗人府记之于表，名曰星源集庆，次年正月，交入大内。每遇丁年，纂修玉牒一次。其私生子则不入属籍，赐姓氏曰觉罗禅。

星火援师救女孙，虫沙莽莽怆招魂。他年大恨终当雪，古勒城边战垒存。

尼堪外兰，居苏克苏浒河部图伦城。阴构明宁远伯李成梁，将攻杀沙济城主阿亥章京，复合兵攻古勒城。城主阿太章京之妻，为礼敦巴图鲁之女，景祖恐女孙被陷，偕显祖往救之。阿太不令其妻出城。尼堪外兰以计诱杀阿太，二祖均遇害，成梁屠城中人。其后太祖以七大恨誓师伐明，盖以景祖、显祖为成梁所戮也。

九翠四凤礼尊崇，骄侈宜惩汉晋风。八角殿中遗训在，天姬首重德言功。

天命八年，太祖卸八角殿，训诸公主以妇道，毋陵侮其夫，恣意骄纵，违者罪之。

华凤纤巧束双缠，妙舞争夸贴地莲。何似珠宫垂厉禁，防微早在人关年。

顺治初年，考庄皇后谕有以缠足女子入宫者斩。此旨旧悬于神武门内。

七载金滕奉至尊，宫闱秘史那堪论。名姝来自句骊道，素旐凄凉喀喇屯。

睿忠亲王娶高丽女二人，以出猎喀喇河屯，中途病卒。

双成明靓影徘徊，玉作屏风璧作台。薤露凋残千里草，清凉山上六龙来。

吴梅村《清凉山赞佛诗》，相传咏世祖端敬皇后董鄂氏事。廉亲王允禩子著《目下旧见》载世祖七绝一首，知遁荒之说，非无因也。诗云'我本西方一衲子，黄袍换却紫袈裟。'

吴娃中岁谱离鸾，朱邸金尊进合欢。盛鬓丰容矜绝世，过虚一志未从残。

《过虚志》一书，记豫通亲王娶昆山黄氏妇刘三秀事，具详始末。

秋狝行围重木兰，柳条边外地平宽。永安莽喀嘉名锡，博得高年大母欢。

木兰秋狝之制，仿自康熙。所以习武事绥远人也，行围之地，为喀尔沁敖汉翁牛特诸部所蜀地。康熙间，献地一千三百余里，四面编柳为界，谓之柳条边。圣祖曾奉皇祖母孝庄皇后至威逊格尔行围，围场分两翼，东口首围，名曰永安莽喀，西口首围，名曰永安泝。圣祖亲定嘉名，皆以汉语冠于满语之上。永安

取吉祥之义也。满语沙冈为“莽喀”，沙地为“浑”。

思子无台异汉皇，皇孙终老郑家庄。从今正大光明殿，御管亲书禁匾藏。

圣祖皇太子理密亲王既废，其子弘晳，始而禁锢，继迁居京西郑家庄，仍袭郡王。自康熙后，不立储贰，默定继体者之名，亲书密缄于正大光明匾中。迨末命时，始派大臣启视，颁诏册立。

阿其那与塞思黑，煎豆燃萁苦不容。元武门前双折翼，泰陵毕竟胜唐宗。

阿其那、塞思黑，世宗改其弟允禩、允禟之名也。

黄教由来国俗崇，雍和潜邸辟离宫。须知我佛名欢喜，丈六金身色即空。

雍和宫在北新桥之北，为世宗潜邸，登极后升为宫。乾隆初，庄严法相，以喇嘛守之。宫内法轮殿塑男女裸体佛像，谓之欢喜佛，盖从蒙古俗也。

巨族盐官高渤海，异闻百载每传疑。冕旒汉制终难复，曾向安澜驻翠蓰。

海宁陈氏有安澜园。高宗南巡时，驻跸园中，流连最久。乾隆中尝议复古衣冠制，不果行。

铁牌请到自邯郸，斋醮连旬诏设坛。步祷深宫家法在，木郎词付近臣看。

乾隆间，京师大旱。孝圣皇后于御园龙神祠内，步行亲往祷雨。旋即渥沛甘霖。宫中祷雨之文，谓之木郎词，凡三十余句，以三、四、五、七言为句，类汉时郊祀乐章。孝钦皇后曾以示军机大臣。

便宜发粟为扬仁，严妪何期白简陈。凤艑暂停温诏下，中官

宜进太夫人。

高宗奉孝圣皇后南巡，行至山东境。济宁州知州颜希深，以事他出，适地方急赈，其母夫人何氏，即发仓粟予之。巡抚某以违制严劾，孝圣以其母为贤，不加处分。召见何氏于舟次，赐以匾额，褒赉备至。会济南府出缺，即蒙超擢。不数年荐至河南巡抚。

拖床碾出阅冰嬉，走队矰弓五色旗。黄幄居中奉慈辇，翼诗貂座日舒迟。

每岁十二月，于西苑三海阅冰嬉。所以习武行赏。御前侍卫率八旗兵队，奔驰迅疾如飞，张弓挟矢，分树五色旗以为次第。乾隆间，高宗岁奉孝圣皇后阅视三海中。冬令乘坐冰床，亦谓之拖床，上用者以黄缎为幄，如轿式然，以八人推挽之。翼幨貂座：见高宗御制冰床联句诗。

昆明湖水漾秋清，鹭鹚鸂鶒洛晚晴。水猎罢时箫管进，珍筵纷错启慈宁。

淀园旧有水围，其后停罢，而水亦涸。总督高斌复潴之。乾隆甲戌，高宗尝奉孝圣皇后观水猎于昆明湖。嘉、道以还，不复躬行矣。

九老香山礼数殊，瑶华妙笔手亲摹。卢欢八艳重开宴，画苑能成第二图。

乾隆辛巳，孝圣皇后七旬万寿，赐三班九老宴于香山。在朝王大臣九人，武职九人，致仕诸臣九人。有《香山九老图》，为贝子弘旿所绘。迨孝圣八旬万寿，亦于香山宴之。一为文职九老，一为武职九老，一为致仕九老，仍分三班。命画苑艾启蒙作图。

宁寿宫中万象春，金川铙吹凯歌新。慈颜啐穆天颜喜，抱见.传来卅六人。

乾隆丙中，平定两金川。孝圣皇后御宁寿宫，高宗侍膳。赐将军阿桂、丰升额等功绩最著者三十六人，宴于阶下。为历来未有之盛典。凡兵事奏凯，召见有功之臣，行抱见礼。亦国俗也。

瑶星坤极谧祥光，宫训图成十二章。岁岁春朝重展视，云缣深护学诗堂。

乾隆间，绘历代后妃之有德者为《宫训图》，凡十二帧，曰燕姚梦兰、徐妃直谏、许后奉案、曹后重农、樊姬谏猎、马后谏衣、西陵教蚕、姜后脱簪、太姒诲子、婕妤当熊。每岁终，张于东西六宫，本日收藏于景阳宫后之学诗堂。见宫史联句诗注。仅载于图之目，余二图阙。

星霣苍龙失国储，巫阳忽又召仓舒。长秋从此伤蕾落，云黯纤阿返桂舆。

康熙以后，既不立储。高宗以皇次子永琏为孝贤皇后所生，特书名封贮于正大光明匾中。未几薨，谥曰端慧太子。复以皇七子永琮亦为嫡出，隐有书名之意，而永琮又薨。孝贤伤悼过甚，不数年崩。

列戟通侯十四人，外家恩泽古无伦。君王亲谏河洲德，检点祎笄倍怆神。

孝贤皇后事孝圣皇后，最得欢心，高宗称其淑德，为古今之贤后。故待遇后族，贵宠无比。先后膺五等封爵者，富察氏凡十四人。孝贤崩后，御祭文字哀婉沉挚，见于《啸亭杂录》凡平日所御奁具衣物，不令撤去，照常陈设。圣心眷注，亦古今所罕见也。

长乐宏开饯岁筵，骈词吉语灿珠联。一堂五世空前撰，此是乾隆极盛年。

乾隆间，皇六子永瑢绘《岁朝图》，进呈孝圣皇后。高宗御题，有"永绵奕载奉慈娱"之句。其后命取永、绵、奕、载四字，为近支宗室命名行派，然未有明谕也。甲辰亲见皇长子定安亲王生曾孙载锡，是为皇元孙，五世一堂。因于雍和宫后室及大内景福宫避暑山庄，皆书揭五代五福堂额，诚古今帝王中所仅见者。道光丁亥，钦定续拟溥、毓、恒、启四字。其时溥字辈，已命名奉字，皆令改之。咸丰丁巳，又钦定续拟寿、阊、增、祺四字，均见谕旨。

赏云载去独含颦，不学文昭望孟津。衹庙但虚椒屋礼，生前依旧偪中宸。

高宗继后那拉氏，随侍孝圣皇后南巡，忽自剪发，失其常度，中途送还京师。满洲旧族，最忌剪发。高宗谕旨，谓本应废立，以其继位中宫，故优容之。越数年薨逝，命以皇贵妃礼治丧，不得祔庙。其时有满员上疏力争，谓宜用后礼，留中不发。迨嘉庆四年，高宗上仙，始将此摺封固，交内阁收贮，至今尚存。或谓废后在杭州为尼者，误也。

汉姓难同色目侪，富年却特制诚乖。东朝天下通婚诏，圣母曾闻氏魏佳。

满汉向无通婚之例。至光绪季年，孝钦皇后始诏令满汉通婚。然圣祖妃嫔已有年氏、王佳氏、陈佳氏，仁宗生母孝仪皇后为魏佳氏，皆汉人而投旗者，故称为某佳氏。佳者，家之叶音也。视元时专重一色目，轻视汉人者，固有异矣。

家人燕见重椒房，龙种无端降下方。丹阐几曾封贝子，千秋

疑案福文襄。

福康安，孝贤皇后之胞侄，傅恒之子也。以功封忠锐嘉勇贝子，赠郡王衔，二百余年所仅见。满洲语谓后族为丹阐。

雏鬟生长大宛西，钿合无情宝剑携。帝子不来花已落，红颜黄土玉钩迷。

回部某王之女。事见王壬父《湘绮楼文集》所撰传。

秦箫仙馆倚云霞，玉水萦纡赐主家。独有沁园今冷寂，马神庙外马缨花。

仁宗四女庄静公主，下嫁土默特贝子玛尼巴达拉。赐第在德胜门内东蒋家房，与成哲亲王第，均赐用玉泉山水，引入邸中。城中诸邸，皆无此也。今其后人贝子棍布札布尚居之。高宗四女和嘉公主额驸福隆安故事，在后门内马神庙，今已改为大学堂。

定昆池沼旧山庄，复道遥迤缭粉墙。尊养两朝崇圣孝，含晖西爽并沧桑。

含晖园在圆明园之东，有复道相属。仁宗三女庄敬公主厘降时，赐居于此。公主薨逝，额驸索特那木多尔济照例缴进。又以成哲亲王寓园西爽村，均并入绮春园中。道光时，宣宗尊养孝和皇后于绮春园中。文宗初元，亦奉孝静皇后居此，问安视膳，一如道光间礼。盖文宗幼时失母，为孝静所抚育，故即位后，孝静由康慈皇贵太妃尊为太后也。咸丰庚申淀园之灾，绮春亦同归煨烬矣。

蕙质兰心并世无，垂髫曾记住姑苏。谱成六合同春字，绝胜璇玑织锦图。

孝全皇后为承恩公颐龄之女，幼时随宦至苏州，明慧冠时。曾仿世俗所谓乞巧板者，断木片若干方，排成“六合同春”四

字，以为宫中新年玩具。咸丰初，京外有仿其遗制者。

如意多因少小怜，蛤杯鸩毒兆当筵。温成贵宠伤盘水，天语亲衷有孝全。

孝全皇后由皇贵妃摄六宫事，旋正中宫，数年暴崩，事多隐秘。其时孝和皇后尚在，家法森严，宣宗亦不敢违命也，故特谥之曰全。宣宗既痛孝全之逝，遂不立他妃嫔之子，而立文宗，以其为孝全所出，且于诸子中年齿较长。

捧砚调朱玉漏迟，御前裂帛太憨痴。才人一别披香殿，明月羊车系梦思。

宣宗勤于政事，披览章奏，常至夜分。某日有宠姬取而裂之，翌晨遣出，亦不加以他罪。

中使传宣急召虾，乾清宫畔月笼纱。龙颜一怒蛾眉死，御剑封还带血花。

道光中，某夜宣宗在乾清宫盛怒，厉声呵斥。立召值班侍卫王某入宫门，授以宝刀，令一宫监带至某宫第几室，于床上取一宫眷首覆命，不知其为何事也。王某、黄岩人、曾为其从孙骏甫太常言之。满洲语谓侍卫曰虾。

太平湖畔启朱门，分府时承同辇恩。表淑含和资母训，宫中兰膳体常尊。

醇贤亲王母琳皇太贵妃乌雅氏，性贤明。文宗即位，王分府于太平湖畔，太妃例应归府。文宗甚尊敬之，故仍居宫中。

纤步金莲上扣墀，四春颜色斗芳时。圆明劫后宫人在，头白惟吟湘绮词。

咸丰间，圆明园各宫有牡丹春、海棠春诸名，谓之四春，皆以居嫔御者。见王壬父《湘绮楼诗集·圆明园词》。

女伴三旂结队偕，绣襜锦袱映宫槐。禡头已命南征将，选秀仍闻撂绿牌。

文宗时选秀女，有一女子，谓东南发匪方炽，不闻朝廷选将命师，尚于此时循例选秀女耶，诸多侃直，文宗不以为罪。王壬父亦为之作小传。满洲俗语谓引见不入选者曰撂牌子。

北狩经年跸路长，鼎湖弓剑黯滦阳。两宫夜半被封事，玉玺亲钤同道堂。

咸丰辛酉秋，文宗崩于热河。穆宗初立，孝贞皇后及孝钦皇后垂帘政听。凡行在所颁谕旨，皆钤御赏印于首，同道堂印于尾。此二印皆文宗末命时亲付两宫者也。

玩物纷罗不倒翁，聪明英毅欲锄凶。梓宫返阙爰书定，铁帽终存翊戴功。

在热河日，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肃顺，矫称奉遗命赞襄政务，朋比为奸。孝贞皇后、孝钦皇后召见恭忠亲王，密定机宜，于还京之日，即治载垣端华罪，赐自尽。并命肃顺护送梓宫，于中途拿问，解京处斩。仍以怡贤亲王、郑献亲王之子孙袭爵。俗谓从龙入关世袭罔替之亲王为铁帽子王。穆宗时方六龄，在滦阳行宫，戏土偶折其首曰："此载垣、端华、肃顺也，吾必杀之"。其英断如此。

铁牌深锢未曾刊，矫诏俄闻遗内官。祖训煌煌齐典宝，圣明中外仰慈安。

国初鉴于前明珰祸，世祖时特铸铁牌谕十三衙门，立于神武门内，所以防微杜渐者，垂训綦严。同治己巳，有蓝翎太监安得海者，伪称奉命至苏州采办珍珠，自天津乘船南下，行至山东，骄纵不法，道路震骇。巡抚丁宝桢派员拿获至省，具奏请旨。孝

贞皇后平日于用人行政，悉委之孝钦皇后，不轻发言，独于此案力持大体，谓宜遵守祖训，就地正法，不可轻纵。一时中外交相称颂。得海既伏诛，宝桢令陈尸三日。其随从太监苏拉鏖手、均斩绞发黑龙江如律。

纳兰一部首歼诛，婚媾仇雠箠脱弧。二百年来成倚伏，两朝妃后侄从姑。

入关以前，太宗先聘尼堪外兰之女，而叶赫纳兰部争娶之。太宗遂征服尼堪外兰，复讨叶赫纳兰，灭其部落。纳兰之后，以部落为姓，即那拉氏。孝钦皇后，其后裔也。

宝鉴编成号治平，宣仁初政致清明。尚书图说曾钦定，更选儒臣值迩英。

同治初，孝贞皇后、孝钦皇后垂帘听政。命南书房翰林录孙嘉淦三习一弊疏进呈备览，既又命南书房上书房诸臣，取历代帝王治术，足资法鉴者，汇纂成书进呈，名曰《治平宝鉴》。光绪癸卯甲辰间，命南书房翰林撰书经图说，排日呈览，书成颁行。丁未冬，又派儒臣七人轮班进讲。孝钦及德宗每日办事后，听讲于勤政殿。

库笺滑笏劈窠书，龙虎盘拿势卷舒。朝罢重修惟礼佛，大圆宝镜映雕疏。

孝钦皇后喜作大字，用丈馀之库猜笺，书龙虎松鹤等字，每岁多至数百幅。宫中及西苑颐和园，均喜以"大圆宝镜"四字为匾额。

大雅斋中写折枝，丹青钩勒仿筌熙。江南供奉虽承旨，不及滇南女画师。

内廷如意馆画工，皆苏州人。光绪间，昆明缪素筠女史嘉

惠，王画花卉，承值二十余年。每当拈毫染翰，孝钦皇后并坐指示之，眷遇始终不衰。大雅斋，孝钦自署斋名也。

开国科名几状头，璇闺女诫近无俦。昭阳从古谁身殉，彤史应居第一流。

国初满汉分榜取士。顺治壬辰科，满状元为麻勒吉，乙未科亦分两榜。其后满汉同榜，惟同治乙丑科，崇文忠以一甲第一名及第。孝哲皇后禀承家训，母仪懋著，尚未受册封之时，已有明德和熹之令誉矣。

寝园新冢妙高峰，锯釜摧残马鬣封。银杏半枯松柏老，宵深风雨泣潜龙。

醇贤亲王园寝在妙高峰峰巅，巨树可数人合抱。某年，孝钦皇后命人断之，根深树大，有巨蛇盘互其下。

娣姒原从姊妹行，遥源叶赫启灵长。宫廷每斟家人礼，八座安舆赐杏黄。

醇贤亲王福晋为承恩公惠徵之女，孝钦皇后之胞妹。光绪间，曾奉懿旨赐黄轿。福晋秉性缜冲，每至内廷，仍不敢用也。

求郎不徇馆陶情，汤沐频颁视所生。异数今同长公主，连云甲第峙东城。

荣寿公主为恭忠亲王之女，文宗以其聪慧轶群，屡欲抚为己女。同治初年，奉孝贞皇后孝钦皇后懿旨，封为固伦公主，恩遇甚渥。额驸志端，早卒。子麟光，以先代世职袭公爵，屡求要差，孝钦以其年少，终不予也。公主府在安定门大街大佛寺后身。

桑园深锁绿阴酣，油盖安车重祀蚕，召取吴兴村妇至，绮华馆内染云蓝。

桑园门在金鳌玉蝀桥之北门南向，与焦园门相对。每岁三月吉日，皇后于园。内亲祀先蚕西陵氏之神，妃嫔二人，公主福晋命妇七人，随从采桑。皇后有事，或遣妃恭代。光绪间，孝钦皇后命浙江巡抚选湖州桑妇数人入京，教习饲桑之法，设立绮华馆，招募机匠，缫丝织绸。

庞眉人梦是何缘，还我江山一慷然。后夜相逢人似旧，驴儿年改马儿年。

德宗于甲午前，屡于梦中见一老人曰："汝几时还我旧物。"德宗无以应。他日奏闻孝钦皇后，孝钦曰："如再梦见，告以驴儿年还尔。"旋又梦见此老，仓卒之间，则误曰："我于马儿年还尔。"此寤，犹能记忆，后以闻于孝钦云。

别殿排云进寿觥，慈怀日夕轸边情。诸州点景皆停罢，馈馈颐能发大羹。

甲午冬，孝钦皇后六旬万寿，各省疆吏派员祝嘏，自颐和园至西苑，沿途分段点景。会中东战事方亟，廷臣交章谏诤，乃命停止点景，仅于园内排云殿受贺，颁发内帑以犒前敌将士。

千步廊前辣碧岑，佛香阁畔恣登临。长衣窄地盘旋上，亲挽辇舆有福金。

孝钦皇后在颐和园，每日必登佛香阁游览。阁在万寿山之巅，俯临排云殿，矗立云表，松槐夹峙。千步廊由玉兰堂乐寿堂迤逦而西达殿门外，为光绪间所新创，非当日园中之旧。庞端郡王载漪之福晋，为阿拉善王之女，雅善词令，能伺孝钦之意旨，日侍左右，亲为扶舆。庞大阿哥，溥儁之人嗣也，福晋之力为多。福金即福晋。

列肆分廛厕禁林，团城翠栝荫萧森。步行亲诣承光殿，为识

阎阁疾苦心。

孝钦皇后居西苑时，命宫监于北海承光殿侧设列市肆，罗陈百货，亲往问价，以考镜商贾之情。团城亦称团殿，即辽时梳妆楼旧址，其旁有白皮松数株，八百年前旧植也。

宫车晓出凤城限，豆粥芜菱往事哀。玉镜牙篦浑忘却，慈帏今夜驻怀来。

联军入京之日，孝钦皇后晨起闻警，尚未盥漱，以绿绸袱首就道。德宗终日饥饿，行至贯石，仅食冷绿豆粥一盂。以辘轳为枕，卧土坑上。翌日抵怀来，知县吴永迎入署中，孝钦居吴永妻之卧室，始取其奁具梳洗焉。

九月蒲津官渡寒，翠旂夹道万民欢。冰梨火柿家家献，手赐银牌带笑看。

庚子九月，两宫由蒲津渡河入潼关，陕境妇孺跪迎道左，咸捧果物上献。孝钦皇后于舆中手取一二，亲以银牌赐之。

芬敷欧碧八仙庵，移贮铜瓶景泰蓝。一御金根瞻佛座，华鬘云影护经龛。

长安城外八仙庵。唐兴庆宫故址也，孝钦皇后亲往礼佛。庵内牡丹最盛，绿者尤佳，宫监时以折插行宫胆瓶中。

太白参天灵气钟，穷碑丽藻竖层峰。差同玉简投龙壁，不似金轮咏石淙。

长安苦旱，孝钦皇后命大臣祷雨太白山，果获甘霖。御制申谢之文，勒石山巅，碑首全题皇太后徽号。盖前碑文，无此例也。

甘泉烽燧遏严城，禁掖传筹夜不惊。承值膳房依例进，寒衣纫就寄西京。

联军入都城，宫内先朝主位，尚有皇贵太妃诸人，禁门以内不敢惊拢，每日照例进膳。主位等手制棉衣，令太监赍至行在，进呈孝钦皇后。

春蒐驻跸晾鹰台，慈驭当年西度来。百载重修巡幸典，收京乐府唱銮回。

南苑在京师之南，为元时南海子故址，亦名飞放泊。乾隆以后，谒陵回跸，辄于此行春蒐之典。晾鹰台，在苑之迤南，蒐毕，命虎枪营人员殪虎于此。乾隆时孝圣皇后，道光时孝和皇后，皆尝一幸南苑。光绪辛丑冬，德宗奉孝钦皇后銮，壬寅癸卯谒东西陵，均至南苑驻跸数日。惟春蒐之典，旷废已久，不克举行矣。

朱丹绣阙大秦妆，鍪壑人来海宴堂。高坐璇宫亲赐宴，写真更召克姑娘。

戊戌以后，各国使臣眷蜀每以岁时入觐，厚加宴赍。辛丑回銮，以旧时瀛秀门内仪鸾殿址，改建海宴堂，专为接见外臣之地。甲辰春，孝钦皇后召西女士绘御容，宫中呼为克姑娘。

翔鸾飞舰棹湖波，天上嬉娱乐事多。不爱内家妆束贵，居然雨笠与烟蓑。

孝钦皇后于颐和园，率后妃乘小艇照像，用渔家服。

幽风堂外驻虹游，自在庄前辟绿畴。亲御麟毫题赐额，至尊侍坐畅观楼。

西直门外三贝子花园，改为农事试验场。德宗奉孝钦皇后亲往阅视，以场中高楼为传膳之所，孝钦命之曰畅观楼。其余自在庄幽风堂诸额，皆御题也。

别门博局恣青娱，尺幅《群仙庆寿图》。传记旁徵翻旧谱，

拜恩得似近臣无。

乾隆间，高宗曾取列仙传人物，绘《群仙庆寿图》，用骰子掷之，以为新年玩具。孝钦皇后晚年，重加增订。后绘新图颁赏内廷臣工，并以银盆牙骰为赐。

义髻盘云两道齐，珠光钗影护蝤蛴。城中何止高于尺，叉子平分燕尾低。

宫中梳髻，平分两把，谓之叉子头。垂于后者，谓之燕尾。孝钦皇后时，制成新式，较往时之髻尤高，满洲妇女咸效之。

玉座珠帘五十春，临朝三度抱冲人。扶床一见雏孙拜，定省仪禽仅隔晨。

戊申十月十九日，迎醇亲王载沣之子入宫，孝钦皇后已病笃，尚能召至床前。明日德宗升遐，枢臣草遗诏，孝钦扶病披阅。又明日，孝钦上仙。相去仅二日耳。懒梦仙人冰雪姿，婉妤鬼幸冠当时。焚香绣佛应多暇，自绘林峦缀小诗。

穆宗之瑜皇贵妃，能画山水。墨笔作兰，自题小诗，署款曰懒梦山人。

岂有锦囊笔砚供，翻从草圣学龛龙。延春阁上澄心纸，钗股分明染墨浓。

隆裕太后，承恩公桂祥之女。桂祥父子，未尝学问。隆裕侍孝钦皇后久，喜学草书。宣统初元，时以草法书扇页楹联，"延春阁"自署斋名也。

御花园近石廊西，灵沼轩头榜字题。引得玉泉三百斛，光明世界现琉璃。

大内御花园之东有土阜一区，向以日者之言，不宜建筑，宣统己酉，兴修水殿，四围浚池，引玉泉山水环绕之。殿上窗棂

承尘金铺，无不嵌以玻璃。隆裕太后自题匾额曰灵沼轩，俗呼为水晶宫。辛亥之冬，尚未毕工也。

赵家姊妹共承恩，娇小偏归永巷门。宫井不波风露冷，哀蝉落叶夜招魂。

瑾贵妃、珍贵妃为侍郎长叙之女，己丑同被选。戊戌珍贵妃被黜，庚子之变，死于宫内井中。

石头旧记寓言奇，传信传疑想像之。绘得大观园一幅，徵题先进侍臣诗。

瑾珍二贵妃，命画苑绘红楼梦大观园图，交内廷臣工题诗。

坤宁宫里拜南膜，萨满名称译语殊。世袭竟同三品俸，曼珠旧俗亦崇巫。

坤宁宫中，供俸神位皆依盛京清宁宫旧制，应由皇后每日行礼。设一女官代之食三品俸，名曰萨满，俗讹称撒麻太太，旧《会典》谓之赞祀女官。清晨入神武门至宫礼神。萨满身故，则传于其媳而不传女。盖其所诵经咒，不轻授人也。

吃肉迎神溯国风，官家举案乐融融。地衣新袭西洋毯，促坐齐来女御宫。

满洲风俗最重祀神，祭余之肉，席地坐而食之，谓之吃肉。每岁二月初，皇帝、皇后同在坤宁宫吃肉，妃嫔以次咸入座。

英华殿辟旧时基，七树菩提贯茗累。岁岁园官来进俸，黄缘百八缀牟尼。

大内英华殿为前明所建，在寿安宫之北。宫中自皇太后及皇后以次，均以此为礼佛之所。殿中有菩提树七株，采撷其子，以为念珠。

鹊驾凌秋壁月悬，甘瓜素果敞清筵。中宫自向天阶拜，愿祝

人间恨海填。

七夕宫中设果桌祭牛女，皇后亲行拜祭礼。其神牌曰牵女河鼓天贵星君、天孙织女福德星君。

长街深邃列西东，绮馆椒廷署后宫。答应更兼常在号，汉家增级未须同。

嫔妃位次凡七级，曰皇贵妃、曰贵妃、曰妃、曰嫔、曰贵人、曰常在、曰答应；较汉时增级十四者，可谓减损。大内东西各列六宫，六宫左右，谓之东西长街。

从龙右族世为姻，尽是天家啧附亲。敕取年龄高四姓，指婚先及近支人。

凡近支王贝勒公及外戚之子女，既及岁者，开具姓氏年龄进呈，奉旨谓之联姻，名曰指婚，满洲语又谓之拴婚。

四节频颁戚里恩吴梅村句，面脂赐出月华门。会亲内殿关防密，朱毂黄幢集禁垣。

凡公主福晋格格，及外戚眷属，岁时有赐。入内谢恩，谓之会亲。于宫门外施以黄幕，谓之关防。

殿西船坞对山椒，画舸飞轮似御飙。万炬通明传电汽，春波潋滟绣漪桥。

颐和园有船坞砌石而成，在石舫殿之西南，与万寿山相对，旧名宝莲航，亦名石舫。光绪中叶，昆明湖中始置小轮舟二艘。后于园外东南隅，设电汽房，专司园中电灯。绣漪桥在园墙之南，湖水出闸，自桥下东流汇入高梁河。

泼寒妙伎奏升平，南府新开散序成。不是曲终悲伴侣，似嫌激征杂奏声。

宫中掌戏曲者曰升平署，其后命年幼太监习之，谓之南府。

南府之名，始自康熙间。道光初元，力崇朴实，将南府人役一概遣散。至光绪间，复之。内廷向演昆曲，其后好演梆子腔。此腔出自秦中，说者知有六飞西幸之事矣。

白宝华灯密炬红，太平万岁字当中。王建句换衣试作回身舞，可似幽州浑脱工。

每岁上元或万寿节，令乐工舞灯。衣五色画衣，分行成字，凡数十变，有太平万岁、万寿无疆诸字。以黄绫册书成字样，陈诸御案以备观览。

寂寞山高与水长，银花火树不成行。迎春别启新堂宇，燕九年年乐未央。

乾隆以后，每岁燕九日，于圆明园山高水长（殿内匾额即以此名）看烟火，庚申园毁，至光绪中叶，兴修三海，筑迎春堂，始循旧例，于堂外放烟火焉。

官磁采釉重康熙，汝定哥均不足奇。敕取宫灯明似镜，御窑尚有旧人知。

官窑磁器，胜于前代，尤以康熙时制为最。同治间，大婚典礼，饬九江道于景德镇御窑厂，定造宫灯罩。颁发旧样，其质洁白光透，中含花纹，胜于玻璃，厂中无人能造。百计采访，惟一旧宫人年八十许，颇知之。家藏一书，备言制造之法，秘不示人。以重金赂之，始出此书。乃按其遗说精制进呈，与康乾间物无异。

角黍犹沿椴木名，筵前桐酒注蠡罂。花糕醯酱皆苏造，食谱当年御制成。

宫中于五月食椴木饺，《尔雅》释草椴木槿，《方言》：燕之东北朝鲜洌水之间，谓之椴，此关外旧俗，尚沿古时名称。又有苏造

糕苏造酱诸物，相传孝全皇后生长吴中，亲自仿造，故以名之。

分例无多月赐缗，何如乞巧问针神。宫奴携向前门卖，刺绣盆龙一色新。

先朝嫔御退居别宫者，每月分例银至鲜，不足自给，往往作针黹，令内监鬻于市肆。

瓠芦秋老结深青，范合方圆各异形。款识精镌题御玩，旗陶品外有新铭。

园圃旷地，遍植瓠芦。当结实之时，断木成范，其形或为瓶，或为盘，或为盂，镌以文字及各种花纹，纳瓠芦于其中。及其熟时，各随其范之方圆大小，自为一器，奇丽精巧，能夺天工，款识隆起，宛若砖文。乾隆间所制者，尤为朴雅，此御府文房之绝品也。

百年宫史久湮池，密记金銮费讨寻。话到开天如瞥电，虞渊落日网穷阴。

清宫词

家人燕见重椒房，龙种无端降下方。丹阁几曾封贝子，千秋疑案福文襄。

福康安，孝贤王后之侄也，封贝子，赠郡王，二百余年所仅有。满洲语谓后族曰丹阁。

雏鬟生长婺羌西，钿合无情宠剑携。帝子不来花已落，红颜贵土玉钩迷。

回部某之女。事见王壬父《湘绮楼文集》。

秦簫仙馆倚云霞，玉水萦纡赐主家。独有乳园今寂寞，马神庙外马缨花。

仁宗之女下嫁蒙藩，赐地在德胜门内，与成哲亲王第均赐用玉泉山水引入丘中。今其后人为贝子棍布扎伦。马神为高宗之额驸福长安故第，今为大学堂。

大雅斋中写折枝，丹青钩勒仿筌熙。江南供奉虽承旨，不及滇南女画师。

内廷画工皆吴人。光绪间，昆明士史缪素筠承值垂二十年。‘大雅斋’，孝钦自署斋名。

开国科名几状头，璇闺女诫近无俦。昭阳从古谁身殉，彤史应居第一流。

国初，满汉分榜取士，有状元麻勒吉。其后满汉同榜，惟崇文忠以一甲第一人及第。

寝园新阡妙高峰，锯斧摧残马鬣封。银杏半枯松柏老，宵深风雨泣潜龙。

醇贤亲王寝园在妙高峰。

女伴三旗结队偕，绡襦锦襟映宫槐。鸡牙未命南征将，选秀惟闻撂绿牌。

文宗时某秀女事。亦见《湘绮楼文集》。满洲语谓引见不入选者曰撂牌子。

千步廊前冻碧岑，佛香阁上恣登临。长衣窣地盘旋上，亲挽筇舆有福金。

孝钦在颐和园，每日必登佛香阁游览。阁在万寿山之巅，废端王之福晋日侍左右，亲为扶舆。大阿哥之入嗣，福晋之力也。福金即福晋。

倚虹堂外柳烟浓，御路无尘走六龙。岁岁宸游春色里，万人歌舞百官从。

倚虹堂在西直门外，临高梁河。慈禧驾幸颐和园，恒于此小息进茶点。

雕栏百折接明廊，仙殿排云涌御香。天半铜亭光四照，日高草木遍山黄。

排云殿为万寿山最高处。

八方无事畅皇情，机暇挥毫六法精。宸翰初成知得意，宫人传唤缪先生。

缪女士嘉蕙，字素筠，云南人。以画笔供奉内廷。

钉铃佩马去如飞，谙达垂鞭左右随。诏遣阿哥归祭主，黄缯紫辔好威仪。

大阿哥溥俊立二年，凡大祀皆奉旨恭行代礼。谙达国语谓师

传，授清文者，其仪视师傅稍杀。

公使西来越巨溟，国书亲奉觐宫庭。礼臣引入文华殿，天语温和赐宝星。

文华阁在东华门内，为各国公使觐见地。

景运门前晓色开，百官济济早朝回。御医随例听传唤，排日抄将脉案来。

戊戌九月后，景帝多不豫，隔数日辄以脉案颁示中外。

六龙仓猝幸西秦，玉骨含冤裹锦裀。从此笙囊休进御，武皇归哭孟才人。

哀珍妃殉国也。

天家玉食喜奇瑰，泼翠茶浓玛瑙杯。昨日使臣新贡入，柏林香草野杨梅。

此下皆辛丑回銮后事。

天半灯摇紫电流，玲珑殿阁仿欧洲。却因一炬西人火，化出繁华佛照楼。

佛照楼即仪銮殿故址，殿毁于庚子之乱。回后重修，费帑五百余万，改用西式，赐名佛照楼。

清华西苑景如仙，百顷琉璃漾井莲。羡杀词臣与枢密，独邀天宠许乘船。

军机大臣及两书房翰林入值西苑，例得乘船免迂途也。

供御龙宾发异香，新年染翰伴君王。淋漓锡福苍生笔，福字先书绢一方。

赐福苍生笔，每岁元旦用此笔书福字。

园子春来柳早青，郊居景物畅皇情。轮船似报巡游信，一带长河汽笛声。

昆明湖中御坐轮舟二艘，某国所进也。

疆臣献纳太珍奇，一笑天颜喜可知。翡翠寿星高二尺，透明碧似绿玻璃。

翡翠寿星，回銮后浙抚某中丞所进。

蚕织苏杭艺最精，诏征机女入神京。绮华馆内熏风暖，长昼遥闻络纬声。

绮华馆在福华门内，征苏杭女子蚕织其中。

恭进应时春帖子，枢臣亲写硬黄笺。两斋毓庆同颁赐，磨墨鸡毫下九天。

立春日，军机大臣进春帖子，五言绝句一首，七言绝句二首，用硬黄纸书之。毓庆及两书房翰林亦如之，各拜笔墨之赐。近时春帖以张文襄所进为最工。

九重仙会聚仙桃，玉女真妃庆早朝。末座谁陪王母宴，延年子弟最娇娆。

水殿荷香绰约开，君王青翰看花回。十三宫女同描写，第一无如阿婉才。

桂堂南畔最消魂，楚客微词未忍言。只是夜深风露冷，黄舆催遣出宫门。

由来对语士人难，锁钥深严付内官。翠羽缥缈飞盖出，路人争作上卿看。

画省高才四十年，瞎将明德起居编。独怜批尽三千牍，一卷研神记不传。

手折珠松梦不成，无因得见凤雏生。绿章夜奏鸿仪殿，不种桐花种女贞。

金屋藏娇未筑城，影娥池畔月华生。玉清追著缘何事，亲擢

罗衣问小名。

鼎湖龙去已多年，重见曹邱版筑篇。珍重惠陵纯孝意，大臣休省水衡钱。

梨园子弟貌如仙，一曲琵琶万锦缠。新领度支三品俸，江南羞杀李龟年。

珍珠廉额玉屏风，七尺珊瑚一树红。闻道宣仁传内教，御珠移入永安宫。

河伯轩窗透碧纱，神光人户湛兰芽。东风不解伤心事，一夕齐开白茶花。

穷海孤臣赋式微，鼓筮声紧帛书稀。洞庭张乐君须记，莫代冤禽海外飞。

九重鱼钥重严宸，东苑关防一倍真。卅载垂衣勤俭德，愧无椽笔写光尘。

长安宫词

行在内廷支应局督办、署陕西凤邠盐法道、授江安粮储道臣胡延恭纪。

镜里八流紫紫甸，云中双阙拥黄图。汉唐王气今销歇，又迓銮舆作帝都。

光绪庚子八月，两宫在太原下诏巡幸西安，护抚臣端方奏明设局恭备供奉事宜。饰南北两院为行宫，北院巡抚所居，南院则总督行馆也。圣驾莅止，居于北院。取其屋舍较多，然草草修葺，仅蔽风雨而已。

傍水千庐似客寮，六飞停处雨飘萧。王公个个如杨柳，泪眼愁眉过灞桥。

圣驾于九月初四日幸西安，午前到灞桥，百官跪迎道周，传膳后入城。是日微雨。

南院高寒北院低，御厨东设炭房西。日中殿上呼宽达，零落貂珰总不齐。

行宫极狭隘，膳房在东，炭房在西。内监惟御前供奉者在宫中，余俱在宫门外东街箭道，谓之大坦坦。两宫大监数千人，其奏事首领称为宽尔达，余亦各有品秩。此次随扈者不及百人，在御前给事者数人而已。

新立屏风对寝宫，朱笺戬谷字当中。圣人初试霜毫笔，宝砚烘残墨晕红。

皇上寝宫门外新立屏风，上以朱笺亲书"戬谷"二字，粘于上，时砚冰久泛，命炽炭炙之，委员汤志尹等侍于侧。

多难尤应惜寸阴，卑宫菲食圣人心。土圭五寸台三尺，但觉长安日易沈。

寝宫无晷漏，慈圣命于院东置小土台，上设木晷以测日景。

不因苦谏伏青蒲，崩角都教内监扶。只为月宫门户小，团圆不便

老臣趋。

两宫初莅长安，在行宫二重殿东室召见臣工。门作圆月式，垂棉布帘。王相国踏入，缠为门限所阻，仆于室内。赵尚书维之又颠。两宫亟命内监扶起。次日即撤圆为方，宽绰无碍矣。

圣寿都教罢御筵，每逢佳节泪潸然。从臣漫点梨园籍，更有何心奏管弦。

圣驾幸陕未久，即值皇太后万寿，当事者欲选梨园乐部以进。两圣闻之，严斥不许。嗣后每遇佳节，一切典礼盛宴均先期降诏停止。

雨里青螺路百盘。秦云西望怯长安。三城才得苏亭粥，信有人间行路难。

延拜西安知府之命，十一月初二日谢恩，召对两圣，为述七月二十一日出都情状及道上所遭。泪随声下，延亦痛哭失声。慈圣云：曩在宫廷即闻岱纬有西幸长安之说，故出都后一言幸陕，心弧悸之。两圣过怀来县始得进膳。三城，怀来地名。

拾橡空山茧足行，麻鞋谒帝不胜情。重劳天语询儿女，知在长安望月明。

慈圣询延出都月日，并问过宣大时家小曾否受惊。延详陈以对。圣恩高厚，举家感激涕零。

减税蠲租恤噢灾，兴元重下诏书哀。二千石要知民隐，取汝曾为县尹来。

两圣深以秦中灾荒为念，问延官山西时，曾否从事赈抚。延奏山西壬辰年，北路被灾，曾随护抚臣胡聘之筹办急赈。慈圣云："胡聘之为京卿时，派办畿辅赈务甚为尽心"，谕延到任后务以赈事为重。且云："汝历官剧县，必能周知民隐。所以特简首郡者，正以此耳。"

百万哀鸿泣路歧，九重连日沛恩施。炊烟浓处朝曦上，正是城中饭熟时。

秦中苦饥，远近饥民聚于长安。两圣命于城关增设粥厂二十余所，就食者日恒十数万人。苟非圣驾在此，都省赴余者多，断乎无此财力。

朝来积雪压柴门，鹑结争趋祇树园。共喜万间开广厦，寺名真合号慈恩。

慈圣又命抚臣于城关创设暖厂十余所，城外雁塔寺斋舍较多，饥民就抚者倍于他厂。

供奉何人进画图，行宫亦有恽清于。日长频唤先生入，伏地闲谈当说书。

云南黎妇缪素筠，以画供奉慈宁久矣。太后西幸，随驾至长安，仍居宫中。太后几暇无事，辄召入寝宫，赐坐地上，闲论今古。内监皆称为缪先生。

藁砧远隔雁门关，禁院深深锁玉颜。不是内家有拘束，出门早化望夫山。

缪素筠有侄留滞北都。侄妇年二十余，素筠随驾至秦，携以入宫，居于太后寝宫东偏小室中，终日不得出户。

绣函远自故宫来，料得威姑忍泪开。献袜正逢长至日，北风吹老一阳回。

十一月冬至前二日，北京人至行在，留京王大臣各有贡献，皆食物常品，惟穆宗某妃遣人贲献慈圣履袜数事，为适用之物。

栗烈何人耐岁寒，尚方犹自御绒冠。敞貂浅托红丝结，多少从臣带泪看。

长安诸工皆劣，貂皮又远莫能致，皇上冬日犹御绒檐秋帽。秦抚岑春煊请易貂檐，亲手摔出，遍觅丰貂不得，仅以敝貂奉之。

凤池春暖衍恩波，玉纽朱丝字不讹。竹契鱼符遗制在，不愁少府费钱多。

慈圣防弊极严，虑粮台支应局或不免中人求取。特召主者，宫中支一钱一米必以朱泥小印为信。以故两局月费不及万金，始终无求索之弊。印文曰'凤沼恩波'，慈圣所常佩者也。

祀罢勾芒送却冬，土牛戬谷鼓逢逢。小臣自捧新图进，画笔居然有戴嵩。

庚子十二月立春。先一日迎春，祀勾芒神。因念都城是日应由顺天府进春牛及春山宝座，延守都行京，与顺天无异，特选画工依钦天监颁式写春牛图进呈。而顺天府亦写图由驿驰至，同于是日呈进。

半臂轻笼绣蟒衣，中官三五立金扉。圣人新御黄绒帽，长穗垂肩看赐绯。

除夕前数日，召行在官员有内廷差使者，各赐貂皮数端。是日午后同谒前殿谢

恩。皇上御便服小冠，冠顶缀红绒结，垂肩黄丝穗长尺有咫。内监皆服蟒袍，外罩背色半臂，而以蓝布裹头如营兵。

镂玉堆盘菜甲鲜，咬春遗制至今传。小臣不作承明梦，也傍尧厨撰御联。

立春日，宫中以大盘二，各盛生萝卜二条，镂字为联，分呈两宫，谓之咬春。延应命撰二联语，内监有善镂字者，刻画甚精。此沿前明之遗制也。

恩传五福降中天，莫带莲裨拜殿前。天语温和褒政美，臣心不二主恩偏。

十二月二十八日，两圣赐臣延及内务府郎中增崇、河南布政使端方、署陕西布政使胡湘林、按察使冯光遹、署督粮道李绍芬御书福字各一方，诸臣同诣前殿谢恩，慈圣数目延，端布政奏曰："此西安知府胡延也。"慈圣颔之。时委员汤志尹立门前司启闭，闻慈圣谓左右曰："胡延较前清瘦，官郡政繁，劳苦可知也。"

门锁金蟾夜漏长，中官吹烛倚回廊。碧阑干畔施茵褥，直把珉阶当玉床。

两宫寝宫窗外，每夜有内监数人更番坐守，卧者即在阶上陈茵褥焉。

金貂簇簇紫茸翻，鹓鹭分行静不喧。平日宫廷能造膝，朝班却在二重门。

辛丑元日，百官诣行宫朝贺，皇上御前殿正坐。王公班在阶上，枢臣及各部院秩一品者在阶下，侍郎以下各官皆在二门外。延等平日供奉，在寝宫阶上跪安，此日序班，则远在大门内二门外矣。

奉宸久作禁臣看，干办勾当事几端。宫监不分中外秩，传宣犹自唤都官。

延守西安之日，即充行在内廷支应局提调，每日辰初入内，午初散值，日晡入内阁门散值。俄权粮盐道篆，充督办，仍兼提调如故。听差委员汤志尹、马荫梧、舒鋆、陈官韶等八人则朝夕在宫门应候。遇有传办之事，内监辄语委员曰："有旨传尔堂官胡延来。"盖不知中外官秩之分，竟以堂司为长官属吏之通称也。

亦有材官似虎罴，迎銮为说出关时。播迁倍觉君王重，翼蔽方知圣母慈。

京师七月之变，两圣乘车至沙河，岑春煊帅师迎之，遂陵扈以西。材官林泰清者，短小精悍，膂力过人，步行扈驾，雖步不离。溃兵乱民有来犯者辄手刃之，日恒系

十数人。在长安行宫为廷言："圣驾出居庸关时，匪党四出，枪弹如雨。两圣共乘一车，皇上在车内，慈圣坐于辕上蔽之。皇上固请易位，泰清亦跪请之，慈圣泫然曰：'皇帝关系重，何可使临锋镝？予老矣，殆无妨也。'呜呼！患难之际，慈孝益彰。"泰清言至此，涕泗交下，须髯奋张。廷辈闻之，几于痛哭失声矣。

八扇金扇向晓开，凌寒奉帚暂徘徊。当阶仰见天颜乐，笑汝秋风折桂来。

圣驾初至，宫门委员陈官韶每晨入内视，洒扫一日。慈圣见之，顾谓陈曰："汝何官？"陈跪奏曰："臣大挑知县也。"慈圣欣然曰："汝举人耶？"

独驾柴车出建章，黄云陇首望新疆。可怜十万横磨剑，只賸临歧相两行。

两圣至长安后，谴责肇祸诸臣。命下之日，廷诣澜公英年、赵舒翘行馆宣诏，亲率缇骑逮英赵二人入狱，次日复以官车造澜公就道。澜公以宗室近支，得从议亲之条，发遣新疆。

都有鳌山画彩缯，帝城元夜冷如冰。中宵好是团圆月，满照宫庭当试灯。

长安元夜，灯火最盛。两圣以年岁荒歉，宵旰忧劳，不许民间放灯。宫中惟以纸糊数灯悬于门楣，十六夜后，即命撤去。

蠡窗高敞试严妆，八扇门开透晓光。禁院无人花露湿，当阶新爇一炉香。

太后寝宫，每晨当院设案置炉，烧藏香一枝。太后妆罢传膳，香亦烬矣。

压线宫闱久被恩，何年重返苎萝村。昨宵新作(去声)还乡梦，春水如云绿到门。

慈圣在京，召选浙中妇女能纺绩、工针绣者数人，纳于宫中，以教宫人。圣驾至秦，随者一人而已。

长养宫中似日磾，五年绕膝爱婴婗。北风骤紧兰芽折，内侍人人哭弄儿。

织妇挈一子居宫中，历五龄矣。能言能笑，请安跪拜如仪，慈圣剧爱怜之。每膳投以果饵，必跪谢然后食。冬月在行宫骤感寒疾，一夕而夭。慈圣不怿者累日。

半开鸾镜浅匀妆。来往珉阶姊妹行。问罢早安垂手立，数珠新染布衫香。

庆郡三女皆年少，居于行宫，极为俭朴，平日皆著布衣，其少者但施朱粉，入寝宫问安，恒持香珠，串长尺许。

莫唱回波栲栳歌，风霜老却镜新磨。挑灯为说当年事，曾奉湘君走热河。

内监有高四者，年六十八矣。自言昔隶宫中乐部为生脚，旋改隶后宫给事，庚申京师之变，曾侍慈安皇太后幸热河，后复隶乾清宫。每夕挑灯至直庐，即以旧事，颠能道其始末。又自言历事三朝，两随播迁，衰病侵寻，思归至切，回忆五十年前，圆明园红氍毹上绿蕤簪花，不知是真是梦。言次凄惋欲绝，无异上阳宫人说天宝遗事也。

览奏临窗耐晓寒，暂移日影上花阑。监奴长跪从臣立，仿佛仪鸾殿里看。

两圣晨间览奏章，俱在寝宫窗下，奏事太监呈摺讫即跪于案前，廷等有事入内则立于窗外。

彻馔频闻步屧声，挑灯夜夜绕廊行。重门听下黄金钥。僵直归来恰二更。

慈圣晚膳后，必在寝宫前后遛行一周，然后阖门，宫监消之绕弯，廷等闻下管钥即归休矣。

出纳丝纶仗老身，手擎黄匣往来频。六曹三院诸司吏，都作奎章阁下人。

旧制内廷设内外奏事官，外奏事以满部员充之，内奏事则太监也。行宫无外奏事，惟内奏事辛太监一人，递摺宣旨，往来两宫间，各部院司员领批摺者悉集前殿东室，而军机大臣内直庐亦假此室，廷辈直内廷者，俟枢臣去后亦憩息于兹。辛丑夏间，都中外奏事官始至行在。

镜奩经旬整御容，侍香昨夜返金童。近臣逸乐天颜喜，不复殷勤觅剃工。

圣驾出巡，十日一剃发，宫监执此役者均未从行，届日特命侍郎溥兴觅工，出入由侍郎带领，每请剃发一次，赏工银四两。幸西安半年后，内监擅此艺者始自都来行在。

草草穿成百八珠，朝冠一样伴珊瑚。探囊幸有辛家料，未必千金值一壶。

扈从诸臣，平日俱行装，祝万寿元日著蟒龙补服。瓜佳相国以数金买一朝珠，两圣见而问之，相国具以实对，君臣感喟之余，转以为笑。皇上言出宫时竟未携有烟壶。适相国囊中贮有二壶，系自都携出者，立以进御，近年辛家皮料壶价惧昂，都中豪贵争购之，有以千余金买一壶者。

鱼贯何人永巷迎，一星长傍月边明。临窗夜夜呵宽镜，画烛高擎过五更。

圣驾西巡，后宫从者惟皇后、瑾妃，二人同居皇上寝宫后小屋三楹。每晨皇上起榻，皇后必亲往侍奉。

无人深夜抱衾调，那见新诗出御沟。只有垂髫三五辈，簪花捧帨不知愁。

两宫侍女不及十人，年皆在二十岁内，月钱在前路粮台支给，谓之女子口分。

慈宁俭德几人传，夹布帘开践破毡。最是寝宫门扇小，玻璃断处缀连钱。

两宫力从节俭，宫中布地用极薄旧毡，延等入内欲易以新者，慈圣不许。寝宫门扇玻璃破，命以红纸剪如钱式连缀粘之。

翠鼎浓煎上药宜，太原回首下车时。行宫日午鸡行散，别遣中官召御医。

两宫西巡以来，虽极忧劳，而圣宫宁豫慈圣小有违和，在太原时，巡抚蒋县丞叶嗣高请脉，立和胃舒肝之方，煎奢以进。幸西安后，大臣复荐知府吴观乐，知县徐本麟与太医庄守和等，于视朝后入内请脉，以为常。

月头不费买花钱，那要官家粥米田。信是周南风俗好，王姬先咏柏舟篇。

庆邸有女三人，随驾至长安，其一少寡，宫中呼为元大奶奶，素帔练衣，不施朱粉，居于太后寝宫西偏。

微闻戚里走香车，隔哄遥看内苑花。面药口脂新赐与，拜恩曾不过三家。

王公福晋及外戚夫人随扈者，只庆邸二侧福晋及桂公夫人，每逢令节颁赐，入宫

谢恩，平日未尝召入。

局布无嫌吉贝粗，缭绫虽细亦模糊。江南进得千番锦，得似成都贡彩无。

湖北贡局织布匹数百束，苏州贡绸缎而无纱罗。延等分购纱罗数十匹进呈，两宫夏衣始得无诮。惟江宁织造增崇贡呈绸缎袍褂料数十箱，以备赏需。

不闻卫署报严更，那听城头警夜声。只有羽林兵四五，殿头兀坐到天明。

行宫禁卫虽严，夜无传筹报更者。两重门内逻者各二十人，皆岑抚部下甘军。殿上惟虎神营兵四五人秉烛守夜而已。

涤盏传杯早暮趋，玉阶簇簇拥宫奴。有人昨夜新承宠，缀上冠头一颗珠。

两宫传膳内监十数人，来往传递杯盘，极为严肃。供此役者冠皆无珠，盖新进无秩者也。间有供奉勤慎者，超出侪辈，冠始有珠矣。

强扶愁病走天涯，回首并州泪旋挥。同伴相逢还絮语，来时曾寄八关斋。

两圣在太原启銮时，有内侍二人病不能从，遂留于太原。无何，死其一，冀宁道许涵度为营棺殓，寄椁兰若，作佛事三日。其一带病行，同关至于长安。两圣以涵度能恤旅客也，颁江绸数卷赏之。

行宫无地奏笙簧，频遣中官赐筵饗。一样被恩宽礼数，殿前惟拜左贤王。

圣驾在长安，各直省贡方物，无贵贱，悉以分赉臣工。从扈人多，虽王公不能遍及，而延兴抚藩每贡必预，一年之中先后得二十余次，恩至渥矣。故事凡内廷赏赉，由奏事处颁发者，必谢恩谢恩。由中官颁发者，往往谕免，延与各官必赐荷翰珠珍方入内叩谢，余俱由中官颁到，传旨免其谢恩。惟蒙古亲王那彦图，但凡赏必当殿跪拜，盖皆由奏事处颁赉也。

天中谁复佩灵符，处处朱门缀艾蒲。惟有寝宫循旧俗，当楣倒贴纸胡卢。

端午日，行宫内外门各缀蒲艾数茎，两圣寝宫门楣倒贴红纸胡卢，盖北都旧俗也。

云窗高敞幂轻罗，奈此炎曦返照何。十丈竹帘新挂稳，珉阶风细

凝微波。

慈圣寝宫阶仄，长夏日光遍射，殊苦炎热，特命制竹帘数挂垂于檐际。

为想琳琅梦石渠，小窗翳靄午晴初。坊间觅得新翻本，不进陈农访异书。

两圣在行宫无书可观时，遣人在坊间购石印三通、九朝圣训、御批通鉴辑览、渊鉴类函诸书，当事者欲求善本以进，竟不可得。

曲榭层楼宛转通，圣人居处百花浓。赭黄袍映朱阑立，正对终南第一峰。

行宫惟终南仙馆植有花木，皇上寝宫在焉。东有楼，颜曰‘悠然见南山’，巡抚毕沅笔也。上于视朝之暇，时往登眺。

玉龙汩汩引泉源，水暖应知土脉温。新种荷花三百本，小红桥外绿云翻。

终南仙馆池水久涸，上命汲井水灌之。新种芙蕖因水性过暖，不能开花，惟翠叶翻翻而已。

行宫无地筑金龛，妙相空来丽跋蓝。赢得从官三奉使，香林深处学和南。

西藏、蒙古屡贡佛相至行在，两圣以宫中无地供奉，先后命于湘林、李绍芬及臣延煦至省城卧龙寺设龛以祀。

画棚高揭紫绳抱，软碱森森倚翠娥。日午忽惊花影暗，夜来新觉雨声多。

行宫夏日搭盖凉棚，延与巡抚升允、布政使李绍芬逐日入内带匠，棚凡四处，只召见殿及太后、皇上、皇后寝宫耳。

赐茶小憩曲房隈，抵得金茎露几杯。铃索无声花院寂，揭帘忽报圣人来。

五月某日，延与升巡抚、李布政三人同入内带匠。时太后初起，知延等早至，特命在东院小房内憩息，各赐茶一杯。忽皇上揭帘入，延三人亟长跪请安，上劳问数语而出。上盖闲步偶入，初不知延三人在内也。

玉食何曾备万方，黄绨轻幂试羹汤。大官选得雏盐握，别有金钱

出便房。

圣驾在长安，力崇节俭。两圣每月茶膳，两房所需不过三四十金，大坦坦厨房百余人茶饭皆在此数。每晨支应局进生菜，悉依传单购备，鸡三四只、猪肉十余斤而已。如膳房添进时鲜，或多用鸡肉，则在内司房领价，不得于支应局常供有所增益。

几日南薰满汉宫，御床茵褥一重重。桃笙象簟浑难得，聊剪轻黄葛布蒙。

长安四月已苦暑矣，行宫卑隘尤甚，两圣寝宫及召见殿御床茵褥仍用棉布。慈圣召延入内，谕买黄葛布蒙之，秋后撤去仍可施设。其节俭如此。

日暮陈宫失应刘，淮南鸡犬亦荒陬。翩翩凤雏延鸿阁，此是天潢第一流。

近支王公随扈者，惟贝子溥伦每晨必至行宫。贝子夙重清流，性尤好文，宗室令器也。行宫前殿，西室为王公及禁卫武员直庐，东室则军机大臣及延等待诏处。贝子喜近文士，恒自西而东，尝见其所书小楷，极似天瓶。又见所作蝴蝶诗四律，亦清隽可诵。贝子自号延鸿阁主人。

日午槐阴转玉除，御床移傍小方壶，昼长人静浑无事，一盏清茶一卷书。

皇上寝宫搭盖凉棚，延与升巡抚、李布政入内帮匠。上避于东园小方壶，内监捧书卷茶铫以随。小方壶者，池上堂名，巡抚毕沅所题也。

覆盎城头报五更，四来堂上候鸡鸣。宫奴双举黄罗伞，碧瓦如波晓雾生。

皇上旰食宵衣，每日寅初必起，盥栉后天犹未明。侯太后兴，即入寝宫问安，回览章奏。少选出御便殿，召见臣工。日以为常，不爽寸晷。所居东院北室本名四来堂，今改四喜，两圣每出，凡遇晴雨，两内监擎黄伞荫之，天阴则否。

不听冲冲纳凌阴，豳风古咏竟难凭。宫中新购青瓷瓮，满注寒泉当贮冰。

长安苦热倍京师，当事者欲求冰以进，遣人至南山深处求之，竟不可得。于是升巡抚购青瓷大缸二，分进两宫，日注清泉以充冰桶。

长陵何处望松楸，湘瑟无声泪暗流。说到华胥虹降日，人间天上一时愁。

六月初九日，延署陕西凤邠盐法道篆，入内谢恩，见前殿烧烛焚香，诸近侍屏息以待。顷闻　太后率皇上出诣案前行礼，内侍皆匐伏，延在门外亦随之以跪。礼毕，两圣行至门前，延始免冠谢恩，见慈圣泪犹在睫，出问近臣，始知是日为文宗显皇帝诞辰也。

胴酒如泉不易求，大官乳酪费寻搜。木栏新树长楸侧，下直归来学饭牛。

御膳房制乳酪，买牛最难，盖秦中年荒牛少故也，数月之间仅购得七八头。圣驾将行，慈圣不忍弃之，特命西安府豢养，当秣取给公家府署，于马厩侧树木栅以养之。

隔墙施杖听呼号，家法严防秦赵高。强项令逢驺马使，骏鹅冠入狴犴牢。

两圣御内监极严，但有过犯辄施鞭棰。六月中，大坦坦夜间有细民阑入肱篋，失衣物数事。太监郭姓，年十四五，竟至朝房诘长安知县，责令捕贼赔赃，谬呵，曼骂极无状。知县白于巡抚升允，据以上闻。两圣召升允问状，立将郭太监斥革，鞭以千数，鞫讫命发咸宁县监禁。盖恶其侮辱官吏也。按乾隆时，内廷太监首领专用秦、赵、高三姓，以示警戒，圣意至深远矣。见纪昀笔记。

汉滨桂树复园芳，金粟如沙用斗量。记得当时充贡品，尚衣曾蓄隔年香。

汉中丹桂最盛，某家复园所产尤馥郁。秋间初结蕊时即采摘之，曝乾致于四方，熏衣久而不散。慈圣偶忆在京时曾有贡者，与枢臣闲话及之。适延新有所得，闻之，亟拣数两敬呈，仰蒙赏收。

软縠如波色正黄，含风易惹御炉香。近臣都赐雷州葛，抵得丝袍蜀锦缦。

广东贡雷州葛，质细而色黄，两圣以为佳，特颁内廷行走诸臣，延与抚藩皆得与焉。

画扇淋漓凤藻翔，朱泥宝篆耀奎章。拜恩亲入猗兰殿，捧出人间第一香。

四月二十二日，慈圣特召升巡抚、李布政及延三人入内，面赐御笔画兰摺扇各一柄，背面题七绝五首，延所得有'愿作人间第一香'句，南书房张尚书百熙笔也。三人跪领之，各免冠叩头谢恩，闻慈圣亲画摺扇八柄，四军机外惟延等三人与赏，盖异数云。

附张尚书题诗

空谷无言孰见知，何当拔釆到华枝。深宫欲写求贤意，独向瑶阶寄睿思。
丛蘼缀紫气含芬，妙绘新颁下王云。殿阁风微香不断，只疑中有御炉薰。
谢览才华竟体芳，清时何用拟蘅梁。幽姿不与群花伍，愿作人间第一香。
鹤禁深深不染埃，托根新喜得滋培。风微复道轻香动，帘外尚书进御来。
汉苑移来小草荣，九重宸赏惬琼英。看花好向猗兰殿，玉辇春风入上京。

轻点唇朱淡染眉，飞花增子特相宜。珠奁玉盏都零落，聊遣中官购土瓷。

皇后出都仓皇，未携奁具，莅太原日始稍稍增置。冬月在长安，命中官出购瓷盒木篦以盛脂粉，皆民间常用至粗之品。

汉宫忽报柏梁灾，属玉楼倾长草莱。谁向北风问消息，尚书新自故都来。

吏部尚书敬信自北京至行在，召对移时，面奏仪鸾殿被焚及都中近事，两圣惨然不悦。

金泥漉漉洒长街，伏地争传少妇佳。斜亸云鬟红晕颊，漫抬纤手接银牌。

慈圣入长安时，听民间妇女瞻仰。某家妇年二十许，在宅门内，銮舆倏至，少妇慑于尊严，辄出跪门外。太后见其补服，知为命妇，嘉其有礼，命以银牌赏之。回銮时跸路左右有老小废疾跪送，悉赏银牌，命桂公芬车等按名发给。牌由前路粮台先期铸造。

同州瓜与渭南桃，日盼车声过灞桥。竹筧盛来冰碗荐，深宫和泪试并刀。

长安果品少，无可进御。惟同州瓜、渭南桃较佳。延与抚藩届时各购数百枚以进，两圣转增凄感，再三慰劳，并止后毋进呈，虑费财力。其实每贡一次不过费十数千钱而已。

不撰青词奏九天，宫中日夜袅炉烟。火云如伞轺车疾，乞得龙湫太白泉。

秦中久旱，两宫轸念灾黎，发帑拨漕，恩诏叠下。特于五月初吉，命侍郎桂春诣太白山乞水。水至供于宫中，日夜祷祀。不数日大霈甘霖，农田沾足，居然转歉为丰。

丰碑兀兀起山冈，宝篆双钤御墨香。只有杜迁能市石，撰文应让

蔡中郎。

长安既降甘澍，两圣发帑千金修太白山神祠，召翰林院撰碑文颂扬神功，而以延董市石立碑之役。

金顶黄绦缕玉函，鸾舆新试启朱帘。圣躬磐折慈颜喜，始信天家礼数严。

回銮有日，上命将新制二轿舁入内廷演试，延与升巡抚、李布政督夫舁入，皇上奉皇太后出，命内监八人举之。皇太后先坐，以为适，乃命皇上坐试。上因太后立于地，不敢辄坐。太后笑谓曰：汝略坐无妨。上乃作半跪式略坐即下。一时融融泄泄，太后之慈爱，皇上之孝敬于兹可见矣。是日各官赏赉有差。

东西卫尉两边分，门里材官辜若云。禁旅新添程不识，鸿行忽有上将军。

行宫大门为外二门内宿卫皆岑抚部下甘军，以金造、林泰清、马福祥三人分统之。圣驾将行，特命固原提督邓增率所部随扈。邓遂日至殿上与延辈同进退焉。

黄卷新添翠墨辉，琳琅满箧载将归。石经字爱开成好，不数江南蒋布衣。

两圣知长安碑林多古刻，命抚臣各拓一本呈览。拓本百余种，惟命将唐开成石经精拓数十本车载以归，余选阁帖数种而已。鸿都兴学之意于兹可见，按：銮舆出巡，行李谓之黄卷。

金殿留身日正中，安危重论徙薪功。退朝高敞蓬莱馆，旌节花开一品红。

陕西护抚臣端方，当拳焰方张之际，懔遵谕旨，保护教堂最力。偶有乱民蠢动，立置重典羽书下州县，责令谨守条约，保教安民。幕府草檄手腕欲脱。虽指摘交乘，卒赖镇定之力，全境义安。圣驾得以晏然临幸者，端方之力也。两圣莅止，深奖其能，擢任湖北巡抚，旋加头品顶戴尚书衔。陛辞之日召对奖勉，时逾六刻之久。颁行，复赍宸翰殊珍以宠异之。陕抚所居南院因曾饰为行宫，非奉命不敢辄往。岑、端、升三任均奉旨赏住者，然只由前道出入，正门仍扃锸如故。

扰象驯犀事万端，又传边警到长安。北门坐镇须平仲，扈驾何如守土难。

二月中，山西警课至长安，云洋兵将自直境来侵，已逾晋境。抚臣岑春煊立请召

对，面陈款守事宜，而以艰巨自任。两圣深倚畀之，虽不欲令离行在，然晋边事急，非春煊莫办，即日下诏移镇。春煊衔命驰往，抚恤被戕教民，严劾酿祸官吏，一面缮治边备，洋兵竟不犯边，秦晋安堵如故。

五柞长杨何处求，盆花点缀汉宫秋。朱蕤翠叶耿相向，偏爱临阶安石榴。

慈圣寝宫最窄，院中亦无花木。局中月进盆花数种，修莳皆不如法。惟端方进石榴数盆，老根蟠结如石，慈圣爱之，常临阶赏玩。

痕床屋漏万家同，生恐油衣损汉宫。将作有人新入匠，报名声在雨声中。

六月，长安大雨。延等恐行宫屋漏，时带匠入内补葺。一日，同新署西安府知府锡世伟在寝宫门外相视。两圣遽出，因并跪请安。慈圣不识世伟，指问臣延曰："彼何人也？"延未及对，世伟即跪奏衔名。慈圣复详问籍贯仕履，世伟奏对如仪，圣意甚为忻悦。

轻揭珠帘敞画屏，宝光煜煜透疏棂。朱衣三寸慈宁笔，玉女窗中现寿星。

四月中，命将寝宫窗格改糊冷布。东西配殿三格格所居，延等带匠入时，格格避于他所。见壁上粘一小幅画，寿星小像纯用朱笔钩勒，笔意超妙，问之近侍，云是慈圣御笔以赐格格者。

尚食无多翠釜虚，三河不复贡龙鱼。青苴昨自潼关入，小店秋灯访蟹胥。

两圣在行在，膳房极为简率，又以生鱼难求，传单不用此品。八月中，闻有贩活蟹自津门来者，延于市店访之，购得八头进呈。秦晋朴陋，有鱼龙鳣凤之谣。

世变都繇政教乖，救时医国正需才。嘉谟已入宗臣告，立盼鸿都太学开。

七月二十二日，延授江安粮储道。翌晨召见，两圣问救时之策。延对以举匪之变，皆由教化不行、士夫不学所致，今非广兴学校不可。昨见江鄂督臣会奏变法疏稿，言学堂章程甚为详尽。请即下诏兴办，以育人才。慈圣谕曰："汝有建白可与政务处商之，但有裨于时政，予与皇帝无不虚衷采纳，立见施行。"延退后，枢臣继入，两圣即命下诏开大小学堂。

又向宫廷论将才，府兵骁骑尽凡材。王朝虓虎彬彬士，都自胶庠

肄业来。

两圣又问武备，延言古者文武不分，学校羽翥诗书与射御并习。泰西各国兵士莫不自学堂中来。今宜仿其制度，开武备学堂以储将才，庶几有勇知，方可备干城之选。若今之绿练各营，将弁皆不知书，非疲弱即犷悍，断不可用。两圣曰：俞不数日降整顿武备之诏。

岂有人人张释之，明光执戟听输赀。从今别定停年格，著意清源正本时。

延又言，捐纳实官最有妨于新政，黩乱吏治，阻阏人才，莫此为甚。江鄂督臣会奏疏内亦曾言之。今欲整顿变法，请即下诏，永远停止，庶几人人向学，两圣深以为然，立命枢臣拟旨，遂于二十八日降诏，永远停捐实官。

斑髻婆娑进御劳，开门轻拂凤凰毛。晴窗对整盘龙髻，玉案锟然落剪刀。

慈圣寝宫有老妇二人侍奉，皆自北都随至者，宫中呼为妈妈，月钱在粮台支给。延等一日入内，时慈圣出御外殿听政。见二妇在窗整理发髻，飞梳抛篦，意甚整暇。寝宫风门幔上并画凤凰一只。

宝髻双分尺半长，佩环摇曳出昭阳。平时不著云霞帔，只罩攒花绣裲裆。

皇后晨谒慈圣寝宫问安，恒立于殿后拱候。平日但梳平髻，衣便服长袍，外罩绣花半臂。

今年八骏东归日，去岁六龙西幸时。圣主还京天下乐，老臣谋国几人知。

两圣以庚子七月出都，以辛丑八月回銮，岁适一周。三秦父老固乐圣驾久居，臣工亦意见不一，有请就长安建陪都者，有请迁襄阳、开封者。两圣眷怀宗社，日思还都，而危言骇陈，亦滑圣虑。惟枢臣瓜佳相国力排群议，坚请回銮，并乞先期降诏，以靖人心。故降诏之后款局大定，中外欢忻。

豹节鸾旂满近郊，安排车驾过函崤。前驱莫漫愁风雨，行幄新添蒙古包。

圣驾将行，有人进蒙古包十余座，制如行帐，以布为之，有窗有门，可容十许人。敛之，一马可驮，至为轻便，两宫命在行宫东院张之，亲临验视。

石铫砖炉听煮茶，行厨惟恐食单奢。鸳浆麟脯都无用，只载城西

水一车。

延七月抄奉命勘视东路行宫跸路，慈圣谕饬各州县官不得妄事供张，一切务从俭约。早晚两膳仍依传单备进，止膳房烹饪，惟去秋西幸，沿途井水味劣，此次命汲本地山泉以供御茗，临潼无山泉，特自长安载西关井水一车，足一日之用。渭南以下皆有山泉，不复用西关水矣。

荒园白日走麚麞，狭径难停顿使车。谁信六龙能驻跸，丛篁深处置行厨。

东路五州县，行宫皆极简陋，仅蔽风雨。华阳尖营，假道旁李氏废园，尤为草率。延翌日时面陈此园湫隘状，慈圣喟然曰："尖营但有一室传膳足矣。予上年在直隶道中，求如此园尚不可得，而奚歉救耶？"按《唐书》，天子巡幸，食宿处谓之顿，元宗西巡，特召御史大夫魏方进为置顿使。

缁流望幸付空谈，荐福慈恩久不堪。只有黄杨沾雨露，片时恩降八仙庵。

长安汉唐古迹久湮，伽蓝名园百无一存，存者亦不堪临览。缁流羽士虽人人望幸，而圣驾不肯轻出。惟启銮时道经东城八仙庵，两圣从内务府大臣继禄之请，暂憩片刻而去。庵较他庙略净，院植黄杨二株蟠郁苍秀，数百年物也。

银绢特颁殿令名，黄罗云榜一朝成。琳宫绀宇都生色，更遣毗庐鼓吹迎。

銮舆将启行，奏中祠宇悉颁扁额，共四十余所。是时南斋供奉惟尚书陆润庠一人奉召，一日毕书，上以银绢赉之。

莫上莲花玉女峰，天梯如线路才通。一言又使山灵怨，不得开云迓六龙。

两圣因来时未登华山，深以为歉，此次回銮，拟登山游幸，枢臣不知险夷，未敢谏阻。适延奉使东路回，覆命之日面奏华山险巇逼仄状，两圣为之动容，游幸之意始辍。考《华山志》载，仁皇帝西巡过此，本欲登山，为风雨所阻，山灵何不幸也。然山险特甚，实非宸游所宜。次日延进《华山志》一部。

绣岭云开驻采旃，行厨日午断炊烟。去时饥渴来时饱，信是温凉两样泉。

回銮前一月，东路五州县各发帑金万数千。有差行宫跸路及随扈王公大臣，供张悉取给于公，不以累县官。临潼一尖两宿，领帑较多。去年圣驾经此，知县舒绍祥仓卒供应，极为整齐，从官亦皆果腹。本年八月二十四日，圣驾还驻华清宫。

翌日驻跸零口，署知县夏良材竟不为从官设食，王公以下莫不捋腹，以致人人怨怒。巡抚升允劾之，两圣不欲以供张之故重谴州县，加恩交吏部议处。良材籍口于兵丁攫食，其实署内仅设一厨，即无攫夺之事，亦断不足供千人之食也。骊山温泉脚有一源，极寒，浴之已疾。

前旌不用载飞鸢，雨里何妨降玉泉。此是唐虞巡狩地，明堂高对华峰颠。

圣驾过华阴，驻跸二日。华山下玉泉院，县官略加修饰以备宸游，两圣于召见互工后亲往临览。是日微雨，大臣骑马乘盖以从。院距县城八里，对院道观志称即古汇明堂地，正对三峰。

赐金增秩剧怀惭，别主倩怀益不堪。魂梦依然随风节，只余身向大江南。

圣驾九月初五日驻潼关，延仰蒙召见，谕以职守为重，宜赴新任，不必随扈远行。臣以供奉日久，受恩至深，叩别天颜无任依恋哀对，呜咽不能成声，两圣亦凄然，复再三温言谕慰。延益不禁涕泣。是日蒙恩赏黄金四十两，以为之官路费。初赏银千两，意圣恐取携不便，改赏黄金。天恩厚渥如此，宜何如感激图报也。次日，同迎方官在关外跪送并叩头谢恩。仰望天颜，谁不凄怆。噫乎！河梁送别，今古销魂，况君臣之际乎，况供奉最久受恩至重之小臣乎。臣延蒙赏珍物数纪于后：

庚子十二月十七日赏大卷袍料二件、江绸袍褂料四件。十九日赏海参、江瑶柱、鱿鱼、笋干、鳆鱼、珍珠菜、蕨菜二、鱼肚、桂元、干荔枝、建莲子、葛仙米各一匣，鲜荔枝、奶子各二筒，宣威火腿四条。二十日赏黄羊一只。二十三日赏海参、鳆鱼、鱼肚、香蕈各一匣，糟鱼三坛，虾子鲞鱼五十包，香片茶叶一箱，鲜荔枝四筒，奶子二筒，新会橙一篓，黄牛半只。二十八日赏御书福字一方。辛丑正月十二日赏橘子、橙子、冬笋各一包，板鸭风鸡各二只。十三日赏汤元五十枚。二月初一日赏新会橙一桶。二十三日赏内制太乙紫金锭、灵应痧药、万应锭、平安丹、藿香正气丸、香蒿丸、金衣祛暑丸、六合定中丸、清温解暑丸各一匣。三月初一日赏鄂铸银元三十枚。十八日赏粳米五斗。十九日赏鱼翅、天乌、鱼肚、鳆鱼各一匣，鹿筋四条。四月十八日赏御笔画兰摺扇一柄。十九日赏熏猪、晾羊各一只。四月初十日赏雷州葛布袍料一件。二十五日赏黄葛布二匹。五月初一日赏花吉纱袍料一件，初二日赏大卷缎袍料二件、江绸袍褂料二件。初四日赏粽子二盘。六月初六日赏普洱茶一大团。二十三日赏干蟹肉一匣。七月二十一日赏荔枝一筐。八月初八日赏大卷缎袍料二件、红绸袍褂料二件。十三日赏月饼一合。九月初五日赏黄金四十两。

不待中官频致辞，九重慈孝尽人知。新声若比香山乐，此是元和

圣德诗。

延供奉行在内廷将及一年，宫中纤悉之事莫不周知。所述圣德悉是实事。昔王建作宫词，全得自传闻，故有"不是中官频向说，九重争遣外人知"之句。

都门纪变百咏

嵹西复侬氏
青村杞庐氏 同著

马路新开四达衢，太平时节帝王都。无端三月咸阳火，烧破涂山玉帛图。

京城新筑马路，自东交民巷迤逦至崇文门大街，直达总署，平坦可行，无复从前崎岖之象。

初起山东号义民，忽延保定忽天津。俄惊辇下纷纷遍，真似神仙会驾云。

团民起于山东、直隶接壤之处，延及保定、天津。今年三月间流入京师，胁从益众，踪迹飘忽，相传有驾云之术。

洋气须教一例除，先烧电线火轮车。琉璃河接长辛店，此是鹏程发轫初。

五月初一拳民肇事，焚拆琉璃河、长辛店一带铁路，并毁电杆。

使相巡行历保阳，空名墨敕散千张。城乡一夕标黄纛，率旨团民字几行。

五月十一日，朝旨命刚相驰赴保定察看情形，闻刚相沿途遍召渠魁，散给空名札子，奖励备至，遂成招抚之议。

颐和园里闹神仙，疑有疑无鼎沸传。卫士仓皇宫监走，大家跪奏佛爷前，

皇太后、皇上驻跸颐和园，五月十二夜二鼓后喧传神仙下降，附近居民争购香楮向空跪拜，喧嚷之声达于大内。翌日遂有回銮之谕，步军统领拿获造言生事之人，系李群仔一名，立即正法。宫中称太后为老佛爷。

烧香供水喊连天，白混青皮一气联。吓杀人家小儿女，纷纷罗拜

大门前。

自五月十六日起，每至夜分，满街喊声大作，令各家烧香供水，其势汹涌，居民大惧。

王府门前大纛高，黄巾夹路怒提刀。神仙符箓无凭准，误把京官当二毛。

招抚议成，诸王贝勒府第设立神坛，门前高建大纛，上书‘替天行道奉旨义和团’等字样。有某京官携眷出都，为团众逻获，拥至庄王府，烧香焚表，仅而获免。团众呼教民为二毛子。

袅袅香烟罨禁城，登坛焚表迓神明。满朝纡紫拖青者，低首齐呼大世兄。

每坛有一大世兄领之，坛事悉听主持。缙绅朝士诣坛跪祷，往往相与抗行。

闭目挥拳咒有灵，洋人枪炮噤无声。阵前只作婆娑舞，杀敌原来不用兵。

团众到坛，焚香一炷，叩首三遍，便即浑身发颤，口中呼呼有声。少顷，蹶然而起，谓之上神，团目挥拳，力大无敌。事毕之后，始焚表退神。

八戒沙僧与悟空，不教口角透微风。东南三叩喃喃语，瞥见封神姜太公。

团众念咒，有‘八戒、悟空，不准透风’及‘姜太公在此’等语。跪拜必向东南方。

结束登场咒语同，铁眉铁眼铁肩胸。羽林龙武虓如虎，输与香村五尺童。

咒中有‘铁眉、铁眼、铁肩胸’等语，乡愚无知，信从益众，虽乡间五尺之童，亦皆报名入团。

包头粗布色鲜红，怒目龂牙气象雄。素日蠢愚如鹿豕，偶凭神力便威风。

团众皆用粗布包头，禁用洋布，持械游行，气焰可畏。

黄乾红坎满城冏，统率新增王大臣。昔日八旂今八卦，不妨名目略翻新。

扎黄巾者为乾字团，扎红巾者为坎字团，径渭各分，不相连属。五月二十六日，朝旨命端庄二邸及刚相督带拳民。

举刀划壁焰光青，都道神仙敕勒灵。一事真无思议处，四园焦土拥官厅。

相传团众举火之术，划壁作圆，中界十字形，以刀连触之，咒：'着！着！着！'煞时烈焰飞腾矣。十七夜，焚灯市口教堂，四围俱烬，独留一巡街官厅，上盖瓴甋亦未延及，人皆异之。

辘辘街头碾水车，神旗映出字龙蛇。一瓢分解炎天渴，都道坛中不饮茶。

团众以车运水，上插黄旗，有'神拳水车'字样。坛例不准饮茶，惟饮凉水而已。

不须转馕更赍粮，口袋新储辟谷方。却怪街坊太多事，手持黄簿写捐忙。

闻团众每人带一口袋，内储'辟谷丸'，日啖两三粒即饱止饥。自六月初旬起，街坊无赖辈挨户写捐，米麦银钱随意捐助。然则所谓辟谷者，特彼中愚人之术耳。

尺方绛布挂门前，道是仙坛敕令宣。入夜红灯齐照眼，依稀万寿太平年。

团众令居民铺户各于门首悬一红布。六月十四夜，满街多挂红灯，翌日又复传令禁止。

抹十愁兮改十欢，玉皇把笔坐云端。由来天上人情重，大帝犹将佛面看。

团众用黄纸刊送传单，言今年本月有大劫，因观音大士慈悲众生，于玉皇前竭力面求，遂将十愁改作十欢。按十愁兵灾、凶荒等事，十欢则天下太平，年谷丰登也。

炼气三年导养勤，枪刀难入火难焚。自言术是金铃子，不数奇门与易筋。

团中有功候较深者，自言'金铃子'术，三年后始能不畏枪火。

洪钧老祖降从天，一日燕齐去复旋。宫锦袈裟月牙铲，非僧非佛

亦非仙。

团中所谨奉者曰洪钧老祖。五月十七日傍晚，有人见一异人，衣宫禁袈裟，执月牙铁铲，疾驰进永定门。闻上午自山东起行，申牌已抵燕京，是夜遂有焚烧各教堂之事。

青年高弟术通神，飞过黄河一叶身。三角黑旂两丸弹，好凭法宝杀洋人。

传闻有黄烧老祖者，将生平奇术传授高弟两人，各予黑旂一面，铁弹两丸，言开仗时黑旂一摇，天昏地暗，弹丸飞去便可尽殪敌人，故团中奉为法宝。

军中有女气难扬，天使神兵便不妨。寡妇娇娃齐奋勇，红灯挂后黑灯张。

团中有所谓红灯照者，均以十四五岁闺女充之，衣服皆红色，相传能避火炮。黑灯照则皆青年寡妇也。

古貌银髯二百秋，新来八老说甘州。自携五百山横士，飞过重瀛蹴墨欧。

都中谣传新来八老皆甘肃人，年近二百，白髯过腹，望之若神仙中人，系团中最老前辈，自言将携五百团民航海西行，遍扰欧美各洲地界。

但愿寻仇不愿封，山东团首觐深宫。一龙二虎羊三百，隐语参详七字中。

闻端邸引团首四人入觐太后，面奏不愿封官，但愿得一龙二虎三百羊俾了心愿足矣。七字隐语各有所指也。

黄色肩舆力士扶，辕门投谒竟传呼。将军揖客今重见，仪注翻新会典无。

闻天津团首张德成四人进谒裕制军，身坐黄色肩舆，载门武弁一律跪迎，相见时长揖不拜，气焰颇熏灼。

西方佛子大神通，统率兵团奏战功。立马阵前红斗笠，随身还有四金童。

传闻兵津开仗时，有老僧披红斗笠，四童子随侍左右，策马先驱，指挥兵团前进，团获胜仗。

夫人统率复仇兵，来自齐州越禁城。粉黛兜鍪一佳话，白团三万

拥银旌。

左提督宝贵阵亡于甲午牙山之役，日来喧传其夫人统率白团数万人与洋人抵敌，作复仇之举。

传言宝坻大辛庄，拳法相师总姓黄。兄弟六人分领袖，麦花山下是家乡。

宝坻县东南乡有大辛庄，居民数十户，皆务农为业。今年三月忽来拳师数人，其领袖者自称黄天霸，兄弟六人，皆住麦花山，一乡之人信奉甚谨。

一般装束两般情，假假真真辨未明。放火杀人神不管，仙家亦是做聋盲。

自剿都统夫妇全家被害后，奉旨着将义和团分别真伪，严加约束。

虎诣邯郸请铁牌，深宫总为小民斋。穷乡自有归耕处，好雨声中散尔侪。

都中苦旱已久，王府丞培佑驰赴邯郸县恭请铁牌，六月初到京，连日霪雨甘霖，四乡团众有田可耕，私自散归者不少。

圣祖当年用楚材，远人恭顺敢生猜。而今驱遣同羊豕，疑是晴天霹雳来。

康熙时，南怀仁、汤若望等以历算术受知圣祖，久居京师，赐建天主堂于宣武门内城根。二百年来奉教者日多，而教民横行之势日甚，今则奉旨驱逐矣。

摩西十诫守真传，骈首街衢命不延。到死犹呼天主护，可能呵护尽升天。

团众搜杀教民极为惨酷，闻教民临死时尚有呼天主救我者，其愚真不可及。

天主堂高遍地烧，无如西什库坚牢。讹言中有人皮阵，破法须将狗血漂。

京中教堂焚毁净尽，惟西什库坚不能破，炮火环攻殆无虚日。喧传堂中以人皮为阵，故能辟除枪炮，军机某尊京献克制之法，宣杀黑狗取血，以喷筒遥射之，可以立破。

秽血涂门事有无，狐鸣篝火夜惊呼。可怜丐妇无名氏，到死犹疑作鬼奴。

五月十六日，团民杀死某丐妇于草厂十条胡同，言该妇人受洋人贿托，晚间以秽血涂人门户，将不利于居民。

东倭书记德钦差，途遇无端白刃加。一蚁溃堤全局坏，重贻忧患到天家。

五月十五日，杀日本书记生杉山彬于永定门外。二十三日，德国钦使克林德赴总署议事，归行至东长安街，仓卒被戕。

西兵矫健捷如猱，右手擎枪左执刀。铜帽蛮靴红鞓鞚，几人扼死御河桥。

五月十五日，西兵十五人，兵官两人，扼守北御河桥，团民不敢过。

锡作弹丸布作囊，积沙四壁坐中央。如何不识军谋狡，不见人儿只放枪。

洋兵占住民房，搜罗五金熔作弹丸，缝粗布为囊，满贮泥沙，堆置墙壁间，而椎与藏躲其中。吾军历乱放枪，竟未能伤其一卒。

蛮邸峨峨十一邦，半无墙壁半无窗。枪林炮雨相持苦，白旆曾无一卒降。

交民巷使馆计有十一国，兵团围攻一月之久，洋兵尽力抵御，不少退劫。○西俗投降则竖白旗。

才过杨村半日程，一千精锐泰西兵。赴援无计通前路，陷入重围不放行。

西员续调救援使馆之洋兵由天津入京，行至杨村左近，被团民围住不能前进，仍回天津。

骏乌西匿阵云开，上将麾旄拥众来。可惜甘凉诸健卒，枉将血肉委尘埃。

董军攻交民巷，炮火轰天，血肉狼藉，甘凉精锐伤亡至二千余人。

使馆沈沈凿地营，往来传命属章京。雷池一步君休惧，认取前途飐白旌。

总署章京往来传命均相见于地营之下，其进退时以白旗为号。

瓮中捉鳖岂能逃，公使全权气焰消。不信长房能缩地，溟鸿海外

已逍遥。

军机处接粤督从香港转电，言各国公使已有潜踪出京者。

不堪忍辱再图存，天语嗟咨国体尊。率土人民齐下泪，几行明诏比兴元。

五月二十四日下宣战谕旨，有'与其苟且图存，受人挟制，何如大张挞伐，一决雌雄'等语。

捷书夜半到甘泉，百万优颁内府钱。前敌兵民齐感奋，温纶贲自九重天。

五月二十一日，直督奏天津开仗，津民获胜，奉旨嘉奖，赏银四万两，由天津盐库给发。五月二十五日，赏给武卫中军甘军神机、虎神两营及义和团民各十万两，由内帑颁发。

征调纷纷乱若麻，军符四出提官车。行人嗟叹穷官乐，十日关门不上衙。

军事日亟，征调纷如，官兵四出提车，甚至大员所坐之红拖呢车亦被提去。中城御史陈璧请饬大宛二县设立官车局，其事始定。

龙旂飞扬大沽台，炮火雷轰药库灾。兵力未能当一面，两三敌艇上塘来。

五月二十四日，直督奏大沽失守情形，东炮台为日本所占，西炮台为英兵所占。先一日专摺奏报，有大沽兵力太单，闻药库失火自焚，恐难坚守，然则彼时已有失守消息，何摺中犹未明言耶。

靴刀首帕出京门，健将如飞马玉昆。行近大沽三百里，可能夺得旧营屯。

五月二十五日，谕马玉昆迅速回津助战。二十七日到京召见，谕驰赴天津救援，即日率兵出都，其时已闻天津失守矣。

津沽南北涨沙龙，千里烟台一线通。铁甲鱼雷齐拥住，回帆难鼓巨鳌风。

喧传大沽、烟台海中，同时涨两沙龙，将洋舰尽行拥住，不能进退。

赶造抬枪与背枪，军书火急匠工忙。旧传利器称无敌，洋式翻嫌仿后膛。

谕豫抚裕长赶速抬枪、背枪，迅速解赴前敌。

守城专属大金吾，启闭重门验虎符。白塔安排传信炮，误公校尉敢枝梧。

谕步军统领豫备守城事宜，管理白塔信炮之某校尉因误公获谴。

大官廷议面团团，一字言和便汉奸。且莫当前争意气，可知收拾劫棋难。

五月二十二、二十三日，召内阁六部九卿会议国事，内阁学士联元奏言不可轻于开衅，端即廷叱之，几遭不测。

电召疆臣李合肥，纶音重叠出军机。要他水陆兼程进，一柱擎天合仗伊。

五月二十日奉上谕，粤督李鸿章着即来京。六月初七电催迅速来京，初十日又奉水陆兼程迅速来京之谕。

奉诏勤王首着鞭，铮铮佼佼定兴贤。如何忽作偷安计，不赋同仇但议迁。

召苏抚鹿传霖迅速来京，闻鹿中丞有信函致荣、刚二相国，力主迁都之议。

膺狄惩荆李海城，忽持和议众人惊。老臣自解忠君国，不是穷黎节不贞。

李鉴堂钦使素恶洋人，为团众所信服，近在长江一带发来电奏，亦持和议，部人士啧然，谓之改节。

强弱相悬衅漫生，诸臣痛哭上书争。错疑湖北唐藩镇，中叶朝廷令不行。

宣战旨下，东南督抚疑系矫诏，均不遵行，旋联元抗章力谏，亦未邀俞允。

巨舰飞来瞬息中，未从江海鼓腥风。全亏诸老能调护，半壁东南保障功。

沿江沿海安堵如故，皆张刘二制军调护之力。

羽檄飞驰召将才，曾无外省一兵来。老成全力持和议，恐把生灵付劫灰。

电催各省勤王兵一月以来，尚未有一军报到。各督抚不遵调遣者，犹望衅端速弭，与各国言归于好也。

北门锁钥寇莱公，幕府英才一夕空。夜草军书朝视事，两旬三疏太匆匆。

直督裕禄军幕客闻变星散奏报太希奉旨申饬。

兀兀金汤山海关，将军猿臂月弧弯。朝廷自重干城寄，莫把岩疆看等闲。

六月初二日，谕增祺派兵严防山海关。

乍闻三晋衅端开，又见辽阳酿祸胎。惟有山东袁抚院，清风千里净尘埃。

六月初十日，晋抚毓贤奏，山西民教仇杀。同日盛京礼部侍郎清锐奏，拳民焚毁奉天所属教堂。惟山东则安堵如故。

联英联日又联俄，电旨飞传一刹那。为问国书呈递日，使臣能否力调和。

六月初七日，电谕出使英、日、俄三国使臣，向外部呈递国书言议和事。

窄窄衣襟短短枪，少年内监易戎装。分班西苑门前立，拥卫慈舆出上阳。

皇太后选少年内监数百人，手持新式快枪，衣服整洁，慈舆出入，前后拥护。

肘腋何堪有寇氛，中涓逃避忽纷纷。禁中大索威如虎，龙准王孙将北军。

端邸疑皇上左右有崇奉天主教者，带领团民数百人入宫中搜查，内监纷纷逃避。

巍巍肃邸富收藏，劫火销为瓦砾场。骨董图书尽抛却，窖金千万剩空坑。

肃亲王府邻近英国使馆，珍藏金石、书画、古帙为都下首屈一指，富声甲诸皇族。今为洋兵所占，付之一炬。

当朝老道住洋场，爱惜门前土一方。第宅园亭无片瓦，中堂还是旧中堂。

某中堂素有老道之称，其宅在东交民巷，门前有土一堆，阻碍马路，洋人以重价购之，坚不允许，云此系吾家风水所关，岂肯轻易铲去；今则全宅皆毁于火矣。

军机堂上铁丸飞，禁御沈沈书掩扉。多病可怜枢密使，白头留值不能归。

交民巷开仗时，枪弹飞入军机堂上，旧例军机大臣晨入午散，自军事紧急，各大臣轮流值宿，时某中堂适抱河鱼之疾，偃卧禁中，形容颇苹。

乞选渔船钻铁甲，议挑井水灌城濠。料渠谋国忧勤日，异想天开首独搔。

中州李侍御奏请挑选海户潜伏水底，凿沈铁甲船。崇尚书奏请挖深京师城濠，运水灌注，以阻敌人。

沙场裹革此身轻，枉练前军三十营。死敌死民同一死，可怜到底未分明。

直隶提督聂军门士成，统武卫前军三十营奉旨剿团，为团民所痛恨。六月十三日在天津与洋人开仗，力竭阵亡，全军溃散，或曰为团民所戕害也。

胪唱曾传第一声，黔南冠冕擅才名。募苗也作勤王计，弱冠终军自请缨。

夏顾撰同和奏请自备资斧归募苗民，率赴前敌，诏允之。

文士终输市侩奸，无端囚服辱清班。多财更比多才患，日下何人数对山。

六月初八日，团民持庄邸手谕，立捉黄慎之学士到府，幽囚数月，遂送诏狱。陷其起事之由，缘学士于京中开设三肆，平时精于出纳，颇结怨于小人，值此兵变充斥，其掌柜人等意欲乾没，致遭此祸。

银刀簇拥大司徒，复壁藏人事有无。大狱全凭神语定，岂知神语总模糊。

喧传户部尚书立山家中藏匿洋人，庄邸亲率团民三次搜查，杳无所得，遂拥该尚书以去，令其到坛烧香焚表。俄而诸神下降，历数其罪，尚书形色仓皇，未能分辨，庄邸奏交刑部监禁。

贵介匆匆走急装，身怀虏使乞援章。潞河义士搜衣得，一夕喧传满帝乡。

旗人某，身跟日本使臣乞援书单骑出走，行至通州为本地团民所获，立时砍杀。

巨亿偿金昔款倭，就中渔利善张罗。一朝授首边尘外，带到泉台有几多。

六月初七日，谕斩委员张荫垣于新疆戍所，因甲午之役张曾经手赔款者也。

津通百里近相望，转运千艘日夜忙，粮道忽然无下落，朝廷有诏问仓场。

天津被扰，江浙粮道及押运委员等四散逃走，有旨谕仓场侍郎等查明下落，迅速督运。

健儿拥护出京都。鹤子梅妻又橘奴。部道相公移眷属。原来小事不糊涂。

方事之殷也，某相国移眷出京，所部官军沿途护送。

选人新自八闽来，未谒金门已酿灾，飞落弹丸齐洞胁，累然主仆不生回。

闽人某捐纳县丞，来京验看，五月二十八日赴部过堂，行至前门，内忽有弹丸飞至，洞胁而仆，仆马歼焉。

苦行焚修净六根，忽惊明诏下禅门。笑渠参透蒲团后，也会和南学谢恩。

有诏召山西五台山极乐寺某僧来京，盖出自军机大臣启尚书意也。

中堂令箭满街飞，武卫军中脱号衣。只要钱财不要命，马驮车载几群归。

五月二十六日　武卫军四出抢掠，荣相亲持令箭拿获三十余人，当场正法。

华俄西去汇丰存，雪白纹钱百万屯。想发洋财人似蚁，崇文门接正阳门。

华俄道胜银行被毁，其时汇丰尚存屯银甚多，都中无赖人人想发洋财矣。

第宅连云美奂轮，贵官气象迈群伦。不图暴客垂涎久，白昼挥刀不避人。

徐中堂、孙中堂、曾袭侯等宅同日被劫一空。

故家箧笥秘奇珍，发现无端堕劫尘。翡翠朝珠貂膝褂，卖来不值几多银。

诸宅被劫后，均于前门外消赃，有以京钱三十千得带膝貂褂者，有以京平银四五两得翡翠朝珠者。

户部衙门积蓄多，甘军大队作巢窠。堂司官属纷纷散，钱库郎中没奈何。

户部衙门为董军对驻，办事人员均迁至会典馆内。

宫殿巍峨画里开，洛阳王气郁佳哉。而今不似东周样，少个元公划策来。

春间，军机处接到豫抚裕长摺件，内有精绘洛阳宫殿图一纸。

旂分八面下秦州，推背图中一语留。绀宇琳宫清净地，大兴土木待巡游。

闻陕抚在省城豫修一大寺院，土木丹青极为华丽，以备西巡之用。

挽粟飞刍络绎过，神仓玉粒积多多。如何直待兵争岁，始发缗钱治运河。

朝旨命漕运总督，江苏、山东两巡抚，浚治运河，以利转运。

税司教习聘欧西，卅载勤劳未可诋。一自红羊同堕劫，宪禽夜夜上林啼。

总税务司赫德、大学堂总教习丁韪良，为中国办事三十余年，素称得力，皆授有二品官阶，今则同困城中。

宏规大起育英才，学贯中西马帐开。笳吹一声弦诵歇，诸生云散讲堂裁

京师大学堂经营三载，规模初具，经费若干万均存道胜银行。自该行被毁，此款化为乌有，管学堂大臣遂有裁撤学堂之请。

揆文奋武两难兼，郡国新停举孝廉。多少星轺驰驿路，邯郸枕上梦初甜。

六月十二日，诏停今年乡试，缓至明年三月举行，典试一律召回。

曹部郎官散如云，谁将案牍理纷纷。漫云请假循常例，严旨全教予处分。

京城开战，各部院司官纷纷回籍。谕分别请假，未请假一律严予处分。

纸人豆马舞漫天，又见林清涌白莲。六十余人齐就缚，一朝骈首禁城边。

步军统领拿获白莲教匪六十余。起出纸人一箱，黑豆数斗，审明后均押赴菜市口正法。

交民两字改鸡鸣，共说今名胜旧名。试把六书参体例，居然转注与谐声。

团众改交民巷为鸡鸣街，因推背图中有"金鸡啼后鬼生愁"一语也。

大栅栏前热闹场，无端一炬烬咸阳。问渠团火多奇术，为底神灵误主张。

五月二十日，匪民焚大栅栏老德记药房，霎时全街俱烬，延及观音寺街、煤市街、廊房头条胡同、二条三条胡同、西河沿珠宝市东西荷包巷均及正阳门城楼计焚二千余家，相传团众有团火之术，至此独不灵验。

祝融虐焰上干霄，金店钱炉一例烧。百万商民齐束手，市廛景象太萧条。

大栅栏之火金店炉房尽毁。京中银源顿竭银号钱铺共肆一律停闭市面肃条为从来所未有。

深宫不忍苦吾民，百万新颁内帑银。传谕四恒齐复业，大家借给要均匀。

六月初九日，发内帑银五十万两，户部银五十万两，借给四大恒银，号令其规复旧业以维市面，四大恒者，恒和、恒利、恒源、恒裕，都中钱肆巨擘也。

发棠乞请允群臣，红票源源指百囷。门榜大书平粜局，禁城内外潞河滨。

兵乱之后，饥民载道，顺天府请发仓米万石，于京城内外及通州一带设局平粜。

辉煌金碧店悬牌，洋字洋名一律揩。欧墨新书千百种，满投沟井自沈埋。

团民焰日炽，都中讳言洋字，店肆招牌一律改换，如洋布改作粗布，洋药改土药之类。西国书籍皆于深夜人静时暗中抛弃，沟井皆满。

置闰羲和始帝尧，春秋冬夏四时调。如何八月成妖孽，人与黄杨兀共遭。

相传闰八月必不利于国家，今又验矣，均莫测其所以然之故。

家家寒食问何为，一纸纷传禁火期。七夕中秋与重九，古来几个介之推。

团众订期于七月初七、八月十五、九月初九等日，居民铺户一律不准举火。

积尸秽气上干云，乱后须防疫疠熏。黑豆花椒姜一片，沿街黄纸送纷纷。

民间刊印救疫方沿途分送。

动魄惊心三十天，枪声不断炮声连。阿侬日日闲无事，百首新诗次第编。

清 华 集

五古

北征歌 石 予

从军乐 赵孤英

吊鉴湖女侠 胡蕴山

鼠疫行 南 雅

开封狱中追悼大梁同事张钟端 周维屏

喜恢复汉土 天南逸民

七古

颐和园词 王国维

蕉园词

鼠疫谣

题说剑图 次 公

感事诗

璇宫织 陈鹤紫

中州女儿曲 孟 枚

闻武汉事感赋 拜 剑

渑池观秦赵会宴纪念碑有感 吴禄贞

黄花冈歌

壮士行 愚 农

女子军并序 菌芬词馆主

壬子正月述所见　蠡　叟
哀韩篇　李大防
满州新乐府
五律
感怀二首　野　公
边塞音书断　振　希
拜昆山顾亭林先生墓　江　表
见辛丑十月二十日诏二首　李希圣
己亥杂感　蒋万里
辛卯杂感　太　痴
题郑所南心史后　钝　剑
吊林烈士述唐
挽黄公度
万牲园杂事诗十首
夜起作兼调精卫　凌　南
静坐　古　霞
辽西军中早行　张松江
残局
上袁项城
醉后吟　钝　剑
山阴烈士归葬挽诗　微　庐
扬州梅花岭吊古　前　人
送粤军张参谋智北伐　大　雄
戊戌九月哭林畏谷京卿　严　复
七律

戊戌赠寿伯弟　张　謇
庚子时事杂咏二十二首
庚子感事四首　訒　厂
乱离一首(仿元白体)　李希圣
帝子
庚子伤乱二首　黄公度
留别都中知己三首　江春霖
避乱乡居寄友四首　谢应芝
都门杂兴四首　边浴礼
寄赵伯先廉州军次　陶　逊
寄南归旧友　虞山病鹤
白雀寺
藏中年景叠咏　钱锡宝
湘中漫兴四首　蒋万里
登千佛山　汤寿潜
无题　呵　佞
病坐　前　人
感怀　哦　松
故国　前　人
拟杜工部诸将五首　逸　云
燕京杂咏四首　申祖荫
饯别四首　息园老人
游滇藏作　居　正
吊刘道一　孙　文
金陵杂感　冠　南

辛亥秋日题壁
狱中杂感　汪兆铭
狱中感赋　前人
和汪精卫　吴子琴
狱内感怀　胡经武
送张容川　前人
济南狱中
闻鄂变有感　蚓庐
怒潮　萍云
皖省军中冬夜杂感　讷子
冬夜杂感　鹤飞
秋兴四首　铁萍
送徐君岚秋从军北伐　振卿
随大军入金陵有感　余岩
登朝阳门戍楼
痛哭四章(为广州殉义诸烈士作)　实丹
题赵伯先生像　徐英毅
吊谭浏阳　蒋万里
哭弟八首　刘嗣基
柬黎大都督
涿州二首　徐则身
示精卫二首　陵南
岁暮感事八首　中雁山人
哀时三首　署芸外史

五绝

庚戌被逮口占　汪兆铭
七绝
建州宫词十首　张苍水
满清宫词
庚申八月感事四首　李菰客
燕台杂诗二十首　陈阜荪
辛亥感事五首　素庵
南洋劝业会场杂咏三十首　王葆祯
伤时　晚香
感时　澧兰
有感
都门杂咏　醒华
郁林感事
日食　井水
彗星
读精卫狱中诗感呈　凌南
过曾祠
留别同学诸君　沈干顾
赠北征兵将　邱支山人
攻金陵　前人
西征　姜渐潮
出关
上孙大总统　敬安
川鄂事感赋十首　老悔林
辛亥金陵扫叶楼题壁

辛亥之秋声
沪上见所见
从军乐　卧月山人
祭海内烈士诸公　损　斋
哭吴禄贞　申祖荫
为杨禹昌烈士死难有感　前　人
哭河南落难同志诸义士　湘　迹
塞上曲(赠北伐军)　王厉兵
番禺独立　蒋万里
谒明孝陵　丘仓海
金陵新咏　瑰　君
北京兵变竹枝词　申祖荫
雪中游莫愁湖　丘仓海
追悼彭席儒烈士　申祖荫
出塞
渡镇江
吟奉孙少侯都督　韩　衍
上黄部长　圆　瑛
浙军凯旋歌　姜恂如

清华集

汪诗敏编

五古

北征歌

天寒气象肃，龙泉忽夜鸣。建虏尚未灭，男儿呼不平。投笔奋然起，仗剑请北征。辞别爹娘去，爱妻送我行。击楫渡长江，指挥百万兵。英雄有变化，莫谓我儒生。下马作露布，杀贼有令名。义师所到处，箪食壶浆迎。长驱向朔方，马萧车辚辚。日出过黄河，暮宿在天津。阵师燕云满，堂堂五色旌。下令我有众，明日攻伪城。胡儿魂魄丧，求为城下盟。驱归故部落，神州尽廓清。黄龙开大宴，痛饮四座倾。再拜奠我祖，光复功告成。功成身自退，本不为名声。优游林泉间，愿作共和民。

从军乐

赵孟英

萧萧北风鸣，将军征胡城。精兵皆马上，壮士俱从行。气嘘野尘

白，足踏乌兽惊。朝发长江边，夕宿汴梁营。男儿身皆忘，谁有思乡情？不梦还家去，但呓呼杀声。朝发黄河边，黄河水澄岸。愿将黄河水，北洗胡儿空。夕至燕郡下，万山高峥嵘。何日平虏回，峰勒得胜铭？燕赵多豪士，相率乐从戎。将军推以腹，士卒勉力行。汉胡不两立，男儿不苟生。誓杀胡虏尽，功成告祖宗。将军穷北发，北发出长城。胡儿多牧马，百态俱骄盈。将军发战令，汉儿怒自生。争先杀胡头，胡虏奔北穷。哀求亦无赦，身首各西东。横尸望无际，万里白沙平。亿万胡头颅，堆积高山成。置酒饮其上，汉儿贺伟功。抽刀方割肉，刀带胡血腥。脱帽纵情饮，帽染胡血红。自由号高歌，狮虎助鸿鸣。男儿凯旋回，倾国人相迎。死回亲朋贺，生归乡闾荣。共和成制度，国民俱是兵。万国遣使贺，谁敢复侵凌？汉土阔日阔，汉儿雄自雄。试望万载纪念碑，高入云霄靡苍穹。

吊鉴湖女侠集文选

胡　增　山

轻风摧劲草，霜气何皑皑！苦雨遂成霖，王道奄昏霾。婉彼幽闲女，郁郁多悲思。振衣独长想，太息将何为？舞剑远辞亲，哀歌和渐离。朔鄙多侠气，心亦有所施。衔恩至海滨，未若托蓬莱。颇识治乱情，岁暮可言归。熊罴对我蹲，中道正徘徊。苍蝇间白黑，天命与我违。忠信反获罪，身陨沈黄泥。邱墓蔽山冈，影响不能追。落叶委堰侧凄凄明口吹。哀禽相叫啸，音响一何悲！人生天地间，去若朝露晞。自顾非金石，涕下如绠縻。荣名以为宝，达士所共知。

小人自龌龊，但为后世嗤。

鼠疫行

南　雅

在昔楚项羽，拔山气盖世。彼可取而代，傀儡视秦帝。鼠子尔何物，能令万夫惮。吾闻父老言，鼠以凭社贵。人主非不知，熏灼甚矣彗。疫鬼大解事，向鼠借权势。传染速置邮，拒绝任关闭。复壁与髡钳，死无所逃避。扼吭与鑿脑，尚得一颛阸。此疫来无端，朝发夕即毙。儿曹噤不啻，女婆悍止涕。和缓皆束手，中外尽屏气。天意非所知，且与论人事。欧西自治严，生命能自卫。休沐夜具汤，洒扫晨拥彗。起居必以时，涤荡少瑕秽。窗明室爽垲，深得养生趣。畏疫甚于贼，预防立专制。沾染到儿女，未死已置槥。岂不念骨肉，实为阖门计。吾初不谓然，发怒缨冠坠。谓彼绝人理，视彼若大厉。思通启其扃，豁然去蒙翳。辽豕多白头，骆驼尽肿背。少见而多怪，窃自笑瓶罄。庚戌秋八月，初揽榆关辔。运外百无成，十旬苦留滞。仲冬阅报章，字大惹凝睇。连篇记鼠疫，特笔讽高位。起自满洲里，其来气甚锐。有司似木偶，否则刍灵类。外人起代庖，积渐权更替。小民苦无告，犬羊任牵曳。捋搪到妇女，裸国大和会。首低而尻高，廉耻未尽弃。呈身检验毕，灌顶水泄泄。食宿瓦罐中，呻吟少床被。死亡日以百，一棺尸叠置。残喘乞苟延，聒耳厌琐碎。疫鬼声如鸮，凉月照凄唳。返魂积尸底，屏息不敢嚏。夜静破棺出，生还偶然遂。（用杜句）言之有余痛，历历非梦呓。哈长犬牙错，（哈尔滨、长春）先后承

其敝。十人而九疫，族灭旬日内。千村万家室，灌莽杳无际。行旅出此途，辛苦不容憩。交通亦已断，客梦怨遐递。省城作戒严，约法仁且恕。吾亦囿城中，惴惴多所虑。吉林风俗陋，诛茅枕以块。高门不尽然，编户殊可畏。屋小如鸡埘，斗室十人挤。同是集蓼虫，习惯不为异。家家有火炕，饱向甑中睡。揠苗助之长，发泄一何骤。髫年便婚嫁，种弱此大忌。所生尽驽骀，安能逐骐骥。率土皆王臣，赠言毋我怒。譬彼玩唐花，密室坑在地。覆竹在花上，鼎沸候汤气。牛溲杂硫磺，开早凋殒易。今年一冬暖，况又火上厝。受病亦已深，一发少良剂。开春殊可危，将来嗟胥悔。殷忧何待言，妄想出游戏。吾国辱已甚，投骨惧狂猘。壮夫拳透爪，志士怒裂眥。苦无救亡策，楚囚泣相对。古人亦有言，制敌视所畏。鼠疫所辱临，雄兵嗒然废。申诎两强间，必有大经济。疫鬼如有知，吾愿沥血祭。若但苦吾民，磔汝有成例。

开封狱中 追悼大梁同事张钟端

周 维 屏

万里起风云，金陵气磅礴。东南汉业成，幽燕贼氛恶。仗剑来中原，逐鹿试锋锷。犄角仰何人？安肯困寂寞？诸君中州彦，自待良不薄。患难共死生，管鲍深契合。更有张钟端。昂然鸡群鹤。十载游扶桑，学业称渊博。归来事游侠，军士尽联络。高悬独立旗，义声震河洛。飒爽怒英姿，毛发动褒鄂。刘毅无石储，万金等挥霍。从来命世英，匡时尚伟略。譬彼池中龙，云雨思腾跃。方兹改革新，专制徒为

虐。仲连耻帝秦，季布无二诺。豪士有同情，焉能靡好爵？南楚倡连衡，北门困项钥。鹤唳尽虚惊，鹰扬恣饱掠。奋然思夺军，共践夷门约。闭门夜草檄，螳臂何惜弱？事成捣黄龙，不成赴汤镬。鸿鹄志蹁跹，窥伺防燕雀。一朝机谋泄，众口等金铄。铁骑忽逮捕，非刑苦炮烙。回首谢同盟，寸心已无怍。蹈鼎甘如饴，铸铁反成错。就义唱高歌，谈笑犹自若。风雪地天昏，血肉瘗沟壑。嗟彼柴（得贵）商（作霖）贼，三字竟杀岳！何日慰忠魂？溺器汝头壳。伤哉念诸君，姓字昭凿凿。余亦惭附骥，愤辕反宽缚。死者已吞声，生难苦海脱。再过大梁城，明月吊荒墓。黄叶咽河流，白云憾嵩岳。谁登古邺台，临风吹画角？在天如有灵，骑鲸下荒落。助我踏胡虏，光复旧城郭。国旗铁塔飘，共和同庆乐。

喜恢复汉土

天南逸民

暴秦坑文儒，六经遭灰烬。世变阅沧桑，河山几更姓。亦越觉罗兴，中央集魁柄。专制恣威福。重为元元病。大吏不知羞，权门争奔竞。高贤屈下位，介节师和圣。何图天厌之，胡人丁厄运。汉帜追飘扬，淫威不得逞。大势趋共和，民气忽焉振。有女皆尚武，有兵不血刃。如日再中天，揖让逢尧舜。劣败鉴前车，优胜觇来轸。千古兴衰局，此中有天命。吁嗟后庭花，一洗亡国恨！只手障横流，五族齐响应遗。黎无所求，及时捐秕政。发言冀自由，是非凭舆论。归马与放牛，万邦欣莫定。南北矢同心，庶几泯瑕

鲜。卓哉教国民，乾坤仗整顿！

七　古

颐和园词

王　国　维

汉家七叶钟阳九，濒洞风埃昏九有。南国潢池正弄兵，北沽门户仍飞牡。仓皇万乘向金徼，一去宫车不复归。提挈嗣皇绥旧服，万几从此出宫闱。东朝关塞曾无远，西宫才略称殊绝。内殿频闻久论思，外家颇借间恩泽。六王辅政最称贤，诸将专征捷奏先。当扫枪回日月，八荒重睹中兴年。联翩方吕升朝右，北门独付元臣手。方治楼船凿汉池，别营台沼列文囿。西直门西柳色青，玉泉山下水流清。新锡山名呼万寿，旧疏湖水号昆明。昆明万寿佳山水，中间宫殿排云起。拂水回廊千步深，冠山杰阁三重峙。嶝道盘纡凌紫烟，上方宝殿放祈年。更裁火树千花发，不数明珠彻夜悬。是时朝野多丰豫，年年三月迎銮驭。长乐深严苦敝神，甘泉爽垲宜清暑。高秋风日过重阳，佳节坤成启未央。丹陛大陈三部使，玉扈亲举万年觞。嗣皇上寿称臣子，本朝家法严无比。问膳曾无赐坐时，同怀罕讲家人礼。六王小女最承恩，远嫁归来奉紫宸。卧起每偕宁寿主，笑谈差喜缪夫人。尊号珠连十六字，大官加豆依前制。别启琼林贮羡余，更营玉府搜珍异。月地云阶敞上方，宫中习静夜焚香。但祝时平边塞静，千秋万岁未渠央。五十年间天下母，后来无继前无偶。却因清暇话平生，万事何堪重回首？忆昔先皇北狩年，属车常是受恩偏。因看批答亲教

写，为制金章特与钤。一朝铸鼎降龙驭，后宫髯绝不能去。北渚方深帝子愁，南衙复遣丞卿怒。手夷端肃反京师，永念冲人未有知。为简儒臣严豫教，别求名族正宫闱。无端白日西南驶，一纪恩勤付流水。甲观曾无世嫡孙，后宫并乏家人子。提携独子付黄图，劬苦还如同治初。又见法宫凭玉几，更劳武帐坐珠襦。国事中间几翻覆，近年曾忆怀来辱。草地阏关下泽车，邮亭仓卒羌婪粥。上相留都拥大牙，东南诸将翊王家。坐令佳气腾金阙，复道都人望翠华。自古忠良能活国，于今母子仍玉食。宗庙重闻钟鼓声，离宫不改池台色。一自官家静摄频，含饴无翼弄诸孙。但看腰脚今犹健，莫道伤心迹已陈。两宫一旦同绵缀，天柱偏先地维折。高武子孙复几人，哀平国统仍三绝。是时长乐正弥留，茹痛还为社稷谋。已遣伯禽承大统，更扳公旦翼诸侯。别有重臣升御榻，紫枢元老兼黄阁。安世忠勤自始终，本初才气尤腾踏。复数同时奉话言，诸王刘泽号亲贤。独总百官称冢宰，共扶孺子济艰难，社稷有灵邦有主，今朝地下告文祖。坐见弥天戢玉檐，独留末节书盟府。原庙丹青俨若神，镜奁遗物尚如新。那知今日新朝主，却是当年顾命臣。离宫一闭经三载，绿水青山不曾改。雨洗苍苔石兽间，风檐朱户铜龛在。云韶散乐久无声，甲帐珠帘即渐倾。岂谓先朝营暑殿，翻教今日作尧城。宣宝遗言犹在耳，山河盟誓期终始。寡妇孩儿要易欺，讴歌狱讼终何是。深宫母子独凄然，却似滦阳游幸年。昔去会逢天下养，今来翻受万人怜。虎鼠龙鱼无定态，唐侯已在虞宾位。且语王孙慎勿疏，相欺黄发终无艾。定陵松柏郁青青，应为兴亡一拊膺。却忆年年寒食节，朱侯亲上十三陵。

蕉园词

两年不踏蕉园路，微吟欲续长杨赋。绵缆牙樯自在新，飞鹭浴鹭纷无数。忆昔清时春复秋，明光棓柃奉宸游。三海楼台都入画，千门花柳不知愁。年年天上开琼宴，灵禽桂蠹殊方献。玉轶驰轮似御飙，瑶房列炬传飞电。王母端居坐绛霄，绀颜鹤发早临朝。苍龙推步前星次，家法还思付德昭。巍然池馆何森蔚，三天新辟传经地。自称先代老桓荣，白虎诸儒难抗议。别有椒涂肺腑情，欲联颛颍主齐盟。排斥神州邹衍论，指挥蓟北大乘兵。仓皇烽火甘泉逼，牦缨盘水徒伤蹙。坐令翠华历井秦，忍见铜驼委荆棘。收京旋跸未蹉跎，十载宵衣涕泪多。欲补金瓯空岁月，频颒玉斧画山河。趯台寂寞流光换，舜睠尧腊多忧患。白茶霜凄丰泽园，苍松云掩含元殿。一朝弓剑鼎湖攀，鹤语今年故故寒。已见太常初奉谥，更闻长乐罢传鞶。乾坤三光黯黮蚀，斧依负立生凄恻。九庙神灵护少阳，万方赙赗来西极。从此离宫蟾钥扃，旧人旛绰亦飘零。忽闻又下清除诏，鱼鸟欢欣草木醒。高楼西北浮云蔽，溟渤东南催急飙。多难登临有寤歌，乘虚来往仍佳丽。低回我独暗沾膺，坐对西山无限青。紫光高峙干霄汉，杰阁英姿倘有灵。

鼠疫谣

闻名

有鼠有鼠来自东，熟视无睹穿吾墉。草蛇灰线若有迹，顿教疑

影生杯弓。一鼠播其毒，众鼠扬其锋。邻鼠助为虐，家鼠据为功。鼠威既肆不可遏，燎原一炬天山红。免于疫者死于火，哭声震野田庐空。辇毂风云接三辅，关塞萧条断行旅。居民避疫如避兵。有司防鼠如防虎。我闻德皇储，来游有意何趑趄。乃闻因鼠疫，客星载道回轺车。鼠之妨害国际有如此，大官搔首空踌躇。咄汝鼠子，猖獗乃尔。王赫斯怒，下令捕汝。生者购以券，死者亦给半，穷黎献鼠如献俘，或焚或磔日无算。有胜鼠者功异常，其功乃与战绩相颉颃。死于鼠者视死敌，其死乃得万金之贷偿。痴儿嗜利易鼎镬，拚其性命与鼠博。博而胜，擢高爵。博而死，妻孥得钱亦何却。临时警察名卫生，袖章十字相纵横。街头怒马何奔腾，东城检疫旋西城。东城有一嵎，夫死不敢哭。哭时声嘤嘤，警吏已进屋。警吏进屋言检疫，破榻倾床毁其灶。陈尸屡日不得葬，一检再检疫无迹。君不见西城某第朱其楣，有人昨病今日危。吊者哭于户，妻子哭于帷。锦棺设道左，警吏不敢窥。往来步蹀躞，执棒为指麾。又不见敝文坊下行人鼓，今日行人避途走。联镳结辔来逡巡，警鞭雨下逐如狗。有车有车胶皮轮，人负而趋声辚辚。坐客高领其头髡，初不辨为何国人。驱车直进车铃振，警官充耳佯莫闻。孰谓鼠疫霉菌所凭附，乃因人类宫室衣服车马分等伦。吁嗟乎！鼠也汝何辜，误人家国为人愚，祸人未得徒自屠。不有卖国奴，方且以尔为前驱。不有贪功徒，方且以尔为雉卢。何如呼朋引类相率归而居，昼伏夜动安而初。胡者扰扰不欲去？殆将捉去罹骈诛。呜呼尔类无噍余！

题钝剑花前说剑图

次　公

男儿及壮当封侯，一剑寒光天地秋。匈奴未灭何家为？有乡宁肯居温柔。青邱高子情何多，名花宝剑相婆娑。风云伟业寄儿女，此中谁识意气何？高子磊落人中豪，意气直欲干云霄，腰间三尺昆吾剑，中宵起舞霜天高。一腔热血数行泪，叵耐生平不得志。十年举似世间人，可怜霜刃未尝试。英雄生性本情痴，醉酒妇人古有之。蓬落襟期谁解得，且将心事付蛾眉。蛾眉娟娟柔如水，此心肯逐寒灰死。寸铁磨挲日几回，一生惟此真知己。吾思当日重瞳楚项羽，拔山盖世殊雄武，虞兮一歌艳生春，柔情侠骨皆千古。本来豪士多艳史，千金甘结婵娟子。会须夺得燕支山，归来彼美同欢喜。况复婵娟解用兵，桃花马上请长缨。好拥万花齐入阵，莫教匣中铁孤夜夜空悲鸣。

感　事　诗

伤中土之不能自治也。

满　洲　里

满洲里，起鼠疫，气接哈尔滨，蔓延到长春。烧屋焚尸血风腥。

囚罐车，车中人，俄人另坐一车行。怪哉鼠瘟，怪哉鼠瘟，不瘟俄人瘟中人！

防 疫 所

防疫所，立沈阳，中人不防日人防。病者先著白衣裳。张两脓，夹冰筒，不许神惊与心恫。一日不死有药攻。石炭酸，酸满袖，不死于疫死于臭。

汽 车 停

汽车停，阻人行。一车苦工四百人，返自山海关，拘留在长春。脱却旧衣襟，白袷新著身。出门见阻巡警兵。呜呼苦工之苦实堪怜！终岁辛勤余几钱，打叠还家度新年。父母妻儿望眼穿。

璇 宫 织

君住天河东，妾住天河西。明明一水不得渡，隔河隐约闻天鸡。流水汤汤，风雨凄凄。青鸟备书来，要我断却轧轧双鸣机。司耕司织各有役，妾亦安能为君屈？

（按）此因庚子都门之乱，南省疆臣拒伪诏而作者也。

中州女儿曲

孟　枚

门前车马日如流，一寸芳心冷似秋。恨把邯郸嫁厮养，羞言讲国宠车驺。茫茫往事感沧桑，佛天不教花坛坎。歌兴时从酒后浓，梳妆忽向灯前淡。常忆中州好故乡，拈花斗草逐爹娘。故主犹怀李北海，坠欢不续汝南王。沉沦谁惜明珠价？醉中红泪涔涔下。身世常防青鸟探。牢愁辄寄红鹦骂。生成慧性与柔心，对客情常一往深。一日三秋抛不得，双涡独笑爱难禁。专房奈有如花妇，量珠无分呼负负。念我应怜扇上诗，别乡且倒樽中酒。酒醉知侬彻骨悲，历劫名花竟付谁？好把新声歌白纻，可能旧梦续红梨。海亦能枯石解烂，人间定可逢娇粲。敢冀巫山神女怜，愿作陌路萧郎看。萧郎从此去天涯，膜拜诸天护汝花。拚偶才人咽糠秕，莫偕商妇抱琵琶。

闻武汉事感赋

拜　剑

大江东去洞庭波，一夕西风激楚歌。开士化身争历劫，金刚怒目为降魔。贪天定有之推骂，先著其如祖逖何？直待众生成佛后，

屠刀释下礼修罗。同舟风急竟西东，何物宁馨误乃公。定国孰仍师帝制？从戎志岂为侯封？蔺廉自笑张陈哭，随陆终惭绛灌功。立马斜阳思大树，不言功即是英雍。

渑池观秦赵会宴纪念碑有感

吴 禄 祯

秦并六国启雄图，虎视关中何逐逐。兵如刺蜚言循环，诸侯无敢不宾服。秦赵争衡酣战久，忽报渑池会杯酒。大开函谷置高宴，巩固邦交是耶否？呜呼！秦人虎狼岂不知，会中衷甲将何为？怀王入关不得归，遗民三户楚人悲。相如会上佩长剑，受辱恐为君国玷。忽闻赵王为鼓瑟，怒发冲冠赤浮面。坐上瑟声尚未已，相如进缶秦王耻。请为吾君鼓一曲，两国原来称敌体。呜呼！赵夺秦缶今何在？土台石碑留故址。爱国须如蔺相如，恨未躬逢拔剑起。

黄 花 冈 歌(哭广州流血诸烈士)

黄花之冈何其壮，天际血云排作浪。万里精灵卷地来，横海楼船正浩荡。浩荡灵魂骖凤鸾，当时腾驾本赸翩。谁使虹霓阻云路，坐令埃壒葬花钿。有美人兮在山谷，风雨冥冥鬼夜哭。鬼神一朝喷雷霆，四海龙蛇翻大陆。白水真人跨鹤来，舌底莲花撑天开。

功成电笑光炎汉，蜂出飙啼动露台。犹冀仙云回日月，黄花飞舞悲歌发。共援南斗觞玉浆，魂兮魂兮好将神剑扫清蛟螭窟。

壮士行

恩　农

海水千里万里深，何如壮士功名心？不惜万死碎身首，要留英声铄古今。那堪雄姿坐锁竭？拊髀长叹深自惜。宝剑夜夜作龙吟，佳气葱茏耀天碧。忽地山河启暗光，金蛇百道浴扶桑。秋风返马塞云白，塞柳啼鸦暮日黄。挥戈直入狼烟里，弹雨枪林密如织。擒得胡儿纵马归，马啼踏血声如水。胡天寒廓不胜寒，燕月高悬雪满山。征鼓夜震兴安岭，凯唱朝还山海关。不世功成身未老，燕然片石年年好。归来射虎南山头，万户侯封何足道。

女子军并序

蒿芬词馆主

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年十月，吴淞苏浙联军既攻克金陵，以丑虏尚据燕京，汉贼不容两立，乃共谋北伐。苏人陈婉衍女士，编制女子北伐军，于月之十三日徒步入宁。当仁不让，巾帼何殊丈夫？痛饮黄龙，红颜应分杯酒。余时流寓江南，目睹从军诸女士毅

力热心，备尝艰苦，心窃敬慕。因作长句，以纪其事。

汉亡二百六十年，河山破碎遍腥羶。健儿不甘牛马走，举戈一挥日月旋。胡人拥兵殆十万，铁蹄坚甲据幽燕。匈奴未灭男儿耻，女子亦应拔剑起。人谓女子从军难，我见女子祈战死。苏有女士三十人，愿捐珠玉走风尘。自云本是千金子，十九世纪生不辰。举族久矣为人役，东道主人反为客。春秋大义重复仇，一身一家何足惜？绮縠阿丽漾秋波，芙蓉紫带系玉珂。文采敢撄上将冠，紫玉其如宝剑何？锦囊结束色飞舞，兜鍪巍皇肃白羽。钲镗伐鼓鱼贯行，棣棣威仪若祈父。表岭崎岖道路难，斜阳古道雁声寒。晚风凄峭黄沙起，鹿扬振武厉霜翰。远村灯火倏明灭，暮鸦归飞啼欲绝。先锋遥指石头城，模糊应是匈奴血。夜半月明星欲稀，行营寥落共迟栖。粉黛何心承色笑，胭脂无力奉冰姿。青裙敢驾韩侯乘，白马高鸣孟寿祠。南楼坐啸系天子，北门募士入龟兹。苍茫云海壮士泣，罗兰东土几人及。（罗兰夫人，法国女革命家也。）南北两军正相持，生死存亡都未必。长城万里壁垒坚，不斩楼兰誓不还。（借句）天马归来功告庙，我为女将铭燕鳍。

壬子正月十二日，饮于山有天酒楼，第三镇兵变即在楼下攻劫。归而述所见。

姜　叟

酒徒闻变酒杯覆，楼下骇声过爆竹。十夫力锁铁闸干，火光已射阑干角。闭窗灭烛匿微隙，噤声如哑奴厮伏。武冠数猛聚楼下，枪

刃力与铁扉触，再攻不克舍我去，月中移影犯邻屋。居人争效猢狲蹲，叛军直作老熊扑。浊光暗处影塞扉，剑声锵然刃破棱。万声杂动呼开门，掠索旋过舍五六。陡然枪止不闻声，趣行颇似鬼相逐。人人握刃手据火，非灯非炬焰深绿。仅半炊许光绛天，栋摧瓦覆觚稜烛。城中火聚十二屯，前后惊盼罢吾目。对门一卒挟火入，心知祸至气为促。昊天似悯一楼人，幸非纵火但冥索。更沉鼓寂月如水，驼卒沿街拾珠玉。得大遗小贼弗计，屑屑转为细民福。平明楼下见行人，贼亦杂行果其腹。汝曹一夕恣掳载，吾民百室空储蓄。大帅充耳若弗闻，拥贼作卫谬钤束。利熏心痒那即已，都门行见一路哭。

哀韩篇

李大防

矗矗风云生亚陆，日人欢笑韩人哭。韩人已矣奚足悲？伤心怕为韩人续。箕子立国三千年，一朝破碎化飞烟。世界新增亡国史，故宫惨咏黍离篇。当年祸变萧墙起，外戚专权同诸吕。党狱频兴瓜蔓抄，娥眉又见马前死。秦人失鹿逐群雄，蛮触相争海水红。拥彗太公干国政，虐民孙皓召兵戎。鸱鸮满野明社屋，自古兴亡如转毂。羞同南宋小朝廷，甘隶东倭准皇族。九重恩诏下天阊，昌德宫中呼李王。从此臣佗除帝号，落花流水送南唐。博浪椎秦苦不早，釜底游鱼笼中鸟。蜀妓来舞魏宫前，廷臣争羡樱花好。樱花璀灿别人枝，云雾长封太极旗。白发谯周写降表，河山

空爱夕阳时。杜鹃夜半悲啼血，千载仁川声呜咽。未闻殉难王承恩，尽作遗民谢枋得。不堪回首旧藩臣，掌中撄去事酸辛。假途灭虢前车在，莫使阿房哀后人。

满洲新乐府

平康里一

平康里外月黄昏，平康里内多游人。手枪一响走霹雳，血流满地横尸身。借问死者谁？急进会员某，姓张名曰榕，阴间还敢革命否？巡防兵队来如潮，杀人千万心胆豪。路旁但见剃辫者，或掴必掌斫以刀，狼心且作瓜蔓钞。吁嗟乎！巡防队，在沈阳，沈阳之人皆恐怖。

平康里二

昔日巡防兵，大闹平康里，饮酒挟娼百无忌。此番事体更惊人，手执短枪若行刺，急进党员该万死。张榕目瞑不敢视，其他党羽何足论，一刀一个即了矣。吁嗟乎！威权赫赫巡防兵，杀人不用审判厅，总督闻之也吃惊。总督吃惊犹自可，行人吓得无处躲，平康里前莫再过。

急进会员张榕之被害及防兵之野蛮情状，摹写尽致，阅之令人悲愤交集。爰录于此，以存真相。

五　律

感怀二首

野　公

燐火照中原，妖云千里昏。哀哀帝国史，惨惨党人魂。夜月铜驼泣，春风铁骑奔。河山无限好，染遍血花痕。

杀气满神洲，群龙战未休。挥戈返落日，拔剑断寒流。名士新停泪，英雄故国忧。饮君一杯血，好去觅封侯。

边塞音书断

报　韦

边塞音书断，烽烟满目多。黄沙新甲胄，黑月古关河。大漠绝飞鸟，悲风警画螺。中朝发祥地，王气已销磨。

末世书生贱，衰时党祸多。备边思李牧，拚命友荆轲。故国犹残日，功名付逝波。愿将腰下剑，直为斩群魔。

拜昆山顾亭林先生墓

江　衷

先代通儒远，衣冠冈此茔。谁披元祐籍，不慕义熙名。碑碣

临官渡，梧楸近化城。陵还知下马，心孰溯骑鲸。忆昔风雷过，偏逢日月倾。黄图悲瓦解，白首望河清。慷慨挥新泪，苍茫吊旧京。江湖空有志，天地竟无情。既改三灵卜，旋为五岳行。举觞邀侠客，投袂谢名缨。（谓健庵昆季）秦晋都纡笑，燕吴不计程。如公真磊落，此愿太纵横。昔以编摩暇，群推考索精。十经归品藻，四库赖提衡。蜀道悲臣甫，商贤泣老彭。宁知忠孝节，独让一书生。

见辛丑十月二十日诏因赋二首

李希圣

世论多翻覆，天心有废兴。仓皇诛管蔡，羽翼失疑丞。国狗应难噬，城狐未可凭。夜来看北斗，佳气满昭陵。

百万生灵血，东南悔祸深。易名传玉册，流涕发金縢。载笔他年事，遗臣海外心。祖宗遗训在，覆辙莫相寻。

己亥杂感

蒋万里

国家多难日，奈此自由身。歧路同杨子，宗邦似柏人。神洲悲永夜，一室渺生春。开化非无日，乘时易造因。

西城强权世，东京党狱年。国民元气尽，公法重心偏。王者尊无上，群生馁不前。突飞骄白种，坐视著鞭先。

国步艰难日，清流等浊流。血花华世界，心史鲁春秋。巨眼规皇古，雄心兀五洲。太平洋水急，摇憾海东头。

震旦维新业，中原革命军。时哉不可失，其奈寂无闻。团体几吾党，同胞怅失群。乘时待他日，龙虎会风云。

费府吾未至，如斯境罕逢。空怀独立阁，犹有自由钟。真宰谁为诉，民权夙所宗。华拿终有待，法美许追踪。

秋水伊人在，途长不可招。西欧猛雷雨，东亚盛风潮。耶孔身心苦，卢蒙理想超。少年吾亦是，赤手思无聊。

旋转乾坤手，其来振亚东。无心论成败，有意作英雄。哀乐众生里，江山一览中。横流怅人海，大陆战群龙。

辛卯杂感

太　炎

闻道长安城，络绎列峻宇。峨峨许史门，赫赫金张府。暮夜动笙歌，晨夕鸣钟鼓。一食费万钱，犹云饭不努。群官事奔走，出入偻且俯。哀哉草玄人，枯蛰泣秋雨。

轻骑西入秦，荆轲亦奇士。吞吐气如虹，击剑腾光紫。当时无燕丹，谁识屠沽子。买臣困未达，长卿蹙未起。淮阴出胯下，见者人不齿。不逢漂母饭，王孙已饥死。所以辙中鱼，长歌浩浩水。

吾吊贾生墓，荒烟翠青苔。痛哭岂得已，胡马嘶声哀。绛灌不解事，极力扼奇才。巢幕忘灶突，焉知祸有胎。儒生不得志，俯仰无好怀。寸衷渺难诉，夜半屈魂来。

木末搴芙蓉，制为衣与裳。初服不知改，秋风忽凄凉。作计亦云拙，谁肯易衷肠。但念古圣贤，示我有周行。孔某饿陈蔡，孟氏走齐梁。子云岂不才，务为执戟郎。归来盼庭前，老柏独青苍。

题郑所南先生心史后

钝　剑

崖山种不斩，独留公一人。心常存汉腊，眼不见胡尘。史笔扶正气，芳兰活古春。始知宋理学，于此得其真。

吊林烈士述唐

不信麻衣士，言君蹈杀机。伤心余死后，幸中若前知。秋月招雄鬼，江流哭义师。惊弓风际鸟，无语伏危枝。

挽黄公度

造世几人杰，而今又弱公。东瀛数贤使，南楚说遗风。震陆

寒潮黑，忧天热血红。危机愁满地，豪气托冥鸿。

万牲园杂事诗十首

汪勉斋

其一

万族孳天乳，十洲粲地文。脂膏挥作雨，珍异集如云。金碗唐陵山，铜驼晋殿焚。可怜经劫火，征贡又纷纷。（按：是园创于庚子后，故此诗云尔）。

其二

齐圄敢言阱，周台可颂灵。异方通兽谱，多识考禽经。塞外风云黑，壶中草木青。游人须著意，品类各分庭。

其三

谁献补牢策，都忘出柙忧。周公驱未尽，汉使远能求。虎口流嘴沫，狼心蕴毒谋。神狮偏整暇，睡眼示怀柔。

其四

凤凰今不至，万古此云霄。毁室鸱方宠，乘轩鹤更骄。八方会仪羽，一室乱嘈嘈。莫问连鸡势，处堂聊暮朝。

其　五

种树千章锦，莳花十里茵。充兹生养意，长此地天春，铺绿竟成海，鞋红不到尘。路旁老松柏，流盼转无人。

其　六

别馆云间见，飞楼海外来。西邻师结构，北阙失崔巍。直迈流蚩苑，休疑市骏台。翠华临幸处，珍重肯轻开。

其　七

鸟丛花队里，恣漫拓田皋。蔽麦莫能辨，莠苗苦易滔。有秋获欧种，长夏粪民膏。吾欲歌油渐，汝农莫厌劳。

其　八

千金结茅屋，观稼乐何如。太息耕耘苦，徒供耳目娱。此田纵非石，得米定如珠。各有肉糜食，祈秋吾亦迂。

其　九

五楼十阁外，酒店见旗飘。可惜无鸡犬，聊能慰渴饥。倚栏伤往事，题壁怅新诗，群醉不知暮，还期落照迟。

其　十

九曲穿幽径，园门出入同。环墙竟城郭，回首但青葱。浓染征衣碧，残香马足红。夜深频读史，愁赋阿房宫。（注：俗称此园为山贝子花园，盖觉罗氏懿亲之别墅也。）

（按）燕京素乏林泉之趣，公园尤阙如焉。庚子之后，百度维新，仿泰西制，于西郊创万牲园，园之隙地，更辟为试验场。游者恒著诗歌，以寄游观之乐，而汪君勉斋所作，尤为有目者共赏，故录于右，以昭其实。

夜起作兼调精卫

凌　南

篝灯温旧梦，来日叹才难。岁晚干戈遍，宵深鼓角残。却将无限恨，强借一枝安。起舞怀越石，苍茫意未阑。

静　坐

古　霞

静坐思天下，功名笑汝曹。无言花自媚，有节竹常高。陆上腾龙虎，云中振羽毛。东南非可弃，与尔易滔滔。

辽西军中早行

张松江

风紧尘追马，荒村又野桥。旗光飞戍角，残月渡林梢。山霭

魑人喜，霜寒古木号。边城秋已老，冰雪满征袍。

残　局

残局余三辅，征尘遍两河。黄金收蒯彻，白璧遣随何。逐鹿中原沸，亡羊歧路多。只愁娱帝制，不止一臣佗。

上袁项城

救国原多术，奚容泥一身？人心岂思乱，天道本无亲。碌碌悲余子，休休仗个臣。南疆存佚史，遗恨遍黄民。

醉后吟

钝　剑

明灯扑不灭，浊酒更浇愁。顾此七尺身，渺焉众生俦。搅兹五浊世，衮衮皆楚囚。魑魅与魍魉，搜人如骷髅。惜哉神禹鼎，世远不可求。若辈遁其形，厥罪与天侔。摩挲匣中剑，志匪在封侯。狐狸姑勿问，先斫佞臣头。雄风飒然至，荡我万古忧。

山阴烈士归葬挽诗

徵　庐

正是需才际，思公泪欲淋。三年苌叔血，七窍比干心。正气凌苍昊，神州起陆沈。九原如可作，大将属淮阴。（自署荡虏大元帅）

不孝称通国，皇天鉴此情。毛生捧檄去，温峤绝裾行。结得黄衫侣，刑将白马盟。潇潇风雨夜，鸡唱一声清。

摩天扬巨刃，可惜斩枯株。何异浪沙客，椎秦中副车。龙蛇争起陆，燕雀漫安居。烽火沿江路，时时畏简书。

城西数亩地，藁葬遍蒿莱。胡运百年尽，忠魂千里归。头颅虽已落，心事不曾违。拦道人迎拜，香尘满素衣。

扬州梅花岭吊古

前　人

精爽真如昨，巍然片石存。孤忠看桧柏，幽怨托兰荪。独木曾支厦，飞章枉叩阍。思陵空有弟，神庙竟无孙。江左雄兵少，中朝狎客尊。莺花迷日暮，燕子送乾坤。共识鱼游釜，谁怜虱处裈。人虚宣室召，出典广陵屯。淮北忧方亟，宁南好未敦。防边

无李牧，驭将失刘琨。欲捧虞渊日，偏虚剑阁门。虫沙悲四镇，荆杞遍千村。自失金汤险，相将鸟兽奔。心依文相节，尸散谢公墩。折戟何堪洗，遗书不忍扪。杜鹃声过处，花草带啼痕。

送粤军张参谋智北伐

大　雄

莫问中原事，相看泪满襟。黄龙迟北抵，胡马尚南侵。白粤军容壮，三边民望深。烦君定韬略，一战虏成擒。

祸国羞和议，锄奸仗宝刀。殊功须早竟，胜算祝全操。气奋千夫勇，旗翻五尺高。子房在帷幄，诸将定能豪。

十载甘薪胆，余生痛马牛。黄岗君不死，（有误传君于三月十九之役被难者）幽冀汝能收。骑射推猿臂，功名属虎头。兵谋兼将略，瑜亮逊前筹。

亡秦三户竞，决策一鹰雄。曾是铮铮者，宁无赫赫功。霜花凝汗马，剑气亘长虹。相待凯旋日，放歌大风。

戊戌九月哭林畯谷京卿

严　复

相见及长别，都来几昼昏。池荷清暑暑，丛桂远招魂。（于

戊戌六月始识晚翠，而其八月难作）投分欣倾盖，湛冤惨覆盆。不成扶软弱，直是构恩怨。忆昨皇临极，殷忧国命屯。侧身思辅弼，痛哭为黎元。大业方鸿遒，奇才各骏奔。明堂收杞梓，列辟贡玙璠，岂谓资群策，翻成罪莠言。衅诚基近习，祸已及亲尊。惴恍移宫狱，呜呼养士恩。人情看翕訾。大意与偏反。夫子南州产，当时士论存。一枝翘国秀，三峡倒词源。荐剡能为鹗，雄图欲化鹏。杨（叔峤）谭（复生）同御席，江（建霞）郑（太夷）尽华轩。卿日辉东壁，郎星列井垣。英奇相撝挂，契合互攀援。重译风皆耸，中兴势已吞。忽闻啼晚鴂，容易刈芳荪。古有身临穴，今无市举旛。血应漯地轴，精定叫天阍。犹有深闺妇，来从积德门。抚弦哀寡鹄，分镜泣孤鸾。加剑悲牵犬，争权遇愤豚。空闻矜庶狱，不得见传爰。投畀宁无日，群昏自不论。浮休齐得丧，忧患塞乾坤。上帝高难问，中情久弗谖。诗篇同乘杌，异代得根原。莫更秦头责，无将朕舌扪。横流还处处，吾合老丘樊。

七　律

戊戌赠寿伯茀

张　謇

人才未觉九州空，天意宁教四海穷。坐阅飞沈吾已倦，禁当非笑子能雄。商量旧学成新语，感慨君恩有父风。但使腾骞犹等

辈，要回鲁日更朝东。

庚子时事杂咏二十二首

拳匪发难

运极时危出怪民，荒唐说部演封神。挥刀白战仇毛子，（匪呼洋人大毛子）妖焰红灯煽妇人。（妇人衣红衣，焚教堂，匪中称为红灯照。）蛮野方忧沦黑种，烽烟况又起黄巾。燎原未甚犹堪灭，忍令贻殃到紫宸。

津沽失守

鼎沸沧溟铁舰屯，黑云遮蔽日全昏。兵戈劫运起东亚，管钥何人失北门。望断河流空战骨，纷飞弹雨卷残魂。杜鹃桥上应啼血，太息无端惹祸根。

端刚纵匪

甘为祸首实离奇，大局奚堪快尔私？举国若狂称义勇，设坛无耻拜仙师。前明已事滋流寇，东汉何曾护赤眉。剿抚两难谁任咎？芦沟烽火不胜悲。

邸第习拳

白昼相逢百鬼狞，熏天气焰铄公卿。王侯第宅为巢窟，宫府旌旗耀甲兵。心法争传新咒录，头衔自署老师兄。罪诚堪斩愚堪恨，只为挪揄泄不平。

德使被戕

行人惨戮背春秋，匿耗遥传骇亚欧。敢犯国旗诚野俗，竟违公法快私仇。魂归西海收秦骨，身是南冠泣楚囚。已布诏书频罪己，丰碑纪念更何求？

矫诏宣战

谁揽兵权握虎符，生灵涂炭竟何辜！元戎莫制三军命，孤注轻为一掷输。纷见羽书驰绝塞，几曾诏令出中枢。至今罪孽分明甚，无补君王血泪枯。

围攻使馆

辇毂何堪作战场，外臣无罪客他乡。可怜周道成荆棘，敢向秦廷乞水浆。巨炮雷鸣惊魄散，援师路断总心伤。死生性命存呼吸，况复量沙告绝粮。

聂军死绥

细柳军成建节旄，软裘快马人之豪。岳飞有恨戈空枕，李广无功剑怒号。壮士突围犹裹血，男儿报国只横刀。诛奸独惜奇谋少，顿失戎机愧六韬。（按拳匪初发，焚毁铁路。聂军以本有保护之责，歼厥数百人，激怒朝贵，竟获严谴。使当时立定宗旨，远合东南各疆吏，近联东抚袁中丞，外谢洋人，内保租界，传檄中外，自任剿匪，大局断不至决裂。事纵无成，死亦煌赫。乃计不出此，进退失据，狼狈津沽间。赍志重泉，死事惨酷，格于顽党，恤典阙如。彼武人不足责，其遇殊可悲矣。诗成，并志数语于此。）

东南立约

北海鲸鲵跋怒潮，奔腾杀气直冲霄。联盟岂第全商务，抗命方能报圣朝。半壁河山资保障，满天风雨几漂摇。尽教协力支残局，鸡犬无惊静斗刁。

陪都启衅

扰攘燕云铁甲寒，那堪又起一波澜？将军失计先传箭，老卒无能笑据鞍。蚕食阴谋多狡狯，龙兴旧业念艰难。只怜满目荒凉甚，陵寝西风夕照残。

袁许惨祸

浮云惨淡日无光，冤愤填胸郁不凉。三疏有痕皆血泪，双魂无路叩天阊。未除冠带先骈首，即断头颅剩热肠。地下相逢应一笑，群奸显戮慑王章。

某公督师

间关北上起霓旌，如此粗才竟典兵。节制四军空失律，仓皇一死实无名。联群狐鼠声同和，当道豺狼祸已成。累及君亲齐切齿，戮尸定谥有公评。

讹传胜仗

十万雄师尽水淹，争夸大帅妙韬钤。南邦俗悍纷仇教，北阙兵屯尚戒严。电讯曾闻安沪粤，风波愁说起滇黔。民愚易惑真堪悯，举国沈酣存黑甜。

传旨议和

元气凋残岁又迁，垂危忍见病重侵。横挑馁虎罹身祸，战惹群龙起陆沈。急召宰衡纾国难，还劳玉帛降纶音。纷纭前事非朝旨，差幸环球识帝心。

李相奉调

戎马仓皇仗我公，颓然八十已衰翁。九州铸铁谁为错？三辅登台旧挂弓。宋起李纲重定国，晋劳魏绛在和戎。黄花晚节由来重，勉济时艰且效忠。

各路勤王

河上逍遥拥节麾，东南传檄亦何裨？军书火速悲王导。露布星驰愧子仪。岂有临淮新壁垒？空余灞上旧旌旗。纷纷万马西行急，北地沦亡失健儿。

联军入京

痛煞诸王弄太阿，嚣然八国坛称戈。心惊君子为猿鹤，眼看雄心尽鹬鹅。叱咤风云驰铁马，凄凉荆棘泣铜驼。不堪城上悲笳起，四面军声唱楚歌。

六飞西狩

万骑云屯拥翠华，狂飙摧散上林花。尘蒙远逐天边雁，日暮愁闻汉苑鸦。痛哭幽灵惊庙社，伤心甲士化虫沙。争传黄檗禅诗在，预说秦中是帝家。

陕抚护驾

崎岖陇上走燕云，（中丞由甘藩入卫）慷慨从王扫妖氛。载道车旗呼万岁，如山号令肃三军。西行深为阎阁苦，北望频惊玉石焚。自是将门真有种，中兴事业继襄勤。

豫中大饥

六龙临幸向秦州，供亿新添万户愁。同病却难资晋粟，（山西亦饥）移民无计为梁谋。汉廷纳粟空糜爵，道济量沙枉唱筹。从古救荒无善策，培元端在法欧洲。

下诏定罪

卷尽阴霾见日星，九天霹雳下雷霆。金缯未暇酬邻国，斧钺由来慑阙廷。不为懿亲援议贵，非因媚敌始明刑。请盟何事多要索？又遣藩王赴柏灵。

吁请回銮

谁云百二壮河山，大地曾无户可关。天生李晟为社稷，宋留宗泽莫艰难。维新待看培基础，雪耻从今洗野蛮。四万万人齐企踵，呼銮争盼旧都还。

庚子感事四首

讱　广

少林拳法煽公卿，漫说匈奴未易平。张角甲丁工幻术，孙恩符咒召神兵。将军真欲从天降，大错原来铸铁城。宗社不妨孤注掷，贾生何事泪纵横？

蒙尘车马走纷纷，回首京华隔阵云。铁马行宫嘶晓月，铜驼废苑卧斜曛。千夫涕泣兴元诏，五夜仓皇濡上军。豆粥何人供御膳，淋铃夜雨不堪闻。

金雀觚稜举目非，新亭相对涕沾衣。延秋门锁乌空唤，太液池荒燕不归。巨鹿诸军观壁上，潼关一战弃京畿。中原竟作腥羶地，愁望西风塞马肥。

大厦将倾幕燕嬉，明年社饭使人思。契丹赂地心原苦，陶侃勤王事已迟。灵武新开唐日月，鄴南复睹汉旌旗。官家薪胆从今始，佐越中兴望种蠡。

乱离一首仿元白体示颂年、叔进两君

李希圣

乱离重说太平年，宣武城南二月天。崇效寺中寻芍药，陶然亭畔吊婵娟。九衢车马如流水，百戏鱼龙过禁烟。历历旧时歌舞

地，为君写入七哀篇。

帝　子

帝子苔痕玉座青，鹧鸪啼处雨冥冥。北门剑佩迎番使，南极风涛接御亭。江海佳期愁日晚，水天旧事梦娉婷。秦丝解与春潮语，一曲蘼芜忍泪听。

庚子伤乱七律二首

黄遵宪

闻驻跸太原

南海昆明付劫灰，西风汾水雁声低。勤王莫肯倡先晋，乐祸人犹奉子颓。兵甲谁清君侧恶，衣冠各自贼中来。壶浆夹道民争献，愿祝权从万里回。

闻车驾幸西安

群公累月道旁谋，扰扰干戈未肯休。太白去天真一握，裨瀛环海更西流。河山形势成牛角，神鬼威灵尚虎头。（端王载漪所统虎神营仍扈驾西行）差喜长安今夜月，千年还照帝王州。

庚戌由察院还词馆乞养亲留别都中知己三首

江　春　霖

朱云汲黯昔称贤，戇直羞将瞽并延。葵藿有心空向日，刍荛无力可回天。放归田里原应尔，得返蓬瀛岂偶然。宫锦旧袍莱子服，雷霆雨露总矜全。

一别家山又九年，俸余只剩买书钱。久无甘旨供堂上，独有平安报客边。班列神仙知不贱，老来母子料应怜。他时圣主如垂问，为道之推已隐绵。

殷勤樽酒足留连，骊唱还兼写凤笺。俊逸清新今鲍庾，悲歌慷慨古幽燕。良朋何日重携手？事主同时半比肩。莫怨别离六千里，北来南去信能传。

避乱乡居寄友四首

谢　应　芝

谁教狐兔眼中纷？辛苦浮家畏失群。大将有才夸陆逊，下臣无策对刘贲。角声吹断秦淮月，海色愁侵越岭云。千里关河同涕泪，频年遥盼殿前军。

五噫赋罢独徘徊，踏屐看残陇底梅。夕照已随归鸟没，名山不肯过江来。征兵道路皆荆棘，被寇黔黎半草莱。老矣何堪逢世

乱，难将怀抱付深杯。

旅梦翻从客里惊，招摇斜指张孤城。狺狺吠犬乘风势，猎猎飞鸦疑雨声。雅量偏输黄叔度，先几欲问管公明。九重哀诏从新降，有日铙歌奏太平。

吾乡列戍系安危，百雉城垣异昔时。吴越边邮本荒远，宋元戎马故争驰。流泉久涸萧王井，芳草丛生季子祠。善气由来销劫运，腐儒莫叹鬓成丝。

都门杂兴 四首

边浴礼

黯淡青衫偃蹇身，楚兰衰谢泣羁魂。骚余绿鬓秋将老，挥尽黄金酒不温。倦枕孤擂凉雨夜，坏墙闲觅旧题痕。于期刎颈荆轲死，肝胆何人与细论。

夹道垂杨映御沟，雨丝烟缕弄轻柔。葳蕤钥启千门锁，油壁车迎四姓侯。北里鸣筝翻艳曲，西园飞盖骋清游。荣华眼底如流水，难释茫茫洗马愁。

觚稜金爵峙崔嵬，万里秋声绝漠来。佳气葱茏朝凤阙，夕阳空阁下龙堆。防边几见廉颇将？忧国虚传贾谊才。只有子云甘寂寞，草玄闭户独徘徊。

太液芙蓉坠晓霜，一樽送客上河梁。参辰间阻悲苏李，鸡黍绸缪感范张。关接居庸山色紫，路通涿鹿碛砂黄。离伤吊古兼怀远，目断寥天雁几行。

丁未八月将自广州归寄赵伯先廉州军次

陶　逊

天涯地角短长亭，边徼云山一发青。合浦明珠空照泪，伏波铜柱太无灵。荒凉雷火烧枯骨，肮脏乾坤莽浊星。我自欲归归未忍，急风吹雨过南溟。

寄南归旧友

庾山病鹤

湖水连天万里烟，满城风雨送归船。（闻吾友九日抵沪）北堂春好华偏反，南国秋寒海变迁。苍狗白云成幻梦，短衣匹马话当年。蛰居尚忆荒江客，留得残山够饮泉。

白雀寺

万山黄叶脱秋林，白雀行窠古木深。一点龛灯寒不灭，六朝碑字渺难寻。（寺建于梁天监二年）相公仅有留题墨，（'白雀行窠'四字额，松禅相国题。）佛象还多未铄金。野鸟不知海桑

变，一枝稳托废楼阴。

藏中年景叠咏

钱 锡 宝

无边春色万方同，禔福何分外与中。仙仗旌旗迎日紫，柳营灯火激天红。春初，在藏各营试灯、龙、麟、狮、凤，同巧争妍，各极其盛。跳绳喜集盘鸦女，藏俗新年，蛮女以跳绳为乐，杂以蛮歌，亦颇动听。骑竹仍多走马童。近年蛮女争嫁汉人，生齿日繁，儿童渐众。膏泽渐敷阳气转，藏人谓近来华人渐多，气候亦渐温和。山巅积雪已全融。

层楼晓陟曙光融，布达峰头景不同。年例，布达拉藏人谓山曰拉，于元日恭悬高庙御容于十二层楼，各官咸往朝贺。上国冠裳隆域外，高皇剑履重山中。闾阎扑地浮苍翠，冯楼俯视拉萨，廛市均在目中。香火腾霄透软红。虎拜小臣容仰瞩，圣颜百载色犹童。

金瓶选竟误天童，此辈达赖圆未由金瓶掣选，是以不能安于其位。西迓班禅乐意融。争献壶觞情转挚，班禅本驻后藏，今春迓至前藏主持黄教，藏中僧俗遮道欢迎。世传衣钵礼原同。初辈达赖、班禅同为黄教祖师宗喀巴之大弟子。梵声军乐嗷嘈里，班禅黄舆之前，有喇嘛十余骑马声鼓诵经。班师喜听军乐，更以军乐一队送之。幢影旌麾荡漾中。喜我亦曾亲佛指，藏人以达赖、班禅为活佛，得其摩顶谓可长生却病。予曾与握手为礼。上真应许驻颜红。

酥灯供佛满街红，藏俗元宵，以酥油糌粑制成各种神佛，杂以鹤鹿龙凤之中，环列大招前后街市，其下遍燃酥油灯，纵人观览。藏历与蜀西历均不同，今年元

宵当中历二月十四，故有两元宵。欢跃重看叟与童，佳节纵殊中外历。康衢咸庆汉番融。旧传铁棒威原肃，新设金吾禁不同。藏俗新年，各处喇嘛聚集大招小招诵经，谓之攒招，人以两三万计，二十余日始毕。向设铁棒喇嘛巡街，以禁不法者。然当试灯之日，动易滋事，蛮女观灯辄为数人拥挟而去。上年新设巡察禁令森严，无敢再蹈故辙。士女得以放怀游览。多少蛮姬炫环佩，蛮姬首戴白柱，以珠宝饰之，环于髻上，贵者价值数千金。不妨歌舞月明中。

庚戌仲夏湘中漫兴四首

蒋万里

三十六湾湾复湾，云中君自下君山。江流淘尽千年恨，山翠妆成十二鬟。草泽萑苻犹有警，苍梧修竹早成斑。相思宫外娟娟月，仿佛灵旗夜往还。

故宅清波傍钓洲，鸥夷一为系扁舟。道岩剑试当年石，衡岳云间月旧楼。海国输琛天北宇，天祀破浪海东头。九州谁把芦灰积，太息于今不陆浮。

福地云阳自古夸，可能轻举饮胡麻。轴轳江表三千里，灯火潭州十万家。竟有酸人羊叔子，独怜忧国贾长沙。举头惟有天堪问，多续离骚媲景差。

云梦涵虚暑郁蒸，蛟龙腾踔水波兴。楚歌今日伤骓逝，野火当年似虎腾。水患不能当滉柱，风谣谁去续春陵？扁舟白马湖边过，无复临流唱采菱。

登千佛山

寿　潜

提壶同上翠微游，暑气秋中尚未收。到眼齐烟还九点，惊心华鬓已三周。（谓胶济铁路）尽多名士终何用？差笑愚公欠自谋。莫倚危岑太远望，箕封新没海东头。

无　题

呵　佞

盲风怪雨满神洲，西望中原泪欲流。披发佯狂徒见拙，垂簪天子本无愁。夷氛狄焰来何急，豆剖瓜分任自由。搔首问天天不语，几多国耻在心头。

病　坐

前　人

中宵兀坐觉衣单，病骨支离不耐寒。想到恩仇心事涌，瞻怀家国泪珠弹。噬人群狗千钧力，大地哀鸿一饮难。痛我少年头已

驺白。空擎天剑发长叹。

感　怀

唳　松

四十匆匆壮不侯，风云惨澹割鸿沟。簪冠新戴频临镜，铁笛横吹独倚楼。旧学已成孤鼎足，雄心终缺大刀头。翻因母在身难许，寄语妻孥莫漫愁。

故　国

前　人

故国莺花省旧官，野人随地强盘桓。北鸿南去无消息，西羯东来渺定端。灵武军新春擎矸，少陵歌断曲江寒。谁言李郭威名大？又报邢洞险未安。

拟杜工部诸将五首用原韵

逸　云

战云横海涌三山，忆否和戎款马关。天子九重忧旰食，地丁

百兆课民间。台南劫换红羊冷，轮左痕留碧血殷。纪效新书今尚在，禁他戚帅未开颜。（书为戚南塘所著）

朔方三筑受降城，蓦地飞扬九国旌。谁肆瞽谈惑天听，乱阶拳勇诩神兵。累朝钟虡伤蒙浊，十六燕云幸返清。若若累累职何事，肯将藻绩饰承平？

甘泉前度警边烽，尘惹秦关百二重。专阃何心安鼎食？期门奢愿觅侯封。擎天宰相和为贵，跋扈将军职未供。御侮继新两筹费，只今仰屋叹司农。

扶桑铜柱影高标，庚甲（庚子甲午）战轮铁未消。东吼鲸涛黄海阔，西回龙驭碧天寥，连军到处腾胡马，七叶何人珥汉貂。赢得鼓鼙听入耳，涓埃好报圣明朝。

欧风美雨逼人来，莫遣江南庾信哀。万里长城需上将，五洲新政盼中台。誓挥斜日戈重挈，漫劝长星酒一杯。绛灌少文陆无武，安刘毕仗卧龙材。

燕京杂咏四首

申祖荫

天宁寺（在彰仪门外西北有铜佛石塔，相传晋朝古迹。）

一帘花影漾轻烟，断碣题名不记年。寺塔撑将青嶂外，山峰耸处白云连。经翻贝叶超尘表，酒洒乌纱醉佛前。一样禅堂留胜迹，题诗应有李青莲。

十　刹　海（在地安门外宫墙侧。一带数里，均是荷花。）

宫墙高耸接层楼，烟水苍茫感旧游。柳絮白从林杪舞，荷花红遍夕阳愁。天空雁阵人千里，海阔龙吟月一钩。芳草四围春意满，凭栏闲眺碧波流。

昆　明　湖（在左安门外，旁有铜牛镇北方。）

芳草芊芊满碧湖，铜牛横卧辋川图。鸦飞云影随波转，岸断钟声到耳无。柳色远笼高下路，苔纹斜混浅深芜。市声晴卷梨花白，小立斜阳伴钓徒。

十　里　河（在左安门外，南即绣绮桥。）

远树参差雪未消，长河十里路迢迢，芦花淡日游鱼乐，杨柳轻风骏马骄。双桨波声闻卖酒，一窗山影伴吹箫。英雄奇气腰间剑，指点南归绣绮桥。

饯　别四首

息园老人

辛亥闰夏六月，送陆君申甫履誓之喜。叠用陈君小石苏台留别原韵，藉壮行色，兼志别怀。

锦缆牙旗出古吴，太行翘首雁关孤。提壶父老催耕犊，仰屋儿童待哺乌。南国歌民憨棠黍，东坡宦味恋菰蒲。绮筵祖饯寒山寺，合撮千秋记念图。（是日吴下同人祖饯寒山寺，合撮一图，留为记念。但寒山幽僻，远不及沧浪之名胜，未卜诸公有何取意。不值一笑。）

齐门灯火胥门潮，六月风飘又雨潇。国粹士龙亲奉诏，文雄司马重题桥。吴中画像留纨扇，江上销魂撚玉箫。最是姑苏台畔柳，纷披离绪万千条。

开府巍巍镇八州，几闻枚卜应旁求。祭河诸将氛收鳄，测海孤臣迹寄鸥。半壁风涛牵旅梦，一江月影系征愁。轻装取道过杭郡，归祭家山墓草秋。（是时公有杭州扫墓之行。）

七十龙钟鬓早霜，愧无经学媲欧阳。芸窗著史晨磨盾，茶榻逃禅夜罢簧。垂老飘零贫作客，浮生潦倒醉为乡。封侯入相非无分，梦幻邯郸底事忙。

游滇藏作

居　正

世界共和生不逢，扶摇搏翮傲天空。余生不愿终臣虏，旅缅

无从遂霸戎。金钵托穷烟塞外，铁鞋踏破海天东。云游怕上昆仑顶，破碎河山人望中。

（按居君觉生，当河口之役，与吕志伊君急走滇。及至事败，乃游于密芝那一带，转入缅甸，翻回前后藏。右诗即游滇藏时所作云）。

吊刘道一

孙　文

半壁东南三楚雄，刘郎死去霸图空。尚余遗孽艰难甚，谁与斯人慷慨同。塞上秋风嘶战马，神州落日泣哀鸿。几时痛饮黄龙酒，横揽江流一奠公。

金陵杂感

冠　南

断发文身远适吴，金陵仍属帝王都。却嫌为我甘毛拔，且免逢人作马呼。三握风流归吐哺，千钧关系剩头颅。江南尚有青山在，相见分明似故吾。

万斛楼船破浪来，金陵城郭晓烟开。醉中风景皆吾土，乱后河山有劫灰。地据蟠龙雄半壁，人知挥尘峙三台。孙郎帐下容高卧，未必全无管子才。

万夫骑马我独驴，恰值金陵克复初。夺隘健儿争踞虎，坠楼弱女泣为鱼。故宫烈士碑犹在，残垒将军柳已枯。出自东门频怅望，孝陵佳气未全无。

北极危楼耸太清，将军北地驻行营。忽闻飞炮来钟阜，便遣降幡出石城。老铁拟修吴郡表，（杨铁崖当时呼杨老铁）二张争作褚渊生。驱车十里堤边过，杨柳依依绕汉旌。

辛亥秋日题壁

金　燕

汉水掀波泛禹州，雪花一夕拥旄头。（武汉起义，以白旗为国徽。）襄江浪阔夔龙舞，巫峡云深鬼母愁。（成都争路，赵督戕民。）不信卫青能破虏，空劳杨仆善防秋。（萨军无功）中原瞩目嗟多故，敢作旁观恤纬忧。

铁血关头证死生，男儿惜作不平鸣。神奸重际风云会，（起用袁世凯）志士虚传党籍名。金粉河山飞血雨，（金陵遭难）雷霆精锐走星精。（每夜东北方现一异星）遥知黄鹤楼头月，寂寞江天白雁声。（北兵渐退）

神州台阁化飞灰，赋就江南实可哀。（烧汉口市街）早听鱼龙鸣洛浦，（河南玉天纵亦起兵响应）何愁麋鹿上苏台。（姑苏平和克复）避仇甘弃千金女，（瑞徽逃沪）戡乱难求百里才。（吾乡民政长委任非人）借问讼庭花落否，戟门长日闭青苔。（各衙署为之一空）

黄沙拂面战云高，塞上哥舒夜带刀。帐后琵琶纷怨曲，（北兵淫掠）营前筚篥激惊涛。青山梦里看明月，白骨天涯没乱蒿。（汉口有兵士尸六千待葬）拭目将才谁第一？黄公覆久读龙韬。（南军总司令黄将军兴）

彻夜军声吼朔风，八千子弟渡江东。（苏浙联军出发援宁）共防

局外弹黄雀，（有某国欲破坏中立）重睹云边贯白虹。（暗杀队北上）海外于今多卜式，（华侨助饷）阁中自古有扬雄。（杨度）攻心上将操神算，转瞬黔驴技易穷。（北兵屡败）

狱中杂感

汪兆铭

西风庭院夜阴沉，彻耳秋声感不禁。伏枥骅骝千里志，经霜乔木百年心。南冠未改支离态，画角中多激楚音。幸有青燐慰岑寂，残宵犹自照孤吟。

煤山云树总凄然，荆棘铜驼几变迁。行去已无干净土，忧来徒唤奈何天，瞻乌不尽林宗恨，赋鹏知伤贾傅年。一死心期殊未了，此头须向国门悬。

落叶空庭万籁微，故人梦里两依依。风萧易水今犹昨，魂度枫林是也非。入地相逢虽不愧，驿山无路欲何归？记从共酒新亭泪，忍使啼痕又满衣。

忧来如病亦绵绵，一读黄书一泫然。瓜蔓已都无可摘，豆萁何苦更相煎？笳中霜月凄无色，画里江城点自怜。莫向金台回首望，荆榛零落带寒烟。

狱中有杨椒山先生祠，祠前有树，先生所手植也。感赋。

汪兆铭

树犹如此况生平，动我苍茫思古情。千里不堪闻路哭，一鸣

岂为令人惊？参天老干无蝉节，振叶西风有恨声。寥寂阶前坐相对，南枝留得夕阳明。

不闻友人消息将一年矣，怆然赋此。

江 兆 铭

欲将诗思乱闲愁，却惹茫茫感不收。九死形骸惭放浪，十年师友负绸缪。寒灯难续残更梦，归雁空随欲断眸。最是月明邻笛起，伶仃吟影淡千秋。

珠江难觅一双鱼，永夜愁人惨不舒。南浦离怀虽易遣，枫林噩梦漫全虚。鹃魂若化知何处？马革能酬愧不如。凄绝昨宵灯影里，故人颜色渐模糊。

读汪君精卫狱中原唱及诸子舟中和诗，谨次原韵，以志钦仰。

吴 子 琴

头颅一掷岂轻微？忍见苍生失所依。借箸奇谋前席是，奋椎遗恨副车非。相看梦里论交切，何意生前奏凯归？最是楼船西上日，燕云回首泪沾衣。

狱 内 感 怀

胡 经 武

为输肝胆酬胞与，披发偏然下大荒。人海沧桑今古急，邱山

白骨死生忙。未能浊世同歌哭，暂解愁肠作酒狂。万劫风云几回首，神州漠漠已斜阳。

送张容川

前　人

连朝离别情何限，回首兴亡痛不禁。万劫死生一掬泪，十年肝胆几知音。诗书溷迹输前策，岁月偷闲负此心。放眼人天聊中酒，漫旋浊海问浮沉。

济南狱中

酒酣耳热剑光红，击筑乌乌唱大风。燕市人材屠狗辈，金陵王气鼓鼙中。荷衣执戟从军乐，粉面谈兵误国庸。海水不东鸿雁北，江湖满地任飘蓬。

寒衾如铁一灯孤，矮屋高吟胆气粗。身世乱离文字累，乡关隔绝友朋疏。鲲游未展图南翼，雁塞先羁使朔书。七尺微躯三尺剑，誓除民贼忍须臾。

（注：辛亥仲秋，武汉军兴，东南响应。鲁省光复，最为反覆，南北和议时，君犹以党事被清吏吴炳湘下于狱。人知仲冬为烈士，抑知仲冬亦文豪也。读此知愤壮之词，有变徵声已。）

闻鄂变有感

蚁　庐

神州血染记恩仇，匹马从戎志未酬。枯骨已沉千载恨，余腥竟仗百年留。昂藏负我悲屠狗，冠带羞人贱沐猴。如此江山谁是主？仁看杀气正横秋。

怒　　潮

萍　云

怒潮距跃三千里，苦海沉沦二百年。誓渡众生趋极乐，共还本性证平权。龙蛇大陆连酣战，牛马同胞解倒悬。洗出华严干净土，如开云雾见苍天。

皖省军中冬夜杂感

湘南讷子

风雪忧时两不禁，同声河上有悲吟。十年羁旅贫犹耐，八口

兵荒岁又侵。边垓传烽人辘铲，严城吹角夜萧森。鲰生徒抱匡时策，天下何人识季心？

破贼不逢刘建武，济人须得佛如来。桃源有径清流尽，邙上无名战骨哀。入伍市囚宁爱国，乘时雕面自英才。东南民食方连歉，忍见同胞付劫灰！

西来妙谛原空相，东望神皋重整难。尝遍毕辛知理疾，剪除名利到平权。不成勾践宁羞走，即仆山松未是安。黑水白山兵已入，金瓯坏矣可堪叹。

浪掷山河错已成，宵深独发嘅吁声。建文大去原家难，邪律南来有主名。老大虽捐慈避债，课租刚入好催耕。更防党祸终修报，世业今归阮大铖。

皖省军中冬夜杂感

鸥　飞

朔风凛冽感难禁，坐拥羊裘抱膝吟。枥马长嘶悲日没，暮乌频叫怕霜侵。维扬迭报军书急，白下从闻武卫森。我是允文偏落拓，一回看见一酸心。

月黑怕过风节井，鬼燐飞绕大江来。两军对峙山河震，万马齐鸣鼓角哀。公路何常思定乱，伯符毕竟忌高才。可怜半壁东南地，无数生灵化劫灰。

漫漫长夜何时旦？莽莽神州来日难。九节度师齐噪饷，八州督府遍争权。故将傲慢排王猛，尽把风流学谢安。末世人心心已

去，杞忧无计不须叹。

天寒酿雪梦难成，愁对孤檠听柝声。策士和戎终是祸，书生误国尚虚名，军容艳说秦良玉，民气公推阮铖。从此中原无净土，山人何处学躬耕？

秋　兴

铁　弁

顷者武昌事起，各省独立之声争相鸣附，铜山倾而洛钟应。不月余，遂乃宏我汉京，旧观顿复。谁无血性，何快如之。第来日之难，荷责方长。往者之功，尚难尽恃。既乐且惧、心不自已。谨抒管见，用贡俚词。

其　一

泽畔行吟一楚囚，为谁憔悴为谁休？胜时人物惭功狗，当代衣冠笑沐猴。秦不自存鹿走野，楚先发难雁横秋。拼将一副新亭泪，洗涤河山万古愁。

其　二

（本年江北奇荒，饥民载道。加以清江兵变，土匪益乘势蜂起，大局岌岌有不可终日之虞。我之隙也，防人乘之，固不仅为众生请命已也。）

天时人事日相催，饥馑流离沟壑哀。特为斯民拯水火，可怜此意在尘埃。国方解体争群治，盗已如毛卷地来。更有一般旁伺客，惊心冷眼费疑猜。

其　三

大好男儿七尺躯，各披肝胆向前途。莫教私意相龃龉，致使旁人启觊觎。治不厌分权则一，种无歧视化成无。不拘牛耳何人执，得奏升平愿已符。

其　四

颈血溅翻念五史，霜钟惊彻九重天。千年沉醉奏皇酒，万里摩挲祖逖鞭。到此已看叶尽脱，再难忘处月初圆。自由花不春前发，为与黄花争并传。

送徐君岚秋从军北伐(用赓公辛亥杂诗原韵)

振　卿

楚山淮甸战云深，戎马诗传出塞吟。谁道将军都负腹，断无志士肯灰心。风号虎穴旄头落，月射龙沙剑气沉。北伐师行贵神速，铁衣莫畏雪霜侵。

一棹秋风觐北堂，黄花留客就西场。樽前话旧泪如雨，镜里看人鬓各霜。卧病马卿方鲋涸，从军宗悫忽龙翔。功成记取当年约，同种青溪十亩桑。

由来天与人自归，塞北天南早合围。竟道神州狮已醒，频传露布马如飞。红旗掩日莺花寂，白骨埋尘燕草肥。整顿河山凭铁血，阿谁更议亚洲非？

儿辈捐生剧可哀，风前涕泪独登台。石头钟毓开王气，汉口繁华化劫灰。朔漠早除亭毒种，中原花喜自由栽。调和南北开民智，尚费同胞济世才。

长剑横腰倚碧空，万千人海等秋蓬。战同英美法意比，功在蒙回满藏中。威振地球须尚武，雄图天府岂终穷？男儿第一开心事，五色旗飘海上风。

残荷摇落不禁秋，别是天涯一段愁。句曲梅花邀玉笛，青溪桃叶载轻舟。生憎宝月常时缺，偏见银河入夜流。刻烛闲吟清不寐，惊闻征雁唳寒沟。

宝贵光阴浪掷过，不平频仗剑横磨。浮生利禄关心少，浊世嫌疑切齿多。群羡军中祖士雅，我悲海外老夫佗。会看痛饮黄龙府，酣唱天山敕勒歌。

自笑文园赋子虚，劳生事业半樵渔。更无谢朓惊人句，剩有陶朱种树书。风雨一灯常忆友，河山千里渺愁予。诛茅辟地从兹始，留待归来共卜居。

随大军入金陵有感

余　岩

联军昨日破南京，百丈城头尽汉旌。时雨箪壶迎万姓，暮云刁斗压千营。巷经剧战行人少，野有遗尸走狗轻。二十四桥荒草遍，不须寻乐请长缨。

龙盘虎踞帝王州，胡虏风尘一旦休。形胜已残秦斧凿，江山

又入汉春秋。英雄有骨埋无地，湖水何心号莫愁？闻道幽燕多衅釁，捣虚谁复策貔貅。

登朝阳门戍楼

飘泊干戈未拟还，戍楼尘静正堪攀。西风彩霭五云动，晓日层城百雉闲。穷寇烽烟驰北塞，偏安功业小东山。书生难得从戎愿，徒有雄心据玉关。

痛哭四章为广州殉义诸烈士作

实　丹

腥风血雨误归期，病哭江头杜拾遗。弩末已无穿缟力，刀头休作赐环思。狰狞猛虎磨牙日，夭矫神龙见首时。虏运将衰炎运在，南阳会睹汉旌旗。

瘴雨蛮烟路几千，棟花落尽一清然。三平化碧心难灭，九转成丹日已穿。誓起鲁阳挥赤日，忍教胡月犯黄天。匣中夜夜青锋啸，愿作人豪不羡仙。

日暮归来泪满襟，钟期去后判椎琴。春花寥落无生气，夏木凄凉有死心。遗恨千年秦殿柱，招魂三月楚江浔。长缨枉说擒南越，年少终军不可寻。

直将刍狗视人群，无限苍凉日暮云。壮志未酬填海鸟，痴心

枉作负山蚊。荒烟孤岛田横客，夜月悲笳翟义军。猿鹤虫沙同一烬，累累七十二荒坟。

题赵伯先先生像

徐 英 毅

尊攘大义复公仇，呕尽忠肝疾弗瘳。革命已编新战史，从戎原不为封侯。丧元勇士伤同种，遗恨将军未断头。埋血千年应化碧，故人过墓挂吴钩。

病中狂唤渡河声，黯黯胡尘杀气横。絮酒不堪徐穉酹，桐棺应待巨卿行。旅魂归路三千里，名士胸罗十万兵。赢得鱼肠轻一剑，泉台夜夜作龙鸣。

吊谭浏阳（戊戌）

蒋 万 里

不欲成仁不杀身，浏阳千古死犹生。即人即我机参破，斯溺斯饥道见真。太极先天周茂叔，三闾继述楚灵均。洞明孔佛耶诸教，出入无遮此上乘。

东汉前明殷鉴在，输君巨眼不推袁。爱才岂竟来黄祖，密诏曾闻讨曹瞒。十日君恩嗟异数，一朝缇骑逮长安。平戎三策何多

事？抔土今还湿未干。

哭　弟八首

刘　嗣　基

季弟复基，素富革命思想。谋联合军界，改名汝夔，投鄂军。武昌起事前一日，以事泄为瑞贼所害。读《民立报》，见刘君揆一哭弟诗，同情感触，次其韵以哭之。

分明噩耗总疑谣，悔我游踪万里遥。一死作将民国气，千寻激起汉江潮。健儿慷慨横吴剑，残虏仓皇聋楚箫。五色新旗弥目是，无须剪纸事魂招。

地棘天荆事未知，孑身惆怅欲何之？途穷哭到游山日，夜半魂销祠字时。饶尔西归干净好，憾他北伐进行迟。私仇公愤均当报，惭愧无能只费思。

匹夫有责生平志，置身鼎镬若为甘。荒原月冷寻遗蜕，旧侣高情感脱骖。颈血自由浇种族，夜台何处望家山？倚阊白发迷离甚，日暮天寒子未还。

建虏乘时起朔方，腥膻污秽汉衣裳。关河龙虎咨谋老，边塞牛羊下夕阳。组织旅团追皖粤，经营门户控荆襄。岂知光复功成日，七尺昂藏早就亡？

游子年年总异乡，无边积恨恼人肠。琴书落魄羁南土，菽水承欢误北堂。尔有勋名光日月，我余躯壳饱风霜。生忧死乐天渊隔，高冢黄昏对汉阳。

秘密深防怵阿慈，隐怀并不许兄知。瓻酋转瞬当锄种，马革违心未裹尸。梦想分甘调鼎日，魂飞拨火拥炉时。鸿原风雨无端恶，欲得重逢再世期。

逼处偏来异族滋，不甘蜷伏见须眉。青燐碧血埋荒草，明月清风冷缥帏。年逊敏修曾未娶，身非伯道竟无儿。浮沤一霎归澌灭，末路英雄剧可悲。

薤露歌中泪泫然，情形回忆十年前。还家未许留三宿，入塾从教守一篇。棠棣摧残悲断梗，松楸于邑咽荒泉。相逢慈父殷勤道，愿结他生骨肉缘。

来黎大都督

由来名下本无虚，盖世奇勋发轫初。终见潜龙战原野，岂容老骥困盐车。管宁有友能分席，（公与张彪、萨镇冰皆有师友之谊。武汉事起，以宗旨不同，遂绝交。）温峤违亲竟绝裾。（义师起时，公老母尚在武昌。后随瑞徼，始获出险。然弗以乱大谋也。）见说壶浆偏三辅，不应久恋武昌鱼。

涿　州二首

徐则身

黄尘白草夕阳斑，一片孤城惨淡间。雄镇裂残唐社稷，断沟

流尽宋江山。奔云万马皆南向，叫月千鸿自北还。止有飘零燕塞泪，暗风吹去落红关。

秦关百二古雄疆，汾冀西来带砺长。一夜渔阳金鼓震，六军蜀道翠华忙。声灵异日应河朔，割据同时启晋梁。谁信开元全盛后，匹夫容易变沧桑。

闻精卫将之粤作此示之

凌　南

移山敢矢愚公志，填海终输精卫诚。热血一腔无死所，下泉三叹有生平。淮阴归汉吾何与？随季辞秦众所惊。此去衔哀相尔汝，忍教风雨感鸡鸣。

倒叠前韵示精卫

杞人空复忧天坠，那见朝阳一凤鸣。国是纷呶何敢定，民权勃起实堪惊。锋如试剑嫌微露，心似弹棋恐不平。与子相期天下事，要留息壤证斯诚。

岁暮感事八首

中雁山人

三年负斧学垂衣，岂料横流道已非。载宝人人营狡窟，刺天

日日起群飞。深宫夜聚金银气，大泽时逢水潦饥，太息脂膏终有限，苍生如腊一家肥。

凭谁一掷碎金瓯，此错真教铸六州。政策岂惟争路误，人心难望逝川收。漫言谕蜀须名士，始信亡秦本罪囚。百万冤魂啼更惨，何来屠伯鬼神愁？

干戈仓卒武昌城，一夕风声海内惊。倘使焚书安反侧，可无挺险急求生。庸奴拢攘舟中国，大帅逍遥河上兵。坐看燎原星火易，东南电掣汉家旌。

神龙失水卧邱墟，一出风云自卷舒。莫谓将军仍跋扈，谁知非种赖锄除？禁中颇牧皆厮卒，座上攸嘉旧吏胥。纵是淫威人道敌，论功祖国可无渠。

汉皋一炬倍堪哀，焦土连云万骨堆。共说杀人兵似贼，自残同种将非才。寰中公论分明在，江上流民呜咽来。仁暴只今天不问，劝君搔首漫疑猜。

睡手燕云羽檄驰，降幡转恨石头迟。心伤抄墓原非罪，臂欲当车亦太痴。九道环攻唐节度，万家瞻拜汉官仪。钟山王气依然在，虎踞龙蟠又一时。

烽烟南北日相寻，民力凋残苦不任。罪己兴元空有诏，渎盟女直果何心。乾坤未定君民局，草野争陈药石箴。岂是苍天难悔祸，江淮莽莽战云深？

鹤唳惊传海上初，琴歌寂寂辍精庐。旧官似鼠潜踪早，群盗如毛扞网疏。大好名山成贼窟，最难瘠土括军糈。鲰生独洒忧时泪，百感茫茫逼岁除。

哀　时三首

署芸外史

冀北江南拱两京，雄兵厚集阵云横。炎风朔漠威难暨，剩水残山姓易更。睹物思名伤扑满，抚时感事尚怀清。断断君主和民主，章宪空劳一字争。

光复名城奏凯歌，欢声雷动四方多。两军甲士齐停战，半月申江展议和。情急行成防诈伪，权操代表费磋磨。从今南北干戈靖，清室何烦徙热河。

睡狮惊醒一声钟，打断华胥晓梦浓。五族中华新缔就，八旗旧部苦难容。殿前禅表成陶毅，关右降书到窦融。今日推袁公论定，建都首善究何从？

五　绝

庚戌被逮口占

汪　兆　铭

衔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孤飞终不倦，羞逐海鸥浮。

姹紫嫣红色，从知煊染难。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青燐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七　绝

建州宫词十首

张　苍　水

平明供奉入彤闱，亦舞霓裳唱羽衣。千乘骖騑知狩猎，挥鞭驰道拥明妃。

毳殿春寒乳酪香，侍臣偏得赐新尝。老珰不识驼酥味，犹道天厨旧蔗浆。

盘龙小袖称身裁，马上离弓抱月开。太液池边金鞅解，疑从紫塞射雕来。

弓鞋椎髻缀天魔，胡女宫装新样多。醉捧官家还笑问，燕支山色近如何？

朝罢瞿昙次第迎，内庭深处说无生。不知鹦鹉能胡语，偷向金笼诵佛名。

十部梨园进上方，穹庐天子亦登场，缠头岂惜千金赏？学得吴歈进一觞。

上寿称为合卺樽，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

掖庭又说册阏氏，妙选嫣闺足母仪。椒寝梦回云雨散，错将

虾子作龙儿。

六曹章奏委如云，特敕新书翻译闻。笑杀钟王多妙楷，而今鸟迹是同文。

玉儿凭来顾命新，负扆闻道有家臣。从今赌却钻刀呪，不信华人信满人。

满清宫词

秣李夭桃一笑中，诏书吹下玉清宫。而今屈煞儿皇帝，姑把封衔借太公。

（按）顺治入关，摄政王多尔兖。艳太后色，通焉。及即位，行下嫁礼。王自拟诏书，有朕不忍太后独处等语。时摄政王衔上复增父皇二字，及顺治长，耻其所为，乃削去。

风催紫玉化轻尘，宝帐秋寒梦亦嗔。愿入鸿都随道士，殷钗扇合证前身。

（按）顺治有妃某氏，最有宠，年十七殂。顺治哀之，弃家祝发，走五台山。

宫车阗寂禁门关，月下何人响佩环。剩袜步阶春梦醒，不堪回首读南山。

（按）康熙庶妹有殊色，强纳之为妃。允禩等即所出也。

更筹响尽烛凝灰，报道将军奏凯回。一纸捷书新读罢，小车还载美人来。

（按）三藩之变，人仅知云南吴氏、福建耿氏、广东尚氏。而孔有德之婿孙延龄，袭有孔爵，亦助三藩。三藩平，孙亦授首。

孔女四贞，因有德功，赦不问。其实已为康熙纳入宫中矣。

但傅宫家一纸书，何须插竹引羊车。红罗十丈人如玉，纸醉金迷进御初。

（按）康熙定例，后妃及宫女进御，由内监承旨宣召。卸衣裹绸，负之而入，以防暗杀。

昨夜宣传选俊娃，长袍厚舄髻双钗。凌波闲煞生尘袜，悔到宫门看铁牌。

（按）康熙于宫门立铁牌一，大书禁止汉装妇入宫。故采选秀女三百年来，汉人赖以免。

庚申八月感事四首

李慈铭

海国虫沙忽刺天，妖氛直射五云边。万金缇库方悬赏，一骑皮冠竟执鞭。下殿已符南斗谶，（时荧惑入南斗）行围重话北征年。累朝神武声灵在，谁继车攻六月篇。名王铁骑镇沽中，（谓僧格林沁也）太息樊篱指顾空。孤注何曾谋寇准，吁留几见约陈东。绝怜沧海横流速，尚想神京拱卫雄。东望翠华应下泪，昭陵松柏起西风。（咸丰以初八日起程赴热河，次日即为其祖太宗之忌辰。）

五朝神冀翼皇州，纵火连宵烛九幽。法物尽随群盗去，仙山真见万灵愁。不须华发靡铜狄，空使孤魂泣水囚。（内大臣文丰投水死）羯焰滔天古无此，凭谁海上搏长虬。

病卧危城日百惊，剧怜身死太无名。焦头讵解中朝祸，泣血徒伤下士情。九庙鉴观应不远，诸君功罪岂难明。上方有剑无人请，惭愧平原折角生。

（按会稽李君蓦客，博学仿物，久颢名场。同治庚午举于乡，光绪庚辰成进士，年已五十一矣。然才名早播，一时如潘文勤、张文襄皆所倾倒。右诗为戚丰幸热河而作。读之者，得毋有朝局沧桑之感乎？）

燕台杂诗二十首（次渔洋秦淮诗原韵）

陈　卓　菻

三年归梦五湖舟，望断层城十二楼。一种黄金难养士，燕都无主隗宫秋。

（注）粤岁己酉，余始游京师，三年于兹矣。

蝼蚁王侯尽已墟，遗文犹识马相如。君观原上离离草，始信长安不易居。

鹦鹉空伤千载情，凄凉香冢不知名。年来花落江亭晚，频奏神弦无处迎。

（注）江藻遗宅陶然亭，为都人游宴之所。亭迤北，花仙祠，屋宇三楹，芜秽不治。旁有香冢一，鹦鹉冢一，碑词凄凉，无姓氏可考。

芍药栏边花信迟，卖花天气雨如丝。只今别有西河痛，不是丰台选艳时。

（注）毛西堂妾曼珠，丰台卖花翁女。

故宅沧洲春复秋，诗魂空作虎邱游。堂堂帝国犹此如，家国兴亡我亦愁。

（注）清康熙季年，余先人恪勤公鹏年游虎邱诗为权奸所中，几死。故宅在东门外草厂胡同。经庚子之变，圮废无存。

弯弯黄月逗黎床，辽海悲风万里长。莫叹焦桐音响绝，朝衣谁哭蔡中郎。

（注）余少年有高世之志，自比管幼安。是时浏阳谭壮飞，才学闳肆，心仪其人。戊戌政变，死菜市。

明珠当代擅豪华，留部红楼士女夸。莫问大观园旧事，五侯烟散已无家。

（注）世传《石头记》，叙纳兰容若遗事。容若者，权相明珠之子。父明珠，子宝玉，从同耳。

颐园水木最清新，南苑风光几度春。夕照西山眉一抹，玉儿和月梦横陈。

（注）友人易宗夔，述颐和园风景并宫奴之言甚详。

供奉伶官数宠光，只今谁问旧君王。何如花外流莺啭，一曲崔徽教定坊。

（注）清后那拉氏眈丝竹，内廷供奉至十数人。余入都时，菊部飘零，所见歌者崔灵芝尚在耳。

崔音韵悲惋哀吭，因不与当时供奉之列。

清歌小扇制齐纨，不与西林集例看。惆怅津桥阳柳晚，青袍御史早休官。

（注）龚定庵居京师，为某贝勒知赏，其侧福晋顾太清，以所著《西林春诗集》请益于定庵。御史谓赵启霖也。

春日章台怨折杨，枇杷花下泪沾裳。青箱红粉飘零久，不遇英雄杜十娘。

（注）明万历间，燕妓杜十娘嫁浙东李生。李乃新安人。会李竟爽前约，十娘恨遇人不淑，赴水死。

铅管哀声亢玉箫，城南挟弹故相邀。无端轰得将军死，未敢鸣骀豫让桥。

（注）北都光复，首汪兆铭终彭玉珍皆一时义烈之士。

西郊农事试场分，蜂蝶多忙趁草薰。一向水光风色里，酒旗斜曳映红裙。

（注）西郊农事试验场，为北都公园。那拉氏驻跸一夕，费七十万。比年珍美异物，莘植益多。裙展翩翩，出西直门，极尽冶游之乐。余居宣南坊，亦时造焉。长安风日，惯见惊鸿。世无杜拾遗，谁赋《丽人行》者。

摇落秋风团扇郎，漓云词句断人肠。春衫杏子难寻泪，夜雨梨花易损香。

（注）陇西祁漓云，甲辰进士，为诗多幽渺哀怨之音。余就教子胡同访之，微得其底事。

轻妆蝴蝶斗时新，日午花枝晒粉匀。谁谓风流沪都督，等闲争夺七香尘。

（注）南军光复后，沪上女士多为蝴蝶髻。陈其美入京，任工商总长，都人谑之，曰风流都督。

莽莽神京帝觉罗，当年遗老只悲歌。弹棋直到中心局，海子扬尘陆起波。

（注）前清多文字狱，末造颠覆，乃有《洞庭波》、《浙江潮》等书。

杜宇横塘那可闻，文园消渴始怜君。空知孽海花如海，流落人间傅彩云。

（注）修撰洪钧取苏妓傅彩云句云："四月横塘闻杜宇，五湖晓网荐西施。"樊增祥有《彩云曲》，详其本事甚悉。《孽海花》载，庚子联军入京，瓦德西用彩云言，民房赖以保全。亦当代女豪也。余征之北都旧游，词有异同，故知孽缘未已，尚在人间。

燕台花事最堪怜，歌舞城南月影娟。旧院塔西西畔路，更无人整内家钿。

（注）城内乐户七十八家，分南北班。旧院在西城砖塔胡同，妓强半旗籍，作内家妆。事详萍迹子《塔西随记》。

五色旗翻天蔚蓝，春来长共柳毵毵。共和此日翻新样，犹说承恩二等男。

（注）沧桑之际，满清锡封冯国璋二等男，袁世凯一等侯。冯犹谢恩，袁不受任。

原野嗷嗷鸿雁声，清宫禾黍可怜生。如何专使南来日，一夜传烽遍九城？

（注）和局告成，南使蔡元培入都，议迁政府于南京。是夕第三镇兵哗变。共和伊始，何以有此？

辛亥感事五首

素庵

战云甫定山河静，劫火纷传天地悲。十万孤鸿群待哺，伤心

怕读北征歌。

屯困积聚归何处，廿载经营化劫灰。谁识江干凭吊者，夕阳古陌尽低徊。

蜀道兵戈孰与论，故乡风鹤又频喧。可怜农事家家急，财力难胜转徙烦。

皖民疾苦竟如何，祸水频年待赈多。兄弟阋墙终不幸，应须努力答共和。

五云旗帜耀光华，禹域茫茫共一家。圣子神孙齐努力，春风吹放自由花。

南洋劝业会杂咏

王 葆 桢

议 事 厅

黄龙高黏一旂风，西鳣东鲸此会同。斗酒江山谈笑里，苍生时望属群公。

通 运 馆

谈天邹衍本离奇，生见中朝全盛时。万国车书今一统，河山无地限华彝。

福 建 馆

东指扶桑起紫云，台澎一水隔斜曛。请开船政沈文肃，今日朝廷重海军。

湖 北 馆

环球商战几时休，眼底荆襄控上游。江汉水深不到海，南皮一柱砥中流。

广 东 馆

鬼斧神工世不传，风云雕凿破南天。檀香山下蹙龙吼，珠海飞来八洞仙。（陈品雕刻牙玉木石等器，人物花鸟山水均精工无比。）

江 西 馆

西江螺旋起高台，曾向蓬瀛醉月来。不信人间公道死，神仙游戏作深杯。（楼如螺旋形，拾级而上，仿东京博物馆式。最上层陈公道杯一，说明书云，入水已盈，点滴不留；如水未满，丝毫不溢。遍质陶师，莫详其故。）

博山玻璃厂

青州涌出玻璃海，百宝光腾万丈强。遥擘泰山云五色，诗肩高倚画屏凉。（中有玻璃丝制成锦屏十二扇，花鸟人物山水俱工，光采夺目。）

直隶馆

十二燕云气莽苍，山河带砺自堂堂。黄图三辅宜文物，北斗天高夜有光。

演剧场

南炎火德奉当王，拨眼天开云水光。三万六千场舞罢，念家山里客思多。（南洋华侨热诚祖国，组织焰火，装演风俗实业各戏，启牖文明，用助游客雅兴，与寻常玩耍有别。）

水族馆

非鱼非我两无因，少读南华索解真。愿剪吴淞半江水，润他三十六枯鳞。（前因自来水不活，有碍鱼性。改吸大江水，引入喷池，以畅生机。令人如在濠濮上观。）

捕鱼轮机

海客谈瀛近子虚，烟波无际渺愁予。六州倘入渔翁手，一网吞舟未漏鱼。（浙江鱼业公司，于胶州向德人购一捕鱼机轮，价约六万金。发明渔业模型，陈水族馆。）

纪念扇

招手城南尺五天，携来天上月团圆。五云楼阁明如画，一扇秋风未忍捐。（何女士创立美艺商店于场内，售白纨纪念扇，印会场全图，洵佳品也。）

黄婆像

九月木棉白作花，通州造厂又成纱。千年香火黄婆庙，机杼开宗此一家。（在农业馆，以木棉花堆像。）

植物园

六朝啼鸟醒春梦，多少园林葬夕阳。禾黍故宫歌一曲，任栽花木任栽桑。

医 药 馆

秦皇汉武霸图空，方士求仙出海东。万一长生有灵药，药王天不死神农。

佛经流行所

景教碑残佛不灵，三千龙象渡沧溟。（近日大鬯佛学）台城水咽兴亡泪，似听梁皇忏悔经。

神州国光社

摩挲金石走蛟螭，天地能容几画师。风雨一楼神鬼泣，西窗剪烛夜谈时。（海上岁必一再至，社主邓秋枚，必招我于风雨楼品书论画，旁及古今金石文字。蔡哲夫、黄滨虹尝与焉。

竹 楼

牢笼湖海入诗舟，白下琴尊访旧游。风月一江无上下，不知楼外有黄州。（在湖北馆。骚人墨客每携酒斯楼，长歌作三日饮。）

事 务 所

海客南来事事多，识时俊杰百分科。（所中分科治事，多游

东学生。）席间挥手风云变，壁出乾坤锦绣窠。

兰绮馆（即江南制造分厂）

丹阳白铁入陶钧，椎捍枪雷（见周礼注。即今之枪炮。）制造新。纵洗甲兵光日月，中朝圣武本精神。

工 艺 馆

考工五雉集南天，（谓审查大臣）藩事谁云海外传。周礼冬官原不阙，谈经我祖俞临川。（临川俞氏，谓冬官散见五官中。汉儒以考工记补之。实谬。）

赤壁模型

横海楼船鼓视融，江东年少几英雄。飞来半壁天风大，取记周郎一炬红。（以大冶红土堆作赤壁状，在湖北馆。）

卧龙山模型

容得茅庐天地大，高吟梁父即王师。六岳（明吾台家太初著有《五岳游草》，合台岳而六之。）只今穿凿五，卧龙无怪出山迟。（山以木根生成，略事雕琢。在湖北馆。）

伯牙琴台模型

晦明山水少知音，九地难埋太古心。明月千年照扬子，有人台下抱孤琴。（在湖北馆）

黄鹤楼模型

一脚踢翻黄鹤楼，（陈句）狂吟白眼看天愁。有巢小筑前无古，尺木抢材据上头。

模范马路

小筑行衢放马归，桃花汗洒玉轮绯。荡平王道无中外，九万凌云六驭飞。

马戏园

紫塞横飞龙作媒，一鞭隐试圈人才。掌中天驷星辰动，幻出云霞万影来。

江南第一舞台

偷看霓裳醉众仙，收将田海到樽前。龟年早唱江南去，第一声中又叫天。（前有名伶叫天儿，名噪都下，尝供奉内廷。）

天 乐 窝

人间恐无干净土，天上容有安乐窝。醇酒美人还未老，中年绿竹畔愁多。（京苏女校书萃于一楼，朝歌夜弦，以助游兴。）

医 药 馆

龙宫海外秘方陈，本草神农药已摈。君相如天能造命，肯将医国作医人。

（按庚戌夏，四月朔，开南洋劝业会于金陵，实为我国数千年未有之创举。入场游览者，类于研究之余，发为吟咏。瑶章锦句，美不胜收，而以王君之著作推为绝唱。兹择其尤，录之于左，以作斯会之纪念云尔。）

伤 时

晚 香

三麟去后是非颠，卖国诸臣竞步韩。我为汝曹哭一句，祖宗坟墓恐难安。

感　时

泽　兰

挞杖鞭笞省节轻，讼庭春满竞文明。无刑赢得通衢讼，只惜胡卢画不清。

藤帽巾肩卓立工，联区岗站一灯红。小家碧玉知情甚，宵半春风野合浓。

有　感

漫漫长夜何时旦？莽莽神州来日难。九节度师齐噪饷，八州警府遍争权。

故将傲慢排王猛，尽把风流学谢安。末世人心心已丧，杞忧无计不须叹。

天寒酿雪梦难成，愁对孤灯听柝声。策士和戎终是祸，书生误国尚虚名。

军容艳说秦良玉，民气公推阮大铖。从此中原无净土，山人何处学躬耕？

都门杂咏

醒　华

黑阴沟畔荻花秋，穿巷轻车稳似舟。自古城南觞咏地，悲风

冷雨酿诗愁。（陶然亭）

径僻笞荒翠柏低，抠衣踯躅夕阳西。乱鸦何与兴亡事，飞向寿皇亭上啼。（景山）

众香国本胜瀛洲，绣毂平坡逐队游。毕竟风流珊贝子，与园并著到千秋。（万牲园）

郗林感事

虎狼偏与牧群羊，纵未全吞半已丧。况复鼠狐齐倚庇，也知魑魅惯披猖。

烧天烈焰昏迷目，卷地寒潮冷断肠。翻覆雨云真妙手，几多城火及鱼殃。

风云惨淡幻奇观，惊怛余威铁胆寒。三字沉埋冤莫雪，千金愧献罪能宽。

宦囊饱饫高脂尽，婺室霜孤泪血残。太息国丧公宴会，一班牛马濯衣冠。

纷纷欲诉苦无门，衔石难填海样冤。黑狱人沉丛怨气，夜台鬼哭满啼痕。

釜煎奚恤鱼全腐，巢覆何容卵独存。四十七村同一烬，荒芜今竟遍田园。

不遭匪累遭兵累，话到牢州血泪殷。玉石并焚魂已断，荆榛遍满步维艰。

官威民慑侪狼虎，人命儿嬉类草菅。休道文明新政体，最横手段是强蛮。

莠良混剧欠分明，尸积如山遍野横。百里横原悲莽荡，万间庐舍痛颓倾。

豺狼道满桑麻尽，鸡犬村空草木惊。发指冠冲公愤在，夜来匣剑几回鸣。

岂真盲目并盲心，浩劫经年满郁林。尽把头颅酣白刃，顿教世界变黄金。

魂惊地裂身随陷，鬼哭天昏昼欲阴。夜雨凄凄谁与语，五更声彻唳冤禽。

日　食

井　水

非云非雾起中央，万众争言看太阳。赫赫威炎何处去，再来恐已是新光。

彗　星

光芒十丈过长虹，星斗模糊一扫空。想是清虚妖雾塞，故教长帚净天宫。

读精卫狱中诗感呈

已怜旧事说飞霜，读子诗篇意感伤。铜狄摩挲何处是？蓬莱

清浅海成桑。

过 曾 祠

杰阁雄飞万瓦甍，如斯景象亦恢宏。可怜千斛汉儿血，成就曾家弟与兄。

武汉独立，识者皆推功于粤变，为之诗云

重阳风雨忆黄花，七二英雄血染沙。莫道头颅无价值，武昌今日属谁家。

留别同学诸君 七绝两首

沈 千 顷

其 一

商场郁郁似樊笼，浪掷韶光名利中。辜负健儿好身手，不能屠狗与屠龙。

其 二

奋身舍死去从戎，血战沙场气更雄。今与诸君从此别，不知能否再相逢。

赠北征兵将

印支山人

男儿仗义逞英豪，投笔从戎展六韬。陷阵冲锋先士卒，不愁劳血染征袍。

义兵林立阵云高，鼙鼓声中胆气豪。还我河山兴汉族，管教胡马望风逃。

攻金陵

前人

狮子山头月正弯，将军乘夜破重关。纷纷炮雨从天降，绝好江山此日还。

西征

姜浙潮

玉门旆旌卷龙蛇，几度箜篌破暮笳。说甚天骄能绝漠，刀环

晌处落浑邪。

雪花如掌朔风颠，闻道匈奴又著鞭。不勒燕然山上石，蠢夷终梗汉朝天。

昨夜衙枚上贺兰，一声号令斩呼韩。狼头纛下都罗拜，校尉嫖姚立马看。

出　关

烽火辽阳逼戍楼，朔风又佐海风秋。三更陡卜冲锋令，十万羶庐一战收。

万树梨花一夜开，长垣古戍尽琼台。军中那得清平调，敕勒时闻酒数杯。

琵琶马上促军容，谍报辽河已合封。舒卷星旗月下路，明朝痛饮府黄龙。

上孙大总统

方外敬安

万山木落秋风劲，浮云扫尽苍天净。江流滚滚亦澄清，即此足为民国庆。（自金陵光复，长江千里，澄净如练，足征革新鼎故，民国之瑞。）

晴雪三山凝瑞光，梅花一树发奇香。昔为歌舞六朝地，今作文明有道邦。

川鄂乱事感赋十首

老 悔 林

废政年来感百端，奕棋自古说长安。勋扶社稷功何在？王业销磨此老奸。

斩佞何人请剑来，盛朝言路几时开。宜献元老无奇策，怀抱只知筑债台。

族居蜀土世相依，赵盾凶施夏日威。尔许鹃声都化血，丰功犹报凯歌归。

罢居三载太无聊，端赖攀援复上朝。方略岂谙剿抚事？宫兵河上且逍遥。

斥堠相传乱象萌，岑彭怕遇诈降兵。（东汉岑彭伐蜀公孙述，使刺客诈为亡奴请降，刺杀彭。）春申江上仍逋客，煊赫徒辜鼎鼐名。

杀星昨夜吐光芒，瑞气全消黯武昌。激激乱源谁祸首？头颅无恙好收场。

诛暴何来敢死军，张拳冒刃起如云。彪形大汉原无用，首遁宁须胜负分？

革命风云焰薄天，阴叨门第撞兵先。昌言斩获甘欺罔，职任难胜怯不前。

退师南下怒涛惊，萨济何能度众生。（释典菩普也，萨济也，谓普济众生也。）镇摄无方休论战，冰消待看竖降旌。

剿防起废绾兵符，袁术心肠叵测殊。世受国恩宵不负？凯旋

谶怕应当涂。（汉末谶言，代汉者当涂高。袁术自云名应之，引为受命之符。）

辛亥金陵扫叶楼题壁

今日征诛一洒扫，胡尘如叶风前坠。依然龙虎帝王都，我来偶借蒲团坐。

辛亥秋声

昨宵珉琱梁栖燕，今日来巢野幕忙。十里楼台剩墟烬，烟尘满地失家乡。

一火燎原安适归，江东父老泣声微。饥驱豺虎绝鸡犬，骨肉流离道路非。

行雨行云总断肠，楼船一片扼荆襄。潮来潮去声悲壮，神女湘妃迹渺茫。

铁马渡河风破肉，云梯攻垒雪平壕。兽奔鸟散何劳逐？直斩单于衅宝刀。

青海寒云黯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壁垒森严夜纪功，大旗风卷舞蛇龙。毡庐痛饮烧椽烛，一颗人头酒一钟。

匹马昆仑勒石还，黄金寸土汉河山。就中几许英雄血，留与

轩辕子姓看？

沪上见所见

漱　岩

破碎河山入画图，八旗龙鸟已模糊。朝天大帽缨如血，一代官仪属马夫。

圆光顶上灌醍醐，剪比井州快也无？壮士冲冠森一怒，倭人理发愿为奴（比日人于沪上开设理发店无算）。

情天无石补灵娲，媒妁婚姻心事乖。依爱自由新结党，当胸长佩白银牌（党会林立，女子挂自由党徽章者尤多）。

飞来蝴蝶鬓翩翩，缀锦为花当翠钿（新装缀色缎带，压于发心，卸去珠玉金银妆饰）。衣领夹腮高四寸，春风不见酒涡圆。

断却巫山一段云，情根留种二三分（新装剪发，满头仅留二三寸长，前作刘海，如妙尼一般俊俏）。非关春病梳头懒，恐买金钗累煞君。

漆黑蛮靴小蒂缠，舞裙跌荡好风前。屣廊何处窥新月？剧尽南朝步步莲。

从军乐

卧月山人

胡虏纵横二百年，大仇未复意难安。荷戈长笑从军去，老圃

黄花不暇看（山人从军之乐）。

手持炸弹口吹笳，壮气如虹贯日斜。第一男儿身分事，中原遍播自由花（一般男同胞从军之乐）。

记得临行话别时，佳人送我出罗帏。帘前握手叮咛语：不扫胡儿切莫归（敝室人从军之乐）。

江北江南遍白旗，佳人也欲著征衣。昨宵记得阿姨语，惭愧男儿独建奇（一般女同胞从军之乐）。

炮声震处曙光开，满虏于今势已摧。为约黄龙城抵日，陶然共醉菊花杯。

步熊君朝霖遇害时诗原韵祭海内诸烈士

损　斋

星辰落落夜沉沉，碧海青晖武穆心。志士成仁天有泪，修文无地可追寻。

回天同负不羁才，身后功成万古哀。筚路幸资群力启，加鞭犹冀伟人来。

惨雾愁云古木悲，殉身救国果何为？从来后觉承先觉，祭享千秋传纪碑。

漫因渺渺虑前途，血毕功收应不殊。惟望同胞须奋励，黄泉寄语莫辜吾。

附录熊君遇害诗四章

极目中原久陆沉，天南痛史更伤心。我今欲向前朝问，却海茫茫何处寻？

夷祸纷纷愧伯才，天荒地老实堪哀。须知世界文明价，尽是英雄血换来。

男儿死耳果何悲，断体焚身任所为。寄语同胞须努力，燕然早建荡夷碑。

尘世何从定坦途？夜台此去谅无殊。不然且化青磷面，风雨归来认故吾。

哭吴禄贞

申祖荫

己酉秋九月，予由东京至奉，与吴君绶卿同寓旅次，纵谈时局，议论风生。嗣因差赴津，事冗未通鱼雁。去冬权抚晋，半途遇害，生平抱负，如愿已偿。为群生造幸福，虽死犹生。回思风采，空劳想象。予薄宦十年，久荒笔砚，勉索枯肠，以志钦慕之忱。

一夜摇窗肃杀声，黄沙漠漠暗藏兵。英雄死去无遗憾，造化旋翻泽众生。

延陵世泽愧汾阳，为国捐躯姓字芳。四万同胞齐下泪，我留

热血当兕觥。

众人沉醉独公醒，剩水残山有典型。为爱同胞拚一死，天教湘汉特钟灵。

布袍曾记出关东（与予己酉秋晤于奉天客次）。戎马书生气自雄。底事瞻韩才一面，至今犹慕大王风。

为同乡杨禹昌烈士死难有感

丁字街前霹雳鸣，捐躯为国一儒生。文明世界增声价，愧煞沙场血战争。

西蜀英灵萃四知，心同天地两无私。从容快洒河山血，染就神州五色旗。

为爱同胞不怕诛，英雄手段古今无。黑丸未中非天意，寄语东风杜宇呼。

一天云雾一天愁，事不惊人死不休。造得亚洲新政体，空留姓字焕千秋。

哭河南落难同志诸义士

湘　逸

月黑云阴鬼哭秋，拚将铁血铸中州。可怜爱国奇男子，多被凶残一网收。

进行手段未深思，揖盗开门最可悲。无限热潮付流水，六州铸错悔何追。

枪弹轰身骈首亡，从容就死岂寻常。成仁取义今无愧，留得英名耀梓桑。

军士风从大有人，居然尚武壮精神。斩关未遂身先死，长使同仇泪满襟。

佣贩小民知大体，也能一死博千秋。至今滚滚黄河水，呜咽寒涛入海流。

丈夫岂惜一躯捐，此死何殊陷阵前。转瞬复仇铜建像，自然含笑在重泉。

塞上曲 赠北伐军

王厉兵

百折千回不可挠，男儿志气逐云高。誓将扫却匈奴穴，甲帐深宵拭宝刀。

辞家万里敢云别，一曲琵琶出汉关。大漠迢迢行路远，晚来猎罢下天山。

关塞萧条倚剑歌，中原返日仗挥戈。须教涤尽腥膻耻，铁马千群夜渡河。

擒贼擒王特警顽，汉儿争欲献功还。会看痛饮黄龙府，取得葡萄入汉关。

番禺独立，山人之如君姜凤章，夙号文明，兼通象译。近以神州光复，在广州演说，痛斥保皇党宗旨之谬。今来申浦，有从戎之志，诗以美之

蒋 万 里

家住珠江不采珠，星分牛女媚川都。人间不少支机石，合使仙槎泛女湖。

摆脱胭脂剩浅红，须知巾帼有英雄。二南若引姬姜例，敌忾风诗咏小戎。

南海音沉半夜潮，越王台圮霸图消。阴符读罢雄心起，气压江东大小乔。

谒明孝陵

丘 仓 海

郁郁钟山紫气腾，中华民族此重兴。江山一统都新定，大纛鸣笳谒孝陵。

君如早解共和义，五百年来国尚存。万世从今真一系，黄炎华胄主中原。

将军北伐逐胡雏，并告徐常地下知。破帽残衫遗老在，喜教

重见汉威仪。

汉兵到处虏如崩，万马黄河晓蹴冰。直扫幽燕捣辽沈，昌平再告十三陵。

金陵新咏

瑰　君

武定桥边锦缆舟，六朝如梦水东流。行人莫漫谭秋兴，送尽春潮十四楼。

苔侵玉柱凤文消，瓦碎碑残两寂寥。莫道齐梁兴废事，大明宫殿草萧萧。

戚杨旧址月如钩，门第乌衣说故侯。回首沧桑千古恨，秦淮暗尽鸟啾啾。

壬子正月北京兵变竹枝词

申　祖　荫

火树银花紫禁城，无端号令遍街行。有人传说东安市，反了三营几百兵。

东华门外火连天，巡警无声哨不传。无数乱兵齐抢劫，家家抄毁索洋钱。

辘辘车声出正阳，人人在说大兵抢。惊翻一片提灯会，挡住京师大学堂。

荆棘丛中响未休，长枪短戟黯然收。可怜格格来听戏，亦住前门广德楼。

车声轧轧势如雷，骇得文生不掸灰。（八大胡同，有称文生等人，曰老文台。）小顺那知亡国恨，声声犹唱对银杯。

京华市面靠钱庄，银号钱庄一扫光。首饰苏洋钟表店，城门失火受鱼殃。

背著刀枪未卸装，洋元钞票饱贪囊。廊房几处栏坚固，保得完全劝业场。

官兵不畏畏商团，大栅栏边仔细看。手指对门绸缎店，金银财宝碧琅玕。

人声寂寂马蹄忙，八大胡同乐籍慌。听到跟妈说跑反，被窝不要要衣裳。

纷纷土匪得横财，铁壁铜墙撞不开。三五乱兵齐著力，高声叫用石头推。

雪中游莫愁湖

丘仓海

湖波如镜荡寒光，曾照金钗十二行。一片光明新境界，雪中来过郁金堂。

年年打桨石头城，坐阅王侯几战争。任夺江山夸胜着，一湖

难夺美人名。

江边何处莫愁村，湖雨湖云荡客魂。长得佳人抱腰看，不教洗马信人言。

长祝天龙护美人，英雄儿女局翻新。荷花杨柳华严界，再借湖光现色身。

迫悼同乡彭席儒烈士

申 祖 荫

地老天荒暗不明，肯将性命当牺牲。而今涨得文明价，莽莽黄沙血换成。

一代兴亡一代才，千秋事业费疑猜。街头痛洒河山血，开得光天化日来。

为国捐躯得几人，亚洲重造一番新。当时舍得英雄手，只顾同胞不顾身。

愁云黯黯雨凄凄，壮士魂归路不迷。蜀水燕山添色相，空教北鸟向南啼。

出 塞

西风一夜起蓬蒿，万里长征人未劳。刁斗中宵听不寐，将军帐外七星高。

渡 镇 江

汩汩长江去复来，至今淘出几英才。河山此日多增色，把酒从头数劫灰。

吟奉孙少侯都督

韩 衍

檐垂北斗夜量衣，刺取灯花剑欲飞（衍以苏人旅皖，被举为参事会员，实始与邓公绳侯、史君恕卿、王君肖山发生维持皖省统一机关，一切自为之。都督取销者数辈。而前此组织皖军北伐队，檄逐黄焕章，文饯李燮和，主之者何人，衍虽不言，皖岂无一人知耶）。一月待君今至矣，愿留一骑我东归（家在寄奴山下）。

上 黄 部 长

方外圆瑛

抱负非常胆气真，义旗一举扫尘氛。神功伟业迈今古，汉祚山河复鼎新。

恢复中原汉业成，旌旗掩映石头城。长江水亦为澄净，四海讴歌颂太平。

浙军凯旋歌

姜 绍 如

欲扫胡尘愿未遑，三千越甲一戎衣。今朝杨柳丝丝绿，喜见征人奏凯归。

秦淮呜咽水争流，宫柳萧条六代秋。记得桓桓诸虎士，挥戈齐上秣陵舟。

幕府山头拥阵云，同袍况有水犀军。填然一鼓声容壮，痛饮黄龙当策勋。

象鳌龙楯势澎湃，宗岳重生悉将才。别有三千强弩手，曾从江上射潮来。

风闻军律最严明，自有壶浆到处迎。尤喜钱塘诸士女，玄黄筐篚祝升平。

军中一韩贼胆寒，况复从军有木兰。此后河山归汉族，不容胡马饮桑乾。

年来篝火尽鸣狐，蛮触纷争计太愚。寄语蕲王归浙后，西湖到处可骑驴。

陆陆无武敢言文，请得长缨气不群。莫笑儒冠都可厌，曾从大树拜将军。（苏州光复时，余归自金陵，曾上书程都督，指陈规取南京之计，颇蒙嘉纳，旋在军政司襄助军政。故云。）

所闻录

洪承畴
毛文龙
汤潜庵
和坤
可儿
孔林遗裔
满帝拜偶像
松筠
葛将军
西人洪氏谈
吴文节死事
洪杨琐事
张勤果畏妻
鲍超求救书
陈右铭劝玉梅效忠文
三圣七贤
李秀成
石达开
彭玉麟
李鸿章笑史

太平战史
中国用洋将之始
甲午余痛
张佩纶得妻
龚照玙
王文勤
伊藤博文
崇绮
崇礼
郭嵩焘
刘坤一
壶公佳话

所闻录

洪承畴

清入关，明经略洪承畴不死，被获。良心未昧，尚不屈，后惑于清之美姬乃降。时传扬州史阁部可法并未死，当时就义者，伪也。承畴与阁部交最密，初欲救不及，常引为憾。当时扰乱之际，义兵纷起，吴中孙公兆奎，其一也，孤军被陷，执送南都。时承畴当国，知孙至，与谈旧侣，并盛奖新君，便问史阁部事曰："公在兵间，审知故阁部史公，果死耶？抑未死耶？"孙答曰："经略从北来，审知松山殉难，故督师洪公，果死耶？抑未死耶？"洪大惭，惟面色不红。时人谓洪之脸皮，乃革制者，诚不诬也。孙卒遇害。

毛文龙

清初毛文龙不屈，奔鞋岛，后守漳州。满酋多尔衮，命师围之，数月不下。相持既久，粮为之绝，城内致有屠人为食者。时某士人，惧祸及己，闭门不敢出谋食。久之，箱皮檐草皆尽，子女相继死，妻恸绝，士人无可为。会有绐之者，云："清兵退，围已解，众皆出城谋食，汝何独守耶？"士信之，蛇行出，卒为强者屠而作食。当命刀际，士瑟缩不堪言状，遂一痛而绝。又某甲，亦饥甚，因穴墙觅邻尸之肉食之，不十日死。又一卒被屠，

肠中皆败絮碎纸。又某孝妇，甘屠身易斗米全姑，姑不忍，妇自刭死，姑亦恸绝。私家记载，故老遗传，记不胜记。顺治三年事定，城中白骨撑天，沟渠皆满。每当夕阳在山，阴气笼罩，尤为伤心惨目，视嘉定三屠，为如何耶？

汤 潜 庵

睢州汤斌，号潜庵，字孔伯，又字荆峴。清初顺治九年，应选入二甲，十三年授翰院。为明抗节致命诸臣，纪实入国史，文字直书，毋少顾忌。阁臣金之俊、冯铨两劾之，福临召至，原奏与观，并温加慰谕，汤秉笔曾不因之少屈。抚苏时，福临南巡至，江督几欲毁屋修御道，汤力争不可。福临至，奖曰："是事颇合朕爱民之意"并撤御馔赐之。盖是时国基甫定，欲要结民心也。会苏城上方山五通祠淫掠妇女，祠丁能以术祟人，世无敢撄其锋者。汤厉然火之，并尽收其丁，置诸法，卒无恙。慕范文正、周忠介之行，集资修二公祠，并泰伯庙。汤不媚神祷鬼，苏州师巫为绝，玄妙观罕妇女足迹，奢淫之风，为之一变。吏有报菱芡熟，援例收税者，汤嗤之曰："尔知今年熟，明年熟否？且援以为例，试问尔菱芡能有多大出息？尔辈亦不欲小民稍事饷口，必使喘气不得而后可，汝之肉不足食矣。"下吴县，重治之，例亦免。一日阅食用账，见载购鸡两只，大骇。自忖曰："我自临民以来，常餐未敢食肉，况鸡乎？"因诘厨役，役以公子对。汤立召至，责之曰："汝不读书，不知世间艰苦，动讲豪华，汝其以苏州之鸡，贱于河南耶？"因命跪庭读《朱子家语》并重呵厨役。汤夫人五十，未尝投机衣帛，入阁去苏，竹篾数

事，书籍满车而已。死谥文正。后人有病汤者，疵为假道学。予叹曰："汤之假道学，即令今人聊效之，国势不至如此矣。"

和　坤

清乾隆时，和坤当国，权倾一世，明阉宦魏忠贤，亦不是过。结党营私，道路侧目，朝士莫敢撄其锋者。时诸城刘文清公崇如（名墉），总制百揆，亦无以挫其焰，心常衔之。癸未春首，侦知和应召入宫。值风雪载途，泥泞遍地，乃故著敝衣，迎之于路。和至，命人持刺，高谒于前曰："中堂亲自过府贺年，不遇，今降舆矣。"和无法，下轿。比欲寒暄，而刘已跪地与贺，和急答之。玄裘绣袄，已污秽满身，拖泥带水，恰如斗败鸡公矣。哭诉宫闱，卒莫奈刘何。

可　儿

清乾隆晚岁，极事纵游，于热河特建避暑山庄，圈地数十里，广筑围场，杂植时花，分置亭榭。游其地者，忽而青枝蓊郁，忽而竹篱茅舍，凿池引水，杰阁高凭，实天下一大观也。河间纪晓岚先生，扈随多年，滦阳歌唱集中，尤多讽颂，今不暇录矣。维纯庙在庄时，游至苍石，四顾茂林修竹，绿草如茵，清风习习，几不知暑之盛至矣。不觉顾而乐之，笑谓从者一武臣曰："此地气候温淑，大胜京师，洵无愧避暑山庄也。"某武臣对曰："诚是。此陛下就宫内言耳。若外间城市极狭，房屋亦低小，人民半多蜗处其中，兼之户灶衔接，炎暵之盛，十倍京

师。故民间有谚曰：‘皇帝之庄真避暑，百姓仍是热河也。’乾隆愠然，挥之使出，一番清雅，大被扫兴，闻为之三日不快。传者云，该武臣系满人，故未遭祸，若汉人鲜有幸免者。然该满人亦可儿矣。

孔林遗裔

清康、雍、乾间，人材辈出，文章之盛，实辟一代宗风。惟翰苑诸人，恃文傲物，亦颇令人有所难堪。如汪容甫辈，尤其中之强项者。随园之雍容风雅，可称文坛中老成练达者矣，然卒亦不能免此，可见人之锋芒难敛也。传闻简斋居翰院时，有客不肯示姓名，力请求见。袁令阍人三拒之。已而大疑，因语司阍者曰：“客如明日至，可诘其所以，并请其书明事故。”阍诺。客明日果又至，阍者诘之不答，曰：“非汝辈所知也。”奉以笔，请书示，客从容袖出一册，授仆曰：“尽于是矣。希达汝主，予三日后来取。”袁急视之，不觉惶然，盖册上分询百二十事，尽属僻典，十之八九皆生平所未寓目者。徘徊阶下，苦思良久，仅得二十条。乃奔座师尹文端处，尹亦不能增一字。因折柬尽招词林诸子，会于院署。萃众人所得，尚祇五十条。纷检《图书集成》，得百条。余廿条，无觅处矣。次日客至，索卷阅之，笑曰：“词林袞袞诸公，技亦止此耳。”索笔按条补之，须臾而就，字法苍劲秀古，不类时家。袁大骇，以呈文端，文叹赏不及。因究阍人客之情状，阍具对，并曰：“聆其吐言，乃山左口音。”遂遍访山左同僚，始悉乃孔林遗脉，《图书集成》，寓目七遍矣。一时翰苑锋棱，为之大敛。观此，世有以文自命者，可以鉴矣。

满帝拜偶像

满洲地处东夷，本女真遗种，行为野蛮，风俗乖谬，多有为我人梦想不到者。如若祖若父，七十不死，子孙则不顾瞻，自亦无颜于世。即倩喇嘛念经，经毕，乃备丰馔与食，名曰飨神。食终，或坐空斋饿死，或赴舍身崖，坠崖而死。又有一俗，人死后，赤尸露体，敷以牛油，悬之林杪，投之幽谷，以招鸟兽之食，食尽，则戚族相贺。剩有残余，谓此人生前罪恶大，上帝不收，必再倩喇嘛念经，再敷牛油，务求食尽乃已。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及入关之后，始被圣教泽化，此风稍戢。然闻之故老传言，尚有所谓拜堂子者。据云堂子系一狰狞牛鬼蛇神偶象之庙，满洲官书记载，其大沦可汗，出师必拜之。神作兽形，人身，圆眼，头有支角如鹿状。口衔足踏皆人，项悬髑髅珠，腰缠髑髅带，长约二丈余，状极可怖。华鬘低垂，庄严无比，实邪教中压胜术也。可汗往拜，致为恭谨。嗣见《风俗考》，记多尔袞、福临尚拜之。诚化外蛮族，不可以礼语也。凡满洲、蒙古、天山南北，及口子外归者，咸能言之。又述伏腊，帝祭灶，亦维谨。观音、达摩，尤为该族所酷奉。每于日中竖一竿，向之膜拜不已，口并喃喃作诵，则不知是何取义矣。呜呼！此所以有庚子之谬举也。

松　筠

松筠，亦有清一代，满大臣中，群雏之鹤也。抗直可风，不阿权势，事当言者，虽鼎镬当前，无所畏。又好使酒，醉后奏

事，益无所避忌。故筠撤大学士，夺宫保衔，收回黄马褂，销去紫禁城骑马，不准穿貂褂，革尚书职，降本旗骁骑校，至再至三。兔起鹘落，升沉无定，几如串戏徘优。亦政治中，及前清康、雍、乾间，不多之事也。松筠字湘浦，蒙古正蓝旗人，姓玛拉特氏（见先正事略）。然筠为人，虽无城府，但所奏之事，亦每有为人所难索解者。如嘉庆五年，在湖广总督署任时，闰月召还，于奏对际，请弛私铸私盐之禁。上怒，撤宫衔并一切封典，降伊犁领队大臣。后复宫衔，并赐额，又赏黄马褂。又道光二年，以理藩部不应与蒙古争地为奏，遂尽夺其职，寻遣戍，时年七十余矣。嗣以员外郎，在上书房行走。诸如此类之奏，不可枚举，岂私铸可行，地可让耶？又乾隆时，劾骁骑校溺职。上怒，开其副都御史，即以骁骑尉降补。筠亦尽职。三月迁去，旋升内阁学士，兼副都统，赏黄马褂云。松筠字法仿右军，善书虎字，劲拔有势，几超右军鹅字而上之。京有故明杨继盛先生之松筠庵，乃有清一代台谏会议所，其亦秉杨忠愍先生抗直不徇亲故之遗意乎？

葛将军

道光辛丑，英师寇浙定海，山阴葛将军云飞，率师拒之。力战三昼夜，援军不至，遂战死于东岳宫。将军有妾，容止闲雅，而富有胆略。闻将军死耗，集他侍妾辈及残卒数百人，乘夜入英垒夺将军尸，归葬之。故里人以比明季之沈云英。汪芙生孝廉为制葛将军妾歌云：

舟山潮与东溟接，战血模糊留雉堞。废垒犹传诸葛

营，行人尚说张巡妾。共道名姝越国生，苧罗村畔早知名。自从嫁得浮云婿，到处相随却月营。清油幕底红灯下，缓带轻裘人尽雅。月明细柳喜论兵，日暖长楸看走马。一朝开府海门东，歌舞声传画角中。不问孤军悬渤海，但思长剑倚蛮峒。新声休唱丁都护，金盒牙旗多内助。虎幄方吹少女风，鲸波忽起黄尤雾。一军如雪阵云高，独凿凶门入怒涛。谁使孝侯空按剑，可怜光弼竟抽刀。凄凉东岳宫前路，消息传来泪如注。三千铁甲尽苍黄，十二金钗齐缟素。绣旗素钺雪纷纷，报主从来岂顾勋。已誓此身拚一死，频教作气动三军。马蹄湿尽胭脂血，战苦陆沉枪欲折。归元先轸面如生，杀贼庞娥心似铁。一从巾帼战场行，雌霓翻成贯日明。不负将军能报国，居然女子也知兵。归来肠断军门柳。犀铠龙旗亦何有？不作孤城李侃妻，尚留遗恨韩家妇。还乡著取旧时裳，粉黛弓刀尽可伤。风雨曹娥江上住，夜深还梦旧沙场。

按将军谥壮节。妾亦山阳人，惜其姓氏，已不可考矣。

西人洪氏谈

辛亥初夏，余处汉阳，炎暵如炽，临夜不解。余苦之，乃移榻松子湖际，枕山临廊，颇不亚苏子守黄州，月夜西山之乐也。余友惟父，出所译之《太平天国事略》见示曰："子试观此，则知洪氏之外交，尚有差强人意者。"时余正愤前清政府之外交失

败，亟阅之。见载云："洪氏既下金陵，忽有火轮一艘驶至，太平军疑其助清也，拟举炮轰之。船主急升白旗。时军中有曾游香港者，识升旗例，爰以小艇摇火轮，问来意。船将答曰："我国商人云集上海，南京既下，恐君遁近。此日之来，两不相助，只为保护计耳。"兵士以其言告东王，东王转达天王。天王乃遣使延船将，与历览各营。且曰："彼此通商，理所应然。今我驱苛暴异族之满虏，救人民于苦难之中。将来事定，只有洋烟，再勿来吾中国，其余自由贸易，无所禁止。"船将大称洪氏开通。后船将归上海，天王使弟洪仁玕，同行报聘，见英、法、美各领事。美领事曰："敝国正以解放黑奴，有南北州之战。天王为人民争自由，实东方大革命也。天王曷遣使敝国，一通交好？"仁玕反江宁，呈美领事书，天王即遣仁玕使美。时美领事归国，赍天王国书同行。书曰：

> 太平天国天王告美国大民主：前上海贵国领事，以贵民主意上书。书达金陵，经东王阅过呈朕览。以贵民主，远居海外，音问不通，翻然肯来，实洽朕意。特遣朕弟仁玕，适使贵国。朕闻贵国重人民，事皆平等，以自由为主，男女交际，无所轩轾，实与我朝立国相合，朕甚嘉赏。一切交涉事件，可以朕弟仁玕往还。凡贵国人民，来我国者，皆上帝之子孙，必以兄弟间相待。以后两国，永久和好，朕有厚望焉。

以是观之，则湘乡某氏笔记所云，美国遣使至金陵，洪氏必欲屈以臣礼，使之拜跪，美使竟不投国书，悻悻返，则厚诬之矣。某氏故媚清之尤者，其作此言，或亦媚清之一助乎？惟洪氏行为，等于乡妇，天父天兄，尤其劣性之尤者。且私心用事，帝

制自为，既乏世界知识，又不采纳谠论，坐使大汉民族，再遭蹂躏八十年。世或誉其为革命者，何所取焉？

吴文节死事

吴文节公文镕之殉难于武昌也，人皆知为巡抚崇纶所龃龉，而莫详其始末。偶读方先生宗诚《师友言行记》，始悉其事。初楚督张石卿制府亮基既罢，朝旨以文节代之。崇纶任巡抚久，自谓当代总督，洎文节至，则大怼。文节既履任，简军实，明赏罚，锐以平定发军自任。崇纶不得有所为，益憾之。发军攻田家镇甚急，崇纶谋督兵出御，实欲与文节分权也。然不能单衔陈奏，面请文节主稿会奏。疏上，奉批曰："尔等竟皆欲出城耶？"崇纶遂不果行。及田镇既陷，发军进逼武昌，崇纶复欲出，谋诸文节。文节怫然曰："往时敌兵在田家镇，故可分兵出剿。今敌垒近逼省垣，守城之不遑，而乃分兵远出乎？君殆欲逃耳。君欲行，吾不能阻。君若带一官一兵相随者，吾必以军法从事。"崇纶计不遂，则益为蜚语倾文节。会文节疏报守城状，奉朱批，又曰："尔等竟皆不出城耶？"崇纶知上意已不悦文节，乃草密疏劾之。谓其拥兵自守，不肯分军出剿，致失田镇。寇既围城，又不计画守御。臣欲有所为，而无权无勇，徒扼腕而无可如何。"上得疏，益震怒，数严旨责文节拥兵玩寇。文节不得已，将孤军出城，遂战殁。文节既殉，崇纶尚欲以不知下落入奏，藩司新繁严渭春中丞树森，力持不可，始以实上。醇邸曰："观此，可见非我种族，其心必异，良非诬也。"

洪杨琐事

洪秀全据江夏，曾开科选拔人才，应之者颇众。惜时方逐鹿中原，汉家疆土，尚未界于鸿沟，故所取乏通达之士，应者悉蝇营狗苟之徒耳。湖北麻城县某夺解，赐筵之日，天王试一联，某对曰："三皇不为皇，五帝不为帝，我主方是真皇帝。"洪大喜，几欲以女妻之，为东王杨秀清所阻，不果。如此之属联，则文章可知。惜言者，忘其出联矣。洪氏粗率，可见一斑。

又洪氏南京称帝时，日期既久，士心洽服，且当时俨有南北分治之态，故颇有文人应之者。当其修复前明故宫时，某士人代撰一联云："独手擎天，重整大明新气象。丹心誓国，扫除外族旧衣冠。"亦可见其吐属不凡矣。又云，系出傅善祥手笔，事惟存疑而已。

张勤果畏妻

前清张勤果公曜，效忠咸同间，为一时名将，勋名赫然。然其轶事，少有知者。公少贫，为人赁舂，有奇力，负米累数石。性刚侠，闻不平事，怒眦欲裂。一日负米出，见众围观，一少妇哭欲求死。询之，则夫死不肯嫁，而姑逼之也。公奋曰："天下宁有此事理者？"时姑方在旁，公即以所负米压其上，毙之。众哄然大快。公乘间遁，亡命河南。时河南捻寇起，民多团结自保。公以武勇，为众所服，推为团长，群以其行次，呼之曰张大哥。张大哥之名，著汴宋间。适捻围固始，其令某，儒者也，有

女美而才，度城且破，随死无益，乃榜于众曰："有能守此城者，吾以女妻之。"当是时，寇张甚，咸莫敢应，以推张大哥。且曰："此艳福，非张大哥无可消受者。"公笑而起，进谒令，筹守御。阴念贼众我寡，非出奇不足取胜。乃以壮士三百，出伏城外。夜三鼓，突起潜袭贼营，城上鸣鼓角应之，呼声震天地。贼大惊溃，终夜汹汹不绝。时忠亲王僧格林沁方以大军来援，未至数里，遥见火光中，来往搏战甚力，惊曰："是何壮士？"及至劳问，乃公也，大加叹异。因奏署县事，并为公作伐，令遂以女归公，即夫人也。夫人博古通今，娴吏事，为公阅案牍，批窍导窾，咸惊为老吏。公固不知书，任河南布政时，御史刘毓楠劾公目不识丁，遂改总兵。公愤甚，就夫人学，执业如弟子。夫人时诃骂之，公怡然也。后遂通知文史。公自改官，颇不平，数慨塞朝命。左文襄公督师剿回，奏请公领兵，公不应。时严旨趣公门下客，多方说公，皆不应。夫人乃谓公曰："汝以功自负，数逆上命，将谓朝廷不能杀汝耶？"公闻言蹶起，即往从左。公咋舌曰："夫人言可畏，夫人言可畏。"文襄复奏改公文职，后遂巡抚山东。与属吏辄言其夫人之能。且曰："汝等畏妻否？"或答以不畏者。公正色曰："汝好胆大，妻乃敢不畏耶？"盖公之畏夫人，为世所罕见也。

鲍超求救书

鲍超，字春霆，由担水夫从戎立功，至专阃。贵后犹不知书，自姓名两字外，更无所识。方被围于九江也，将遣人赴祁门大营，诣曾国藩求援。嘱幕客某撰禀牍，移时不至。鲍焦极不能

耐，自往促之。见幕客方握笔构思，鲍顿足曰："此何时耶？安用此文绉绉为者？"呼亲兵，以白麻一幅至，自操管于辐中大书一鲍字，旁作无数小圈围绕之，亟封函递去。众不识其意，问之。鲍曰："大帅自能知其故。"递至祁门，曾之幕中人拆视亦莫知何事。持示曾，曾大笑曰："老鲍又被围矣。"乃急檄多隆阿往援，围始解。

陈右铭劝玉梅效忠文

陈右铭中丞之未达也，以举人留京师。倜傥好奇计，人以为狂。庚申之变，咸丰出狩，圆明园被焚。右铭方一人饮酒楼上。酒酣，忽抚膺大恸，楼下人悉骇，逡巡避去。右铭之密友曰田玉梅，方将兵在河南。乃作书告之曰："方今国家多难，正忠臣义气顶踵图报之秋。足下之所以自信，与二三知己之所以信足下者，皆不诬也。迩者英人犯顺，再扑津门，抚议迁延，坐耗士气，遂至寇氛充斥，进薄都城。至尊蒙垂堂之戒，已于月之八日，巡幸木兰。六飞仓皇，口不忍道。所幸恭邸留守，人心大安。朝议翕然，咸以湔雪仇耻为亟。臣欲羁俘囚以中其忌，假和议以款其兵。暗设守备，檄召远近勤王之师，以制死命。彼族不满万人，悬军深入，师无后援，已蹈绝地，且其不利趋走。若得惯战步卒，犄角相抗，设伏置疑，出奇袭击，彼见援师四集，势将俱而谋归。然后以蒙古铁骑，与津通应募义兵，四面夹攻，乘其自溃。夷虽狡焉思逞，其能以一甲生还也哉？况彼贪我愤，彼骄我忍，彼曲我直，胜负之形，妇孺亦皆共喻。向为和议所牵，以有今日。今则一意用兵，更无犹豫。反败为功，此其时矣。计

传檄抵豫之日，必有所闻。足下久历戎行，虎符在握，宜速诣大府，脱颖自荐，迅部麾下，星夜北来，以成捍卫宗社之勋。此千载一时，不朽之盛业也。勤王之举，先至为荣，若稍徘徊观望，让他人以独为君子，牛后之讥，得无为天下笑耶？中丞庆公，物望所归。忠义之忱，必无瞻顾。所可虑者，豫省军兴，方资保障，不无牵制之虞。然见在张朗斋等，俱有盛名，足任防务。少此一军，未必遽有疏失。矧利择其大，害取其轻？失河南数州县，于国家安危，无关至计。况未必至是乎？且三军之士，披坚执锐，以共守此土者，为天子耳。今乘舆下殿，警跸蒙尘，乃置元首而事股肱，舍根本而图枝叶，千秋万世，何所逃于春秋之义哉？倘有以二三之说，阻挠大计者，当泣叩上台，以死争之。争而不得，即以颈血溅地，亦足以少酬知遇之恩。七尺之躯，可告无憾矣。足下方今豪杰，趋义急公，何劳激劝。所以不惮辞费者，亦以国步方艰，血气之伦，莫不各有所当尽。若隐情恤己，自比寒蝉，是自薄也。不以责善于朋友，是薄友也。某夙以豪杰之士待足下，亦不敢以世俗自待，区区之愚，幸垂察焉。旌麾到日，请先以五尺躯，执鞭赴敌，以劳执事。借得一泄此中郁郁不平之气，实所至愿”云云。观此亦书生本色耳。

三圣七贤

湘乡曾涤生国藩重督两江时，中江李眉生鸿裔，游其幕中。眉生年少倜傥，不矜细行，文正特爱之，视如子侄。文正秘室，惟眉生得出入无忌。时文正幕中，有三圣七贤之目。皆一时宋学宿儒，文正高其名，悉罗致之，然第养以厚糈，而弗责以任事。

一日文正方与眉生在室中坐谈，适有客至，文正出见之。眉生独在室，翻几上案牍，得《不动心说》一首，为某老儒所撰。老儒即所称圣贤十人中之一也。文之后幅，有“使置吾于妙曼蛾眉之侧，问吾动好色之心否乎，曰不动。又使置吾于红蓝大顶之旁，问吾动高爵厚禄之心否乎，曰不动。”眉生阅至此，戏援笔题其上曰：“妙曼蛾眉侧，红蓝大顶旁。尔心都不动，只想见中堂。”题讫，掷笔而出。文正送客去，归书室，见之，叹曰：“必此子所为也。”因呼左右召眉生，则已不在署中，盖又往秦淮河上冶游矣。文正即饬材官数人，持令箭大索之，期必得。果得诸某姬舟中，即挟以归。文正指所书诘之曰：“此子所为耶。”曰：“然。”曰：“此辈皆虚声纯盗之流，言行必不能坦白如一，吾亦知之。然彼所以能猎得厚资者，正赖此虚名耳。今汝必揭破之，使失其所以为衣食之资，则彼之仇汝，岂寻常睚眦之怨可比？杀身赤族之祸，伏于是矣。盍戢诸？”眉生悚然受教。自此遂深自敛抑，卒成名儒云。

李秀成

予尝感慨太平天国时，李秀成、石达开、傅善祥辈不为用也。设当日洪氏不暴戾恣横，私心用事，一听忠王、翼王之主张，非特女真遗孽，不能再毒汉族七十余年，即所谓曾、左、胡、李诸巨公祠，又何在耶？甘心异族，因人成事，予每引为心恫。兹予老友，以咸同时笔记见示，中载一条云：

忠王李秀成，太平天国贤王也。多才艺，好文翰，不事争夺权利。光复三吴，力尤居多。及镇苏郡，遥颐

南都，作为特角势，而苏人亦颇悦之。暇则泛舟虎邱，引杯觅句，借酒消愁。恸于内江之烈，大业将灰，常赴歃江下，赋一章云："擎鼓轩轩动未休，关心楚尾与吴头。岂知剑气升腾后，犹是胡尘扰攘秋？万里江山多筑垒，百年身世独登楼。匹夫自有兴亡责，肯把勋名付水流？"时鄂湘失利，三吴乏旦夕之安。而杨秀清、韦昌辉辈，犹复燕处焚巢，尚谓画堂春暖，日事争权攘利，残杀无休。故秀成吟咏中，有是讽慨也。追念往事，不觉回顾今之民国。

石达开

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被磔于成都，见诸骆秉璋奏报。其实石固未死也。数年前浙人李君游幕蜀中，一日雇舟往他处，将解缆矣，突有一老者请与附载，舟子固拒之。李君见其鹤发童颜，须眉甚伟，因许焉。老者既下舟，谓舟子曰："顷刻当有大风起，匆解维也。"舟子亦老于事者，仰视太空，知所言不谬。谈次，狂飙陡作，走石飞沙，历一时许始息。少焉云散月明，命酒共酌，老者饮甚豪。酒半酣，推篷眺望，喟然曰："风月依然，而江山安在？"李心疑之，叩其姓名。老者慨然曰："世外人何必以真姓名告人，必欲实告，恐致骇怪耳。"李遂不敢再诘。而老者已酣然伏几，鼻息雷鸣矣。破晓，欠伸而起，谓李曰："老夫将行告别，同舟之谊，备荷高情，后如有缘，尚当再会。"遂举足登岸，其行如风，瞬焉已远。李既送客，比返舟，则一伞遗焉。防其复来携取，为之移置，则重不可举。异之，视伞柄，系坚铁铸

成，傍有‘羽翼王府’四小字，始恍然知为翼王也。茫茫天壤，今不知尚存在否耳。

彭 玉 麟

彭刚直虽忠于清廷，为人疵病，然其书法超伦拔萃，颇为一时士大夫所称道。前游秣棱玄武湖中，见“秋水伊人”四字，道劲端庄，出曾、左上。惜其墨迹不可多得，坊间更少拓本。其书款以衍字彭玉二字混成一字，麟字又成一字，见者几不能辨。

李鸿章笑史

相传李鸿章使美时，美人慕其功，多敬之。李尝欲一登美伯理玺天德坐不可得，一日赴美官某宴，李乘间至座息片时，如愿相偿，美人亦无如之何。又尝以翰林名刺，投美某大臣（翰林石刺字向大）。某见其字之大也，以为凌己，还以愈大者。李怒曰：“此欺我也。”更以长五六尺之名刺复之，一时传为笑话。又李坚忍多谋，临事不动声色，美人尝以之拟中国人之性格。又李喜食烧羊肉，美人为设烧羊肉街以媚之，街至今犹存美京。李之节概权望，亦云奇矣。

又李至伦敦时，于英故将军戈登之纪念碑下表敬意，将军之遗族感激之，以极爱之犬为赠。此犬盖于各地竞犬会中得一等赏者也，以此赠李，盖所以表非常感谢之意。不意数日后，得李氏谢柬，中有云：“厚意投下，感激之至。惟是老夫耄矣，于饮食不能多进，所赏珍味，咸欣得沾奇珍，朵颐有幸”云云。将军之遗族

得之，大诧。报纸喧腾，传为笑柄。合肥之贻国羞，尚不尽此，据予所知者，尚有在英赴某贵族宴。李素多痰，席次见地皆毡氈，无处吐痰；乃以盛酒之玻璃盏作痰盂，绿浓滋滑，状至不堪。一班贵女，皆掩口欲呕，逃席去。

又在美，思中国饮食，嘱唐人埠之酒食店进馔数次。西人问其名，华人难于具对，统名之曰杂碎。自此杂碎之名大噪，仅纽约一埠，杂碎馆三四百家，偏于全市。此外东方各部，如费尔特费、波上顿、华盛顿、芝加哥、必珠卜诸埠皆是。全美国华人衣食于是者，凡三千余人。每处此业，所入可数百万。中国食品本美，而偶以合肥之名噪之，故举国嗜此若狂。凡杂碎馆之食单，莫不大书曰李鸿章杂碎、李鸿章饭、李鸿章面等名。因西人崇拜英雄性，及好奇性，遂产出此物。合肥丰功伟业，迄今铜像巍峨者，勋劳尽在于是矣。或曰："中俄之密约，马关割台湾，非其功乎？子何云尽在是矣？予几瞠目不能答，惟俯首应曰"不错不错。"

太平战史

辅王杨辅清，自徽州败后，知事不可为，间道至上海，乘西洋船，居美洲旧金山，为美洲三合会开幕之祖。光绪十年，只身返国。先是，罗大春在太平朝与杨最善，后降清，积功任福建陆路提督。杨往见之，大春以旧交，款以上宾礼，大春左右武员，多由太平军降者，识辅清，求辅清珍宝。辅清曰："余昔在太平朝固多财，今居海外数十年，国破家亡，孑然一身，来依罗提督，有则任尔等取之。"诸人不悦，阴告闽浙总督某。浙督行文大

春，必欲得辅清。罗争之不得，即与辅清同往。及辅清入，某督留之，罗再四求见不得。辅清居某督署半年，令草其生平状略，及太平战史。书成，即杀之。大春闻之，奔往抚尸痛哭，呜呼，史称太平，汝不太平矣。

中国用洋将之始

洪杨之役，左李二人借洋将之力，肃清江浙，美人华尔，且阵亡焉。当时啧啧称异，殊不知从前已有行之者。明天启间，东事方急，部臣议招寓居澳门，精明火器之西洋人，请其协助攻御，事不果行。及崇祯元年，龙华民（西洋人）等奉命前往。于是鞫人陆若汉、公沙的劳率领本国人，携带铳砲入京效力宁远、涿州等处，屡次退敌。后登莱之役，公沙的劳与其属数人殁于阵，陆若汉亦受伤。兵部题请赐恤公沙的劳，遣官祭赐，陆亦优语褒奖。观此又非特创矣。

甲午余痛

清日初开战时，日本舰队在朝鲜仁川港。丁汝昌电达总理衙门，请封其港。总理衙门议论两日始复电，令相机行事。丁统军到仁川，日本舰队已出口，见我军迟至，大为庆幸。此余痛一。

北洋海军虽被困于威海港内，然陆路炮台未失。且离荣城三十里有一小山，为军港后路要地，乃山东巡抚李秉衡，派一典吏，仅带兵二十名守之。故日人登岸，从此进兵，丝毫不费力。夺我炮台，以我之炮，攻我之舰，全军覆没。此余痛二。

我海军定远船管带邓壮节公，身短发秃，军中呼为邓小辫子。平日言笑不苟，爱一猎犬。黄海之战，定远沉没，公落海死。犬跳入海中，衔公辫，及尸身捞出，尚未放。何以人而不如犬乎？此余痛三。

张佩纶得妻

张佩纶入会闱，适李文忠为主考。榜发后，张谒师至李宅，文忠喜其才华，酬奖极至曰："汝才气与我女同。"张即伏拜称婿，谢不已。李迫于势，无能辞，因纳取焉。小人之善于迎结权贵，其术实有可畏者。然文忠以一语之失，遂巍巍成了一座丈人峰，殊为不值。

龚照玙

庚子联军入京时，刑部狱所系职官龚照玙、何隆简、徐致靖、黄思永等并出狱。龚照玙，当甲午中日之役，以道员为旅顺营务处。旧日营制，大帅节制各军，而营务处尽护诸将，隐若统制，恒以道员充之。提镇皆持手版，执礼甚恭。大帅之下，营务处最尊，大帅若不知兵，则权恒在营务处。盖湘淮军兴以来，恒以书生立功，皖湘书生，慕曾左李之风，谈兵者尤众。新军未成立，行省营务处皆道员也。照玙代刘含芳驻旅顺，诸将争媚事之。旅顺形势雄固，军储甚丰。日兵将至，诸将争叛舟作逃计。照玙闻金州陷，遂逃至烟台，赴天津，谒李文忠。文忠大斥之，返旅顺。已而日兵至，乘鱼雷船先遁。六统领不相属，乃共推姜桂

题主之。桂题庸材失措，旅顺遂陷。照玙夺职，禁刑部六年。联军来，照玙逃出，回銮后，贷死为民。

王文勤

王文韶在枢府，慈眷始终不衰。为人透亮圆到，以其遇事不持己见，故有琉璃球之号。然独于废科举一事，则坚持到底，人多以为异。其时张之洞由鄂督入觐，留京师，竭力图废科举，结袁项城以自助。时当国为荣文忠，自以非科举出身，不敢极力主废。文勤乃谓老夫一日在朝，科举一日不得废。之洞无术以易之，太息而已。及决废科举时，文勤已罢枢务。袁项城谓朝中无能沮之人，遂力请罢之。项城尝为朝士所诋，此亦一原因。也或谓文勤以部曹入相，后充翰林院掌院，为清代希有，极自喜。遂以全力护持翰林院之权利，或不谬也。

伊藤博文

甲午马关议和，李与日大臣伊藤博文述论高丽，龃龉过甚。伊谓李曰："今日之事无他，仅割与不割四字。"李参以他语，伊他顾不应者久之。旋以怒相加，俾速决。李亦奋退，谓人曰："李某名在全球，决不受此奇辱，必报之。"遂潜至京师，与俄使相商，怂恿备至。俄使密与法国出而干涉，辽东卒不能割。故李再至马关遇刺客。闻日人至今尚引以为大耻，日俄之战，远因亦系为此。

崇　礼

崇礼以载淳内戚，由内务府司员，不数年官至大学士。卒谥文恪，优恤之隆，时不多觏。崇又常任崇文门优差，积资极厚。佻游饱暖，遂尔纵事贪淫。其渔色之点，及防范之密，有至愚极可笑者。崇年七十余，已不能御女，犹复徵选妙龄艳妾四、五人，皆春笋纤纤，足不盈掬，汉家碧玉也。其卸之之法，传者谓倩五将军出阵，仍不能兴，则咬姬之臂肉以杀恨。其防闲之法，乃囚置一室，男仆不准越龙门一步。又为诸姬置粉底弓鞋，出则易之，勒令如老僧坐禅，不许履地一步，旧者藏之椟。崇返，方准易旧鞋，步此一室中也。粉底鞋，又必须亲加察验，若无纤尘乃可。后迁步军都统，出更频，诸姬实不胜其苦，因丐崇至戚某说项。崇益疑曰："此予内政，汝为若辈说项，将何为？"某知不可直取，乃讽曰："公能禁得人心不变幻乎？设各置私屋换之，或所欢串通侍者就之，公能禁得否？宫帏密地，在所不免，公休矣。试问聚此一班怨女，公能无后患乎？"崇目瞪口呆，愚状可掬，卒弛是禁。

崇　绮

世传崇文山殿撰绮，当朝试未唱名时，上亲揭试卷，见殿撰名为文山。例旗人向不列鼎甲，然既已开卷，又难复改，因将鼎甲三名，复入简中。三举三人，皆文山名，因不改，事亦奇矣。

郭意诚

郭意诚为湘中名儒，中兴诸老，咸与交好，各欲罗致于幕下。意诚极爱其妇，不能远离，力辞不就。曾文正尝寄书谑之，中有云："知公麋鹿之性，不堪束缚，请屈尊驾临，奉商一切，并偕仙眷同行，当饬人扫榻以俟。"迨郭至，曾乃命遣返。则书曰："燕雁有代飞之候，鸳鸯无独宿之时，此亦事之可行者也。"郭得书，一笑置之。

刘坤玓

刘忠诚公坤一之督师出关也，总兵杨金龙、陈凤楼、申道发皆从。初以金龙为中军，金龙忠实，多忤近侍，而道发便佞，连近侍谗金龙去之。道发代将中军，金龙统步兵屯于外，凤楼统骑兵。凤楼当为马兵时，从忠诚父军，军溃，凤楼独负之出。历功保专阃。忠诚最厚遇之。以抗直故，亦不得中军。其时日兵尚未至，夜半有北洋运粮兵轮来，施号炮，全营惊溃，人相践多死，势汹甚。金龙、凤楼皆久历行阵，闻声，审为营溃，严阵赴中军。忠诚左右无一人，自登望楼，见笼灯一队，来甚迅，谓日兵果至。复见笼灯两队，夹之而趋，将合，乃突过其前，行益迅。忠诚已决自裁矣，前行兵至，凤楼骑兵也。至营门呼中军，道发已先逃，忠诚自应之，审所部，呼之入，使列队自卫。更一队至，则金龙兵，以步队故，后骑兵也，亦留之。迟明而道发还，伏地待罪，忠诚大痛斥，命斩之。金龙、凤楼力为乞免，不从。请益

力，乃贷死，候参革。金龙等复力请念旧，乃逐之，而道发遂归徐州镇任矣。当师行时，选精锐五百为亲军，使道发统，至是晚溃散。翌晨，并归伏罪，忠诚斥之长叹，给资遣还江宁。金龙复将中军。迨忠诚还镇，力拔金龙、凤楼皆专阃。后并以抗直忤众，有谗于忠诚者，忠诚不为动，盖深德之也。

述庵秘录

热河行宫之宝藏
同治帝之轶事
孝贞后之暴薨
刚毅之贪诈
李莲英之机警
慈禧后致疑于奕䜣
清宫大贿赂场
刚毅之筹国
光绪帝之几废
恭忠亲王谏复建圆明园
瓦德西考试书院生
慈禧于满族及内侍
珍妃坠井
八旗兵
清室轶闻

述庵秘录

热河行宫之宝藏

清帝耽安逸，多离宫。冬春居大内，夏处热河，秋处奉天，平时处圆明园。园去城远，驻园中阁员奉事者，夜半起乘骑，达园，鸡犹未鸣耳。阁臣省其事具奏，奉谕毕，阁员驰回城，日尚未午。后园焜，中原多故，遂不北巡。奉天热河，设满员驻守之。二宫多宝藏，热河尤多。某殿壁嵌桃树，高逾丈，根柯悉宝石，叶皆翠玉，枝上百余桃，累累下垂，尽红瑕洗也，每桃约重四五两。又壁嵌明皇坠马图，悉玉制，肉色须发袍带靴骑，大越数尺，精及毫末，莫不妙肖，若天成然。最精则明皇黄袍丹里坠状，袍角掀起，丹略露，有云谲波诡，颊益三毫之致。一案中虚，藏机械，悉秘戏图，手按人物皆动，须发若活。光绪末，宫中兴土木，慈禧思移热河行宫物入大内，共载一百八十巨车，计二万数千具入京师。热河藏异，自后半入内廷。呜呼！中国美术文艺，固印度、罗马匹也。图粹所在，藏于何有？安得隆裕后建博物院，出宝藏实之，俾中外得有观感兴起，阅资留中央为教育费，一举两善？而乃违老氏多藏之戒也。悲夫！（意大利每年得游览古物资五、六千万金。）

同治帝之轶事

载淳，慈禧子，长大颇殊趣，好冶游及蹴踘猴张诸戏。清制，宫中内监有职业，服役外，如弄舟舁舆演剧等，悉内监为之。载淳喜舞剧，尤喜掼交。掼交须身体灵活，年稍长辄不能。载淳亲教小内监为之。初习用板凳，小内监横卧其上，而上以手按其腹，俾圜转如连环。体稍僵，用手强按之，死者比比。其精者掼交数十度，铮然有声而弗息。一时风尚，自梨园供奉，讫各行省，无不喜演剧掼交，自载淳始也（今则其风已熄）。与贝勒载澂尤善，二人皆好著黑衣，娼寮酒馆，暨摊肆之有女子者，遍游之。其病实染毒疮，头发尽脱落（言因发疥疮致命者误）。甲戌十二月初五夜，载淳死，召恭邸入内，时外间无知者。王入，侍卫及内监随掩关，越十数重悉然。至则见陈尸寝宫。慈禧手秉烛谓恭邸曰："大事至此，奈何？"旋手诏载湉入宫，载湉尚幼舆中犹酣睡也。翌晨，宣告帝崩（载淳小敛怀纸中，尚余银盈握，盖零用未尽者），人始知焉。时风尚攘外，中外臣工，悉耻言外事，道遇侧目睨之。朝臣略知外情唯恭邸。时掌管总署，人讥为鬼使（时奕䜣好顺众议，以攘外称能，管神机营，人称为神差。郭侍郎嵩焘，倡言非是，群竞屏之。载淳居宫中，觝排极力，常命内侍缚藁人，衣冠若洋装，自弯弓射之，以为笑乐。故攘外之说，留存通国，至辛丑约成而始息。

孝贞后之暴薨

光绪庚寅冬，慈禧病，御医诊无效，诏行省督抚进良医。直

督李鸿章，江督刘坤一，鄂督李瀚章，皆有进。故事两宫坐朝，东西位南向，慈禧既病数月，孝贞后独视朝。辛亥春，三月十日晨，召见军机（王大臣在枢府者恭亲王奕䜣、大学士左宗棠、尚书王文韶、协办大学士李鸿藻等），御容和怡无疾色，但两颊微赤。军机退，午后四钟，内廷忽传孝贞崩，命枢府诸人速进。向例帝后疾，传御医，先诏军机悉其事，医方药剂，悉由军机检视。时去退直五小时，宫廷暴变，诸臣皆大惊。抵宫见孝贞已小殓，而慈禧坐矮凳，言东后向无病，日来未见动静，何忽暴变至此？诸臣仰屋顿首，出议丧事。曩时后妃薨，即传戚属入内瞻视入小敛，历朝以为常。孝贞薨，椒房无预其事者，众叹为创闻。时有伶工金某者，得慈禧宠，出入宫闼。慈禧疾久未愈，孝贞往候，至见慈禧与伶卧榻上，孝贞痛数责之。慈禧跽谢，逐金伶出宫，寻赐死。孝贞故喜小食，薨日，慈禧以糕饼进御，逾数时薨。慈禧亡，金家人备述之如此（此次慈禧之病，系因生育血崩所致，医治均无效，得吉林贡人参四枝甚巨，煎服始愈）。

刚毅之贪诈

满人生性好财，其故由馈赠宫闱亲贵。包衣人严主仆之谊，主家贫困，包衣虽官宰辅，主至其家，则尊事若父母，有欲取辄携去，弗能较也。故满人应官多贪鄙，靡足言者。刚毅由亲文翻译，历官部郎巡抚。不识汉文，好琐屑，自谓精能。巡抚广东，以甲午入都祝嘏（慈禧六旬寿），希大用。时内地通用银，广东独制银币。刚谓总办某道曰："为我制银币三万，携入都。"某曰："诺。"制成赍往，刚默然。至都，因内侍献慈禧，且言刚

毅知万寿赏号繁，特铸币以表敬意。慈禧故喜誉币新色可喜，遂饬收。刚寻入军机，某道亦不敢索偿。

李莲英之机警

李莲英受慈禧宠眷，世多知之。庚寅岁，常晤一内务府人，备述莲英为人有机智，能先知后意，故眷注特隆。莲英直庐逼后宫，后尝往视之，直庐坐椅凡十，而经后坐者八。椅经后坐，用黄缎蒙其上，故可数云。慈禧暮年好静默，不乐言语，莲英先意承志，余汤药饵器玩服御，皆先时备置靡少差。莲英假日，代事内监必鞭挞无完肤，至有泣求其销假以弭祸者。故慈禧在日，莲英无数时去左右。他监给事宫中，虽嫉之亦无如何也。一日慈禧至奕䜣邸，道见门帖‘总管李寓’四字，侧观久之。至邸，莲英乞数时假，旋舍还，禀命慈禧曰：“某在内廷当差久，小内监不谨，妄帖总管等字，某旋舍已痛笞，乞交内务府严办，警余者。”慈禧笑曰：“尔已办，甚善，何必再交该府乎？”莲英故给事奕䜣邸，奕䜣眷戚尤亲密。咸丰末，奕䜣颇恶慈禧，与肃顺言有钩弋之语。莲英知其意，夜由犬穴往奕䜣妻所，达上言。奕䜣妻次晨携载淳问安，笑排解之。慈禧终身感奕䜣夫妇之惠，故一立载湉，再立溥仪。而莲英给事宫中，垂五十载，恩眷弗替，固由机警使然，亦由投报钩弋语以致之也。

慈禧后致疑于奕䜣

慈禧与奕䜣福晋为女弟，自解释钩弋语后，尤亲厚。载淳死，

立载湉为后，所以报也。然慈禧常致疑奕䜣夫妇。载湉御极，非奉诏弗与一面，奕䜣妻常饮泣，自叹以为恨。载湉大婚数稔，无嗣息，屡有离间者，言醇邸有古柏，长干被阴数亩，堪舆言王气，当更出皇帝。慈禧一日驺从往经邸，奕䜣跽迎。后问："闻尔宅有老柏，信乎？"奕䜣曰："诺。"后径至树下，徘徊瞻望，良久始去。越数日复至，又如之。谓奕䜣曰："吾园中构巨殿，中梁无佳材，此柏修直可数丈，用以为梁，诚美选矣。"奕䜣叩首曰："唯太后命。"乃具酒张宴树下，命工师伐之。未半，树崩出飞蛇数十，其一堕后前。后惊，罢酒，乘舆还宫，数日弗视朝，奕䜣病亟，直督李鸿章荐医往视，奕䜣弗与诊脉。诏医曰："君归致言少荃（李鸿章字），予病弗起矣。太后顾念予，日倩御医诊视数次，药饵医单，悉内廷颁出，予无延医权。而病日深。"旋泫然问曰："有壮盛男子，多所娶而不育者曷故？"医惊问王谓谁，奕䜣枕畔精竖辈指曰："今上。"于是知载湉永无嗣续信矣。奕䜣病，后往视，必携载湉，辜必携载湉偕返。载湉归，必怒杖内监，击宫中什具几罄。人多讥载湉失狂，不知实有以致之。专制之灭等人道如此。

清宫大贿赂场

慈禧时，宫中贿赂风行，为历史罕见。皇帝每日问安一次，索贿五十金，后妃以次各有差。宫眷苦之。家素封辄与津贴，贫瘠有因以致命者。近侍词臣，讫行省督抚司道等，有进献或赐膳观剧悉纳之，称宫门费。清介无蓄资者，每不屑为。南书房翰林，本内廷文学供奉，至清苦，且为翰林高选。宫廷赏赉宝翰及代拟

应奉文字，内侍传旨缴进，则文件与贿赂偕往（此经手内监所得），即邀御赏。否则沉没其物，恩眷亦渐疏焉。太后帝生辰三节，王大臣督抚等例进如意（督抚现任者有此制，开缺不能）。及贡物，由内务府内监等递进。甲午刚毅入枢垣，制铁花屏风十二面进御。时中外馈献多，太后年高懒阅之。刚毅赂近侍，置屏风宫中御道侧。辇驾过，内侍奏刚毅进屏风，铁花殊精奇，老佛爷曾赏览否？后命置寝宫。刚毅自此眷遇益隆。

刚毅之筹国

刚毅既入枢府，慈禧殊重之。戊戌新党败，载湉幽瀛台，朝廷颇欲搜罗各省库藏，充挥霍。刚毅喜事挑剔，以为能也，命查各省库藏，节冗费。刚毅既至江宁，调查盐务厘金及地方行政簿，昏昧弗省，但勒令运司五岸督销盐厘挈验，各认增若干，多者赞称之。其实该管官增数方，私囊殊无加损，长官督之于属僚，属僚督之于吏役，最瘠唯行坐商人而已。私增查仓编港上号等名目，向以十金取给者，此后须增五、六金甫了之。吏役横暴，目无法纪，谓朝廷加税，不得不尔，其实彼等私囊累累也。厘金总办缺人，赣人某道允月增十万金，觊得差。既诺焉，而某道言月可增十二万金，遂夺彼与此。江宁五方杂居，颇患盗，县捕不足供任使，设保甲局助之，岁费才六、七千金（光绪末设警察局费岁约二十万，而此时犹以保甲局岁费六、七千金为多），刚毅径裁之。后盗贼横佚，白昼行劫。抵粤东，设施一如江宁。藩司弗审刚意，闻刚至，日督员吏会计钩核。时盛暑，刚将入都复命，谓曰："君奚苦？天下事殊易办，日只须两句钟著坎肩，

（北人谓背心之称）挽将辫子，一小童掌扇，则诸事毕焉。藩司会其意，因润色了之。刚毅此行殊得意，归装颇丰富云。

光绪帝之几废

载湉之立也，实以慈禧独断。其母福晋，慈禧女弟，至相得，继颇疑之，福晋常引为憾。载湉既长，奕䜣时诫之，谓一家百口，皆老佛爷之赐，（宫中称慈禧为老佛爷，沿蒙古俗也）。载湉戆直如故。上书房总师傅翁同和，亦频以民间疾苦外交之事，诱勉载湉。载湉尝言我不能为亡国之君，语侵慈禧，而废立之说兴焉。时坤宫与载湉弗睦，频以谗间达慈禧，故事机益迫。甲午清兵溃，军舰被掳。吴大澂、魏光焘督师关外，刘坤一督师关内。李鸿章议约多丧失，几定约焉。翰林学士文廷式习闻宫中诸事，知内忧外患交乘，国将覆，往见坤一，请力争约款。坤一未会意，谓弱国无权利可言。廷式请屏左右，以废立之说相告。且谓宫中蓄谋久，荣禄以疆臣督兵将不应恫之，慈禧有所作，每询疆臣等意思若何，是宫中滋忌者疆臣。疆臣资高负宿望者今唯公。某知争约必不成，俾内廷因渐渐争约，知废立之难实行，则曲突度素之效见焉。坤一嘱廷式代起草，而废立之谋因止。次年又有立溥儁为大阿哥之事。先是将废立事询荣禄，荣禄谓须探外人暨疆臣意见。乃命李鸿章探外使，而法使首弗允（时外报屡腾废立之说即指此）。电询刘坤一，覆称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宜防，扶危定倾，责任公等。而废立之事遂不成（是时华侨及沪商经莲珊、陈梦坡悉有电争）。

恭忠亲王谏复建圆明园

圆明园起雍正朝，事成于乾隆，闳敞壮丽冠中国。清制宫中祖制严，兴居有时，饮食服御有常度，帝恒苦之，时巡幸热河。林清变后，则罕幸热河，而常驻园，后暨妃嫔皇子悉侍焉。咸丰末，园焜。载淳御极，洪金田事败，张乐行、赖汶光先后毙，内外颂承平。慈禧、载淳思所以为乐者，于是重建圆明园之说起。时交涉日棘，库无储蓄，谏言不行，恭忠亲王坦然力争之。一日叩宫门请见，载淳知为园事也，问曰："尔来为阻建园乎？朕志久决，亦何必拂太后意（太后谓慈禧）。且朕居彼，与尔等讨论国是亦甚善。"恭王叩首言："当今内患虽平，外难日亟，库藏无存蓄。圆明园宪、纯两庙所修，当时财力远过今日。且纯庙谕旨：后世子孙勿得踵事华饰。今建园简陋，无以备翠华之临幸，复旧则国币不足。以某之愚，不若少缓便。"载淳默良久，卧榻上。王更言祖制不可失，历数所以训俭者。时载淳好著黑色衣，谓曰："尔熟祖训，于朕事尚有说乎？"王曰："帝此衣即非祖制也。"（宫中制色衣无黑色）因诫载淳勿微行，引白龙余且事释之。载淳曰："朕此衣同载澂一色，尔乃不诫澂而来谏朕（载澂，王之子也）。尔姑退，朕有后命。"旋召大学士文祥入，且坐正殿曰："朕有旨，勿展视，下与军机公阅，速行之。"文祥知其怒，拆视则杀王诏也。文祥碰头再三请，终弗怿。文祥退，叩太后宫，泣诉之。太后曰："尔勿言，将诏与予。"杀王之事乃寝。

瓦德西考试书院生

庚子联军入都，君臣皆遁，闾阎悚惧，罔知所届。乃招本国绅士助理事，设警察巡逻等。军政仍联军自掌之，绅士备顾问而已。或谓瓦，满清搜人材，在八股试帖，将相悉取给之。瓦乃考试金台书院，示期悬榜如昔，文题以不教民战，诗题飞旆入秦中。试日，人数溢额，瓦为评判甲乙之。考得奖金者，咸忻忻有喜色。

慈禧于满族及内侍

满清自开国，重用满而轻视汉人，不曰汉儿庸懦喜名誉，即曰吾满勿沾染汉人习气。洪金田起，曾、胡、左、李次第荡平之。满员具武功者，塔齐布、多隆阿外，无稍露头角者。慈禧秉政，封疆重寄，治兵提镇，汉员所擅位置约十分之九，满员唯占海关监督织造等，以多包供宫中而已。甲申后，兴海军，建衙署于天津，奕䜣统之，李鸿章为副，实则奕䜣无所知，听鸿章规画如傀儡然。甲午清师溃，承恩公桂祥，仅命其巡边，阅月召还。慈禧故威重，宫中内监过误辄杖殪，一岁不可数计，次给杖谪弗少贷。李莲英之入宫也最久，最能审慈禧意，先充梳头房内监，继以服勤加总管二品顶带。故制内监通外事，宫中杖毙，锡职勿得越三品。莲英以谨事承慈禧宠眷，论者辄不得直，实为内监异数云。

珍妃坠井

载湉有二妃，曰瑾，曰珍，瑾妃性婉恋而珍妃急切。时宫中

婪索无艺，凡问安听剧赏物悉有费。二妃本姊娣，载湉宠瑾妃，时津贴之。珍妃不能耐，一日叩慈禧宫，极陈宫中使用巨，种种扰害，偶侵内监。及拳匪事起，七月念夜诏见军机毕，两宫暨后妃易微服将行，慈禧谓珍妃曰："予将率尔行，拳众如蚁，土匪渐起，尔年尚韶稚，（其实二妃年相若，诚莫知所谓）倘遭污，莫如死。"时宫中扰攘，内监总管崔某，遽牵珍妃毡裹推诸井。次年回銮，崔犹充内监总管。慈禧怆然曰："予向言珍妃遭乱莫如死，非必死珍妃，乃一时之言，而崔某遽堕之井，予今见崔某，辄心怦怦动。"（时外间传言宫中常见鬼，非也。）因谪崔海子某处内监，调李莲英内监总管。戊申慈禧死，李莲英出宫。崔求内用，监国载沣曰："崔某系太后宸断，屏斥远处，今大丧在殡，予不忍召还，崔某自省其愆可矣。"事遂寝。

八 旗 兵

清师入关，谓满人武健，非汉儿比。于边要暨腹省设驻防，房舍园圃具，月给饷糈遣子孙，编马甲，命将军统之，督抚弗得过问，诉讼由理事同知专掌。而京师八旗兵，则专设步军统领衙机营，由王大臣督之，汉官无与其事者（壬午，左宗棠以汉大学士领衙机营是特制。）庚子，清帝及太后等西行，亲率八旗兵遣关外。数日，师驻不肯行，慈禧后问曷不行，众以饷糈乏缺对。后曰："易事耳，第扈驾，朕当给尔。"翌日师驻又不行，后问，众言吾等有饷糈，而妻子留京师，生机全丧，将饥死，愿回京与共命。温旨勉之，六师行。时陕甘总督魏光焘勤王，名甘军，藩司岑春煊督领之，由草地（关外总名）至。御驾过，忽满兵飞弹

中后舆，玻璃悉震。后怒，命春煊率兵擒数人斩之，饬八旗兵退五里外，勿得近乘舆，而命春煊督甘军导从达西安。次年北旋，先遣八旗兵回都，驾后行。禁城禁卫军，以提督姜桂题统之，法军官乘醉闯禁门，兵士向阻弗应，反用枪拟兵，兵举枪毙之。事闻，慈禧大惊。姜桂诉法使，导指其处实证之，使命舁尸返，而仍谢姜。慈禧喟然曰："此八旗兵所不能，而姜军优为之，汉人终胜于吾满也必焉。"

清室轶闻

清隆裕后之丧也，内外人士，皆表哀悼崇敬之意，此亦亡朝史中所未有也。记者历访通习清宫中情事者，汇志于左，其所言，敢保证其八九皆实也。

清隆裕后为西太后之内侄女，西太后自以由西后出身，故必欲以家人为德宗后。德宗最先已有专宠珍妃，又颇不属意于后，顾以西后强迫指定，遂勉奉之。末路之帝王，其家庭悲惨之运命，乃至非普通寻常人家所有。德宗既不见悦于西后，自戊戌变政后，囚置瀛台，身同俘虏。隆裕既非其所悦，一日盛怒，乃至亲将其发簪掷碎，簪盖乾隆时遗物。隆裕乃以告诉于西后，西后亦无多语，但令移居己之别室。自此一事以后，隆裕盖与光绪隔置，其年月虽不可考，盖终帝之身亦十年矣。

隆裕入宫之后，几同离异，又值西后淫威四极之下，故隆裕之轶闻遗事，莫可得闻。惟光绪被虐之惨况，则颇有闻于外者。昔汪君穰卿，与一宫中修电线者相识，此人历述禁闻，汪君之笔记，乃至一大册子，中有二事，颇骇听闻。一日城内某牙医家，

忽有一人以脱齿一枚令其镶配，医谓非面见脱齿之人，无法镶治，此人乃携以偕往。至宫中一极远极深之处，见一人服青布袍，独坐座上，面色惨黑，痛苦之状，目不忍见。口齿上津津血液溢露，医乃为之镶配而出。初意但以为宫中太监不知其为谁某也，翌日此导引之人来访，谓昨镶牙甚善，今已无苦，命我予君以一荷包，及四两银子。医谢而受之。至又翌日，忽另有一人仓皇来访，谓汝某日曾入宫镶牙信乎？导引者我兄也，今已以此获祸，被扑杀矣，尸骇掷露，无钱买棺，如何如何，言已痛哭。医乃知牙痛者即为光绪皇帝，乃系被西后打脱，后又怒此监私引医人，为之已痛，故扑杀之也。又一日光绪往请西后安，后方食汤圆，问汝已食乎？不敢云已食，则谨跪对曰："尚未。"后即赐食若干枚，问已饱乎？不敢云已饱，亦谨对曰："尚未。"乃更赐食。如此者数四，腹胀不能尽食，乃尽以私匿之于袖口中。归而汤圆满袖，淋漓满于其身。乃命太监换小衫，而其私服尽为西后搜去，此时乃无衫可换，因忍其狼藉而著之。后由监展转以外间小衫进，乃得易衣。溥伦曾有一次见西后，时亦遇后进食，所受之窘如光绪帝，归而腹满气塞，大病四十余日而后愈。盖西后极饕餮，若赐食不食，则震怒矣。黑暗专制之下之帝子王孙，其被荼毒有如此者。

光绪既被西后之虐禁，不得与臣工交语，其近支王公，亦无敢私谒者。帝乃久痞思语，秘置一小箱于南书房中，私与其弟醇王书，令彼此以书面交换。通信钥匙，则二人各一。外人不得开之。其书面大抵言外间琐屑事，以此笔谈而已。此事后亦为西后所知，怒而禁止。此后并此笔谈之自由，亦剥削矣。

光绪逝时，有人见其病室中陈列极陋，睡一大床，安置北京

泥土火炉，裱糊之壁纸破裂霉烂，盖下等百姓家所居也。

西后崩时，即指定立隆裕为太后，其遗诏中有军国大事，摄政王当秉承后意办理之语，故中间曾有垂帘复活之说，然实并无其事。但隆裕颇以摄政所为不当，诏令入宫申斥，则颇有之，其语亦秘不可闻矣。盖隆裕尚非有野心者也。

小德张之宫中关系，颇为外间腾播。但据闻小德张确系真正太监，其设法骗取宫中之钱，则实有之。先此宫中有佛殿数座，自西后时已旷废，小德张乃怂恿隆裕修理，报销至二百余万。其时之内务府大臣奎乐峰，自请处分，谓报销太不实在，隆裕以经手者为小德张，默然不问，则其深得宠眷可知。又隆裕服阕时，须换青轿，改坐黄轿，制轿之费，至七十余万，亦小德张所经手。其时势焰薰赫，今日民国大官中，盖多有与之结义为兄弟者，其姓名尚可历历数也。然颇闻自共和宣布后，小德张颇谨饬改过，世续既渐，不能约束一切。一日议裁减宫中炭费，而内监及内务府人员，抗不遵命，竟至宫中无炭可烧。小德张乃云不碍，咱们可到外边买去。

隆裕病笃时，溥伦荐曹某入诊。其时后盖被三四重而冷如冰，而房中炉火甚炽，重幕四周，溥伦与医生汗流如注。溥伦谓屋内如此，即好人亦须病，何况病人，乃稍开放窗幕。曹医开方，中有一药，与御医意见不合，曹争之甚烈。其宫中故事，御医与内医均结合一致。溥伦恐有意外，小德张乃云："无碍，我自煎之。"盖非复前此之跋扈贪冒矣。余亲闻某当局者言，共和宣布后，宫中小监，颇持小德张短长，甚至以宗社党相吓，其囊橐颇为此辈所掠夺。及隆裕后逝，瑜妃命小德张往见，小德张称疾不往焉。

隆裕后之生平，既半生归于潜废，及共和宣布时，言论丰采，乃稍为外间所知。后既力主共和，（后之所以力主共和者，中间自有种种秘密，历史今记者既不能尽知，即知之亦尚未能发表，姑略焉。）故对于维持大局，排斥万难，确有大功劳于我国家，不可没也。先是皇族会议时，恭王溥伟反对最力，翌日乃请独见，后大怒曰："国家没有事的时候，被他们闹得如此之糟，今日糟到这宗地步，他们又来闹了，我是不愿意见他们的。"遂斥不之见。观此，则后亦甚知其家亲贵诸公之罪恶矣。召见其时之内阁时，谭学衡（其时海军大臣）力谓德宗首创宪政，功德在民，其志未终，隐恨而没。今太后赞成共和，则上足以继德宗之遗志，流芳万世"云云。后慨然而道，谓我亦知天下系公产，并非满洲私物。但满洲既已遗传二百余载，我只求德宗陵寝可以修造，皇帝地位不至坠落，则亦无恨。至于皇帝虽小，将来大时自有我担责任。因此乃有优待皇室条件之发生。及条件既上，隆裕颇以大清皇帝仍称皇帝，以外国君主之礼条下，无永远勿替字样为言，其态度甚果决，谕旨亦极明晰云。

自共和宣布后，清室宫中，虽仍依样执行故事，其仪注体例，并发布上谕等，亦一律照旧。顾其近支王公，多纷纷迁居安乐之乡。醇王自摄政被革，颇积恨于后，至其死之先，未尝入宫。甚至陵寝庙等差，被派之王公，多一律请假。陵差有值，以时代休，新派者不去，旧派者遂永不得归，以是有私逃者。盖帝王子孙原则上不得有心肝，不只一陈叔宝也。

自共和宣布后，后居宫中，少与外间人相接。故北京兵变时，亦隐隐只闻炮声，不知何事。以其父家被劫三、四日后，乃有家人报知，颇为流涕。其先则宫中人秘不使闻知也。又闻后与

溥仪（宣统）颇疏隔，养侍之事，一以委之按班（即奉派服侍之太监），故颇起居无节，饮食不时。按班常挟水果袋相随，日食水果无数云。后之病始于去年冬间，为臌胀病。前此寿诞，勉强出御，退后遂至不起。逝世在午前二时，故时方深夜，世续溥伦及醇王皆随侍。今外间颇传醇王曾奉其遗诏，有掌管宫中事务之权，而宫中人则有云无之者，以是颇为彼等一大问题。据闻其时确有溥伦等拟议如此，但须照旧例述旨，而其时后已昏聩不知人事，续等大声云云，皆不之省。乃由小德张在枕侧大声而言，谓今世续等以太后欠安，宫中事务，请旨命醇王管理。如是者三，后乃微微点首。良久良久，出一语云："叫皇帝来。"及抱溥仪至，后乃指之而言曰："太小，你们不要难为他。"如是遂殁。

后逝世后，大总统之优祭，参议院外交团之悼唁，国务院之决定丧服，民国派员之会办丧事，各党会团体之议追悼及铸铜像，并见报章，不须汇述。今宫中丧礼，每日由江朝宗报告，据其所报告之各王公会祭者如下：

那王，睿王，阿王，庄王，朗贝勒，涛贝勒，忻贝子，振贝子，博贝子，伦贝子，阿贝子，倬公，信公，泽公，麟公，达公，桂公，载树，志公，熙贝勒，醇王，衍圣公孔令贻。清臣除太保师傅外，亦有旧南书房人，都察院人，及与内务府有姻系者入祭。二月二十八日为祭奠之期，国务总理总统代表荫昌，各国务员各局长，并各部代表四人，均入祭。而陆海军人尤多，共计有三百余人，中间颇有前清部员。此次随班入祭，享有外国使臣资格之礼遇。入宫时，禁卫军举枪敬礼，前摄政王殷勤答礼。归而谈述，为希有之荣者，亦一趣事也。此中惟前武昌太守梁节庵最为出色。太守公之辫，既在汉口被剪，此次垂假辫，服反穿皮

马褂入宫，抚棺痛哭，哀不欲生，乃得清旨派为守护工陵大臣，竟其庐墓之志。劳乃宣自改革后，即躬耕涿州，口不言政事，此等人物，似比梁为高一等矣。

北使纪略

（采《近世中国秘史》）

陈洪范

闯寇肆虐，逼犯北京，先帝宾天，宗社沦丧。洪范世受国恩，迩年废居海滨。惊闻异变，泣愤同仇。徒跣至镇江，史阁部招同过江。议安将士，忽接礼部札付，奉旨召对，始知为吴三桂借虏破贼。顾大宗荐往北使，蒙皇上面赐召对，国事多艰，惟命所之，义不敢辞。但使命甚重，非武臣可以专任，必得文臣同往。部议兵部侍郎左懋第、太仆寺卿马绍愉偕行，以银十万两，金一千两、缎绢一万匹，为酬清之仪。因以祭告祖陵，奠安先帝后，册封吴三桂为苏国公。本镇恐夷情甚狡，事难遥度，就中机宜，必禀庙算，乃可奉行。具疏上请，复蒙皇上召对亲切，群臣廷议佥同。

七月十八日银币甫齐，始得启涂。行至瓜仪，原请借用各镇马骡，鲜有至者，箱鞘繁重，苦不能前。至清江浦，雇骡市马，不足驮运。分留缎绢，从河泛舟，刘更平、田淮抚各发兵二百余名护送，十五日渡黄河，廿一日至宿迁。忽接满使唐起龙等六人赉来摄政王书，与本镇事涉嫌疑，不敢遽进，当即具疏奏闻。念已奉使在道，难以中阻，与左、马二使酌议前行。二十五日至马兰屯。为沂胜之冲。时值土寇劫屯，闻本镇至，半夜遁去。次日

委标下游击孙国柱执本镇与左部院谕牌招抚，仍留国柱在本屯，团练乡勇，即有土寇千人，就抚为兵，八寨俱散，一方获全。

九月初一至望冢贡家楼，遇土寇千人，劫驮打仗，护行将士追杀数十人。寇退，箱鞘无恙。初五日至济宁州，清官不许近城栖宿，放炮呐喊，有欲出打仗状。夜宿五里铺次，次晨移驻二十里铺，以待水运缎币。四日不至，姜参将、王茂才沿河催运，自渡河来，村落凋残，巷无居人，将士裹粮露宿。济宁以上，民为满用，概不纳兵。初九日将随护兵将、发令南回，沿途另雇土著乡兵护行。至汶上县，满官总河杨方兴统兵相遇，本镇告以通好之意。彼嫚言："谋国，要看大势，我国兵强，如要和好，须多运漕粮来。我们好说话，只是你南官要我摄政王早收一统之业耳。"本镇对以逆闯未灭，正当南北同心，降官说话，如何轻听得。十五日晚至临清，有旧锦衣骆养性，清用为天京督抚，遣兵来迎。

十八日至德州，有清官巡抚山东方大猷告示云："奉摄政王令旨，陈洪范经过地方，有司不必敬他。着自备盘费，陈洪范、左懋第、马绍愉、止许百人进京朝见，其余俱留置静海。祖泽溥所带多人，俱许入京"等语。味其语意，目中已无使命。次早传旨示之，旁有匿名一示云："我乃俯倭而循，汝有正立而面，原非不令而行，何怪见贤而嫚"四语，殊可骇异，疑为地方无赖，借端中伤使臣也。及有报称目击谁写贴者，惟揭示存而已。复闻清官知州，将匿名示抄，报至北京，摄政王令逆辅冯铨解说此语，乃是骂王，王益滋不悦矣。至沧州，本镇与左部院商榷，虏骄且嫚，相见之礼如何。若执不见，当日面承召对，天语丁宁，恐无以通好济国事。因集马太仆、梅主事、各参谋共议，佥云时势异殊，欲济国事，不妨稍从委曲。再四踌躇未协。迨次日，左部院

出首辅主议，廷臣复疏二通，以示本镇，始知阁议中以屈膝为辱命。尊天朝体，议论乃定。因悉议中以关外瓯脱与之，许岁币不得过十万，复疏中有酬恩而非款敌等语。此由阁议时，第知吴三桂借兵逐寇，不知虏踞都僭号，猖獗如此。谅难受我戎索，使臣惟有不屈共矢矣。

二十六日，骆养性亲到静海县，将三使臣所带官丁，止许百人进京，余尽安置静海古寺中，以夷官守之。养性虽奉夷旨，语言之际，似尚不忘故国。夷谍者侦知以报，摄政王怒，疑养性，削职逮问。且京城内外，访察甚严，有南人潜通消息者，辄执以闻。陷北诸臣，咸杜门噤舌，不敢接见南人。而甘心降虏者，惟日言绝通好、杀使臣、下江南，以取容悦。山东僭踞，皆王永鳌、方大猷为政，闻其屡疏极言不可和状。嗣王永鳌为其裨将，缚之辕门，群唾其面，争脔割之，足以昭降虏之报。

二十九日至河西务，闻清小汗入都，择十月初一日僭位，不便遽前。差官王廷翰、主员王言假以副将联名帖送内院，冯铨见帖写侍生，厉声曰："入国问禁，何无上摄政王启，辄敢持帖来见我！"王言曰："大使奉本朝皇帝之命，致谢清朝。大使行过济宁，已草一启，欲先达摄政王。及抵德州，见有不必敬他之说，因此中辍。今差官此来，正是问禁。"冯铨语塞，而厉稍平，徐曰："不收汝帖，可即进京来见。"初五日至张家湾，因贻摄政王启，大意言为国以礼，三使奉御书礼币而至，礼宜遣官郊迎，岂有呼之即入之礼。复草一书与内院诸臣。王言至内院，两见洪承畴，似有不安之色，舍涕欲堕，谢升时而胡帽，而时南冠，默然忸怩。冯铨则为其所言，岸然自大。虏内院首剛陵榜什阿何以不迓进来，王言告以御书不可轻亵，若不差官去迎，使臣

宁死不敢前进。初十日虏差礼部鞑官又奇库迎至张家湾，祖泽溥差原同参将辛自修二人至湾，说摄政王见启意颇善，其父祖大寿传言，少有机会，无不效力。暗遣人相闻三桂，三桂传言清朝法令甚严，恐致嫌疑，不敢出见，令所亲来致意，终身不忍一矢相加遗，三桂旋西出剿贼。

十二日鼓吹前导，捧御书从正阳门入城，使臣随之。左部院素服素帷，虏将使臣及官兵人等送至鸿胪寺居住。虏欲以御书送至礼部，捧书者却足不敢前，时已天晚，因以迎入寺中，关防甚严，内外不许举火，俱虏传送，官丁饥寒殊苦。十三日有夷官礼部数人至寺，问南来诸公有何事至我国。三使应之曰："我朝新天子，闻贵国借兵破贼，复为先帝发丧成服，令我等赍御书银币前来致谢。"夷官云："有书可付吾们？"应之曰："御书礼宜送入贵朝，不宜轻投你部。"夷官云："凡进贡文书，俱到礼部转启。"应之曰："天朝御书，何得以他国文书比？"夷官云："说是御书，吾们也不收罢！"作色而去。虏以谢礼为贡，以天朝御书同于他国贡文，以故御书不敢轻与。

十四日，夷官刚陵榜什率十余人，俱夷服佩刀，直登寺堂，刚陵踞椅上座，诸夷坐地右毡上。通事指地左毡曰："你们坐此。"左部院正颜曰："我们中国人，不比你们坐地惯，快取椅来。"遂取椅三，与刚陵相对而坐。夷通事车令，即刚陵之弟，其人狡黠舌辨，通夷夏语。夷曰："我国发兵为你们破贼报仇，江南不发一兵，突立皇帝，这是何说？"三人曰："今上乃神宗皇帝嫡孙，夙有圣德。先帝既丧，伦序相应立之，谁曰不宜？"夷曰："崇祯帝可有遗诏否？"三人曰："先帝变出不测，安有遗诏？南都闻先帝之变，会今上至淮，天与人归，臣民拥戴，告立于高

皇帝之庙，安事遗诏？”夷曰：“崇祯帝死时，你南京臣子不来救援。今日乃忽立新皇帝耶？”应之曰：“北京失守，事出不测。南北地隔三千余里，诸臣闻变，整练兵马，正欲北来剿贼，传闻贵国已发兵逐贼，以故不便前来，恐疑与贵国为敌，特令我等来谢，相约杀贼耳。”夷曰：“你们向在何处，今日却来多话。”左曰：“先帝遭变时，我正在上江催兵，陈总兵、马太仆、尚在林下。”夷曰：“汝催兵曾杀得流贼否？”左曰：“我是催兵防堵地方，闯贼也未曾敢犯上江。”夷曰：“汝服孝假充是忠臣不？”本镇应之曰：“左部院是母丧，又是国服。”夷曰：“毋多言！我们已发大兵下江南矣。”左曰：“江南尚大，兵马甚多，莫便小觑了！”夷闻江南尚大之言，觉有不悦，本镇应之曰：“我等原为尔摄政王发兵破贼，又为先帝发丧成服，皇帝命我等赍御书、银币数千里远来，原是通好致谢，何得以兵势恐吓？果要用兵，岂能阻你？但以礼来，反以兵往，不是摄政王起初发兵破贼之意。况江南各乡，胡骑能保其必胜乎？”剐陵不答径起而出。

十五日，内院夷官率户部夷官来收银币，对之曰：“银币是送你们的，正该收去。”将银鞘十万金一千两先付。蟒缎二千六百匹，余缎绢尚在后运也。私计吴三桂既不出拜诏，则万金可以无与。虏见十万外尚有余鞘，辄起攘夺。告之曰：“银一万两，缎二千匹，是赏吴三桂的。既到此地，你们亦收去转付。”诸夷抚掌踊跃，负驮而去。目击虏情狡悍，事势难为，密修寸楮，令都司车镇远逾垣而出，驰报史、马二辅，早饬备御。嗣闻西寇势急，连日八王子领兵出彰义门，往西剿贼。过此数日，封锁寺门，杳无消息。令人密探，闻摄政王问内院诸人：“南来使

臣，如何处他？”某王子曰：“杀了他罢。”摄政摇手。冯铨曰：“剃了他发，拘留在此。”摄政不答，洪承畴曰：“两国相争，不斩来使。难为他们，下次无人敢来了。”摄政曰：“老洪言是。”遂有放回之意矣。二十日，车令送祖泽、溥同朱、参将辛自修、姜琦等八人至寺，称祖锦衣，他父亲留他不去了，同来官丁，送在这边，同回南去。辛自修言祖锦衣十六日被虏逼令剃头，痛哭一日夜，自言奉命同来，事成好回南。今为鞑子，所以至死不忘国家等语。二十六日，剛陵至寺，说：“你们明早即行，我已遣兵押送至济宁。就去通知你江南．我要发兵南来。”三使云：“奉命而来，一为致谢贵国。一为祭告陵寝，一为议葬先帝，尚要往昌平祭告。”夷曰：“我朝已替你们哭过了，祭过了，葬过了，你们哭甚么？祭甚么？葬甚么？先帝在时，贼来不发兵。先帝死后，拥兵不讨贼。先帝不受你们江南不忠之臣的祭！”本镇应之曰：“果不容我们改葬，愿留银二千两，烦贵国委官督理如何？”夷曰：“吾国尽有钱粮，不须你们。已葬了，不必改葬。”出伪檄一通，当堂朗读，三使坐而听之。随粘寺壁，大约以不救援先帝为罪一，擅立皇帝为罪二，各镇拥兵虐民为罪三，旦夕发兵讨罪等语。左曰：“今上贤序俱应，何为擅立？”夷曰：“前已说过了，不必再言。”本镇曰：“原为讲好而来，今竟讲不得好耶？”夷曰：“来讲，河上可讲，江上可讲，随地可讲。”本镇曰：“流贼在西，猖獗未灭，贵国又发兵而南，恐非贵国之利。”夷曰：“你们去，不要管吾。”

二十七日早，夷官二带兵三百，立促出京，督押随营安歇，不许一人前后，一人近语。二十九日至河西务，仰望诸陵，近在咫尺，不得一谒祭告，哀痛不禁。即在河西务整备祭品，设立遥

祭，文武将士皆痛哭失声。初一日，至天津，遇后运缎绢，有户部主事一员押之而北。初四日，行过沧州十里，忽见夷官车令带兵四十五骑追左、马二使复回北京。本镇曰："三人同来同归，奈何复留二人？"夷官曰："留二位，暂当住住。你可速回南去转报，我大兵就来。"夷兵逼二使而北，拥本镇南面，不许叙别。左部院惟于马首曰："我以身许国，不得顾家。致意我朝当事诸公，速防河防江。"本镇此时同出独归，肝肠欲裂矣。忽传虏使王之佐魏之屏等三人使南，王之佐留后未回。初一日，魏之屏北归至京，有他言，故来追去。总之，夷狄豺狼，变幻莫测也。十五日行至济甯，途遇王之佐，因托其善为我辞，早还二使。十六日，虏兵押过济甯二十里而回，途中知宿迁之失，急从徐州渡。闻虏发兵三股，北来及各处调合诸营，约有数万，暂在济甯养马，便欲南犯。又闻调取巨舟数千，从海而南，防河防江战守之具，所当急为筹备者也。洪范劳苦备尝，奉使无效，自维衰朽，稍免斧钺，决计乞闲。惟是往返情事，逐日笔记，一字不敢虚伪。其诸夷至寺，嫚语尚多，难以详述。姑记大略如此。听高明垂鉴焉。谨记。

自古失心忘本，反噬祖国，未有如明末诸臣之甚者也。吴三桂不足责也。彼冯铨及王方诸人，非所谓读书种子，世受国恩者耶？一反颜事敌，视故君、故国如不共戴天之仇，务必扑灭翦除之而后快，吾不解黄帝堂堂华胄，乃有此辈！吾不解神州泱泱山川，乃育此辈！三百年前，贱种丑类，已繁孳若是，则今日汉奸顺民，充塞寰旦，其亦不足怪也夫！其亦不足怪也夫！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清代野史 第三辑
作者=
页数=369
SS号=10114959
出版日期=